

目录

- 001 穷形尽相 守直去工
——2018年浙江长篇小说概览
周保欣
- 021 摇曳多姿的现实主义
——2018年浙江中篇小说述评
郭梅
- 035 文星雕龙 春华秋实
——2018年浙江短篇小说述评
周静
- 051 溪水碧于前渡日，骊珠探去有谁能
——2018年浙江诗歌创作述评
柯平
- 068 岁时帖
——2018年浙江散文阅读札记
周维强
- 092 草色遥看近却无
——2018年浙江杂文评述
朱国良
- 104 寻觅历史光影 雕绘当代灏景
——2018年浙江报告文学述评
朱首献 张执中

- 125 小小小说的变与不变
——2018年浙江小小小说（故事）述评
谢志强
- 144 东风好作阳和使
——2018年浙江戏剧文学综述
严 迟
- 159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018年浙江影视文学简述
张子帆
- 170 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中的浙江儿童文学
——2018年浙江儿童文学述评
孙建江
- 197 新来的老将们
——2018年浙江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述评
杨海英 天 竹
- 217 对话、互动与生长
——2018年浙江文学评论述评
刘 忠
- 237 网络文学中的浙江图谱
——2018年浙江网络类型文学综述
陆正韵 夏 烈
- 251 2018年浙江文坛大事记

穷形尽相 守直去工 ——2018年浙江长篇小说概览

| 周保欣 |

时值改革开放40年，回望2018年的长篇小说，别有一番滋味。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浙江省产出长篇小说21部，其中4部发表于文学期刊，17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数量上，比2017年略有增加。2018年的长篇小说有个新特点，就是历史演义类的小说增幅较大，达到了7部。7部历史小说中，有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写作对象的小说，也有虚实结合的演义类小说。我重点想讲的，是其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材料构造出的几部“‘非遗’小说”。小说者，写人、叙事、赋名、形物、明理，无一不可，举凡奇、异、怪、诞，不经之人、之事、之物，均可化为小说家的材料。以小说干预时事，针砭时弊，自是小说家的胸臆和怀抱。倘若就是以好玩之心，记叙好玩之人之事，写出好玩之文，也未尝不是小说。浙江地理形要悬殊，各地渊源有别，东西南北中差别甚大，乡风流俗几无同一，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博杂繁多。如果作家以“非遗”为写小说的材料，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作家以“非遗”的名物，写出精彩的人物和故事，写出野径迂回、云烟出没的历史，何愁写不出好的小说来？就这一点而言，我以为浙江小说家倒大有腾挪的空间，如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气候，倒不失为浙江长篇小说的特色。

所以，2018年长篇小说的年度综述，我将按照“虚构类小

说”“‘非遗’小说”“历史小说”三类，分而论之。

一、虚构类小说

(一)

每个小说家的内心，都有一个以第一人称写部长篇小说的冲动，这不仅是因为第一人称小说的难度满足着作家的好奇心和挑战心理，还在于当作家以第一人称叙述时，就注定要时时返回到真实的“我”那里，让自己的原神，以俱各不同的方式在小说中显形。这对于惯于虚构和想象别人生活的小说家来说，如何拨开个人生活的迷雾，去发现那个“我”的本真，把“我”融入小说之中，确实是别有意味的事情。陈河的《外苏河之战》和王手的《送行人手记》，都是第一人称小说。

《外苏河之战》中，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叙述了20世纪60年代，我的舅舅、中学生赵淮海和他的几个同学偷赴越南参加对美作战，最后舅舅被美国飞机子母弹击中脑袋牺牲，葬在越南的故事。小说以“我”的母亲和“我”商量去越南寻找舅舅的陵墓开头。这样的开头，为小说拉开了时间的和空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既是强化剂，也是销蚀剂。它强化的是弥漫在母亲、江雪霖这些失去亲的人心头持久而坚固的忧伤；而销蚀的，则是那种梦幻般的“革命罗曼司”，以及人们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赋予战争的意义。作为第一人称小说，陈河的叙述隐含着重要象征意义。小说开头的母亲、舅舅、姥姥，把叙述者“我”植入到一个“母系”的亲缘伦理之中。不管这里的“母系”是否隐喻着博爱、亲密、柔情和坚忍，在陈河的小说中，“我”母亲、江雪霖、冬梅、二连长母亲、阿梅等，显然是作为一个无声的、抵

抗痛苦和创伤的“母系”形象存在的。

在人物塑造上,《外苏河之战》别具特色。作家依照着人物自身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塑造方法。如“我”舅舅,在具有罗曼司气质的革命冲动和激情的召唤下,走向血肉横飞的战场。“我”舅舅涉世未深,单纯而明朗,所以作家在塑造他时,就并没有刻意雕琢,任由他烂漫、充满幻想的青春随意打开。与其说陈河是在塑造“我”舅舅,不如说他是通过塑造那个交错着战争、革命、忠诚、信仰、青春、狂想、诗歌和爱情的狂热而畸变的时代,将“我”舅舅放在那个时代当中,让他的形象自己清晰起来。舅舅愈是单纯、明净、无辜,就愈是凸显出那个时代的诡异与乖张。作家对政工组长甄闻达的塑造就不一样,有其明显用力、用心之处。和“我”舅舅的单纯相比,甄闻达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冲击,他因为爱人家庭出身不好,从北京被发配到福建。这个热爱普希金、热爱跳舞的青年,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不得不扭曲自己,一意迎合那个时代而心魔顿生,逼死库小媛,在阵地上搞“红海洋”,让很多战友成为美军炮火下枉死的亡魂。小说最后,甄闻达也死了。时隔多年之后,他的妻子时常一个人来到济南火车站当初送别丈夫时的站台凭吊。这里的“送别”“站台”是别具深意的。就写人的策略而言,我以为,唯其写出了甄闻达的心机与算计,写出他的狠,他的心底的坚硬,他的变态,他的无可奈何,方能更显出那个时代的残酷与暴烈。

小说的价值,更体现在作家对战争的态度。“用刀割开大地,青草会随时间的流逝将地上的伤口愈合”。四十年以后,“我”踏上越南的土地,当地的人们谁也不记得那些在战火中死去的“英雄”,他们唯一的记忆,是一个四十多年前,在洪水中为村民救起一头猪而牺牲的中国军人。舅舅、甄闻达、战地记者老朱、二连长……都在时间的流逝中烟消云散了。虽说氤氲着悲伤的气

息,但总体来看,陈河的小说干净、敞亮、温润,叙述语言郁郁葱葱。

比较而言,王手的《送行人手记》则以硬度和现场感见长。读此小说,你会觉得,非“铁石心肠”之人是写不出这种小说的,用小说里面的话说,就是写这样的小说的人,要“星辰大”“胆子大”。标题当中的“送行人”,原本是个富有诗意、温暖、热情的词语,可在小说中,却是一个在殡仪馆里,为死去的人们送上最后体面的入殓师。此一“手记”,即是叙述者“我”作为“送行人”的生活实录。

据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送行人手记》取材上是有新意的,至少在国内的小说家中,还没有人涉及这方面的题材。小说名为“手记”,却无“手记”自带的内省、抒情的气质。王手几乎是贴着人物,以“我”的个人见闻、经历、遭遇、感受,带动起整部小说的运行。小说中的“我”,无非是一个为生活而奔波劳碌的异乡人,做修车工、司机,还是入殓师,都不过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死亡时,“我”自然不会有多愁善感者的层出不穷的情感与心思,更不可能有类似哲学家式的面对死亡的深邃思考。不妨想想:一个为生活所困的人,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绵密起伏的心思?怎么可能有哲学家似的面对死亡的思考?所以,王手的这部小说写实性非常强。他不可能以抒情方式去写小说,那不真实;他更不能以超越的、哲学家式的方式去写小说,那同样不真实。留给王手的,就只能是单刀直入、不动声色的写作方式。这样的写作方式,在我看来是最具有难度的,因为,它是向语言的内部收敛的,你无法闪转腾挪,也无法上天入地,那就只好贴着地面负重前行。这样的写作,最考验作家的持久力和耐力。所幸的是,王手的《送行人手记》有着很高的完成度。一者,王手没有陷入一般写实小说琐碎的细节记录中,而是

很好地融入了西州的风物、习俗、民情、禁忌、信仰等，这就使得小说有了很好的文化的质感。二者，从表面上看，“我”的职业面对的是死去的人，但每个死者背后，都牵连着活着的人的情感、伦理与价值。《送行人手记》其实是以死者为镜，映现出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与情感，它打通活着的人的“此在”和死去的人的“彼在”。三者，“我”虽是为生活所迫，选择了这个职业，但是，每个阶层，都有每个阶层的情感与价值观。《送行人手记》中，王手很多地方，都含而不露地写出了“我”对生命、对死亡的朴素理解，写出了“我”对生命的虔诚和善意。

浦子的《桥墩不是桥》，写浙东山村桃花庄修桥的故事。桃花庄有条亮溪，每逢雨季洪水泛滥，就阻碍了村民的出行，于是，修桥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如此造福村民的事情，在桃花庄实行起来却困难丛生。《桥墩不是桥》，处理的就是这样的题材。

熟悉这部小说背景的人应该知道，这部小说的写作难度是很大的。一来，小说被列入宁波市“五个一工程”备选项目，作家写起来难免会放不开手脚；二来，作品材料的来源，是宁海闻名全国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这样的题材，政策性太强，主题先行，色彩太浓，似乎怎么写，都逃不出为“三十六条”做注解的宿命，而这种为时事政策做注解，又恰恰是小说的大忌，所以，如何摆脱政策性的说教和比附，按照小说自有的方式处理题材，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创作实践上来看，浦子的写作是成功的。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修桥”也好，“三十六条”也罢，它们都不过是小说的引子。浦子真正想表达的，远比修一座桥、落实一条政策重要、宏大、复杂得多。倘若我们把小说剥离开来，就会发现，浦子的《桥墩不是桥》事实上是双重叙事，一种是表层的，一种是深层的。从表层上看，小说所铺展开来

的，就是围绕修桥这件事，村里各种不同的政治、宗法势力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这种博弈的背后，充满着人的利益、欲望、恩怨、情仇、算计、心机、意气等。浦子其实是借助一座桥，完成了对现时代乡村社会人性、人心的多面性、复杂性的聚焦和观照。从深层上看，浦子所关怀的，则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之中，“乡村社会往何处去”的问题。小说中的“桥”显然有双重的命意，它既是有形之桥，亦为无形之桥。为有形之桥，可渡人于彼岸；为无形之桥，则是乡土中国现代变法的理想的道路。所以，小说中的“桥”，其实是一个隐喻，和小说中的“接生婆”六妹一样。倘若“桥”为作者预设的乡村文明现代化的理想之道路，那么，“接生婆”六妹身上，隐含着的则是作家的某种冀盼，如同人来到这个世界需要“接生”，现代乡村文明在中国的乡村大地落地生根，何尝不需要有“接生者”？小说中，这个乡村现代文明的接生者，我想就是薛家丽。浦子的《桥墩不是桥》有相当的历史高度，它以“桃花庄”为个案，深刻解剖了中国乡村社会现代转型的道路与方向选择。小说中，作家站在人类文明的大视野中，思考了现时代乡村权力建构的问题，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时代思考。对浦子的乡村书写，我以为应该放在整个中国乡土写作的版图上，他的写作价值和独特性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韩星孩的《村庄传》，是一部文体上无法定位的作品，说它是散文可以，说它是小说也没问题。我之所以把它归位到小说里评述，是因为它有连贯的人物——陈多宝，并围绕这个人物，串联起一个村庄相对完整的故事。作品由36篇文章构成，分门别类地叙述了那个叫山根陈村的村庄的历史、现实、风物、礼俗、人物、掌故、植物、动物、节气等。

这是一部山根陈村的史学之书，作品一开头，就写到了这个小村的起源，像中国大多数的村庄一样，山根陈村人数百年的生

息繁衍，它的历史，只活在山根陈村人的记忆中。同时，这也是一部山根陈村的地学、物学、人学之书，它记录了小村的地理、形要、物产、礼俗，记述了小村人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是一个村庄的博物志，浓缩着村庄的全部秘密。对韩星孩来说，这还是一部回忆之书，山根陈村从地老天荒的历史中走来，然而到了今天，它已面目全非，韩星孩只能从记忆中去打捞那个属于自己的、属灵的“山根陈村”。

就艺术特点而论，《村庄传》有三点值得肯定：第一，韩星孩的小说语言。韩星孩的语言圆润、融通，是发散性的，有创造力的，这种语言，不断扩大着《村庄传》的审美意蕴和边界。第二，《村庄传》的故事是不完整、非连续性的，但是它的叙述语言是完整的、连续性的。这种叙述语言，是一种充满回忆、感觉、思考、激情的叙述语言。语言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有效地弥合了故事的非完整性。第三，韩星孩的叙事哲学。《村庄传》无论写人、写物，还是写风俗，都是把所写的对象，放在特定的“山根陈村”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去写，有天地之气和天人、地人的贯通。

(二)

萧耳的《中产阶级看月亮》，是一部关于“梦”的书。写作风格极为明显，语言清澈畅达，叙事简洁干净，但其中的意思却多有含混与隐晦。用本雅明的话来讲，这是一部“毛茸茸”的小说，辞意朦胧、隐约，层层斡染，难以名状。

小说写中产阶级女子青瓦的婚姻、出轨、艳遇，写她的失眠和梦。其实，对这部小说而言，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要传导的生活美学、状态与价值。作为“中产阶级”，小说中无论宋青瓦、春航，还是洪镛、郑毅夫，都有自己的生活哲学、教

养、格调和趣味。“中产阶级”讲教养，讲品位，所以生活中不大会横眉冷对、剑拔弩张，所有的冲突，往往都是和自己的冲突，是内心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最难外露，最难调和。就《中产阶级看月亮》而言，小说表达的，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冲突。因为现实的琐碎与无聊，或者人性本然的对现状的不满，所以，“出去”，就是消解任何现实紧张、舒缓自己内心紧张的一种策略，出轨、一时的欢愉，都是“出去”；而梦，则成为另一种“出去”，成为中产阶级重构现实的方式，小说中，作家数次写到梦，只是限于篇幅，此处无法详解。

在《中产阶级看月亮》这部小说中，萧耳对中产阶级的叙述和把握，是一种状态式的，而不是价值式的，“看月亮”，就是中产阶级状态最好的诠释。不看月亮，中产阶级的生命就全部陷落在无聊和琐碎中了；但倘若从月亮里面看到清纯、诗意、远方、梦幻或是忧伤，那么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和生活价值，就又瞬间虚伪、浅薄、崩溃了。所以，“看月亮”的全部意义，就在“看”本身，如同“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之于南山，“望”即是一切。如此，《中产阶级看月亮》其实是一部出色的写中产阶级于无聊中抵抗无聊，于绝望中反抗绝望的小说。唯其表面波澜不惊，内里的焦灼、痛苦、力量才更为潜隐而强烈。于温婉中见苍劲，大概是萧耳小说的一个特点。从小说达到的厚度与深度来看，《中产阶级看月亮》确实是近年写城市、写中产阶级的一部具有多重分析价值的好作品。

对于郊庙的《前妻的户口》，我不想以“含笑的悲剧”或“含泪的悲剧”去概括它，更不想以“荒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这类简单的理论语言去说明它，因为任何一个概念，似乎都无法完整地表达我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小说写黄炳仁和叶一枝离婚后，叶一枝的户口一直没有从黄炳仁的房子迁出，导致黄炳

仁的户口迁不进来，继而引发连环效应，黄炳仁只好把房子卖出去，买房子的夫妻，又因为户口问题最终导致离婚，黄炳仁因为房子问题再离婚……一部虚构小说的成功是由它自身决定的，小说中人物的活力，叙事的饱满，结构之精妙，情节之富有趣味等。小说不是现实的图解，不是现实的证词。所以，我们打量郊庙这部《前妻的户口》，不必看它是否击中了现实生活的软肋，而是看它是否在什么样的层面，代表着这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

从这一点来看，郊庙的小说是成功的虚构小说。他的虚构的成功，似乎很容易让人们忘却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因为，像黄炳仁遭遇到的荒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那么令人熟悉，完全不像卡夫卡、贝克特们对荒诞的假想和设定。《前妻的户口》以“户口”为叙事焦点，在“形”与“质”两个层面给小说带来丰富的审美与想象空间。“形”的意义上，黄炳仁因离婚而产生了户口问题，又因户口问题而再次离婚，并引发别人家庭的破碎，小说的形式感非常紧凑。“质”的意义上，户口不外是形式，是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形式的、名的东西，却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瓦解着人们真实的、实质性的生活。当真实的生活被无形的名一次次击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虚无的强大与坚硬，而人的真实生活，却是那么渺小、脆弱。这是《前妻的户口》呈献给我们的生活哲学，它的反讽，也是作家对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制度设计的伦理反思。

天涯的《秋分》，同样是一部城市小说，是一部“中产阶级”情感生活的备忘录。小说围绕《堇城晚报》情感版编辑施何，聚拢起一群城市中产阶级，让读者看到了他们形形色色的事业、家庭、情感生活的活态。和萧耳的《中产阶级看月亮》那种诗意化的、哲学的把握方式不同，天涯的这部小说写实性非常强，里面

写到了不同年龄、职业、身份的人们的情感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小说虽然以写情感生活为主，但不同于一般的言情小说，作家有鲜明的时代意识，她是在一个时代的裂变中去观照人们的情感心路，或者说，她是从人的情感生活的裂变，去观照一个时代的变革。这种“世道/人心”的互证，由世道而观人心，再由人心而观世道的辩证把握，使得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刻性得到大大增强。小说标题的“秋分”，自然不是时序意义上的季节衍变，而是隐含着作家内心的某种悲凉，这种悲凉，或许就是作家的精神气质。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作家的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个是包容与开放的心态。小说中，作家写到不少超出常规伦理形态的情感与婚恋，但作家并没有以日常的伦理去做简单的情感与道德判定，不像许多作家，是非之心太盛。另一个是温和与善意。小说对人物性格的设定，情节的设置，人的命运的处理等，都可以看出作家的温和与善良，她的笔下，没有大奸大恶，没有你死我活。是非之心太盛，善恶之心发达，是当代作家普遍的毛病。天涯的小说，可谓是个异数。

黄港洲、周晓绒的《望族花》，写清末民初宁波小港望族李家和一个叫海妹子的女人的传奇一生。海妹子贫苦渔家出身，一次出海时全家遭海盗掠杀，唯有她幸运得救，于是复仇成为她生命的全部。机缘巧合，她嫁入李家。在李家家风熏陶和时势遽变之下，海妹子渐渐放下心中的仇恨，完成了自己壮丽的转型。她创办学校，引洋教师教授洋文，济贫施善，开辟海上商路，同情、支持辛亥革命……小说的优点有四：第一，作家视野开阔，把渔家女子海妹子这样一个人物，一个家族复仇的故事，放在壮阔的家国天下的大历史中去写，故而写出了她的“大”来。第二，小说先抑后扬，先窄后宽，体现出鲜明的节奏感。第三，情感和价值取向上，作家没有满足于追求小说的“好看”，而刻意

渲染阴谋、屠杀、复仇等元素，从而把小说写成一般的通俗小说的样式，而是在更高的价值视域和精神境界上，写出海妹子、李家的历史大义。第四，小说充满海洋文化的气息。小说中的场景、故事、人物、语言等，都有很浓厚的海洋气息，是国内不多见的以海洋文化为背景的小说。

（三）

傅建国的《皮王》，丰富了近年来浙江悄然兴起的商业小说。作品叙述了2011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温州皮革行业渡过困境、劫难以及浴火重生的故事，塑造了刘虹、黄乐天、游子杰等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皮王》取材于作家自身生活经验，写实性非常强，作品中的很多地名，也都是来源于实地。《皮王》是傅建国的第一部长篇。按照一般规律来看，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多以写实性、经验性为主，要么就是高度模仿某部成功作品，《皮王》显然属于第一种情况。但傅建国清楚，小说的真实性并不取决于经验事实和细节的真实，不取决于作家的事实仿写能力，而取决于作家的洞察力、思想力和小说的感染力。所以在《皮王》这部小说中，傅建国求真而不拘泥于事实，能够抓住人的情感、意志、道德，在精神层次上刻画出棱角分明的人物性格，以此统摄小说，形聚而神合。这样的特点，在刘虹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傅建国的小说，验证了略萨对于“小说”的定义，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

梅芷的《如意碎》布局精妙，小说中很多人物的命运，都充满奇异的错位和偶遇。作家深谙写人之道，小说主人公霍空喜的塑造，就最见小说家“炼丹术”的功夫。一者，霍空喜是作家塑造的中国式的于连。他出身不算好，祖上据说是汉代名将霍去病，此一荣耀使得霍空喜有了出人头地、自视高人一等的执念。

于是，“向上爬”就成了他人生唯一要紧事，且事事不择手段。二者，霍空喜于连式性格的养成，却并非是人生逆境中形成，恰恰相反，他时时处处为爱所包围，从外公外婆、父母亲，到舒月清、陈意莲、程胥、仲佩绮、穆红叶、孙依滢等，万千宠爱集一身，但万千宠爱却养成了他的冷血。三者，他心气极高却一无所是，心里只想向上爬，却没技术，没文凭，好运气终究只能带来“如意碎”。

李全的《红灯笼》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写 1937 年，十二岁江南少女钮佳悦为寻找哥哥钮卫国，从湖州到上海，再辗转到重庆，途中与五个女子的奇遇及冲突，她们当中，有日本间谍，有军统特务，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有留学归来的密码高手……在硝烟弥漫的男性主导的战场外，女性主导的另外的战场，相互之间的猜疑、布局、解局，心斗与暗战，国恨家仇，爱恨情仇，其紧张程度丝毫不亚于男性主导的战场。人物纠缠背后，是复杂的人性、利益、价值和信仰的纠缠。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这部小说的空间场景转换，以及叙事推进节奏，安排得都比较有特点。与 2017 年他的长篇小说《民工夫妻》相比，应该说，李全在小说语言、人物对话的收束、结构技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费金鑫在 2018 年和 2017 年年末有两部长篇小说问世，分别为《九姑的何城事儿》和《归位》。前者应该是由三部中篇，即《九姑的匪事儿》《九姑的主妇事儿》《九姑的英雄事儿》连缀而成，但合而为一，则自有其内在的贯通。作家将时间设定在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主要叙述九姑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的人生选择。《归位》写电力公司内部的改革，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展现了主人公梁栋的魄力、坚毅、情义、谦恭和担当。所谓梁栋者，是取“栋梁”之意。作家通过对梁栋这个人物的塑造，试图传达的，其实是一种时代精神和古典美德，其中的时代精神，就

是勇于革新，敢于承担，而古典美德，则是他的谦逊的教养。小说所谓的“归位”，就是召唤人们向梁栋这种事业本位型的美德归位，向传统归位。从这两部小说看，费金鑫的小说语言有相当的火候，叙事干净利落，简洁明快。

罗传银的《太阳场》，讲述图纸设计员杨进的职场起伏。这部小说有非常重要的题材价值，它是为数不多的国内触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小说。作家在极其开阔的时代视野中，反映出知识产权保护与一个时代人们思想活力与创造性的内在关系。由罗传银的《太阳场》，可以看出作家驾驭小说的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思想识力统治素材。小说当中，随处可见作家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如市场、职场的价值根基问题。另一种，是作家善于在人性、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的相互辩证中去塑造人物，营构故事。这种能力，在《太阳场》中杨进的身上，可以说得到最鲜明的体现。

二、“非遗”小说

我把周新华的《喝彩师》和古兰月的《守艺》《龙井》三部小说放在一起谈，是取其类型相近的特征。三部小说，《喝彩师》以衢州常山一带民间喝彩艺术为素材，《守艺》写金华火腿，《龙井》写龙井村、龙井人、龙井茶。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写作材料，或以人事，或以历史，或以传说为点染，循章敷衍，铺制成篇。

两个作家各有风格。周新华大开大合，笔法遒劲，雄浑苍古。《喝彩师》讲述的是常山喝彩行当内部上百年的是非情仇、恩怨争斗。小说所写到的“喝彩”职业，不过是衢州常山一地之习俗，乡风绵延不过数十里，但作家却能够在一乡一闾之风俗

中，融进家国天下的大叙事。从《喝彩师》可以看出，周新华是一个有着超强结构能力的小说家。这部小说有好几个线头，这当中，有常山喝彩师门派内的正邪、意气、宝器之争，有东瀛文化间谍卷入搅动起的国家利益之争，有土匪与镇上人之争，有清王朝后裔的“复国”之争……纷繁复杂而波云诡谲，《喝彩师》就是在好几个线头之间穿梭往复，交叉推进。小说虽枝叶繁茂，却主干分明，疏、密、连、断甚为得当，体现出周新华极其出色的长篇小说驾驭能力。

相比较而言，古兰月的《守艺》和《龙井》则平实许多。如果说周新华的《喝彩师》是以小说的体势取胜，山势逶迤之间，时见沟壑藏露，那么，古兰月的两部小说，则如一潭深水，表面看波澜不惊，内里却暗流涌动，随处可见人之“心力”的沉隐起伏。《守艺》和《龙井》这两部小说，古兰月其实都没有把重点放在写金华火腿和龙井茶上面，她不过是以“老手艺”为镜，映照出现时代的人的内在心像，写他们对于传统工艺价值的态度、情感和立场，写他们在传统手艺与现时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和选择，以及作家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两部小说，古兰月写的其实都是人心，是人性。应该说，作家的价值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一如她在《守艺》中所述，她对老手艺更有情结，不忍它们丢失，“这些东西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守艺》之精魂，全在一“守”字，以虔敬之心守护。从小说的审美效果来看，作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颇见功力，有的人物，作家运笔如刀，深雕细刻而骨立神现，沉厚深稳；有的人物，则三两勾画，挥毫泼墨，取其形意。

如前所述，浙江地方文化丰富，“非遗”甚多。倘若能以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它们背后浓缩的历史和人的命运，对小说创作和“非遗”的保存、传播，都未尝不是好事。这方面的作品，前

有孙红旗的《国楮》，以开化纸为聚焦点，写出清代乾隆年间，衢州府开阳城绍熙纸行徐延誉历经诸多曲折困苦，精心抄造上贡榜纸的艰辛历程。现在，又有周新华的《喝彩师》和古兰月的《守艺》《龙井》，虽不能说浙江的“非遗”小说已成气候，但毕竟让人看到小说的某种可能性了。我们知道，“非遗”是“非遗”，小说是小说，“非遗”如何小说化，小说如何写“非遗”，这当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择其要者而论，我觉得，“非遗”小说首要的，就是要在“人—地”关系中去写。不管什么样的“非遗”，它们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是“地之魂”。所以写“非遗”小说，作家当在意人与自然的气相契，胸中当有地形、地相、地气，下笔当有物产、人文、古迹。唯其有了自然造化，方有小说生生不穷的气机和深远难尽的意趣。在这点上，周新华的《喝彩师》有可取之处，小说中，常山江、招贤镇、招贤渡、四贤祠、天灯庙、鬼洞等，作家皆有精彩的描写。山水古镇、村寺码头，浑然一体，既为故事生发之所，亦为我们理解小说提供了一种人/地学思维。另外，我觉得需要挖掘“非遗”背后隐伏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精神。简单地说，“非遗”毕竟是文化遗产，既然是文化遗产，小说家写小说就不能没有文化眼光和文化意识，小说就不能没有文化内涵。这种内涵，分为有相和无相：有相之文化，即为《喝彩师》中诸如柳木镜等人，喝彩歌谣，及那一声响遏行云的“伏以——”；无相之文化，则为人心、人性，人的精、气、神。

三、历史小说

2018年，蒋胜男出齐了她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燕云台》。小说的主角，为契丹汗国历史上著名的萧太后萧燕燕。小说叙述

了萧燕燕入大辽后宫，斗败争宠争权的妃子，扶摇而上成为皇后。先是辅佐丈夫辽景宗耶律贤治理国政，在辽景宗死后，她成为权倾天下的“承天太后”，在韩德让等人的辅佐下，向外，开疆拓土，平定北方的女真人和党项人，在南方两败宋人，逼迫宋人签订“澶渊之盟”；向内，她力推汉化改革，去除弊政，成就了自己一代女英主的形象。

从小说元素上来讲，《燕云台》似乎与蒋胜男此前小说并无大异，有宫斗、帝王术、阴谋、算计、忠诚、背叛、爱情、亲情、友情的铺排，但《燕云台》的写作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一者，写历史小说，不得不依赖史料，否则就很难保证历史小说的史学真实度，而辽、夏、金、元史料，迄今为止都是研究中国史最缺乏的，史料的匮乏必构成蒋胜男写作的障碍。二者，萧燕燕作为著名的“萧太后”，在中国的正史和民间传说中，向来都是被夷视的，被视为外邦的，再因宋辽之战之故，作家在民族感情上如何处理此一人物形象，则为另一难度。显而易见，蒋胜男的小说创作，并未打算拘泥于史料，而是实证与想象结合。在大的史实，如年代、事件、人物、制度、语言、习俗上，《燕云台》全部遵从史实，丝毫不敢越矩。但在细节处理和次要人物安排等方面，作家却充分发挥自己的虚构能力，展开自己的想象，以“想象的真实”弥补史料之不足，强化小说主旨的传达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民族情感和价值取向上，蒋胜男很显然不是站在狭隘的汉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去重构历史，而是在“大中国观”的宏阔视野中，将契丹与宋王朝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去复现那个时代复杂的民族关系。这种“大中国观”，给整部小说带来的是开放的历史心态和超越的历史高度。有了这样的历史心态与历史高度，《燕云台》自然就有了它的“大”处，就有了文势，就有了历史的苍茫感。

胡小远、陈小萍夫妇的《蝉蜕》，写的是近代经学、朴学大师孙诒让的学术人生。我向来认为，人物传记是最好写的，也是最难写的文类。好写处，即在传主生平、履历是有据可循的，作家按图索骥，铺陈辗转即可；难写处，则是知心知性最难，作家如何写出传主的关怀、心性与趣味，这是颇费思量的事情。好写与难写的区别在于：作家想写的，究竟是传主的肉身，还是他们的灵魂？特别是像孙诒让这样的学问家，写作者如果不通传主的学问体系与学术关怀，又怎能写出传主的学识、心性与智慧？

从《蝉蜕》一书看，胡小远、陈小萍可谓尽得传记文学精髓。作家所写的，不唯是孙诒让自然生命的展开，而是进入了孙诒让的内心和精神层次，捕捉到他的廓然而大公的文化生命。这个文化生命，就是儒家拯时济世、教化天下之心。小说一开始，写九岁的孙诒让入宫，和兰贵妃论《周礼》，所论就是经世的学问。一部《周礼》，可致太平。而经世致用，致天下太平，不正是儒者最高的人生理想吗？可惜的是，孙诒让毕竟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不要奢谈儒学是否能拯时济世，即便儒学自身，也已处在摇摇欲坠的险境之中了。一如小说副标题所示，两位作家所聚焦的，是处于近世变局中的经学家们的“寂寞”。所谓“寂寞”，于孙诒让和他那个时代的儒者而言，不是学问宏通、曲高和寡，“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孤独，而是处在中西交冲的潜流与漩涡中，一心无以自处的彷徨与茫然；是眼见得时势倾颓世事飘零，而自己出入于经史子学之间，却无力补天的痛楚。

《蝉蜕》一书，胡小远和陈小萍以孙氏的文化生命，烛照其学术生命，再以其学术生命来连通孙诒让的自然生命。全书张弛有度，神思饱满，确为一部令人遐思的好书。如说孙诒让以救世之心为立学问的根基，那么，作为小说家，胡小远和陈小萍其实也有自己的焦虑和关怀，那就是天下滔滔，儒学何为？小说中的

某些环节，其实明显可以看出，作家不过是借孙诒让之口，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而已。

贾丹华的《刘蒙川传奇》，写温州乐清南宋时期名士刘黻。小说以史实为骨架，借助想象和虚构，再现南宋名臣刘黻跌宕起伏的一生。叙事逻辑上，《刘蒙川传奇》大致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结构故事的，但在事件、叙事节点的选择上，作家明显有所用心，择取的是最能凸显刘黻性格、修养、精神品质的事件。纵观全书，贾丹华写刘黻这个人物，其要点有三：其一，是写他的强劲风骨与狷介忠倔。《同舍生伏阙上书》《昏皇怒贬六君子》《蒙川横眉割袍衣》等章节，都有作家精心的安排。第二，是写他的忠勇气节和报国精神。刘黻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南宋危难之秋。小说中，作家用力最深的，就是写刘黻的忠勇报国，代表性的有襄阳解困、监造军械、出使元都、招募自卫军等，丹心匡主，抱节而死。第三，是写刘黻起伏跌宕的人生。生逢变乱之世，刘黻屡屡卷入政治风波，或者为时势所卷入，终其一生动荡不安，起伏不定。贾丹华写刘黻，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中展开的。一方面，写刘黻身处乱世的仓皇，写个人在大历史中的漂浮不定；另一方面，在刘黻的身上，贾丹华也把握住了一种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充沛淋漓的元气。这种“气”，向内，可化为读书人的道德良知；向外，可化为面对权奸的义愤，亦可化为国难当头时慷慨赴死的勇气。《刘蒙川传奇》成功之处，我以为就是抓住了刘黻的“气”。

赵长根的《御史轶事》，依据德清民间传说“花烛夜血案昭雪始末”改写而成。写新婚夜，新郎沈延贤被杀，新娘被奸污。因为凶手是“六指头”，所以出席婚礼的许识诚被当作凶犯处斩，许识诚妻子蔡素珍的养女蔡小兰代母鸣冤，最后在监察御史冯云杰的努力下深冤昭雪。作为传统的公案小说，《御史轶事》有着

一种类似秘鲁作家略萨所说的“中国套盒”式的叙事方式，大的故事里面套着小的故事，小的故事再套小的故事。小说的主干结构，是监察御史冯云杰为许识诚、蔡素珍、蔡小兰洗冤，但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一层一层的秘密被揭开，原来冯云杰就是许识诚的儿子，冯云杰的养父兼岳父冯省三却是包庇元凶的贪腐官员。小说悬案重重、叙述流畅，场景变换和情节推进都很快，可读性强。

2018年浙江长篇小说要目

一、书

- 胡小远 陈小萍 《蝉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
浦子 《桥墩不是桥》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
蒋胜男 《燕云台》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天涯 《秋分》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萧耳 《中产阶级看月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版
赵长根 《御史轶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梅芷 《如意碎》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傅建国 《皮王》 团结出版社 2018年8月版
李全 《红灯笼》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黄港洲 周晓绒 《望族花》 宁波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
费金鑫 《九姑的何城事儿》 台海出版社 2018年5月版
古兰月 《龙井》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守艺》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罗传银 《太阳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版

二、文

- 陈 河 《外苏河之战》《收获》2018 年第 1 期
王 手 《送行人手记》《作家》2018 年第 10 期
郊 庙 《前妻的户口》《钟山》长篇小说 2018A 卷
韩星孩 《村庄传》《江南》2018 年第 3 期

三、补遗

- 周新华 《喝彩师》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版
贾丹华 《刘蒙川传奇》线装书局 2017 年 10 月版
费金鑫 《归位》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版

摇曳多姿的现实主义 ——2018年浙江中篇小说述评

| 郭梅 |

2012年瑞典文学院给中国作家莫言的颁奖词如是说：“莫言的故事用神话和寓言做掩饰，将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其实不仅莫言，中国的作家大多是“伪装”的好手，不论采用哪种形式都裹藏着现实主义的内核。2018年浙江省作家稳中求进，在《收获》《十月》《花城》《当代》《山花》《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和《中国作家》等刊物上发表的中篇小说作品多达22篇，为读者在纸上勾勒出千姿百态的现实世界。

一、斑驳陆离的乡村图景

从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中国乡村就一直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时至今日，作家们早就不再局限于描述乡村的落后和村民的愚昧，而是多维度、多手法地展现乡村现实，探寻乡村生活的底色。周如钢的《清明上河图》着意呈现传统木雕艺术艰难求生的现状，故事从“我”、建国和晨阳学东阳木雕开始，记录了两代木雕人的人生历程。在学艺过程中，“我”和建国都做了逃兵，只有一直被师傅骂的晨阳坚持了下来。晨阳的隐忍与坚持，“我”的为梦想而背叛，建国的只想赚大钱，都活生生地写出了当代人的多重生存困境和人

生选择。而师傅的形象同样出彩，从暴躁骂街到一言不发再到抑郁而终，从敏感地关注木雕行业出现滑坡到建筑装饰类木雕的全面溃退，无不凸显了一个手艺人不安而无奈的情感。小说中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师傅面对传统手艺后继无人日渐凋零的落寞，以及原本最不被看好的晨阳却继承师傅遗志执着坚守的不易——伙伴的相继离去、师傅的郁郁辞世、机器工艺的冲击、商场的急功近利都加重了晨阳每一刀雕刻的分量和决心。他早已和木雕血肉相融，背负重担在绝望中前行，却创造出灵魂之作以守护希望。

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执念，在姚十一的《大象夜奔》和陈集益的《金塘河》中也得到彰显。《大象夜奔》以图山唯一的逃过诅咒的寡妇万万为叙述者，讲述了一群盲人为追寻光明而争斗的故事。罗庄的盲人为突然出现的大象惊诧不已，也为了“看清”大象的模样而大费周章。在此过程中，盲人小六意外复明，并借此要求村民们用物质交换“复明的机会”，村人为此愤怒不已。最终，小六在掌事者罗很大的处罚中活活冻死，盲人们也断了复明的念头。小说让人想起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在怪诞而奇异的色彩下涌动着一群挣扎在命运泥沼中的人，他们越奋力扑向曙光，就越深陷泥潭，在明争暗斗中尽显丑陋，可怜而又可悲。《金塘河》描写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一心想劳动致富的父亲得令为了养活一大家子，十二万分努力地抗洪抗涝、开荒种地，一次又一次，不怕失败，也不怕得不到妻子的信任，可最后却误伤人命，不得已将土地送给了哑巴，从此一蹶不振。这个朴实的庄稼汉对土地的爱与恨，与其所秉持的“劳动致富”的坚定信念在种种天灾人祸之下显得那样无力和无奈，让人钦敬，也让人唏嘘感慨。金塘河，是得令父子热爱过也憎恨过的河流，就像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作品笔致朴实老到，叙述沉稳，结构绵密而不失灵

动。陈集益的《被贩卖的人》和《砍树》也同样渲染了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无常——前者以作家本人的姑姑为原型，叙述作为农村妇女的“姑姑”因引荐福建人“招工”，让对方带走了两个侄女，从此被认为对家人犯了罪，一直抬不起头来，最后精神失常，早早离世。她贫瘠的精神沙漠里唯一的绿洲是福建人对她的爱，但，那是真的吗？故事的结局颇有点欧·亨利的味道，但又决不仅仅是波俏。后者的故事源于作家儿时的经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作家的家乡浙江金华“金塘河”，砍树、背树、卖树是除去种地以外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其艰辛程度难以用文字详述。《砍树》的故事重心放在了砍树之后的卖树上——将砍下山的树重新背上山，再翻越山岭到邻县去卖掉，这条出路完全出自虚构，作家为父亲得令安排了值得他骄傲一生的冒险经历，从而在苦难的叙述里涂上了几抹英雄主义的亮色。陈集益认为，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只不过是小说的一个背景和故事发生的场域，他的写作不会放弃对乡土题材的开掘。不管现在流行什么，读者喜欢什么，他希望能像这篇小说中的那个父亲一样翻越最后一座山，直抵更广阔的腹地、更自由的路径，超越乡土文学本身，写出更具审美共性的东西。而《砍树》，其实已部分达到了作家的预设目标。

叶晔的《觉醒三章》以父亲告疯子和儿子雁的对话开篇，父亲在一位老先生的启发下竭力劝说儿子出去“走天下”，为其悔恨埋下伏笔。小林和雁都是离乡的游子，不同的是雁挖走了村里被视为圣物的八块碑文而成为被村人忌恨的丧家之犬，而小林则是外出定居后又想回归的“异乡人”。故乡的雁行湖日渐衰微，许多往事都随人远去，而都市的浮躁又隐隐威胁着这片宁静之土，游子该何去何从？小说充满了顾城式的童话呓语，似梦似幻，又包裹着挥之不去的乡愁和对人世的慨叹。另外，还有不少

作家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点染小说，如方雁离的《野马桑》通过游魂“我”的叙述回顾自己受奶奶压迫而受尽屈辱的短暂一生，表达了对戕害女性的封建思想的强烈憎恨；徐汉平《石英里的图像》中的小狗“强暴”事件暗藏着诡谲人性，四十年前的恩怨情仇如在梦中；周建达《花地》里爱小花爱得如痴如狂的疯子却比任何人更正直清醒。而相较之下许仙的《迁徙》更为写实，在“我们”一家人搬迁到三角街的历程中穿插了母亲冯秀凤和父亲许庆正各自的家庭纠葛。小说语言表达犀利而奇巧，方言的运用增加了地域色彩，在小人物的命运起伏中渗出悲悯的意味。

还有，祁媛的《世上只有他一个人》从寄养在乡下爷爷家里的小瓜瓜的视角出发，揭窠现实世界中的留守儿童等现象，启发人们深省童话背后的大千世界。

二、岁月沉浮的城镇悲欢

历史的河流拐入现代后，城与乡就成为中国文学里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毋庸置疑，乡土中国的另一面是日新月异的城市（镇）建设，在悠悠岁月里沉淀下无数的悲欢。徐衍的“婺城”系列小说各有千秋——《突然响起一阵火山灰》里热爱写作的阿达用写作麻痹自我，抵抗单调的工作，甚至以写作来看待现实的世界以至将虚幻和真实杂糅一体。他对父亲零碎而遥远的记忆，对母亲若即若离的关系，以及他和司马玲的爱恋都化为虚景，像加缪的《异乡人》一样抱紧了虚无和荒凉，而其笔致意趣则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海明威。《乌鸦工厂》文如其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死亡工厂一样遍布着阴沉的气息。金积喜婚姻不谐，又受病妻钳制，想结束这疲累婚姻却缺乏勇气，最后因腿病而略施计谋，让老婆乖乖就范；应邦和美芬的婚姻名存实亡，

最后美芬因应邦出轨的对象“货色太差”而提出离婚；工厂的残疾员工郑光本受女哑巴的喜爱和纠缠，后来他和同样瘸腿的胖大姐好了，但二人浮在表面的爱情因女哑巴最终嫁给男哑巴小董而破裂。残疾和健全在作家的笔下界限模糊，身体健全的人内藏情感的空洞，而身体残疾的人也可能收获生活的另一种圆满。只是各人的命运都似浮萍，大多随波流转，并无定踪。相较之下，《晚不安》在延续一贯的城镇题材的同时向纵深开掘，获得了一定的历史质感与厚度。小说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农民工吴援朝的家庭和城市经历，二是杨杨一家等待拆迁的过程。吴援朝的妻子吕向红和杨杨奶奶是小说中刻画得较为出彩的两个女性形象。吕向红一直在家务农，曾对一个下乡男青年产生过朦胧的爱恋，把对城市 and 现代文明的渴望和对生活现状的不满都倾注在农作物上，以隐秘的方式培育着自己的勃勃野心。而杨杨奶奶当年是知青，为了安身立命选择下嫁，中年丧夫后曾对金保国动过心但最终拒绝了他，一直在培育儿孙中消磨岁月，晚年又因拆迁问题而家宅不宁，人生始终是灰色而失落的。杨杨奶奶对自己当初为了两个肉麦饼而走偏的一生耿耿于怀，但人生从来就不是有了定点就能画出既定轨道的圆规，正如日日企盼的拆迁在即却转瞬崩盘，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还有，陈琳的《浮尘》里风沙漫天，掀起的不只是孙三毛等在商场、官场的暗中博弈，还有刘泉在爱情里的巨大漩涡。有人为名利而葬送自我，也有人为爱情而委曲求全，喧嚣与浮躁并行，每个人都只是疲于奔命。

有几位作家在描写城镇生活时不约而同地着眼于个别家庭的幸与不幸。王手的《平板玻璃》叙述“我”从1979年起在老家温州和上海两座城市间跑单帮。当年，只有上海才有对温州人来说富贵的象征的平板玻璃出售，办喜事的新人都希望能买到一块稀缺的平板玻璃。玻璃需小心运输和搬运，一旦碎了，彩头就会

变成晦气。一次,“我”将平板玻璃带回家给一对新人当贺礼,不料却因玻璃碎裂而使婚姻破碎。新娘子阿芬怀着身孕被退回娘家,后来生了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鱼人”,而“我”也逃回上海再也未能回乡。最终,时过境迁,“我”跟阿芬回老家报答了她赡养母亲的恩情。一块玻璃承载着岁月,也担负着人生的苦乐。物与人,有时竟如此相似,相互印证。而吴文君的《罗伯特·劳的故乡》和余静如的《安娜表哥》则充分展现了小城镇的闭塞和人们的庸庸碌碌。半个美国人罗伯特因公事来到外婆的出生地碌碌镇,遇到了果冻一家,了解了他们一家的起起落落以及果冻母亲的遭遇。其间他见识了老板大边的惺惺作态,也明白了果冻一家曾经的光荣和后来的落魄是如何增长了居民的冷眼相向和恶意揣测。罗伯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根”,也困惑于许多本地人也不知“根”在何方,后来他得到果冻奶奶的启发,才明白所谓“根”不在于出生地,而在于心中的信仰和头顶的那片天空。《安娜表哥》则把眼光转向被视为异类的患有精神疾病的安娜一家,女孩梅林先是与安娜成了朋友,后又认识了安娜的表哥,并执意与安娜表哥谈起了恋爱。比起被众人孤立的安娜,其实看似合群的梅林更像是小镇上的“异类”。她珍惜安娜任性孤傲背后的温暖,她能看到有自闭倾向的安娜表哥内心的单纯和明澈,她对世界有着细腻且深沉的感知,因此也就注定了与世俗的格格不入。徐奕琳的《落樱》从一个病人的视角出发,大胆剖析了近乎病态的一家人及各自的恩怨纠葛。“我”从小体弱多病,不受父亲待见。母亲走后,酷肖父亲的大儿子太乙又不幸溺水而死,父亲变得阴晴不定,沉溺在孤单和绝望之中。后来,父亲认识了朋友的女儿安妮,满腔情感找到了宣泄口。然而安妮心知肚明,以无声的方式结束了这段不合时宜的暧昧,并嫁给了病弱的“我”。小弟少坤的妻子雪波贪图老头的钱,用儿子牛牛为借口三

番五次地索取，老头忍无可忍与他们翻了脸，并娶了雪波的表姐吕惠。值得注意的是，“我”越过亲情防线将父亲、妻子等人的卑微和鄙陋予以赤裸裸的描绘和展现，又因病弱而不时出现幻觉、回忆和联想的交叠，却在呓语中暴露出最真实的人性。陈文超的《天使重奏》描写陈丽与王和平夫妇在抚养患有遗传性血管瘤的女儿的过程中懂得了同情和帮助他人，小说围绕女儿的治疗和陈丽在春晖小学代课的两条线索展开，既展现了求医的艰辛，又对残障儿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正如篇名所示，这些孩子都是翅膀受伤而降落人间的天使，不仅不应受到歧视，且更需多加呵护。

以家庭为切入点的中篇还有徐汉平的《宿命之门》、王松《豆腐房的耶稣》和韦陇的《岁在癸酉》等，其中，《宿命之门》围绕伊诺和李小溪的恋爱，展开对李小溪的父母季淑真、徐开来和李凯敏的感情纠葛的层层揭秘，悬念丛生，引人入胜。《岁在癸酉》故事里以卜卦行于世的言博，其占卜笔记扉页上的几个大字“一九九三，岁在癸酉”不仅点了题，也暗喻了作家所叙写的文化背景和伦理背景。而《豆腐房的耶稣》则讲述了特殊年代里石碑一家的悲剧命运，善良人连遭不幸的处境只能归结于造化弄人。

吴文君的《布林斯特的斑鸠》和阿航的《单纯的心》，都是以异国他乡为故事背景的作品。《布林斯特的斑鸠》描写神奇的斑鸠能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把属于亡人的物品带回当下。那些再也回不到的过去和见不到的人到底隐匿在何处？思念成疾是否真的足以撼动理性，把虚幻变成现实？作家告诉我们，当人对往事耿耿于怀而又无法挽回时，大多希望能抓住过去的哪怕一丝的痕迹，以弥补心中的缺憾。《单纯的心》讲述留白、赵福莲和麻长平等经历种种磨难成功偷渡到缅甸，留白对有夫之妇赵福莲心

生好感，在发现赵和麻私通后始而愤怒绝望，继而释然。年轻的留白单纯善良但冲动幼稚，中年的麻长平工于心计但成熟稳重，相互映照，相辅相成。

三、酸甜苦辣的现代爱情

在地域的分类维度下，我们看到中国乡村的斑驳陆离和城镇的悲欢沉浮。而在情感的分类维度下，我们又能看到爱情这一恒久话题在小说中的分量。民国时期，婚嫁恋爱虽已逐步放开却仍备受束缚，像苏青那样大胆直陈婚姻中的诸多无奈和苦痛的作家并不多见。而如今，当婚恋自由和个性解放早已成为日常时，现代人所面临的爱情枷锁与困惑却也未减，非常值得作家书写。杨方的《苏梅的窗子》仿佛是一幅素描，勾勒出一个从小被父亲留在浙江老家祖父母身边代父母尽孝的长女的命运轨迹——苏梅与父母和同胞妹妹们都很疏离，她似乎活在亲人的世界之外。从以死相抗赢得自主早婚的权利，到夫妻失和与高峰同居，再到为长女的婚事回家，最终在洗澡时非正常死亡。热水器为什么坏了？苏梅是他杀吗？居然没有人为她追究到底，包括她亲生的孩子们。而在终于解了密的她的手机里，只发现了她在窗口的裸照，与平日隐忍的模样大相径庭，但这或许才是她内心真实欲望的表现。“我”作为大姐的妹妹始终以一个隔阂者的立场看待大姐的一生，冷峻而有限的叙述让人渴求探究苏梅心灵世界的深度和多种可能。而刘滢的《素描》构思奇特，初读似坠云雾，但细品却可见作家的良苦用心。从削笔的准备到观察、构图、起形到调整，女主人公以素描的方式由外到内地审视自己的内心，回顾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少女的青葱和恋爱的甜蜜，婚姻的平和及被欺骗的苦楚，养儿的苦乐和儿子将离母而去的辛酸，都在一笔一画

中被逐渐勾勒出来，成就了一幅独特的心灵地图，平静的自画像下波涛汹涌、五味杂陈。

雷默的《祖母复活》演绎了一场在高科技下的跨时空爱恋。祖母林红年轻时患病去世但被冷冻了大脑，五十多年后找到匹配的身体可以“复活”。祖父关胜因担心自己的年龄拖累妻子而执意隐瞒自己还在世的事实，而复活后的祖母仍是二十多岁的模样，对自己的儿子感到十分陌生。医生告知林红家人她只能活十年，于是孙女关悦和儿子关自强主动联络了遗体捐献者的未婚夫坤明，没想到林红与之一见钟情并很快步入婚姻殿堂。随后，关胜肺癌复发，日渐消沉，在他临终前，林红才赶来与之相见。不得不说，作家的想象让作品显得别出心裁，可喜的是笔墨并未仅停留在神话中，而是着力探究神话下的情感和伦理困境。其中，关胜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得知妻子可以复活时的期待和焦灼，等待妻子复活时的欣喜和担忧，妻子复活后的不敢面对，甚至还眼睁睁看着妻子与他人成婚，这种种的背后是怎样说不出的苦楚和辛酸，又是怎样的为爱隐忍和付出？未来科技或许还能创造难以计数的“复活”奇迹，但人始终需要直面奇迹下的难题。

陈文超的《父亲与母亲的战争》中的父亲也深爱妻子，但他始终怀疑妻子不忠，对妻子有着强大的控制欲，而强烈渴求自尊的母亲自然不愿向丈夫低头，更恨极了他数次摧毁她维护尊严的机会，乃至临终前也不愿让丈夫看到自己。显然，父亲的爱太过强势，抹杀了母亲的自我，也抹杀了他自己获得幸福的可能。此外，耳环的《一起看雪花》和清寒的《影印伤》呈现了爱情中“欺骗”二字包含的真心与假意，韦陇的《远游》则对滥情的时代发出嘲讽——爱情之中，有太多的看不穿和难道破。而林晓哲的《闪蝶》则显得神秘莫测——女友刘雪的突然失踪和复归，陌

生女人安娜的有意闯入都打破了朱安原有的平衡。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历交叠，一切似真似幻，最后连朱安自己都怀疑是否生活在虚构之中。爱情在此有着短暂的温存和长久的依恋，似逢场作戏又似真心相待，像闪蝶般绚烂夺目却又好似华而不实，转瞬飞过便了无痕迹。

除上述三大类之外，海飞的谍战小说自成一类，《棋手》（与赵晖合著）和《唐山海》的故事扣人心弦而酣畅淋漓。相较之下，《棋手》更多些中国禅道的玄妙意味和江南水乡的空灵气息，作家好比绝妙棋手，谋篇布局尽在掌控之中。贺羽丰因棋结识父亲的救命恩人李寻烟，却因立场不同而只能选择“恩将仇报”。曾经的共产党人李寻烟叛逃后摇身一变成了军统特务李海峰，早已探知贺羽丰的用意却仍将其留在身边。见惯杀戮和血腥的李寻烟心中还存有对前妻安娜、情人顾晓陌和妹妹阿苏的柔情，可她们终究逃不出这场棋局，只能选择为心中所爱以命相搏。多年后，反特侦查科科长贺羽丰娶了安娜的女儿江小欢，但始终对妻子隐瞒往事真相直至离世。在那样一个生死由命的年代里，世事如棋，每个人一旦落子便不可反悔。《唐山海》讲述了小说《麻雀》里的军统特务唐山海的前半生。唐山海的三颗子弹分别结束了三个敌人的性命，每一弹都在千钧一发之际，下手是那样干脆决绝。作为一名高级特务，唐山海的确训练有素而又神乎其神，像天边的启明星一样遥远而闪亮。作者在把他设置为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的英雄的同时，也不介意让丽春的叙述为其添些烟火气，但也可能的是，丽春的旁观视角又在不经意间开掘出千变万化的唐山海。

哲贵的《三人行》由南戏《小孙屠》改编而来，演绎了同胞兄弟孙必达和孙必贵的生死故事。诗人孙必达名扬开封，在一次

酒醉后夜宿妓女李琼梅处，后因此事受旁人非议，于是娶琼梅为妻。官吏朱杰贪恋李琼梅的美色，想方设法将她占为己有，琼梅忍无可忍杀了朱杰。孙必达知晓后果断去开封府自首，弟弟孙必贵不忍哥哥代妻顶罪就用了掉包计，牺牲自己换得哥哥的周全。此后，孙必达就以孙必贵的身份活着，能娴熟地杀猪卖肉，仿佛弟弟再世。相比原作，《三人行》对妓女李琼梅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和关切，不仅懂得其内心渴望安定和温暖的需求，而且赋予她忠贞不贰和通达人情的纯良品质，同时也不避讳她的赌气和些许怨恨的心理，使这个女性形象变得格外丰满。孙家兄弟也个性鲜明，诗人必达享有精神的富足，是淤泥中的一朵青莲；屠夫必贵正直刚烈，孝母爱兄而大义凛然。以古鉴今，人性的丑恶和高贵仍给我们以永久的启迪。而徐衍的《仙》和吴文君的《去巴黎或者更远》是两部涉及艺术题材的小说。《仙》是一个关于电影创作的故事，女导演在一次和按摩店打工妹飞飞的聊天中，意识到飞飞是理想的拍摄对象。为了拍摄，两人在一起待了五天，女导演在分手时才意识到飞飞只是一个假扮的“失足女”，因此心灰意冷地删掉了拍摄的片段。从老家回城后，女导演发现飞飞工作的按摩店出了事故，事件的持续发酵又再次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于是她假扮飞飞，在镜头前说出失足女和后母以及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故事，影片因此获奖。小说中的三名女性——特立独行的女导演、演技绝佳的打工妹和富有才华却被埋没在小镇里的隐忍后母都极具代表性，展现了不同身份的女性在各自领域内的假面与真实，最终又都以艺术的形式被嵌套入一部电影中，正应和了女导演所信奉的拍摄理念：“将生活原来的样子拍出来，片子就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去巴黎或者更远》中的“我”在朋友老乔的画展上认识了南西，受邀到南西家中暂住并商讨去巴黎的事情。在接触的过程中，“我”与南西格格不入，但也不断审视

着自己的家庭和过往的恋情。后来，去巴黎之事不了了之，“我”和南西也只剩下萍水之交。巴黎或艺术在小说中既是一颗被悬置在远方的明星，又是“我”和南西来往及审视自我人格的重要线索。南西的自恋与“我”的克制其实是一体两面，都是为了保护自尊和抵抗屈辱，两人因而相斥而又相吸。

还有，蒋胜男的小说集《衡量天下》以其一贯细腻的笔触揭开历史的层层面纱，捕捉诡谲风云背后的人性真相。在她的笔下，不论是红颜祸水的姐己，还是以身报国的西施，说到底都是渴望幸福与安定的柔情女子，只是处于权谋之中而身不由己。以她们的眼光丈量天下，历史亦真亦幻，颇耐人寻味。而梅芷的《我就不信》是一部万花筒式的小说集，其间既有简芝馥和叶泉涌在革命动荡中的历史沉浮，又有高春杏、夏雪等在现代婚恋中的身不由己，弹奏出人生的无奈之音和活下去的执着信念。

综观 2018 年的浙江中篇小说，不难发现多数作家都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和梦境描述等现代派手法来达到小说形式的多样化和内容的多面性，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部分作品存在着叙述冗长和情节俗套的问题。当然，总的来说，浙江作家在 2018 年仍给了读者不少惊喜，也始终保持着对于现实和人生的关注和思考，相信他们将继续带给读者新的视野和启示。

2018 年浙江中篇小说作品要目

一、书

蒋胜男 《衡量天下》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二、文

- 周如钢 《清明上河图》《人民文学》2018年第2期
- 陈集益 《金塘河》《人民文学》2018年第3期
- 吴文君 《去巴黎或者更远》《作家》2018年第1期
《布林斯特的斑鸠》《青年文学》2018年第4期
《罗伯特·劳的故乡》《清明》2018年第3期
- 海 飞 《唐山海》《当代》2018年第3期
- 海 飞 赵 晖 《棋手》《中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4期
- 哲 贵 《三人行》《十月》2018年第2期
- 徐 衍 《突然响起一阵火山灰》《十月》2018年第5期
《乌鸦工厂》《十月》2018年第5期
《晚不安》《江南》2018年第2期
《仙》《上海文学》2018年第4期
- 陈文超 《天使重奏》《中国作家》2018年第6期
《父亲与母亲的战争》《天津文学》2018年第8期
- 叶 晔 《觉醒三章》《钟山》2018年第1期
- 雷 默 《祖母复活》《钟山》2018年第3期
- 余静如 《安娜表哥》《钟山》2018年第4期
- 王 手 《平板玻璃》《花城》2018年第1期
- 徐奕琳 《落樱》《花城》2018年第3期
- 祁 媛 《世上只有他一个人》《青年文学》2018年第6期
- 林晓哲 《闪蝶》《江南》2018年第4期
- 阿 航 《单纯的心》《上海文学》2018年第5期
- 姚十一 《大象夜奔》《青年文学》2018年第10期
- 杨 方 《苏梅的窗子》《青年文学》2018年第8期
- 陈 琳 《浮尘》《阳光》2018年第10期
- 周建达 《花地》《野草》2018年第4期
- 刘 滢 《素描》《西湖》2018年第5期

- 许 仙 《迁徙》《延安文学》2018 年第 2 期
《去年的雪》《时代文学》2018 年第 9 期
- 徐汉平 《石英里的图像》《野草》2018 年第 2 期
- 韦 陇 《岁在癸酉》《野草》2018 年第 5 期
- 耳 环 《一起看雪花》《星火》2018 年第 2 期

文星雕龙 春华秋实 ——2018年浙江短篇小说述评

| 周 静 |

2018年是中青年“文学浙军”集中展示创作成果之年。早春，“浙江小说10家”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畀愚、东君、海飞、黄咏梅、马炜、斯继东、王手、吴玄、哲贵、钟求是等十位浙江文坛中短篇实力作家的代表作品，展示了近年浙江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在丛书选编过程中，麦家、艾伟等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作家主动将展示机会让给正在快速成长的浙江文坛新实力派。立秋，吴文君、朱个、祁媛、池上、余静如等作家相继推出个人中短篇作品集。我们捧出这些丰硕收获时，回首来路，不忘初心。

文星雕龙，这些闪耀的中青年作家多数曾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奖，足见二十年来“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的伯乐之功。近年，浙江省作家协会的文艺精品工程、新荷计划等一批扶持项目积极为“文学浙军”的壮大蓄源头活水，足见涵养之功。春华秋实，细数2018年度浙江短篇小说创作成果，欣喜满眼。

—

麦家《双黄蛋》是一个当代寓言，搬动了宏大叙事，把大众社会最核心、最野蛮、最脆弱的部分揭示出来，从情节、语言到

主题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情节推进迅捷而有力，与很多小说不同，不为塑造人物的个性特征、发展转变，而是手起刀落，一一干掉这些在故事里仅仅作为社会角色功能而存在的“非人”。高度风格化的叙事里，没有景色风物。面色铁青、身形张扬的角色，几乎全部细节都指向动作，不必配上心理，连正常对话都没有，张嘴是喊口号，抬手是打人。但小说的谐谑和反讽又那么有声有色，形神毕肖。洗练的语言犹如金石铿锵，刻意削掉一些四平八稳的双字、四个字，变成简洁到奇崛的单字、三个字，仿佛要语言自己跳出来杀伐、断裂，毫不迟疑地刀刀切断人物的生路，赶他们去自相残杀。小说的机巧还体现在人物设置上，一对“双黄蛋”儿子毕文、毕武彼此呼应：一损俱损。母亲“张老师”与两个儿子也是呼应：无知无畏。捅死毕文的“王八蛋”与毕家母子对立：老畜生放倒小畜生、女畜生。最后自杀的父亲“毕师傅”更是与整个小镇的人对立：以命换命。这些层叠交错的对立都你死我活、绝不含糊，正是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的缩影，但远不止于此。王彪在评论这篇小说时说，麦家耍了个“把戏”，让根本没怎么出现过的、无足轻重的父亲在结尾自杀，代毕武去死，才是小说图穷匕见的原核，并以无辜者的血显示那个年代遍地黑暗中的一抹爱和亮色。其实，再追问文末的一句话：毕师傅的血终不过是镇里人的谈资，那么，让毕师傅恐惧的谈资与“双黄蛋”的抽鱼鞭、“王八蛋”的碎酒瓶之间沟通了谁的暴力？这篇小说隐含的主角也许不只是毕师傅，还有一开始就被动员登场的、浩浩荡荡游行的人。

程绍国《人们来来往往》是结实的现实主义题材，有力地表达当下经验，直面现实，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坦率地将叙事角度介于亲历与旁观之间，既是经历者也是观察者，他经历和观察的时段是“文革”末期到2008年，是小说中四个角色的青壮年

期，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路走高的时期。他们的友谊同声共气，三十多年里的嬉笑、忧虑、义气、执着、愤怒、鄙夷、痛心、悲凉，自有一种男性的斗志和体恤，也是肝胆相照的福气。从文学的层面看，作者也借此获得一种体察人物、贴近人物的方法，他与现实建立一种活跃而沉着的对话关系，平和有力、毫不回避地表达爱憎，自信地立于社会生活的洪流中，有所发现，有所争辩。这篇小说呈现的现实与时代变迁有关，也不太有关。人性当然会随时代沉浮，但如果作家把握到他真实的温度，人性将更深广、更宽阔。

黄咏梅小说集《后视镜》中的作品，叙事散淡，如一架轻盈的无人机，毫厘毕现地掠过日常生活中的人事，不费多少笔墨就能展现群像，且个个鲜明传神，好比一位已具备大场面多个人物、多重视点的空间调度力的画家，往往天赋使然。但她似乎蓄而不发，似乎无意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往来，她更愿意创造一些“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般的人物，从他们深微的个人经验出发，探讨社会集体目标之外的个人出路。她在创作谈中说喜欢爱丽丝·门罗的一句话：生活总是那么忙乱，为了得到什么并用掉它，我们总是白白耗费了我们的力量。她赋予人物的忙乱其实是自知而克制的，只不过他们一个个自顾自做决定、下决断，像一个独立的品种。她笔下的人物一旦天生造化地瞥见了生活缝隙里的真相，从此内心一马平川，直奔命运终点而去，真像子弹一样飞。如果这是幽默，那必生于智慧。

陈河《那灯塔的光芒》里的人物和这篇公路小说一样，风尘仆仆，平淡近于自然，是另一种安稳朴素、成熟大方、唯美舒展的美学品位。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引向人与岁月路途的较量。小说的主框架是“A”参加一次老校友聚会短途游，情节流畅自然。在路上，两个青涩的恋爱故事逐渐清晰：一个是现实中的罗青，

牵挂年轻时的情人，不请自来参加旅游，却乱穿马路被车撞昏；一个是回忆里的苏娅，因“A”年轻时的糊涂懦弱错过了好姻缘，多年前早逝。看似平平无奇的构思，写出人在经历了长长的岁月之后，年轻时懵懵懂懂地与命运过招时的苦楚都会显得美好。但仅仅视为美好就是惰性的。这篇小说有新意的，是老年的罗青变得局促憔悴，一路上与少年时的朋友“A”之间的疏远，与校友们格格不入的尴尬状态，作者要表现这种尴尬是在岁月磨砺中败下阵来又不甘心的样子，不经意地写罗青的声音、眼神、身影，寥寥数笔，却见笔墨上的分寸功夫。“A”在小说结尾望着近海的古灯塔，想到罗青、苏娅化身深海里庞大自如的鲸鱼。这个小说里的得之失之，都是当时已惘然，唯有屡败屡战的生命意志像灯塔一样，在海面上放出指引的光芒。艺术之美就是寄予生命以希望。

二

哲贵《打鱼人吕大力的缉凶生涯》拓展了信河街系列商业人物的谱系。打鱼卖鱼是最小的生意，算不得商业，但信河街上的打鱼人吕大力缉凶的审美力量在于狂悖之美。吕大力是行动派，要靠自己力量缉拿两个杀父仇人，他在卧室里制雷管，跑到江心寺的江边试雷管，一个打鱼人却野蛮地炸鱼，还不可思议地迷上了爆破，炸掉了自己的两条手臂也在所不惜，甚至无比沉醉。按常理推断，吕大力的智力是不健全的，渴望自己化成灰是病态的，但小说无视这个异数，反而有一种奇特的原始蛮力，又有“身轻如烟，无忧无虑”的恐怖感。哲贵曾说，信河街的故事里有一种挑战文雅的叙述语言的内驱力，以粗疏的人物对话强化一种寓言风格的辨识度。吕大力癫狂的自杀式缉凶，在越过社会逻

辑、越过人对安全的最基本需求之后，被设计成荒诞的心理真实，可能寓意着信河街商人群体正在经历的某种巨大考验。即便无处缉拿元凶，也要拼死把握正义权利，以确凿无疑来写荒谬之事，也是以出离愤怒保持信河街的尊严。打鱼人吕大力是信河街的逸笔，是又一个闪亮的形象。

祁媛《黑伞》也有沉默的弱者内心的鼓点对原始力量的呼应，但这个力量在这篇小说里被摹写成色厉内荏的样子，它留存在父亲的暴脾气里，但实际上父亲在外受气；它像眼前的乱风骤雨，但实际上吹不断几根枝条；它甚至像打火机上随温度升高褪去泳衣颜色的小黄图，根本看不出什么名堂。这篇小说基本是第三人称的独语，“她”一边温和地嘲讽空洞的强力，一边不动声色地想念爷爷和父亲，但现实里男性的模样是水果摊上无聊摆布一堆空花生壳的摊主、恶心地咳痰的老头，像个塑料小黑伞，从来不能为她挡风雨。她一气之下扔掉伞，又抱歉地捡回来。小说里戏谑反讽与体谅和解都不隔，源自一股饱满的自然流动的原力，并且层次清晰，细节落点准确。在风格上，小说延续了一种简净的颓废感，没有尴尬拧巴，没有都市烟火气，像归来的少年。

朱个《熬》情节很少，没有波澜，但暗藏波澜：刚刚去世的父亲没有将房产留给“我”，并且房子换了锁。“我”或许因为不甘而焦急，觉得官司要继续，律师还要出山。但接下来，奶奶留下来的老阿胶的熬制过程让“我”心平气和，跟阿胶一样，变软，变透亮，和桂圆、枸杞、核桃仁、黑芝麻、玫瑰花瓣相得益彰。“我”想起朴素亲切的奶奶说过：好好找点事做，对自己好一点，日子慢慢就熬过去了。这个熬，不是煎熬，是自足的生活，至此释然。东君在《朱个：一个人的假面舞会》中认为朱个在叙事方式上的探索是“心灵现实主义”。在这篇小说里，熬阿

胶就是以隐秘的方式虚拟了人物内心渐趋豁达的过程，阿胶糕里藏着一代代女性的生命智慧。

张玲玲《湖泊》耐读，可以慢慢琢磨句子和段落，有欣赏的愉悦。尽管写的是婚恋里的“一声叹息”，但写出了困境中淡然的美感。小说写到夫妻俩经过漫长的堵车终于进入休息站，闷热、内急都暂时解除，来到站边的湖泊，眼前的湖与当初婚礼上的千岛湖、阴郁梦境里幽蓝的湖叠化在一起，就此结束，这种当下就是别处的感觉，像“回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画”之味。夫妻俩默认将要离婚，这次车程像与婚姻生活告别。小说写很多糟心细节，但因为赋予人物以自珍的态度，就不同于鸡飞狗跳的俗套。笔法温和细腻，沉稳有力，情节晓畅，寓意饱满，余味旷然，超越都市情感小说，是社会人生小说的佳作。在创作谈《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中，作者提到这个小说的极简风格，大概是指用对话推进故事发展，层次分明地描写人生的意味、况味，每个细节、意象必有清晰的意义落点，不费读者去打捞，这固然是风格，更是功力。这个极简还包含一种简净透明的审美选择，虽然写俗人俗世，但不混沌、不乖张，明事明理，仍是赤子心。相比之下，《洪水围困的城市》则失于圆熟，表演的痕迹重了些，两个自恃精明的年轻人谈恋爱，因一场特大暴雨被困在宿舍里，好像提前模拟了共度风雨，不再计较真情假意，领悟缺憾的必然性，感慨相守的可贵。但一个真义被极简地说透了底，就有点说教，有点让人泄气。

三

斯继东《禁指》写得很淡。禁指，演奏古琴的规矩，左右手小指不可按琴弦，这个规矩有一层提示意：琴者禁也，禁的是浮

心。而在《禁指》里，从上海越剧院退休回到嵊州乡下的曾先生，天天抚琴，整理《文王操》乐谱，固然不为琴声动听，不在觅知音，还有一层婉转之意：曾先生这样一个克己明智之人，最后结了婚，卖了古琴，过起柴米油盐的烟火生活，看似颠倒了自律自明，却有吃药打针的挂念、锅碗瓢盆的热闹。《禁指》写得庄重，而这份庄重里又有叙事上的险境，不到结尾不放松。小说主要情节是曾先生和保姆秀琴的交往，且以保姆作为第一人称叙述，“先生”这样称呼有敬意，有规矩。但不容易写净的是，曾先生知道秀琴也是一个人独住，就请她做住家保姆；曾先生的老宅屋漏失修，就提出搬到秀琴家去住；曾先生半夜畏寒叫秀琴暖脚。这一路情节发展比较险，待同样的语气写到曾先生卖了古琴给秀琴到上海请医生动手术，当然可以理解为曾先生在德行、审美两方面皆安全着陆，但曾先生整理完乐谱就卖掉古琴并不是万不得已为筹集医药费。就像他一步步和秀琴生活在一起，他同时一步步和古琴告别，两件事都是水到渠成，一聚一散，各自圆满。小说结尾让曾先生用普通话念：他日移居山溪里，取琴为我召阳春。这才豁然开朗，人与人的亲切以待，不需要琴弦，当然更不需要琴弦上的规矩。这篇小说还有两个新意，但不算处理得妙。一是秀琴作为第一人称叙事，活用了方言，叙述中透着清朗的乡情，也将一些古意寓于乡间的日常，让秀琴、曾先生都显得端庄朴实。不够妥当的地方是秀琴较长段落叙述古琴、琴谱时，有些跳戏。第二个新意，也是叙事的雄心，在于这篇小说可能尝试探讨雅俗的融合能展开何种可能性。曾先生的起点是雅，秀琴的起点是俗，曾先生一直有主动性，行事得体，没有弱点，而秀琴是旁观并献出仰慕感激，在形势上常常是被动的。当然也不绝然这样，有个情节是这篇小说里最幽默的地方：曾先生想跟秀琴一起买菜，但一坐上平时秀琴买菜踏的小三轮就下来，说“有点

滑稽”，秀琴笑了，读者也会心。这样的笔墨好。至于宫商角徵羽来命名各章，量有相应的叙事节奏和意趣，只是古曲的规矩，不好妄语。

吴文君《叙事曲》把代沟和阶层两个主题融合起来，前者是断层，后者是延续，两者都不绝对，互为表里。中心人物是在校大学生吕颂，高考超常发挥进入外地的理想大学，但家庭角色仍是他全部的社会角色。作者从吕颂的视角，表现代际交流的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价值观的对立，多半因为主流话语方式的改变，一些老的话题被新的话题取代，而这并不妨碍家族性格、品格的代代相传。在小说里，爷爷说妈妈不懂集体主义，吕颂说妈妈夸大了浪漫主义，但妈妈能听出爷爷喜欢的《叙事曲》里的悲伤，吕颂在看了活剥貂皮后理解妈妈带他走了一条干净的路。可惜这些尚未触及我们经历巨大转型的核心部分。吴文君在创作谈中提到，后面的写作会继续关注古今之变，那要下一个吕颂从妈妈身边走出去。

雷默有很好的题材感知力。《你好，妈妈》从六岁小男孩视角，摹写一个永远能写出新意的主题：认知与情感发生错位带来的痛苦和成长。新意在于作者把一种原罪感——他的母亲因他的出生难产而死，他的哥哥被他失手射瞎了一只眼——放到一个孩子的意识里，让他由此带着失落、歉疚、无措、恐惧跟着父亲和十一岁的哥哥一起生活。雷默惯有的平和的叙事风格，在这篇小说里又降了一度，忧伤地描摹一个最弱、最自虐、最幽闭的小声音对母爱的渴望。在小说前半部分，这个小男孩始终不在日常的人情当中，由于第一人称叙事的缘故，这种孤立是小男孩自发的，愧疚到无望的主观感情扭曲了他的认知，他甚至在想念妈妈时感到毛骨悚然。雷默的优长是绵密的细节表现力，如刻画两个孩子玩耍时的言语动作表情有温暖的光辉，而零食“唐僧肉”的

意象幽默又恐怖。那么问题在哪里，在于这个小男孩渴望着一种原生的生长力，但父兄迟迟不能以理性的力量给予他正常的参照，父亲迷信风水搬了家，哥哥连自己即将开始的青春期都不能正视。小说的后半部分，小男孩在日常生活里的被动状态逐渐转变，为了从父亲的箱子里看到去世的妈妈，他开始关注父亲的言行，这种关注意味着他与周围人有效对话的开始，并与哥哥密切配合行动，他逐渐注意到爸爸的微笑、哥哥的眼泪，意识到爸爸的孤单、哥哥的孤单，以这种扭曲的方式，慢慢地从一个人惊慌的孤单里走出来。借着六岁小孩的眼睛和认知，雷默把叙事控制在非常小的视野里，没有故作刻薄和敌意，且把莫言塑造过的孩子目光里想象里超现实主义的快意世界压下去。这篇小说可能想要挑战的东西：一方面是钝感，即写出一种情感上极端的匮乏感；另一方面又极锋利，像一张被无辜的罪感挤压成的薄纸片，在嫩嫩的皮肉上划出血。在结尾处，叙事者终于感受到“太阳有种吹吹打打的欢喜劲”，预示着小说将告别现实凌厉的刺痛感，转向浪漫温暖的和解。两个小孩子回到老宅，仿佛找回了妈妈，和她说话，并看到了她。可在这温暖的结尾，认知败给了情感，主题退回到母爱和抚慰，有点可惜。如果站在伤痛记忆的现实环境里，在父亲和哥哥身边，一股小男孩与生俱来的成长的劲头冒出来，像倔强的嫩芽暴力顶破土层，弱小的心从贫乏变得富有力量，那么这个孩子叙事的声音将摆脱忧伤。

四

夏烁《余生》贴着现实写大龄男女的婚事，没有喜气，像同病相怜。小说主人公余维浮在日常的表面生活，几乎是在奢谈爱情、亲情，他按外婆的遗嘱，照顾外婆六年至送终，赚到外婆的

房产和铺面。可怜的是，财务自由后，他想过不需计较得失的生活，却力不从心地无处下手，还是选择同分手十几年、彼此都看穿的女友顾琬领证结婚。顾琬在婚检的小房间里问自己还能不能怀孕，不是因为爱余维，不是因为爱孩子，而是为今后的婚姻生活适时地获取一个原始数据。这篇小说真的一点情都没写。

陈集益《狗》写出中年人的乏力感。叙事者是小公务员，他收留的附近工地的流浪狗是建筑工人张师傅养的。张师傅在妻子病故后杀了这条狗答谢工友。叙事者既帮不了张师傅改变生活困境，也救不了狗，却得了张师傅专门留给他的两条狗腿。对人对狗的双重愧意加深了他的乏力感。小说另一条线是叙事者在工作 and 家庭中遇到的难题，新领导给他穿小鞋，妻子待他冷淡，这些小康阶层的无力在小说结构上的作用是平衡了两个阶层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上的差距，化解了叙事者以高姿态怜悯底层人的道德风险。尽管部分细节上稍显用力，但小说表现的凉薄世情中两条狗腿肉的暖意是沉重的、有价值且让人印象深刻的。

金问渔《观音桥头》借一个无端失踪 28 年无处寻的二舅，写出家族成员间的淡漠。作者塑造这个失踪的二舅具有象征意义：不容于日常安稳成功的人生，就只能脱离普遍的意义评价体系，正面负面的价值皆无从挂靠，就像失踪人口一样。这个批判有点犀利。

赵雨《和父亲一起去钓鱼的日子》也是父子关系的题材，这篇小说里的母亲角色也缺失，但母亲不是父子俩要追寻的温暖的归属地，而是终于逃脱了的古板的束缚。不吝讽刺的语调里，母亲执着“对称”布置房间象征着她令人窒息地压抑了活泼的生活，以蚕食的方式毁了父亲的自由人生。对父子而言，按部就班过日子就是人生的黑暗时刻，而钓鱼就是逃离，耐心等待并确信惊喜必将到来可谓一种人生境界，这种价值观恐怕没什么说服

力。但小说叙事的画面感、镜头感都很好，把一个延续二十多年的故事拆解、拼接出空间感。为什么会出现空间感？因为时间点和事件暂时从因果关系中松绑了：“我”在母亲死后回乡与父亲同住、外地求学工作、上学前的夏天和父亲一起去钓鱼、在家乡读书时父母吵吵打打的日子、父亲在母亲去世后买了渔网去捕鱼。这五个部分在时间上形成一个循环，从目下往回退到童年钓鱼的快乐再回转到现在，老父亲终于有机会展露得心应手的捕鱼功夫，仿佛重获新生。有趣的是，本应就此圆满结束的故事，继续奔向一段洒满光辉的结尾：拖着渔网神采奕奕的老父亲，让“我”回忆起童年那个夏天和他一起钓到大鱼的情景。“我”突然觉得“我”故意放跑了大鱼是个转折点，是父亲中年落寞的开始。到这里，暂停的因果链接上了，生活获得一种用诗意来解释的可能，当然也美化了父亲的一生。

池上《蓝山农场 1997》写少年目光中的成人世界。吴玄说池上是冷静的观察家，善于逆向发现。这篇小说的叙事者是一个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她似乎对复杂的成人交往逻辑很感兴趣，不由自主地在孩子和成人的划界处留心留意，敏感于成人都无法言明的微妙态度，快速习得规则和例外，并让两者在自己的判断标准里整合成同个逻辑，这是新鲜忙乱的成长。在这个正在长大成人的孩子眼里，成人的一切对错言行都能瞬间压倒她的判断和行动，因此她不愿参与进去，用纱布裹胸拒绝发育。在结尾，她的初潮到来时，母亲告诉她她是大人了，她竟是失望。

草白文笔细腻婉转。《明月夜》摹写醉意沉沉的女史心绪，实际上是借醉意描摹一个独身者的难平意，叙述难度在于如何不被隐秘卑微、顾影自怜的调子困住，写出生命的力道和意趣来。可是草白用温柔缠绵的笔调，吸引我们暂时迁就这个女史，看着她幽闭落寞地作生作死，在月光朦胧、百合飘香的房间里辗转挣

扎，跟寂寞的自己周旋，其实不过是旁观她借醉狠狠地排出不良情绪。所以明月夜的背后笃定有真正的光亮，否则就只描摹了真的小小的孤单，离广大的孤独尚遥遥不可及。

陈国炯《李倔牛》写一位年轻的镇干部以真心真情劝服李倔牛老人搬迁下山养老的故事，但最后的推动力是山洪冲毁了山上的老屋和妻女的坟头，又添余音。虞燕《理想塔》塑造了一个沉着善良的残疾女孩“黑嘴唇”，她的言行感化了游手好闲的小月，小月领悟到黑嘴唇和她的“理想塔”指的是踏实生活。小说的语言风格从开始的没心没肺到结尾时的含蓄温暖，自然有张弛。

随着新生作家成长为中短篇小说创作主力，这次年度阅读最大的感受是，青年作家文学语言的视觉感都很突出，可能是从大量影像叙事中获得的思维惯性。另一个是题材，青年作家普遍认同文学是对特殊与例外的假设与想象，对探索人的精神的可能性保持开放，但同时也应向着更广大的现实社会生活打开视界。

2018 年浙江短篇小说要目

一、书

“浙江小说 10 家”丛书（按作者姓氏音序排列）

界 愚 《没有什么是不可可能的》 作家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东 君 《子虚先生在乌有乡》 作家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海 飞 《我少年时期的烟花》 作家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黄咏梅 《后视镜》 作家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马 炜 《十步杀一人》 作家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斯继东 《你为何心虚》 作家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王 手 《讨债记》 作家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吴 玄 《玄白》 作家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哲 贵 《穿州过府》 作家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钟求是 《昆城记》 作家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吴文君 《去圣伯多禄的路上》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 9 月版

斯继东 《白牙》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9 月版

朱 个 《火星一号》 译林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池 上 《无麋岛之夜》 译林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余静如 《安娜表哥》 译林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祁 媛 《眩晕》 译林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邓根林 《浅水游龙》 团结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二、文

麦 家 《双黄蛋》 《收获》 2018 年第 3 期

《三株草》 《上海文学》 2018 年第 5 期

程绍国 《人们来来往往》 《天津文学》 2018 年第 2 期

哲 贵 《打鱼人吕大力的缉凶生涯》 《天涯》 2018 年第 1 期

《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 《青年文学》 2018 年第 5 期

斯继东 《禁指》 《十月》 2018 年第 5 期

黄咏梅 《小妹妹》 《人民文学》 2018 年第 10 期

《给猫留门》 《中国作家》 2018 年第 7 期

《父亲的后视镜》 《新华文摘》 2018 年第 20 期

祁 媛 《空镜（外二篇）》 《山花》 2018 年第 8 期

畀 愚 《保险箱》 《山花》 2018 年第 6 期

张玲玲 《湖泊》 《十月》 2018 年第 3 期

《几乎就是爱情故事》 《山东文学》 2018 年第 1 期

- 周建达 《迷币》 《啄木鸟》 2018 年第 3 期
- 顾文艳 《帝木》 《收获》 2018 年第 4 期
《池中人》 《江南》 2018 年第 1 期
- 林晓哲 《逐影》 《青年文学》 2018 年第 10 期
- 但 及 《蜈蚣会不会咬人》 《上海文学》 2018 年第 9 期
《小西门的一间房》 《青年文学》 2018 年第 4 期
《白雪公主》 《雨花》 2018 年第 6 期
- 吴文君 《叙事曲》 《收获》 2018 年第 5 期
- 雷 默 《你好, 妈妈》 《江南》 2018 年第 2 期
《盲人图书馆》 《上海文学》 2018 年第 2 期
- 池 上 《蓝山农场 1997》 《十月》 2018 年第 4 期
- 草 白 《明月夜》 《钟山》 2018 年第 2 期
- 陈集益 《狗》 《江南》 2018 年第 3 期
- 柳 营 《伟大的失眠》 《作家》 2018 年第 9 期
《红绸缎》 《作家》 2018 年第 9 期
《虾》 《作家》 2018 年第 9 期
- 弋悟觉 《跳舞的重要性》 《北京文学》 2018 年第 3 期
- 吴伟剑 《肚子痛过之后人就慢慢长大》 《青年文学》 2018 年第 7 期
- 夏 烁 《余生》 《当代》 2018 年第 1 期
- 余静如 《安娜表哥》 《钟山》 2018 年第 4 期
- 韦 陇 《远游》 《钟山》 2018 年第 4 期
《一只无辜的猫》 《江南》 2018 年第 5 期
- 刘会然 《回来》 《山东文学》 2018 年第 2 期
《1990 年代的情事》 《当代小说》 2018 年第 2 期
《矮墩和他的美发店》 《朔方》 2018 年第 2 期
《梧桐花开》 《北方文学》 2018 年第 19 期
《少年与花》 《陕西文学》 2018 年第 5 期
- 柴 薪 《雨夜为什么让我们如此孤独》 《短篇小说》 2018 年第 22 期

- 俞 妍 《一场轻描淡写的葬礼》《长江文艺》2018年第7期
- 虞 燕 《理想塔》《作品》2018年第1期
- 西 维 《归巢》《作家》2018年第6期
- 赵 雨 《和父亲一起去钓鱼的日子》《作家》2018年第6期
《白马绕塔悲鸣》《江南》2018年第2期
- 徐海蛟 《一场秋寒》《作家》2018年第6期
- 丙 方 《陌生效应》《作家》2018年第6期
- 林漱砚 《疑无路》《作家》2018年第6期
- 奎 之 《拆迁之喜》《参花》2018年第8期下
《快乐时光》《火花》2018年12月下半月刊
- 蒋军辉 《风铃》《江南》2018年第4期
《倒立行走》《上海文学》2018年第6期
- 金问渔 《观音桥头》《青海湖》2018年第10期
- 陈国炯 《春江花月夜》《草原》2018年第4期
《心中的天姥山》《江河文学》2018年第4期
《李倔牛》《重庆文学》2018年第9期
- 竹剑飞 《榴莲》《安徽文学》2018年第3期
《眼光》《山东文学》2018年第8期
- 许 仙 《实心吹火筒》《青岛文学》2018年第2期
《嘴里咬着麻花辫的女人》《辽河》2018年第5期
《双凉亭》《当代小说》2018年第8期
- 陈家麦 《狗这点心计》《泉州文学》2018年第1期
《炭》《短篇小说》2018年第7期
《姻缘传》《辽河》2018年第4期
《青涩》《边疆文学》2018年第7期
《物是人非》《短篇小说》2018年第3、4期
- 徐汉平 《礼让门》《当代小说》2018年第3期
《老式雕花床》《当代小说》2018年第9期

- 邓根林 《路遇碰瓷》 《民间文学 (故事)》 2018 年第 11 期
- 苦 李 《路上有雪》 《金山》 2018 年第 7 期
- 杨 建 《石魂》 《天池小小说》 2018 年第 4 期
《永恒的雕像》 《天池小小说》 2018 年第 4 期
- 杨 渡 《疯狂的仙人球》 《雨花》 2018 年第 9 期
《过山车》 《光明日报》 2018 年 11 月 9 日
- 杨 邪 《紫云英皮靴》 《雨花》 2018 年第 9 期
- 蔡圣昌 《永乐大典》 《湖南文学》 2018 年第 6 期
《工程师》 《西南作家》 2018 年第 2 期
《CAD 纸样师傅》 《西南作家》 2018 年第 3 期

三、补遗

- 艾 伟 《在科尔沁草原》 《花城》 2017 年第 5 期
- 陈 河 《那灯塔的光芒》 《北京文学》 2017 年第 2 期
- 朱 个 《熬》 《青年文学》 2017 年第 12 期
- 张玲玲 《洪水围困的城市》 《山花》 2017 年第 11 期
- 吴文君 《去圣伯多禄的路上》 《大家》 2017 年第 6 期
- 草 白 《雪人》 《作家》 2017 年第 11 期

溪水碧于前渡日，骊珠探去有谁能

——2018年浙江诗歌创作述评

| 柯 平 |

2018年，浙江省的诗歌创作依然如同它的地域特色一样鲜明，即以水的态势和声音漫延，或者说，在浙江省的任何一座城市或乡镇，甚至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它的回响。正如江河湖海构成了浙江省最重要的地理特征，诗歌也同样如此，主流刊物是钱江，地方刊物是运河，区域诗歌群体是众多湖泊，全民写作是浩瀚的海洋。因此，如果说为《人民文学》《诗刊》《十月》《中国作家》《青年文学》《作家》《星星》等重要刊物青睐的那些诗人是浙江省诗歌实力的体现，更年轻的一辈如饶佳、蒋静米、杨渡、钟芝红、赵俊、卢山、杨守格、张小末、伏析斋、朱夏楠、陈十八、燕越柠等近年的脱颖而出，除了让人感觉到他们的才华以及对诗歌新的理解与实践，更显示浙江省诗坛后续力量的源源不断。此外还有更多创作者活跃于网络、自媒体以及传统的书斋，但对诗神的虔诚态度并不亚于我们的诗人。创办已有数年的浙江诗人微信平台，一个本省基层作者有益的交流场所，从2017年起并有纸刊发行；金华老诗人洪铁城刚刚完成万行长诗《陨石》；台州某高三女生的习作出手不凡，就是手边现成的例子。洪先生为浙江省著名建筑设计师，同时也是一名忠实的诗歌信徒，积二十年心力酿就此作，目前正由骆寒超教授作序，准备推荐出版；佚名女生习诗不过数月，迄今为止总量不到二十首，展

露的诗才却令人惊艳。凡此种种，让人对浙江诗歌今后的发展深怀信心。

那些重新闪光的名字

部分曾经名震一时的诗人重返诗坛，在主流刊物上频频露面，也是2018年浙江诗坛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或许他们曾因各种个人原因中断创作，或淡出诗坛，或居于边缘，甚至完全消失，但在2018年，似乎不约而同地在国内重要刊物上有新作发表，凭自身多年积累的实力东山再起。从诗风和技法上来看，他们对这些年来诗坛的各种新玩法也是了如指掌，不无借鉴调整。也就是说，即使在他们成为企业高管、报社总编、媒体名记者、戏剧导演或广告公司老总的最得意的日子里，他们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作为血液和遗传基因的诗歌。由此看来，文学之于生命，真像有人开玩笑时说的如同毒品之于人体，一旦沾上就永难戒除。

象山的韩高琦，二十年前引人瞩目的诗人，长诗《变色龙》的作者，后来去上海工作，又回到了浙江。2018年《作家》第1期发表了他的新作《四季歌：我是尘世间的一份负担》（组诗12首），依然如当年一样才气逼人，语言却更见深度。在《秋辞》一诗里，他说：“是的，我拾级而下，/来到良心可以被发现的纬度。”而《天宫之城》虽然还如从前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但诗人已能以平常心或者反讽来对待它了：“此刻，假设一架飞机斜穿了北回归线，/你在高空解手时同样浑然不觉。”

杭州的卢文丽，2018年在《诗刊》第9期上发表的《庭院》（组诗9首）让人耳目一新。三十年前我在富春江上的一条游船中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成名作《瓶花及其他》还没写出来。“而

今，岁月的风雪已经摧毁了/一个浪漫主义的城堡”（《玛吉阿米》），“谁能解读生命中的一场旅行/像一滴雨遭遇另一滴雨/像一座庭院此刻高贵的孤寂”（《庭院》），她对爱的理解是“她被他重新生了出来”（《十三章》），“我住在里面/像一只老式钟表/缓慢、宁静/对世界一无所知”（《黑暗房间里的明灯》），如此沉稳有力的叙述，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就是从前那个小姑娘写的，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湖州的李浔，第九届青春诗会的受邀者，尽管多年来没有停止过写作，进入高手境界却是在援疆两年回来以后，可见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诚不我欺。2018年《诗刊》第4期和第9期分别发表了他的《菖蒲》（组诗8首）以及《和草在一起》（组诗14首），“关心现实生活，重视语言探索”，在随诗附发的文章里他这样说。因此，“今年的荠菜花，小心得像一个初入江湖的劫匪”（《这个时代的耐心》），“老虎出没的地方，草都有了沙文主义的倾向”（《一致性》），而“一只飞过的鸟，让完整的平静有了裂缝/有人在另一座山上，看见我所在的山/那里，有被自己的寂静吓了一跳的人”（《对一座山安静的兴趣》）。

杭州的王自亮，2018年《诗刊》第1期头条《长江传》的作者，曾经的《台州日报》总编辑，吉利汽车副总裁，现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这首六百行的长诗从1979年写到2017年，是文学个人史的典范，同时也正好印证唐晓渡那个有关“间歇泉”的比方，即“经历诸多变化，创作曾经中断，却从未中止”。而他自己的理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经历过几个时代，不知不觉，诗歌成了终身陪伴我们的东西”。但从最初的“我在长江上奔走，承担全部的历史和未来”，到最后“长江是长江自身”，为江水映现并透彻的不仅是诗人自身精神的升华，还有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壮志消磨和卑微渺小，此诗的情怀和高度正体现在这一点上。

绍兴的濮波，浙江省最有实力的诗人之一，自进入戏剧界后新闻久疏，据说现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2018 年读到他的新著《纽约伦敦上海观剧琐记》，《诗刊》第 6 期下半月刊亦有他的诗作《那晚庄子来临》。我喜欢他诗里那种开阔的气象和智性的叙述，语言也总是那么妥帖，好像他只要有什么想法就能完善地表述，这显然得益于长期的技术训练。

嘉兴的芦苇岸，继 2017 年积累的创作力量突然爆发后，2018 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势头，《大家》第 2 期发表了他的《芦苇岸的诗》（组诗 4 首），《钟山》第 4 期发表了他的《芦苇岸的诗》6 首，《民族文学》第 10 期发表了他的《给故乡一个理由》（组诗 12 首），《青年文学》第 8 期发表了他的《生态龕》（组诗）。奔涌的情感力量加上日益娴熟的技术手段，使他的诗歌显得别具一格，如同他本人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样，粗犷的面容透露出一种来自内部的坚毅。

湖州的石人，20 世纪 80 年代成名，有过一个较长的淡出阶段，三年前重出江湖，势头甚猛。2018 年《江南诗》第 5 期上的《碧浪湖》（组诗 6 首）和《星星》第 11 期的《这些年代的遗物》（组诗 4 首）写得波云诡譎，回肠荡气，风格上自成一体。如他对有明代古堡的苍南海景的描绘：“晾晒在新生的滩涂上，它们等待的/一个种族对港口的信仰，也驶入了迷雾/众多祠堂的琉璃瓦闪动翡翠的光芒/它们耀眼，又让我们感到特别的孤寂。”或观察一只出土的陶罐碎片时的感想：“更远处，陌生的帝国仍然青花蔓延，而/一杯水的容量早已在时光中打破极限。/破碎的，只是在雨水中发出幽暗的光。”语言奇特，内涵丰富，耐人寻味。

宁波的梦蝶，有意与诗坛保持一定距离，是一位自吟自唱的诗人，2018 年出版诗集《梦笛声声》，收录早期（1994—2006）

诗作 190 首。在序言里自称“当跟随内心而行已经变得不合时宜时，我愿意是那个不合时宜的人”。对精神世界的着迷是她诗歌的固定方向，哪怕因此对技术层面的东西有所忽略，也毫不在乎。就像她在《圣曲》一诗里所表述的那样：“我体内的水在夜帆中入梦/向着某个曙色无限的黎明/白色的帆在水上泛出红霞。”

舟山的朱涛，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后弃文经商。近年重返诗坛后，已出版多部诗集并获 2017 年太平洋国际诗歌奖。《挽留青铜的葡萄》（组诗 10 首）是他的最新力作，发表在 2018 年《诗刊》第 2 期上。语言诡异，想象奇特，如“回到装满鲜花的百年竹篮中独唱/把伸入波纹的拳头攥得更紧”（《排队的眼泪》），“她知道雪崩一样的爱/已被腹中青草的婴儿压垮”（《对抗时间》）。“他的诗依然延续了波德莱尔一脉的现代诗传统：通过激烈的自我反抗，展现我们对生存的真相的毫不妥协的追寻。”（引自太平洋国际诗歌奖颁奖辞）

嘉兴的李平，20 世纪 80 年代写诗，后来成为某进出口公司高管。潜伏多年，不改初志，技艺亦日渐丰富。2018 年他在《草堂诗刊》发表的组诗《旧时光》让人刮目相看，他写家乡的《方言》：“每一种草/都有秘不示人的谱系”。写从前的《旧时光》：“一只蜂箱/锁住了野花内心的蓝”。写水边的《垂柳》：“只要你沿着河边的垂柳/不走正道/随时都可以找到我命定的居所”。李平致力于日常生活的诗意体悟和朴素表述，可谓善于化繁为简，平中见奇。

女性

在浙江省诗歌总量中起码占到一半的女性写作，如果以 1999 年出版的《光线——浙江实力女诗人四人选集》为标志，到 2018

年刚好已有二十年。当年风华正茂、姿态各异的四位主角，其中汪怡冰“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不大见得到了。千叶一直保持着自己独树一帜的先锋姿态，不过很少拿出来发表。其余两位荣荣与池凌云这些年来越写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与本世纪初异军突起的丽水的叶丽隽，俨然三驾马车，再加上稍后亮相的胡澄、杨方、灯灯、冷盈袖、郁雯、桑子、寒寒、钱利娜、张巧慧、翁美玲、六月雪、戈丹等，还有近年的饶佳、蒋静米、冰水、张小末等一大批实力诗人，形成浙江省诗坛特有的景观，即实力相近而风格各异。2018年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如荣荣《诗刊》第8期上的《如初》（组诗13首），池凌云《诗刊》第10期上的《四月的苦竹寨》（组诗7首），叶丽隽《人民文学》第9期上的《野渡》（组诗10首）和《诗刊》第7期上的《松塔》（组诗8首），胡澄《诗刊》第9期上的《杨树翻飞的叶子》（组诗7首），寒寒《诗江南》第4期上的《我们年龄的雪》，张巧慧《天涯》第4期上的《害怕》（外四首），扶桑《诗刊》第6期上的《寄存》（组诗9首）。灯灯前几年离开了浙江，现在好像又回来了。她在《诗刊》2017年第11期上发表了《怀抱》（组诗9首）。她的诗形式短小，精致，内力却很强大，且有自己独特的语感。2018年她获得华文青年诗人奖，并被选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绝对不是偶然。扶桑听说目前在本省工作，温情和大气是她较为显著的诗歌品质，透过日常表象，传达给读者的是生活态度的从容与豁然。

实力

高鹏程《人民文学》第2期上的《未完成的卡夫卡》（组诗11首）和《中国作家》第11期上的《海岛之心》，无论对于他

个人还是浙江诗坛，都是相当重要的作品。在历经了对海洋的领悟（以诗集《海边书》为代表）和对县城的观察与思考（以诗集《县城》为代表）后，他的写作现在有了更开阔的天地，即使带孩子在大都会玩摩天轮的时候，想到的也是自己早年海上的经历，“海水之中，同样暗藏着齿轮和轴承/那些精密的咬合，构成了支撑也构成了束缚/那暗处的力量，并不被他控制/‘找到它，毁灭它。’有很多次，他尝试过这样/努力/但却依旧是徒劳”。同样引人瞩目的是在西藏已工作了五年的陈人杰，缘于地域灵气和自身努力，亦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新的坐标和高度，写作状态良好。2018年他在《作家》第3期发表了《金色的山峦》（组诗24首），在《诗刊》第4期发表了《晒谷场》（组诗11首），在《中国作家》第9期发表了《雄鹰有一颗袈裟的心》（组诗19首），尽管身处圣域，思考的依然是人间的事情，“也许它是死的/用死，锁住那些汹涌，但已逝去多年的雪/锁着一个没有征兆和变化的/但我们转眼离开的世界”，在献给《卡若拉冰川》的诗里他如是说，而在《一路向西》里他的视野更高，看到“经咒与藏刀都有一颗济世的心/但天空高于命运/壁立的黄昏只有雪山和遗址”。

向古人致敬

自九十多年鲁迅发表《我的失恋》，称“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链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在古代与现代的语言关系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后，从20世纪中期的卞之琳、余光中、痖弦到20世纪末的张枣、柏桦，包括美国的勃莱、摩温等，一直不乏有人在这方面继续探索，具

体地说,即试图将怀古情怀与现代人对历史的精神需求相结合,在瞬间完成一种意义的合成,或如余光中所称“传统与现代呈现出互动关系,在彼此的对话中体现出一种永恒精神”。浙江省向以文化积淀丰饶著称,又是诗歌大省,这方面自然不甘人后,如沈方、邹汉明、商略等优秀诗人不仅精神与古人共呼吸,甚至日常行为方面亦效法先贤,倡导雅集、唱和、互访与酬答。一册薄薄的《采蓝小调》,即为他们2018年在四明诗叙的结集,地主商略在序言里称:“戊戌重九前两日,余与邑人孙勤忠,吴兴沈方、许羽,姑苏马鸣谦,上虞罗东诸兄期于四明湖畔农庄,茶盏酒杯,谈山说水,以寄高栖之意。”俨然手机时代的黄宗羲或全谢山。此外他们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诗作也都别具特色,如沈方《诗刊》第7期上的《夜河》(组诗5首)和《草堂诗刊》第11期的《压伤的芦苇》(组诗6首),邹汉明《山花》第4期上的《论灵魂及其他》(组诗13首),商略《诗刊》第1期上的《寄往过去的信件》(组诗6首),貌似即兴吟咏,实则思绪缜密,是宝剑裹在丝绸里的那种玩法,体现出对历史和现实关系成熟的处理能力。

新力量

出生于1995年的饶佳,继获第二十五届柔刚诗歌奖后,2018年首部诗集《动物异志集》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又获首届宁波文学奖,似乎民间和官方对她今后的发展都十分看好。2018年她的代表作当数《时代文学》第3期上的组诗《刺猬的生日》和《青年文学》第10期上的《星芽的诗》(6首),“她对日常生活意象的重建,生动传递出成长的困惑和生的隐痛……星芽诗歌超越了青春书写的群体局限,形成了独特的诗歌美质”(柔刚诗歌奖颁

奖辞)。如“头呈四十五度仰视树枝的鸟与/借用啤酒铝盖助力弹地起跳的鸟 它们的语言是悬坠于喉骨间/呈迥异形状的飞行器”(《鸟类研究中心》),还有“它就开始与我身体某个部位的疼痛结合起来/它滚动得越厉害我身上密集的痛感就凝聚成愈明显的浮雕/被赋予无趣的历史性”(《刺猬的价值》),读她的作品可谓语言暴力和新奇诗意的双重体验。

台州温岭的钟芝红,也是90后,2017年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现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电影学专业博士,写诗,兼事诗歌批评。“大家和平、善良,像无数密集的光/在站牌上重合又分开,有些地点不曾到达/有些已经不见。我拿起手机,热闹也是不过时的/影子中我们认领,为自己穿衣,等车的人开始拥挤/相似于每一片阴影而非差异”(《当代练习》),“傍晚你寄来海上的雨,雨的康复者/被我们称为作者。对生活表达/寻常的滞后感,并不绵密的/新身体,你尝试回到桌前/用肩周炎去阅读,去停止”(《多数与复数》),以上是她发表在2018年《上海文学》第13期增刊特辑上新作五首的片段,可见其诗风之概貌,即西式叙述加古典情怀。她在接受家乡媒体采访时回忆说,温岭曾出过很多诗人,在她年纪尚幼时,她的一位作文辅导老师,便是一名诗人。

赵俊像饶佳这么大的时候,还在《湖州日报》新闻部干他的记者工作,后来跑到深圳去才开始写诗,且有诗集出版,但并没有怎么引起注意。2018年他像金庸笔下的高手打通任督二脉后重出江湖,不仅写作量大,发表量也为本省第一。其中《诗刊》第2期上的《赶路的人》(7首)和《作品》第10期上的《赵俊的诗》(11首)较为引人注目。他的诗取材随意,发手为招,大多为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感触或情绪,却有内涵和深度,虽尚达不到叶芝那样“能把坐下来用早餐等偶然事件变成某种思想或有意

图的完美之物”的功力，但师法乎上得乎中，方向显然是对头的。如他笔下的那个“插钢笔的人”：“当笔尖刺透薄弱的信纸/怀揣的情愫，像曝光过度的/胶片”，还有家乡镇办企业生产的“钢琴”：“一台天堂的钢琴，原料就是昆虫成堆的尸体/既有它们青色的泛白的汁液，还要混上/蚊子自身的黑暗，以及刺目的鲜红”，总能于平常中写出不平常来。

地域

曾经的浙江诗歌强县苍南，自高琦、刘德吾不幸早逝，叶烨兴趣转向小说，友来忙于工作很少露面，王孝稽和手格（杨守格）已是当地的主要力量。前者2018年《海外文摘》第12期上的新作，后者《诗刊》第8期《双子座》栏目上的新作，加上邻县瑞林的林新荣，2018年《中国作家》第12期的《天瑞地安》（组诗7首）及《北京文学》第11期的《关于母亲》（组诗4首），对个人而言都是力作。王孝稽的诗奔涌而节制，奇崛而平和，用汤养宗的话来说叫作“现实与虚无，内心世界与外界事物得到了和平过渡。这种虚设与事象是吻合的，既自然又凛冽，没有这一个覆盖掉那一个的强权语法”。手格向来比较低调，心气又高，此次新作让人见识了他的实力，如《玫瑰谷》的结尾：“我会等着，在坠入深渊的那一刻/说出想要说的话/那时光阴缩小成一粒针尖，高悬在前方/所有向着玫瑰的心/藏在所有向下坠落的事物中。”这样的句子确实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林新荣的诗受古诗的影响比较明显，善于从细节入手营造诗意，在细小与平常中，揭示出隐于生命本身的深沉的力量。

《双子座》是《诗刊》的著名栏目，丽水的郁颜和叶琛也是一对“双子座”，不仅同龄，实力也相当，不过前者发表作

品多，知名度更大罢了。以2018年为例，郁颜在《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了《苍穹请我数星星》（组诗4首），在《诗刊》第8期发表了《远山》（组诗8首）。叶琛在《星星》第3期发表了《涌动的时光就要被我偷听见》（组诗6首）。题材方面，以前一个写山水，一个写海洋，现在全力对付的都是日常生活。技法方面，郁颜的《五老峰隧道》和叶琛的《细细地听》，各以最后一段相较，前者称“过了横冲直撞的年纪，体内仍动荡不安/这个异乡，为了谁汹涌而来/沉默的匆匆过客啊/或许我也曾与你相遇，在这暗无天日的余生”；后者称“城墟之上，容易碰伤的/何止你我。我轻轻坐了下来/侧耳倾听——临近黑暗的负重/挤碎一颗晚露之时/一片寂静/仿佛也在你我之间相互寻找”，也很难比出高下。

宁波是浙江省诗歌重镇，除了我们熟悉的荣荣、俞强、商略、金黄的老虎、高鹏程、寒寒等，几乎每年都有新人或优秀的作品出现，如朱夏楠《诗刊》第5期上的《等待日出的人》（组诗6首），张小末《黄河·2018诗歌专号》第3期上的组诗《夜聊记》，王蕾《星星·诗歌原创》第10期上的组诗《把风景搬运到墙上》，林杰荣《山东文学》第6期上的《理想国》（组诗15首），顾宝凯向第六届宁波读书节顾宝凯作品研讨会提交讨论的新作，离默《作家》第6期上的《生命是场盛大的荒凉》（组诗17首）等。朱夏楠攻读硕士的专业方向是《左传》，以前写古诗，功力不浅，没料到改学新诗出手也是如此不凡。张小末有较好的技法和气韵，如《夜聊记》最后一段：“这些年，我羞于承认/也耻于倾诉：/一个怀抱浮木的人，河流越来越窄/疼痛和美，都已不可磨灭。”让人印象深刻。王蕾有丰富的想象力，语言也干净，期之时日当有大成。林杰荣平静的叙述下面总会有不平静的东西出现，我最喜欢《灰烬里的仪式感》那个结尾：“甚至需

要挑光心中的尖刺/把折叠整齐的旗帜,安放在无风的墙角。”顾宝凯的海洋诗也是一绝,因为海一直在他心里而不是窗外。离默诗风柔婉,颇见性情,成名于网络,能被传统刊物接受而重点推出,可以看出她的实力。

客串

一些诗歌圈子以外的人士近两年也有不少诗歌发表,比较引人瞩目的如《人民文学》2017年第12期上小说家鲍贝的《梦境(外一首)》,《时代文学》2017年第7期某大型民企高管鱼跃的《在时空中旋转》(组诗6首)。而在2018年有《江南诗》第1期小说家杨邪的《弹珠》,《北京文学》第11期常山县委宣传部部长余风的《来常山,我用石头把你灌醉》,《江南诗》第4期杭州文史学者李利忠的《下姜村听雨》(组诗9首),《诗刊》第7期嘉善县文联主席、散文家陆勤方的《淘煤渣》(2首),《诗歌月刊》第11期衢州资深作家周新华的《养安子的诗》(5首)等。其中鱼跃在公务空闲中写下的那些诗有一种朴素而真实的力量,如“断桥在西湖的波心/一个漂浮的剧本”(《漂浮》)或“许多年的匆忙、忽略/在幽香时浓时淡的一瞬/被一朵玫瑰击中/化作这一刻的凝眸”(《五月的细节》),或许技巧并不出色,但性情所至,自成章法。周新华是资深小说家,诗却不借助他擅长的细节和故事,写得洒脱而风趣,且不无反讽,如《2018年的月全食》那个精彩的结尾:“仅明日可测/宜:上梁,斋醮,裁衣,晒太阳/忌:开仓,移徙,作诗,说谎。”

景观或推动力

2018年，新一届浙江优秀文学奖揭晓。该奖项三年一届，每届评出诗歌五部，以浙江省每年正规出版数量两百部计，绝对超过了百里挑一。作为幸运者的五位诗人，从诗龄最长的梁晓明到本世纪初出名的慕白、钱利娜，再到前几年露面的桑子、七夜，三男二女，有老有少，诗风也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如梁晓明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先锋探索精神，钱利娜的想象力和语言叛逆，慕白的性情和出色的叙述，七夜惊人的才气，桑子的温婉和对题材娴熟的驾驭能力，都有各自独到的功夫，可谓实至名归。

文成国际诗会，全称为“首届玉壶国际慢城诗歌节暨坡度第六届南方诗歌节”，由中国诗歌学会、文成县人民政府主办。旨在以“慢与诗的关系”为主题开展交流，弘扬中国诗歌传统，推动诗歌回归田野、走进基层，并探讨诗歌写作的更多可能性，黄怒波、李琦、谭五昌、刘川等60余位诗人、评论家与会，有论坛、改稿会、观赏“非遗”艺术木偶戏、自由篝火诗会、“中国诗歌之乡”授牌等多项内容。属于典型的经济搭台，诗歌唱戏，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当地领导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重视，县号“文成”，名副其实。

皋亭雅集，亦称望宸诗会，每年一度在杭州历史积淀深厚的拱墅区半山街道举办，诗人、艺术家、地方文史学者济济一堂，在当地或采风，或交流，或创作，体验皋亭半山运河湾的生态之美，再现江南古代人文沙龙盛况。“某个时刻，蝉鸣骤然停歇，/像一件发烫的乐器，/从高音区急速切换到低音区”（蒋立波《唯有知了带来治疗》），“而它是一个符号，从被/遗忘的地方归来，以一个朝代的/风格，把耻辱修饰为辉煌”（李郁葱《登望宸

阁》)。发起人任轩系浙江 80 后著名诗人，前野外诗社核心人物，现为地方学者兼拱宸书院院长，为推动诗歌发展和弘扬地方文化尽心尽力。

《新湖畔诗选》，一本有着独特的格调和方向的诗集，或者说“纸上的西湖”，由许春夏和卢山主编，目前已经出版了它的第二期。青年评论家卢山在序言里说：“西湖的波浪曾经打湿了苏小小出门踏青的裤脚，也曾漂远了苏东坡醉后的孤独的小酒杯——那我们呢？我们如何来呼应湖山？……湖山向我们发出了历史的召唤。湖山让我们成为诗人。”其创刊宗旨已表露无遗，即远接南宋董嗣杲《西湖百咏》，近承汪静之湖畔诗社，以创造一种融传统与先锋于一体的山水诗为己任也。

台州现场评点，一种生动而有益的文学辅导方式，由台州市作协诗创委组织，《诗刊》《诗歌月刊》《清明》等杂志的部分名师到场传艺，当地陈十八、燕越柠等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诗人的作品受到好评。前者为 90 后，却有老练的叙述和控制力，如《关云长》的开头：“一开始关羽是可以被描述的。/衣着兵器马匹，瞳孔里的神采。/和所有东汉人一样，春天交配，秋天杀人，冬天关起门来读书。/而更多时候他站在刘备身旁，沉默锋锐，像一把刚锻好的刀。”后者为 80 后，情感细腻，柔肠百结，善于传达复杂的内心情绪，如《水杉》，前面写孤单的水杉下一个妇人在哭她死去的丈夫，突然笔头一转：“我的悲伤来自于，我们并排站着/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并不能说几十年/不能参与你的燃烧，或者灰烬/不能哭得比你响亮，也不能/重新长成一棵孤单的水杉。”依稀舒婷那首著名的《无题》的遗韵，但力度更大，更决绝，不仅仅是“我默默转动你胸前的纽扣”或“‘你在爱着’/我悄悄叹口气/是的，爱着，但我不告诉你他是谁”而已。

慈溪诗歌奖，由慈溪乡贤文化研究会主持的地方诗歌奖，民

营巨头方太集团捐资 20 万元设立，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最大的特色是关注校园创作，在每届的 12 个奖额中，有 5 个是专为有才华的学生设立的。志在发掘幼苗，扶持新人。在首届评比中，杨泽西的《生死疲劳》、张波的《石头的心事》、欧星的《荣耀》、占艺璇的《你的眼里有深秋》、赖宇星的《童年》有幸获此殊荣。其中既有外省的，也有本省的，作品质量也比预料的要高，相信随着信息的广泛传播，第二届会有更大的惊喜。

洞头“爱的呼唤”募款。2018 年 9 月下旬，马叙、池凌云、慕白、江离等本省诗坛大腕聚集温州市洞头区，出席“蓝土地诗丛”的首发仪式暨“诗之岛”作品研讨会，与当地诗人叶楠叶、刘秀丽、郑志敏、王成新、曹高宇、苏志强、姚志强、黄忠銮交流诗艺，探讨得失。一个小地方一下子出了这么多诗集，在洞头历史上尚属首次，放在全省也不多见。而重头戏是晚上的“爱的呼唤”诗歌朗诵会，向文成县女诗人、渐冻症患者包珍妮伸出援助之手，当场募得善款 43000 多元，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让读者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诗人不仅是通过诗歌表达爱的那个人，在行动上也是走在前面的那个人。

董培伦爱情诗研究会揭牌仪式。董培伦是浙江知名度最大的爱情诗人，也是其家乡山东诸城的骄傲，十年前，刻有他名作《沉默的约会》的诗碑就已树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在当地被认为是继臧克家后名气最大的诗人。2018 年 9 月，其家乡有关人士发起成立了董培伦爱情诗研究会，谢冕、吴思敬、朱先树、袁忠岳、曾凡华、蒋登科等诗评家和学者教授与会。在揭牌仪式上，谢老即兴题词：“这是国内第一个由一所中学创办的爱情诗研究会，这是一个盛举。我期盼在研究会的推动下，中国的爱情诗创作有一个大的进步”。

写在最后

最后，依然是因篇幅有限产生的遗憾，无法对所有作品一一进行评述，尤其是那些按省作协要求认真上交的作品，这里，请允许我借用古人集句的方式，摘选其中部分佳句，作为本文结束，并与诗友们共勉。

需要翻越多少山岗，才能到达落日下的家（缪立士《站在沉默的一边》《散文诗世界》第3期）

接踵而至的秋天更加苍茫（柴薪《鲸与故乡》10首《浙江作家》第10期）

暗泉里修炼的水（沈秋伟《水事记》《人民公安报》）
在遥远的回响中，守住了唯一的咽喉（丹阳《我们更钟情自己的声音》手稿）

有人拉着满车的灯光走向田野（潘志光《潘志光诗三十首》《诗探索》第3期）

这些被恐惧浇灌的花丛（张驰《觉路》《诗江南》第5期）

高于尘世的膝盖，正如低于尘埃的眼神（佚名《游东门》石浦全国诗赛第一名）

它们迁徙，走失，相聚（骆艳英《文成书》《诗歌月刊》第5期）

在虚空中闪光 从未中断（余风《仓央嘉措的爱情涅槃》《绿风》第4期）

这默契化为永恒的树根（王毓《凝望树木》诗集《她的日记》）

一个暗喻多么快地刺穿旧屋檐下
波谲云诡的霄空（周亚《致鲁迅》《诗刊》云磊杯诗
赛三等奖）
好像永远没有终点（赵文斌《补票》《大渡河》第3
期）

2018年浙江诗歌要目

一、书

沈方等 《采蓝小调》 自印本 2018年9月
梁晓明 《印迹》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饶佳 《动物异志集》 宁波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二、文

韩高琦 《四季歌：我是尘世间的一份负担》《作家》2018年第1期
高鹏程 《未完成的卡夫卡》《人民文学》2018年第2期
手格 《十四行：桃花渡》《诗说：站在时间里》《诗刊》2018年第8
期下半月刊

岁时帖

——2018 年浙江散文阅读札记

| 周维强 |

2017 年报刊主题是“砥砺五年”，2018 年是“回首四十年”。

文学领域《文艺报》最先开专栏《回首》，2018 年 11 月 21 日发表一位批评家的专文《散文的文化自信及其魅力》。文章分四节，四节标题分别是：“责任担当与时代脉动”“生活面影与人生智慧”“历史反思与现代意识”“多元叙事与求变创新”。

这一篇专文的每一节里，都分别列举 40 年来全国数十位作家及其散文作品。但内中没有一位是浙江的作家，也没有一篇是浙江作家的散文作品。

再回溯更早时候，最近十年来，《光明日报》《文艺报》发表的年度全国散文综述里，也甚少有浙江的散文家和散文作品进入其中。

这是因为浙江还出不来全国数得着的散文家和散文作品呢，还是撰写年度综述的批评家看走了眼或者目光不周呢？

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暂且回到本文的主题。

2018 年度的散文阅读，最叫我惊喜的是有新人新作品的翩然而至。

陈峰，这个名字应该是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她发表在《文

学港》杂志上的《岁时帖》，叫我对这个陌生的名字有了深的印象。

这篇散文写了故乡岁时由“一年冷节是清明”到“春尽立夏至”，再到“带着包裹去拜岁”，10个短章汇总在“岁时帖”这个总名之下。

印象里最近五六年来，写节气写岁时的散文，蔚成大观，或单篇刊于报章杂志，或结集成书出版。今年的第二届三毛散文奖参评作品，这一题材的散文，可以称得上一个大类别了。但这类题材作品，很多是从古籍上抄写节气、岁时的书面资料，敷衍成篇，鲜有来自自己的生活经历经验的。抄古书也未尝不可，也有可能抄出新意的，掉书袋也是能够掉出好随笔的，但这得有对古籍的新发现和新认识作依托，再配以好文字，比如周作人的抄古书。没有对古籍的新发现和新认识，没有好文字，恐怕是写不出给人新阅读经验的好散文的。陈峰这一篇《岁时帖》的一个好处是，作品写的是她自己所经历的故乡岁时场景和岁时故事。这场景这故事，发生在作者的童年少年，数十年过去，岁月沉淀而成记忆，在时间的流逝里，今天的陈峰通过记忆重返故乡童年生活的岁时，感情沉淀在了里头，意味沉淀在了里头。空间上的乡土和时间里的岁时，出之以散文文字，怀旧，但写得鲜活、具体，细微可感，给我们提供了乡土岁时的真经验。

陈峰这一年里还在《山东文学》《散文百家》等杂志上发表了《相量盏》《斫树酒》《花间姿态》等多篇散文，这些作品也说明了陈峰的散文，不是偶尔为之，而是有了比较长时间的积累和长时间的写作。

接下来想说说的是苏沧桑的散文。

苏沧桑2018年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散文《跟着戏班去

流浪》，获得了第三届琦君散文奖。

对于苏沧桑这样的已经以自己的散文作品确立了散文写作位置的作家来说，得奖或不得奖恐怕都不是主要的事了。主要的是这篇授奖词写得好：

苏沧桑的散文《跟着戏班去流浪》记录了作家和“吉祥”越剧草根戏班同吃同住同演戏的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呈现了民间戏班不为人知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百年越剧的辛酸苦乐浓缩成此刻的种种瞬间，平常的日夜交织着“家”与“流浪”、“梦”与“生活”的难以言尽的人生况味。其真切、细微，非在书斋中所能完成。《跟着戏班去流浪》文字温暖、淡泊、真挚，那些我们身边被忽略的现实人生，在挣脱了概念化的存在后，变得如此鲜活且意味深长。

我说这篇授奖词写得好，是因为这篇授奖词抓住了苏沧桑散文的新的写作态势，这个写作态势很可能也是最切合苏沧桑散文个性的发扬的。这样的写作从题材到写法，也是最有可能成为苏沧桑散文写作今后取之不尽的一个源头。

按照叔本华的说法，最好的艺术都是瞬间非理性的“直觉”的迸发，所以持续时间短，因此最好的艺术一般也就是篇幅比较短小的诗歌。散文，或者“艺术散文”在抒情性这方面更接近于诗歌。但这样的诗歌或者这样的散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灵性瞬间的迸发，电光石火，或者用王国维的说法是“神来兴到”。在这个意义上，我倾向于散文是“业余的写作”而不是“职业的写作”。如果这样的说法有艺术的经验可以支持的话，那么一个人的散文创作的持续性的支点在哪儿呢？具体到苏沧桑这儿，她的散文创作的持续性的支点在哪儿呢？她有没有可能寻找到属于

自己的可持续的散文写作之路呢？

这篇授奖词或许对苏沧桑的散文写作有了一个比较明晰而可行的指向：非虚构写作，不是在书斋中完成，而要挣脱对现实人生的概念化表述，文字温暖、淡泊，人物变得鲜活和意味深长。

散文的抒情性是散文写作中所不可持续的，或者说很少能够持续的。散文的写作，要有一些辅助性的东西作为结构的支撑，使抒情或抒情性意念有所寄托。非虚构写作或许是一条可以走一走的路。非虚构写作的题材或方向有很多个，不一定每一类题材或每一个方向都适合自己。有所长，也会有所局限。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授奖词捕捉到了苏沧桑散文写作的新路径，也是和她的散文写作才情相契合的，有持续生长的可能性。

假以时日，《跟着戏班去流浪》《纸上》《与茶》等品质的积稿多了，应该可以成书出版，或是另一番新的景象。

从个人的阅读趣味说，冲淡是我所偏好的一种风格。方向明2018年出版的散文集《故乡书》，可以归入冲淡这一品。

这册散文集，第一辑直接写故乡，第二辑大多写与故乡有关联的人，第三辑则是另一种故乡札记的旅行记。

我基本同意给这册散文写推荐语的李敬泽、邱华栋、宁肯、谢有顺的点评。

谢有顺说“方向明的叙事语调，透着散文遗忘已久的冲淡风格”。这评价我很同意。冲淡，这是我们的散文曾经的主流风格之一，在一些诗评家、文论家的眼里，这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风格。从古代到现代，即使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我们的散文也还保有这样的传统。但后来这一脉渐渐地消失了，很少有作家能够持续地写作这种风格的作品。当今的散文中有太多的粗糙、张扬、急躁、功利，甚至戾气，总之是气不顺、人不平、文不和，

“冲淡”也就不知所终了。现在，方向明的散文能够接续上这一传统，能够自然地呈现冲淡的风格，返回散文的正道，殊为可喜。

李敬泽说《故乡书》“深情而渊雅”。这种风致是江南的，也可以说是“浙西”的，方向明以“浙东人”的身份而写出了“浙西风格”的散文，延续着浙西的文脉。

好几年没有读到张林华的随笔了。2018年张林华从杂文回归随笔写作。

从文体上说，杂文也是可以归属随笔的。自从鲁迅以“杂文”名世，一群“鲁迅风”杂文写作的追随者推波助澜，到后来鲁迅被标定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文坛上遂独立出来一个名为“杂文”的文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性”“斗争性”就成了“杂文”的如影随形的标志。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杂文写作的潮流也开始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新的杂文写作更多了些人文、思想和文化的厚度和意蕴，比如鄢烈山的杂文。这种风格的“杂文”，就更接近随笔这一路了。

张林华的杂文，也是这样一类风格的新的杂文。所以从“杂文”归向“随笔”，或者从“随笔”走到“杂文”，也就不是难事了。

张林华2018年创作或发表在《文汇报》《新华每日电讯》等报刊上的《到花莲看海》《要看看菱角和竹子》《只因沐的是春风》《从“懵”到“懂”，用了四十年》等篇，风景的描摹、事情的叙述，不温不火，不急不慢，水到渠成地表达出自己的人生体会。

在宝岛旅行的日子里，我还曾坐着汽车在各地乡村转悠。某天来到高雄市美浓镇（又是一个浪漫诗意的地名），见路旁有一家并不起眼的民宿，一时兴起，闯进去参观一番。

民宿主人是一位庄姓中年男子，戴眼镜，斯文，一口台湾腔，慢条斯理，软得甚至有些“娘”。“庄主”明显不满意我们的冒昧打扰，脸露不快，但他转瞬即变换态度，连称“欢迎”，并开始领着我们参观。住客稀有，干干净净的门厅中央竟然有几只芦花鸡趴着，先就令我有些意外，庄先生认真地对我们介绍说那是日本品种，告诫我们轻声轻语，不要打扰它，因为“鸡太太在生鸡宝宝啦！”听着这绵绵软语从一个高高大大的中年男子嘴里说出来，着实感到好笑，可他绝对是认真的。

深入交谈后慢慢了解，庄先生出生于高雄，家境不薄，本人还毕业于当地一所名牌大学。本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创一番所谓的“事业”的，可为什么就甘于当一名农舍主人呢？在僻静的乡下，一个人侍弄这样一个规模不大，装修也算不得高档的民宿，更多的是靠手工劳动，长年累月的简单重复，一定会是非常辛苦和寂寞的，即使这辛苦和孤独带古风色彩。对这样的生活，“我老觉得蛮有意思！”“哎呀，做人嘛，都不过酱紫（这样子）的，所以我向来不多求什么的啦。”

“不多求什么”，真好！离开宝岛数月，许多事如过眼云烟，唯独庄先生这句话不曾忘却，当然同时还有，他那张白白的、笑吟吟的脸。

人生漫长，有如马拉松，怎么个跑法，有讲究。庄先生选择的是一种安静自我的跑法。不加塞，不抢道，不挡路，

这种跑法，只跑在自己的特定线路上，与他人无碍。

这是张林华的获奖散文《到花莲看海》里的一个片段。

这个人生的体会，应该是张林华从自己数十年的社会阅历、人生体验里生发出来的，而在和高雄一位民宿庄主的偶遇里，被触发而凝练成文字做了表述。这样的随笔读来真切，既是智性的，也是染上了文学的感性的，亲切而不可说教。

掌故笔记是中国文学中一种传统的文体。写的人饶有兴味，看的人也是津津乐道。

写的人，有陶宗仪这样的大学者，元明易代之际，披沙拣金，多年积得，以待来者。也有承平岁月里的沈括，著成《梦溪笔谈》，以笔记记录古代文化科学技术成果及其他见闻，以传后世。

王国维受过德国哲学的影响，他也还是愿意用中国传统的“笔记”这一种文体来写自己的关于诗学的认识，比如《人间词话》。钱钟书留英，也是西学素养深厚，但他的两部代表作《谈艺录》和《管锥编》，用的也还是中国传统的“笔记”。这些都可以说明“笔记”文体浸润吾国文化人深矣。

笔记在形式上看起来不以体系周密见长，但像王国维、钱钟书写写的笔记体著作，细按脉络，还是可以体会到背后的“系统”的。看起来比较随意，一则一则记录下来，让人可以抱着比较随意的心态来翻翻看看，仿佛在乡间原野散步。

沿袭传统的笔记文体，杨自强新著《嘉兴有意思》，文史考据功力颇深，随兴而至，涉笔成趣。

杨自强说嘉兴人：

在嘉兴，做记者最苦恼的是写不出人物典型。温州、台州、金华、丽水、衢州，总有几个在全省振聋发聩的人物，在嘉兴有没有？除了三十多年前的步鑫生，好像还真想不出。

嘉兴人说话不够斩钉截铁，做事不会不留有余地；性格不够棱角分明；喜怒哀乐不会全放在脸上……他们会把事情做得很好，就是不想也不会冒尖。

看了这两段文字，识者自会会心一笑。轻松的文字，似乎信手拈来，但“草色遥看”，谈言微中。这是笔记的本色。

杨自强写西塘夏日，取景“半角”：

假如你夏天来到西塘，就会看到沿河的廊棚下，枕河的人家边，长着一棵棵野梅树。

野梅无人采摘，成熟透了，就会轻轻“吧嗒”一声，掉落下来，掉到青石板路上，留下点点殷红。掉到河里，引来游鱼啄食，水面上顿时泛起片片梅花。

寥寥几笔，勾勒西塘夏日风景小品，宛如宋人小词，这是文字的功力。

杨自强在写作《风骨化沉香：历史的闲言碎语》（与杨洁合著）这样的文史随笔之余，还能腾出手来，写这样或空灵或传神的笔记小言，或者这也说明他有好几副“笔墨”？

王寒前几年写台州人、台州美食，先后出版四部散文集，2018年又出了一部写台州植物的散文集，书名《江南草木记》。

王寒散文一如其人，自然率性，文章的长处不在作品的结构

如何起承转合，如何曲折周密，而在于随处散发出来的灵性、诗趣。

举一个例子，比如书中“故里风物”里的《橘花》：

春风十里，橘花如雪，江南的春天，就是这般好。

谷雨和立夏，是暮春切换到初夏的两个节气。这个时节，家乡成千上万亩的橘林里，橘子花开成香雪海，油光翠亮的绿叶间，藏着白瓣黄蕊的小花。这些密密匝匝的小白花，有未加修饰的素朴天然。含苞时，像是怀春少女隐秘的心事，羞涩不愿示人；当它盛放，一改先前的含蓄，花蕊袒露，香气扑鼻，直白大方像山野妹子。

我喜欢橘花的香，那么甜美，那么醇厚，有日益遥远的乡野气息。橘花的香，浓于茉莉而淡于含笑——含笑花实在太香了，是瓜果饱满成熟时的那种味道，香到有点发腻。而橘花的香，甜美、馥郁，缠缠绵绵的，像浓得化不开的情，深吸一口，便觉香气盈满肺腑——所谓香花不艳，艳花不香，那些白色的繁花，开到极致，总是香氛如潮，橘子花也不例外。

明月青山，流水天涯，橘子花里有乡愁。古代的本土诗人很是喜欢橘花。南宋诗人刘克庄写道：“平生荀令熏衣癖，露坐花间至夜分。”清代学者宋世荦闻到橘花香，从故纸堆里抬起头，吟道：“路入绿阴春未老，细花如雪惹衣裳。”橘花开时，望如积雪，香闻十里，花香被风送出老远。在橘林中待得久一些，橘花的香味会沁入衣间，让人有微醺的感觉，像不胜酒力的佳人，三杯两盏淡酒下去，脸上便现了红晕。此时，岂止是衣香，心香也是满溢的。

有时放笔描绘，有时遐想翩翩。眼前花草，胸中古今，笔下才情，或古典，或直写，或写意，灵性、诗趣四处烂漫，而文章的结构也就不暇多加思索了。

美食、草木和人都一一写了，王寒的“台州记”接下来还会再给我们看些什么呢？

《这一片风景》是杨小娣的第二部散文集。初读的印象，小娣散文应该是属于写自己所见、自己经历、自己体验的事和物。这样一种散文，宜有具体可感的细节和情境的描写，虽然“小”，却也因为“小”而真切，而有亲切的感染力。

小说家对小说的写法，有一句名言：小说就是小处多说说。我们读《红楼梦》，一部长篇巨制，但也无不是在小地方着笔点染，可着实写得波澜起伏，夺人心魄。散文，至少是小娣所写的这一类散文，恐怕也应该是“小处多说说”。

小处多说说，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其一得时时事事处处留心留意，得是一个有心人。多留意，多见闻，多体会，临到动笔也才可能游刃有余，而不至于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手忙脚乱。其二还得有腕力把见闻到的、体会到的用文字生动地叙写下来，通过真切的文字传达给读者，来感染读者。我读小娣的散文，是能够感受到小娣的用心和用意的。

小娣散文里有一篇《七月流火，八月未央——记一段流俗的烟火生活》，里面写烹饪的清煮红烧，饶有趣味。这篇散文里形容清水白煮像黑白水墨国画，寥寥几笔传神，后面是大片留白；又说红烧，偶尔不小心火候过了头，索性趁势煮成干锅。这倒使我想到了散文的写法，清清淡淡，留有余地。如果不小心写成别的样子，也是可以随缘而为，顺势而流成别的水纹，所谓文无定法，机缘天趣。

西湖千年，常写常新，以看的人不同、写的人不同故也。孙昌建撰写的《西湖印迹》一书，以个人的视角、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叙述风格，重写西湖山水人物，令人会心不远。昌建广搜碟片，民国老电影几无遗漏，在这里面也意外地发现了西湖踪影，比如《历史文脉》这一章，里面写到了1935年的老电影《船家女》里拍摄的西湖、湖上手划船和湖滨景观。这也给西湖增添了新的有趣的材料。这册书，文字配以彩色照片，相得益彰。

海和海岛是复达散文的主题。复达说：“离不开海，只因我在岛上。”“我的根脉就在岛上。一个能握着笔书写的人，没有理由不将海岛装在胸怀，演绎成一行行的文字。”《在岛上》是复达的第三部散文集，“一座座的岛像一枚枚的棋子，仿佛随意地散布海中。……每一座岛看上去又若各自独立，错落有致地耸立在海平面上，然而，在海底，却岛岛相连。斜斜延伸的大陆架如一板巨大的板斧，将它们一一烘托。散文就如这岛与大陆架的关系。一个个的章节，便似一座座的岛，每个章节全在大陆架上一一布排。系列性的散文也如此，一篇作品就是一座岛，每篇作品都脱离不了大陆架的框架。自然，每座岛各有自己的特质，必须精心地赋予其自身的意涵。”这段话恐怕表明了复达写作海与海岛散文的一种自觉的意识，或者也可以说是复达的散文观。

汪群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竹林问道》，是一篇写安吉竹子的散文。不同于四十年前袁鹰写的那篇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竹子散文洋溢的“斗争精神”“革命激情”以及华丽的铺陈排比，在汪群平实道来的《竹林问道》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美好光景，好年头里的好竹林。汪群写竹子写山民，也从中表达了作者在“竹林深深”里所体会到的“学问道道”。

陈家麦发表在《鹿鸣》杂志上的《被缩小了的水》，是用散

文写的关于故乡黄岩的水的故事。河水的变化，作者所经历的与河流有关的故事，作者所看到的河流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写的是故乡河流、个人故事，所折射的是故乡河流、个人故事所藏着的可能有的意义。河流的故事，也是人和社会的故事。

走在江边，我常常想：那些我所熟悉的活物，当水的原味即将消逝或改变，或领地被大大缩减，甚至不复存在时，它们面临怎样的选择？或是别无选择。

其实，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变数，我们这些陆地上的人何尝不也如此呢？

这是陈家麦这篇散文结尾时的两段文字。

吴芸发表在《太湖》杂志上的《一个大龄二胎母亲的心灵独白》，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才有可能出现的“大龄二胎母亲”的心路历程，取材有特色。

简儿散文集《日常》，正如黑陶所评论的，承续了丰子恺这一路的散文传统，知足于个人的生活，在个人的生活里细细地品味出生活的美好和意义。有人愿意投身如火如荼的大时代，有人要透视人性的阴暗和生活的复杂，但也有人满足于表达个人生活的小趣味、小人物的小疼痛。散文作品的多样化既是文学生态的多样化，也是对应于人的阅读需求的多样性。简儿的散文作品，语言清丽，风格婉约精致，情趣盎然。

徐水法散文集《一个人的江南地理》，主要收录的是作者在江南游历所见所闻所经历而写下来的散文，比如《大美江山》《去周庄喝夜老酒》《五峰的雨》《仙华山上三境界》等等。44个单篇散文收集成书，总名“一个人的江南地理”，而境界全出。

石志藏的第四部散文集《木质的村庄》，主要篇章是关于乡

村、乡土的。我们的城市，前身泰半来自集镇，乡村货物集散、信息交流而成集市，集市再发展而成乡镇，有的乡镇进而成县城，有的县城后来就演成了城市。所以乡村、乡土，也就往往至深地烙在城市的记忆里。关于乡村、乡土的记忆的不断书写，也是在探寻自身的来处和去处。我们也许也可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阅读或认识这册散文集《木质的村庄》。

倪满强散文集《岁月满墙》，分作三辑。第一辑“岁月背后”，叙写自己的个人故事和经历；第二辑“回望风流”，书写长兴的历史文化片段；第三辑“乡愁来处”，则带着更多的对乡土、对文化的哲思。散文家张加强给倪满强散文集《岁月满墙》写的序里，说倪满强的这部作品“捡拾散落乡间的砖，砌成时光之墙”“点染出长兴这座大宅色调的大背景”“用散文链接长兴的过往”。

潘爱娟的散文集《行在义乌》，收文 70 余篇，也是关于一座县城的散文记录。作家海飞说“这是一本富有文化内涵的书”，“一本为义乌写真的书”。作家俞天白称赞《行在义乌》一卷在手，走遍义乌：山水，事迹，是诗行；一村，一镇，是标点。

潘孝平生活于平阳北港五十余年，“北港”在作者心中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乡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散文集《本土北港》是对本港的一次文化守望，正如作者自述：“用微缩镜头捕捉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生活场景，用五个板块的内容粗线条地梳理本土的人文脉络，以一份虔诚的土著心态来解读本土的前尘往事。”

得益于近四十年的国门重开，国人又有机会行旅五洲四海睁眼看世界。张绍光新著《美丽并不遥远》收录作者游历欧洲、北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等四十多个国家而写成的作品，并配以三百多幅照片。作家陆春祥说这部作品“观风景，说人文，谈

历史，讲体验……用独特的眼光，将异域天空那一片璀璨的思想星光都摘下来，让你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朱炜的《莫干山史话》，搜罗资料，结撰成册。“史话”也是历史著作的一种写法，一种体裁。有文采的史话，自然也可以纳入“随笔”。朱炜的这部《莫干山史话》，个别的字句或者还可以再斟酌，比如自序里说“此书可称我的最新力作”，“力作”一词用在这儿恐怕不太适宜吧？当然，这也许也表明了作者对自己的这部“史话”的自信。

2018年，孙敏璞、杨新元、卢敦基、邹亮、孙建江、袁明华、陆春祥、马叙、邹园、袁敏、余华、干亚群、赖赛飞、薛荣、帕蒂古丽、赵柏田、牧林铨、刘文起、张巧慧、阎受鹏、缪丹、蔡圣昌、陈章寿、嵇发根、潘玉光、子张、陈富强、陈大新、古兰月、俞天立、刘从进、梁天许、沈小玲、吕云祥、邓根林、叶艳莉、裘国松、王向阳、李慧慧、徐惠林、董利荣、林国强、陆士虎、陈于晓、杨崇演、姜玉铭、南孔球、孙贵元、谢良宏、王英、李杲、詹苗康、王群、徐秀莉、竺柏岳、涂国文、施立松、郭梅、沈志荣、柴薪、吴顺荣、陆建立、孔戈碧、李淳、陈利生、杨菊三、姚坚定等，或有散文集出版，或有散文发表于报刊，或有作品被转载，或有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或有作品获奖。

浙江省作家协会2018年主持出版了《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2013—2017）》11卷12册400多万字，其中收录散文作品六七十篇，这也是对浙江散文写作的一个五年巡礼。

浙江省散文学会2018年组织了7次采风活动，参加采风的作家所写散文，除了刊登于《浙江散文》杂志，还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作家》等全国十多家

名刊大报发表。苏沧桑采风建德而写的《水边》原发《文学报》，被《新华文摘》转载。《浙江散文》全年出版6期，发文200余篇。陆春祥主编的《2017浙江散文精选》，收录散文96篇，2018年4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三毛散文奖2018年在舟山定海启动了第二届的评选工作。全球643位华语作家参与——参评的作品，散文集249部，单篇散文394篇；参与作家来自世界各地。相较第一届，第二届参评作品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严谨公正的评奖规则和评奖程序的制定和实施，高水准的评委聘任，这些都给评奖的质量提供了保证。三毛散文奖有了更多的回响，影响力正在持续扩展。

刘阳2018年完稿的文学论文《“理论”之后的新型写作及其汉语因缘》，沟通西方文论，举例说到了赵健雄、陆春祥、何鑫业等三位浙江散文家的“思想随笔”：赵健雄的写作“每每充满大量与现实息息相关的因缘性话题”；陆春祥的随笔“屡屡可见各种喻说实验”；何鑫业的思想随笔“以看似轻松拈来实则深蕴学养的笔调，出入于中西文化传统，叙议各种生存境遇透露出的哲学命题”，“取得了可示范‘理论’之后新型写作”的成就。刘阳的这篇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以上这些也是应该记录在册的。

回到这篇札记的开头，也许浙江的作家根本就不必在意自己是不是在全国散文的年度综述里被提到了，被评论到了。而是要从里面多看看一些概括性的意见，给自己的散文写作找一个参照。

散文家所要做的，也许只是写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写自己想要写的。

散文家散文作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时间会出来说话。

2018 年浙江散文要目

一、书

- 王 寒 《江南草木记》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潘爱娟 《行在义乌》 文汇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徐水法 《一个人的江南地理》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简 儿 《日常》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石志藏 《木质的村庄》 宁波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 潘玉光 《物语仁心》 现代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 缪 丹 《留住乡愁》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 潘孝平 《本土北港》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 陈章寿 《兰馨竹韵》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8 年 4 月版
- 张绍光 《美丽并不遥远》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4 月版
- 方向明 《故乡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5 月版
- 陈于晓 《不动声色》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8 年 5 月版
- 杨自强、杨 洁 《风骨化沉香：历史的闲言碎语》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 杨自强 《嘉兴有意思》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9 月版
- 子 张 《入浙随缘录》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 朱 炜 《莫干山史话》 团结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 倪满强 《岁月满墙》 团结出版社 2018 年 9 月版
- 陆士虎 《南裯浔曦》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8 年 9 月版
- 孙昌建 《西湖印迹》 商务印书馆 2018 年 10 月版
- 复 达 《在岛上》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版
- 李 杲 《春风花开：我所经历的 1976—1985 年》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版

杨小娣 《这一片风景》 宁波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沈志荣 《人生风景》 团结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二、文

卢敦基 《虽未朝夕左右，毕竟其为幸也》 《钱江晚报》2018 年 10 月 31 日

赵柏田 《繁华将尽》 《江南》2018 年第 1 期

《过河卒子》 《江南》2018 年第 2 期

陈富强 《螳螂川上》 《中国能源报》2018 年 4 月 2 日

《百丈飞瀑藏电站》 《中国能源报》2018 年 10 月 15 日

《安福寺夜话》 《江南游报》2018 年 10 月 25 日

陈 峰 《春夏渔事》 《海燕》2018 年第 6 期

《花间姿态》 《当代人》2018 年第 7 期

《江南笋时》 《文学港》2018 年第 3 期

《相量盏》 《散文百家》2018 年第 8 期

《斫树酒》 《山东文学（下半月刊）》2018 年第 4 期

《岁时帖》 《文学港》2018 年第 12 期

孙敏瑛 《寂静之地》 《散文（海外版）》2018 年第 9 期

《写意方山》 《散文》2018 年第 4 期

牧林铨 《余杭茶源》 《浙江老年报》2018 年 9 月 21 日

吴 芸 《钱江牌收音机》 《宜兴日报》2018 年 9 月 12 日

《乡间蛇事》 《湖南散文》2018 年第 3 期

《一个大龄二胎母亲的心灵独白》 《太湖》2018 年第 6 期

古兰月 《厦门的雨夜》 《海外文摘（文学版）》2018 年第 2 期

《养老院里的外公》 《散文选刊（原创版）》2018 年第 6 期

《我的“杭漂”生涯》 《杭州日报》2018 年 7 月 27 日

俞天立 《会呼吸的竹艺》 《杭州》2018 年第 17 期

陈大新 《有些事，我们无法忘记》 《联谊报》2018 年 4 月 29 日

刘文起 《抱憾瓯剧》 《浙江作家》2018 年第 2 期

- 杨新元 《幸福的密码》《温州日报》2018年1月3日
《满满正能量朗朗时代情》《钱江晚报》2018年2月25日
《桃园寻梦东梓关》《浙江日报》2018年4月1日
《访王国维故居随想》《联谊报》2018年9月15日
《千年见》《钱江晚报》2018年11月18日
- 刘从进 《老屋身上一棵草》《散文》2018年第9期
- 潘爱娟 《走在晓峰不思归》《文化月刊》2018年第3期
- 梁天许 《开梨花 落夜雨》《教师博览（原创版）》2018年第9期
- 沈小玲 《陌上有花开》《读者》2018年第15期
- 蔡圣昌 《诗人性本爱疏狂》《书屋》2018年第3期
- 苏沧桑 《跟着戏班去流浪》《十月》2018年第1期
《明月来相照》《中国作家（纪实版）》2018年第1期
《与茶》《人民文学》2018年第11期
《水边》《新华文摘》2018年第23期
《有一束光》《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5月12日
《散文的及物之灵》《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9月12日
《尚田，福田》《人民日报》2018年8月8日
《水边》《文学报》2018年9月6日
《听，秋的声音》《新民晚报》2018年8月11日
《听见·白露》《新民晚报》2018年9月6日
《听见·小雪》《新民晚报》2018年11月30日
- 吕云祥 《开门七事最喜茶》《联谊报》2018年1月6日
《杏花疏雨烟村里》《联谊报》2018年4月21日
《九里桑园》《联谊报》2018年6月12日
- 邓根林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联谊报》2018年7月28日
- 陈大新 《梦里不知身是客》《新民晚报》2018年4月13日
《物候》《新民晚报》2018年7月5日
《有些事，我们无法忘记》《联谊报》2018年4月29日
《周氏兄弟的〈喝茶〉》《联谊报》2018年5月21日

- 张林华 《要看看菱角和竹子》 《文汇报》2018 年 2 月 14 日
《只因沐的是春风》 《新华每日电讯》2018 年 9 月 7 日
《从“懵”到“懂”,用了四十年》 《新华每日电讯》2018 年 9 月 21 日
- 叶艳莉 《乌石古村》 《中国旅游报》2018 年 3 月 28 日
《千岛湖碎影》 《中国旅游报》2018 年 5 月 2 日
《桃花源里画中行》 《中国旅游报》2018 年 12 月 26 日
- 裘国松 《弘一法师:溪口散心住半月》 《联谊报》2018 年 3 月 31 日
《丰子恺:助推雪窦山登上“国家名片”》 《联谊报》2018 年 5 月 12 日
《你还有来信吗》 《散文百家》2018 年第 6 期
《雪窦一梦》 《人民日报》2018 年 11 月 3 日
- 王向阳 《炎炎夏日柯黄鳝》 《文史博览》2018 年第 8 期
《花匠》 《乡音》2018 年第 1 期
《解匠》 《乡音》2018 年第 3 期
《漆匠》 《乡音》2018 年第 4 期
《篾匠》 《乡音》2018 年第 5 期
《裁缝》 《乡音》2018 年第 10 期
《捞豆腐皮》 《乡音》2018 年第 11 期
《说小锣书》 《乡音》2018 年第 12 期
- 石志藏 《一城名胜半归湖》 《散文百家》2018 年第 9 期
- 徐水法 《信来心往》 《散文百家》2018 年第 9 期
- 李慧慧 《那一抹即将消失的亮白色》 《青年文学》2018 年第 10 期
- 阎受鹏 《故乡三题》 《文学港》2018 年第 6 期
《故乡有棵银杏树》 《联谊报》2018 年 3 月 27 日
《走进巴人的故居》 《文学报》2018 年 10 月 18 日
- 徐惠林 《生活是水,艺术是云》 《山西日报》2018 年 1 月 10 日
《移民过年》 《山西日报》2018 年 3 月 7 日
《茗隐阁读画札记》 《联谊报》2018 年 5 月 11 日
《杨柳与芦苇》 《山西日报》2018 年 5 月 16 日

- 《变形记》《深圳晚报》2018年5月15日
《集市》《深圳晚报》2018年5月27日
《古画老物件》《深圳晚报》2018年6月5日
《汲泉》《山西日报》2018年7月25日
《回乡偶记》《深圳晚报》2018年10月18日
《深浅》《山西日报》2018年12月5日
- 汪 群 《鲁家村里的“幸福列车”》《散文选刊（原创版）》2018年第3期
《竹林问道》《光明日报》2018年4月20日
《弋阳走亲》《散文选刊（原创版）》2018年第12期
《绿色之光》《海外文摘（文学版）》2018年第12期
- 董利荣 《一瓢细酌邀桐君》《钱江晚报》2018年3月4日
《千古桐洲烟雨中》《浙江日报》2018年5月6日
- 林国强 《茶乡春写意》《经济日报》2018年4月21日
《移沿山湿地探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7月6日
《渚山杨梅红满坡》《经济日报》2018年7月8日
《忙有所图》《经济日报》2018年7月15日
《蟋蟀声声》《天津日报》2018年8月2日
《粗菜精做农家饭》《经济日报》2018年9月24日
- 陈于晓 《流水的善琚 流水的湖笔》《文学报》2018年1月4日
《冬雪》《曲靖日报》2018年1月12日
《把邮筒弄“丢”了》《洛阳晚报》2018年2月27日
《菜花里的村庄（外一章）》《湛江日报》2018年6月2日
《点点鼠标种种地》《杭州日报》2018年9月21日
《每一朵云都有表情》《读者（校园版）》2018年第20期
- 陈家麦 《颠倒的时节》《华夏散文》2018年第2期
《海军蓝》《解放军文艺》2018年第2期
《被缩小了的水》《鹿鸣》2018年第11期
- 杨崇演 《舌尖上的夏天》《联谊报》2018年7月17日
《土墙岁月》《联谊报》2018年5月22日

- 《素食过年》《联谊报》2018 年 2 月 13 日
- 姜玉铭 《五间头》《火花 (下半月刊)》2018 年第 3 期
《姜玉铭散文选》《火花 (下半月刊)》2018 年第 10 期
- 南孔球 《百年竹屿坝》《联谊报》2018 年 1 月 16 日
- 谢良宏 《老街老井老作坊》《联谊报》2018 年 1 月 23 日
《老街》《散文选刊 (原创版)》2018 年第 10 期
- 王 英 《梓园喜见三毛信》《散文百家》2018 年第 7 期
- 詹苗康 《食性里显露的差异》《联谊报》2018 年 4 月 21 日
- 王 群 《秋行布拉格》《华夏散文》2018 年第 4 期
《威尼斯走笔》《中国散文家》2018 年第 5 期
- 徐秀莉 《男人为何要存私房钱》《海外文摘》2018 年第 12 期
- 麦 家 《茨威格和〈陌生女人的来信〉》《人民文学》2018 年第 7 期
- 余 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收获》2018 年第 1 期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当代》2018 年第 1 期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没有边境的写作》《作家》2018 年第 9 期
《三次感谢》《上海文学》2018 年第 4 期
《我想这就是人类的美德》《北京文学》2018 年第 3 期
- 袁 敏 《我与西湖》《美文 (上半月)》2018 年第 3 期
- 帕蒂古丽 《下雪了, 我就回来》《大家》2018 年第 1 期
《我与我的新疆故事》《青年文学》2018 年第 3 期
- 岑燮钧 《与森林相依》《十月》2018 年第 3 期
- 潘玉毅 《故乡书》《十月》2018 年第 3 期
- 周吉敏 《另一张纸》《十月》2018 年第 2 期
- 陆春祥 《在西沙》《中国作家》2018 年第 4 期
《泥土去哪儿了》《散文》2018 年第 10 期
- 徐海蛟 《黑暗里的爱与光》《青年文学》2018 年第 5 期
- 林漱砚 《那边的落日》《散文》2018 年第 7 期
- 邹汉明 《父亲的老屋》《花城》2018 年第 5 期

- 祁 媛 《童年，是个清晰的幻觉》《山花》2018年第1期
《空镜（外二篇）》《山花》2018年第8期
- 莉莉陈 《密室》《山花》2018年第3期
- 李杭育 《在酒吧》《江南》2018年第5期
- 何志云 《墙门春深》《天涯》2018年第3期
- 郭 梅 《那个人和那座城》《北京文学》2018年第9期
《美人远嫁泣西风》《青年文学》2018年第10期
- 薛 荣 《铃铛里的童年》《北京文学》2018年第8期
- 朝 潮 《谁在城市》《青年文学》2018年第7期
- 方格子 《异乡记》《青年文学》2018年第5期
- 干亚群 《红卡》《美文》2018年第5期
《黑白照（外一篇）》《散文》2018年第3期
《五脚鼠》《散文》2018年第9期
《障碍》《作家》2018年第9期
- 朱夏楠 《南渡，南渡》《美文》2018年第4期
- 简 儿 《青青绿叶桑（外一篇）》《散文》2018年第2期
- 马 叙 《一个南方人是如何谈论煤炭的》《散文》2018年第7期
- 赖赛飞 《骑风》《散文》2018年第7期
- 饶 佳 《夜路》《散文》2018年第8期
- 郑亚洪 《音与乐》《散文》2018年第9期
- 张 寒 《爷们儿间那些事》《散文选刊（选刊版）》2018年第1期
- 复 达 《一座寺院的落寞》《散文选刊（选刊版）》2018年第6期
《西天的那颗星》《海外文摘（文学版）》2018年第1期
《大坝的沉默》《海燕》2018年第3期
《高节遗后世》《浙江日报》2018年6月24日
《我的岱山 我的庭院》《新民晚报》2018年7月30日
《甜滋滋的海棠糕》《中国文化报》2018年8月21日
《去海边看看》《福建文学》2018年第9期

- 《花木娘子的心痴》《野草》2018 年第 5 期
《打造花木的生命》《散文百家》2018 年第 9 期
《被诗化的鲈鱼》《杭州日报》2018 年 10 月 19 日
《想住高楼的老渔民》《光明日报》2018 年 11 月 30 日
《野柳之野》《中国海洋报》2018 年 12 月 27 日
- 柴 薪 《东城箫鼓报春来》《浙江日报》2018 年 2 月 5 日
《大风与小镇》《衢州日报》2018 年 2 月 12 日
《草木笺》《山东文学》2018 年第 4 期
《草木十记》《泉州文学》2018 年第 7 期
《鱼的旁观者》《当代人》2018 年第 8 期
《在逝去光阴的缝隙里》《湛江文学》2018 年第 8 期
《草木气息》《新民晚报》2018 年 8 月 12 日
《春天的东门街》《佛山文艺》2018 年第 11 期
- 吴顺荣 《儿时的冬天》《嘉兴日报》2018 年 2 月 2 日
《农家饭》《联谊报》2018 年 2 月 6 日
- 陆建立 《小镇人物》《散文百家》2018 年第 9 期
- 孔戈碧 《棣棠·芒草·芹菜·青苔》《西湖》2018 年第 2 期
《负暄之乐》《新民晚报》2018 年 1 月 28 日
《〈惶然录〉：写下就是永恒》《文艺报》2018 年 6 月 27 日
- 李 淳 《南戏故里 潜力无比》《温州日报》2018 年 11 月 14 日
- 陈利生 《醉人故土的温情表达》《长江日报》2018 年 2 月 6 日
《最是乡村年味浓》《劳动时报》2018 年 2 月 9 日
《春天的况味》《联谊报》2018 年 3 月 27 日
《柴门依旧》《交通旅游导报》2018 年 4 月 11 日
- 三耳秀才 《夏季》《散文选刊（选刊版）》2018 年第 7 期
- 格 致 《我身体里的“地主”基因开始苏醒》《散文选刊（选刊版）》
2018 年第 4 期
- 周维强 《北京地名里的元代遗存》《光明日报》2018 年 3 月 23 日
《从“上八府”“下三府”说到杭州》《联谊报》2018 年 3 月 31 日

《一镜湖光开晓日》《文化交流》2018年第6期
《书房变迁记》《中国教育报》2018年7月2日

三、补遗

余 华 《爸爸出差时》《十月》2017年第5期

阎受鹏 《山海情絮》 华文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草色遥看近却无

——2018 年浙江杂文评述

| 朱国良 |

上了年岁,便往往感到时光过得极快。如今对光阴如箭、白驹过隙之类的形容词的体味更进了一层,对青年憧憬未来、老年追思以往的理解也深了一些。一年一梦觉,一生两行泪。于是我感觉到,时间有三种步伐:未来行踪不定,过去静如止水,当下如箭飞逝。于是我体会到: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而是继续;最慢的步伐不是缓慢,而是徘徊;最好的道路不是大道,而是山野之径,乡间小道。说了这些漫无边际的话,似乎与写杂文的人不太搭界。而我要说的是,因知道人生短,光阴迫,才懂得惜秒阴,多珍惜;才知道做人要做事,作文须走心。“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作为写杂文的人,就要为公平正义呐喊,就要为国家兴旺助威,即使写的人少,读的人也并不多,但我始终敬佩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杂文作者。他们是明智的,他们是理智的,总有一种力量激励人们,总有一份温暖激荡人心。杂文作者只有欣然接纳社会的真实模样,接纳生活的本来面目,才能不堕信心,不失希望,为国计民生呼喊,为国家福祉建言,为精神奔放和人间正道增添动力。

这容易吗?这简单吗?我要说,广大的为文者,也与许许多多的劳动者一样,他们是脑力激荡的劳动者,何况不少人还是在业余时间付出。按《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中的说法:“这是你用

生命力撰写的壮丽诗篇，这是你用生命力谱写的华美乐章……这一切，都源于爱，你爱这片土地，你爱你的亲人！这一切，都源于希望，你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好！这一切，都源于信心，你和你的奋斗配得上更好的未来！”

纵观浙江 2018 年的杂文创作，总有新篇日日成。

2018 年，需要大写一笔的是，浙江省杂文学会在会长桑士达的苦心经营下，两次召开有会长、理事和杂文家代表参加的理论学习会，以期达到上连天线，下接地气，笔写华章的效果。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活动中，浙江杂文学会先后立足本省、联络全国，召开了改革开放 40 周年杂文作家交流会，来自全国 20 个省市的 98 位杂文作家和杂文编辑出席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改革开放以来杂文创作在文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达成了共识。作为一代杂文宗师鲁迅故里的浙江，弘扬新时代杂文创作有着特殊意义，要把加强高质量杂文创作作为着力点，积极鼓励杂文作家不负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立潮头，为推动改革开放和时代进步、人民幸福而鼓与呼。杂文家要牢固树立文化自信，以人民为中心，扎根土地和基层，努力创作出具有思想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好作品。

在 2018 年，浙江省的杂文作家，能够让思想放达，使笔下纵横，为真善美献上赞歌，给假恶丑挤出污秽，使得“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为浙江的杂文在全国占得了一席之地，为杂文大师鲁迅的故乡赢得了荣誉和光彩。这一年来，浙江省杂文学会做了不少工作，组编《浙江杂文界》，联系全省杂文作家，联络全国杂文作者，组织各项征文活动，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等等。尽管缺钱少人、气韵不足，但《浙江日报》《杭州日报》上的不少时评，如徐迅雷、王玉宝诸君的文章，

有针对性、有思想性、有艺术性，让人爱看。

当然，又是一年甩旧帽，杂文新人没见冒出来，杂坛还是中老年写手撑起江山，他们依然是杂文浙军的主力 and 骨干。俞剑明、姚振发、李烈钧、桑士达、赵健雄、赵畅、宁白、殷爱成诸先生，宝刀不老，磨砺更利。赵青云、张林华、徐迅雷、陆春祥、吴杭民、王玉宝、董联军、赵宗彪诸好手，文章地道，驰上大道。

2018 年，浙江省杂文学会先后开展了“绿水青山杯”散文杂文大赛，开展了“纪念南宋忠烈陈文龙杂文征文”活动。国内 800 多位作家踊跃参加，1000 多篇高质量来稿有力宣传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和浙江的美丽生态，宣传了民族英雄陈文龙“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精神风范和重要意义，这也对杂文拓宽天地接地气，有效运用扶民意，进行了有效探索。办一本杂志不易，办好一本杂志更难。《浙江杂文界》的声名鹊起，倾注了浙江杂文人和办刊者多少心血和汗水！2018 年，《浙江杂文界》花开四季，花香神州。在缺少资金，缺少人手的情况下，《浙江杂文界》犹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在全国产生了“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效应。刊物以刊发杂文作者的精品力作为主，全年发表作品 300 多篇，作品突出思想性、艺术性和独创性，努力改变杂文存在的有数量、缺质量和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赵青云先生撰写的、由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廉镜漫笔》一书，荣获中组部第四届全国党员理论学习、教育培训优秀教材奖。作为鲁迅杂文奖一等奖获得者的青云先生，以不“误”正业，更促事业的著作理念，长期利用业余时间学问不倦，笔耕不辍，为勤政廉政唱赞歌，向腐败腐朽挤脓血，从而创作出大量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和褒奖。

《廉镜漫笔》一书收录了赵青云先生多年求索、孜孜以求的精品力作，内中文章思想与文采有机结合，哲理和锋芒相互衬映，为浙江在全国的杂文得奖填补了空白，赢得了荣誉。近期以来，他连续拿了三个大奖：“反对‘四风’系列谈”获得河北日报与杂文报联合举办的征文特等奖，《五指合谈》获得浙江省第一届鲁迅杂文奖金奖，《形式主义的末路》获得云澜湾杯第四届全国杂文大奖赛特等奖。

品味赵青云的杂文，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紧扣时代脉搏，勇于抨击时弊，既有当代人的社会责任，又有文化人的闲庭信步，立意深，视野宽，学养深，提笔为文总是以小见大，一语中的。比如，他写的“反对‘四风’”系列之《形式主义的末路》《咬文嚼字谈官僚》《给享乐主义套上紧箍咒》《向奢靡之风说不》，“五官杂谈”系列之《管好你的嘴》《看准你的眼》《疏通你的耳》，“闲话手脚”系列之《用对你的手》《行正你的路》等等均属此类。杂文是说真话、表真情、达真意的高品位艺术作品，青云先生的杂文就具有这样的层次和档次。

在《廉镜漫笔》一书中，他运用杂文漫画结合的形式，让人喜闻乐见。将如今官场被形式主义异化的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对于这样的三种人，他更是刻画得入木三分：第一类是太极高手，腾挪躲闪，借力打力。把上级的政策转手扔给下级，过手不过目，留步不留心，以文对文，以空对空，妙手空空，不着痕迹。第二类是宣传干将，吹拉弹唱，摇旗呐喊。喜欢提口号，热衷搞外观。解决问题三板斧，会议文件一箩筐。到后来不落实，不督察，总结还做得漂漂亮亮。第三种是奸诈商人，讨价还价，精打细算。亮点工程、形象工程抢着做，基础工作、疑难杂症赶快躲。无利不起早，一切以自我喜好和自身发展为出发点，活脱脱一副奸商嘴脸。

需要饶舌一句的是，青云先生还是一位艺林文坛的多面手，是绘画的好手、书法的高手、篆刻的能手。“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这是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

著名杂文家俞剑明先生，是位文章高手、文字能手。他退休后，不是采菊东篱，牧马南山，而是还在充实，还在思想，还在砥砺，还在奋笔。诚如台湾作家林清玄所说：“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思想人人都有，但在思想丛林中，于史海里能悟出厚实的道理，而且走向深刻，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一蹴而就的。剑明先生做到、做好了，真有“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的意味！

让我们来看看他 2018 年的精品收成，数数他一年的精华家珍。就《中国剪报》2018 年转载俞剑明先生的文章有这么多：1 月 13 日《都是称呼惹的祸》，3 月 10 日《王钦若“真奸邪也”》，3 月 24 日《韩愈的“不平则鸣”》，8 月 11 日《朱升识破朱元璋》，9 月 1 日《戒怨》，9 月 8 日《宋文帝惜才有量》，9 月 15 日《唐玄宗惩治宵小》，10 月 20 日《耿定向的“耐烦说”》，11 月 3 日《苏舜钦因何获罪》，12 月 9 日《朱元璋的另一面》。须知《中国剪报》集千家精华、成一家风骨，是为报中之报，当年我的拙文也时而被选中，但论转载量，实难望先生项背。而先生的文章不似有些人的小钵头甜酒酿，新潮饮品，可吃几口但放不长。他做的是上乘的佳酿，味醞气醇；采摘的是明前龙井，清香怡人。杂文本是一种难弄的文体，写杂文，真正比拼的，还是作者的学识学养，也就是思想和文字的功底，哲理和文采的功夫。读书多，文章老，学问深，意气平。纵观先生的这些文字，无论是掬史海一勺，还是揽文山一角，总是在谈天说地中，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借古喻今，古镜鉴事。这些文章写得从容不迫，淡定斯文，即使胸中风云涌动，内心波澜澎湃。如剑

明先生多年潜心研习的小楷，虽有韩筋柳骨，但也饱含个人的风骨！显然，这归于独立独特的人格人文，于中可见剑明先生的杂文都是人化的，化人的。倘若人格异化，人文风化，则杂文必堕于摆设和无聊。先生的杂文之美，正在于独立寒秋，我心悠然。贵在标新立异，开启民智。

剑明先生的文章不但有深刻的立意、鲜明的立场、独具的个性，而且还有独特的表现形式、风趣多韵的语言、精练精彩的文字、引人入胜的手法。他的杂文另一大特点就是不说教，如一位儒雅的长者，侃侃而谈，淡淡而叙，或以今日世事做引子，或以古典人事为殷鉴，内中都深藏着作者对人世人生的鲜明看法，在人的良知、道德、修养方面的真知灼见。剑明先生的文章，有趣味，有滋味，有回味，读着嚼着，很能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品行上的滋养、知识上的滋润。

杂文家赵畅在文坛奔跑几十年，在全国已很有名头了。百米冲刺固然值得赞美，马拉松赛跑更令人赞赏。先生熟练三种兵器，散文用作抒情抒怀，随笔用以感怀达意，杂文用来刺痍刺顽。他拳打卧牛之地，练的内家功夫，端的是好生英武。赵畅的文章多且精，每年见诸报刊总有 100 多篇，文章散见于北京各报、沪上各报和各省市的大报大刊。杂文，在他手上已成了一种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足可嬉笑怒骂的文体。的确，他的不少杂文是以新闻由头而“弹词开篇”的，辅之以事实说话、材料佐证、史典论理、文采增色，使得文章耐读受用。而他还有一些杂文则是积淀的喷发、积累的喷洒，那就是将学问和见地，像珍珠一般串联，使之成为杂文中的美文。他精于这一技艺手法，往往能信手拈来，事物皆可入题。先生这一年来的不少杂文，往往涉猎广泛，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妙论迭出。内中有一些读书心得和感慨，纵论史海波澜，指点今日人事，让人浮想联翩，读来饶

有趣，尤其是能读出一份责任和良知，读出一种力量和担当。他的杂文为何好读耐看，除了思想深邃、感应敏锐、分析得体、评述到位外，内中知识的含量、文化的力量、文采的飞扬、文风的俊朗，尤显骨干的挺拔和筋肉的强健！

杂文家张林华，其实也是一位散文家。他的身上颇有杭州文人龚自珍所说的“一箫一剑平生意”的气概，他的文章可视题材而一刚一柔，一动一静。正如我认识的一些好的画家的画作，动则如猛虎下山，猛禽出击，静则如边花闲草，暗香浮动。林华先生闲来以读书著文思考为乐，他在远离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时，写大风歌，抒壮志情；吟小夜曲，唱月半弯。名利任人去忙，文章自留诗韵。林华先生因为拥有如此通透豁达之心，其文章才一扫浮躁，趋向安静。不少以超脱之心、淡定之态写下的文字，无论是发古之幽情，还是抒今之情怀，都有崇高的责任、可贵的初心，尽显艺术的笔法和手法。我常说言之有物不易，言之有理更难。有思想思绪不易，结合文化文采更难。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林华先生有才，文章有内家功。他的杂文无不具慧眼，有良心，含真情，在拷问假恶丑中砥砺思想，在弘扬真善美中升华理想。他的文章总显得有“艺术”、有“手法”，在淡定恬静之中密藏风云，在从容不迫之间独出机杼，在鞭辟入里之论中更显老辣。

在浙江杂坛，杂文家董联军与其他著名杂文家主编《浙江杂文界》等多本杂志，以“没有风格就是编辑的风格”而行，获得了圈内圈外上好的口碑，在杂文界树立了一面大旗。联军先生的杂文将新闻的敏锐和针砭的尖锐糅合在一起，往往是析文评理，论述圈点，如庖丁解牛，刀刀精确中要害；如护士注射，针针准确又利索。联军先生的杂文，文字清新俊朗，功底较为扎实，写作风格是以坦诚相见，以真话相告，从不故弄玄虚，从不矫揉造

作。所以读他有感而发、信手拈来的文章是轻松愉快的，不会有枯燥乏味、生涩莫测之感。他的文章另一个特点则是严肃之中不乏幽默，冷静又显热情，把大道理化成了大白话，让大家都读懂了意思，明白了道理。联军先生的不少文章，因题材而异，视对象而变。读他近年来的文章，我们会发现其政治上更趋成熟，思考更加全面，视角更为独特，行文更具内涵。除了杂文创作，联军先生为人处世温良恭俭让，是一位人品艺术品极好的编辑。

据说老一辈杂文家邓拓蒙难之际，还自励：书生本色不可无，手中之笔不可丢！时代不同了，如果从执着、恒定的视角观察，老报人、杂文家赵宗彪先生烹文煮字，也是才华横溢、文采风流的。宗彪先生不仅主政编务，出谋划策，更是亲力亲为，不懈地撰写时评和杂文。显然，他写的不是太多，不似有的人以多取胜，如乾隆写诗，多是极多，让人记住的甚少，这好有一比：一列车土豆怎及一颗宝石的璀璨。宗彪先生的文章往往以精妙取胜，善于化繁冗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杂文和时评以精准精湛精当精致让人爱读。他有的文章直抒胸臆，酣畅明快，侃侃而谈，缕缕剖析，不仅立意高、视野宽，在题材破解、文字运用上也颇为灵动。他还有一些杂文，更是化思想和文化于一体，熔知识与文采于一炉，说理清新，遣词活泼，造句开明，分析得体。这些文章往往切口小，说话软，立意深，容量大。他还深谙海纳百川之道，运用散文之软、随笔之简、诗词之韵，打却了霸气火气迂气戾气，从而让文章灵动、文字灵气，深得读者好评，受到同道喜爱。而且宗彪真是一个才子，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于绘画、书法和雕刻也颇有造诣，真是一位有文才、有文化，具文心、具文韵的杂文家啊！

杂文家吴杭民，无疑是让人刮目相看的。虽然编务繁忙，事务冗杂，但他还是沉潜书海，勤耕笔伐，不断投笔，总有力作。

他的杂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个记者的敏锐,闻风而动,发现目标,及时跟进,又以—个杂文家的博学,说理通透、立意分明,层层缕析、步步递进,在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的分析、评判中,引领人们进入思想深处,给人以正能量的震动。他的文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时事,忽然有感,不吐不快;另一类则是偏重于思想漫谈。许是职业的习惯,前—类文章更多—些。我们可以在他的杂文中很清楚地感受到他的思想锋芒和鲜明立场。我认为评论和杂文写作,—要说出来,二要说得好。前者要瞄准抓准评论的事例,后者是要艺术地说得精当精彩。可喜杭民都做到了,做得也很好。他的《惊呆了!这个省—天双开三名权色交易者》《狗咬狗的贪官们,和为贵和为贵啊》,以文风泼辣,有的放矢而让人津津乐道。而他的《说起政策“白条”,小伙伴们怼开了》《致敬,农民工!他们值得所有中国人的尊重》,以洒向人间都是爱的暖色暖意,让人暖心!能够把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分析得入木三分,并加以精到的点评,杭民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这让我们感受到,如果作者不是胸存正义之气,深怀赤子之心,精读翘楚之书,手握老辣之笔,是写不出这样深刻又有分量的作品的!

2018年,在浙江杂文界,殷爱成可算得上是—位“准文化人”,他显大气,既有高的站位,又有草根的情怀;有正气,既有学者的泼辣,又有大众的刚毅;具才气,既有商人的眼光,又有文人的睿智。无论文体何属,他的作品总能融入杂文之精华,颇有匕首之“锋刃”,投枪之“利尖”,集浩然气概、刚正气节和逼人锋芒于—体,直指“痛点”,刮骨疗伤。

根植社会,贴近生活,浸润史书,敬重常识,是殷爱成先生的写作格局。这使得他的文章表面软糯,却内藏学问学养,饶有见地见识。厚重的书卷气,接地气的行文,增加了文章的厚实感

和可信用。

殷爱成先生总是根植社会，以情作笔，行文绘章；贴近生活，用真作墨，寄托心境。他不计产量众寡，但求品质优异，善于创作独特变体样式，将多种文体糅合，文风朴实，舒畅耐看。尤其是《侃“绰号”》等作品紧扣政治主题，把准时代脉搏，关切时事热点，文字诙谐，讽刺入目，评述善喻，字里藏刀，读之如儒风徐来；彰显真知灼见，有很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

雪融门前，千山渐远；花发湖畔，三月初晴。行文至此，倚窗望去，遥看草色，已见些许青春，柳色归处，悄然汇聚春意。此时此景，以何言何语寄语我的写杂文的朋友们呢？还是借用浙江省杂文学会会长桑士达对杂文作者的三点寄语作为结尾吧——

一要聚神“案桌”，让思想和思维不落伍、不僵化。笔墨当随时代，杂文是思想性、艺术性高度融合的文体，要想写出深刻精辟的新杂文，手不释卷、不懈学习是一诀。要善于从看报阅读中掌握中央精神和省委的大政方针，乐于从博览群书中获取新知识，积聚素材，猎擷精华，发掘话题。

二要聚力“路上”，让双脚和双眼不闲息、不停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的一辈子想做事、成点事，除了品德和才干之外，乃须胸中有激情，肩上有担当，眼里有目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了激情才可充满朝气和活力，才能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

三要聚焦“言值”，让激浊和扬清不空谈、不白说。“敢献尧尧盛世，岂因风雨作寒蝉”，亦如苏东坡说“为文以反常合道为趣”。永葆杂文之批判性战斗性，“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外国人”。杂文指点江山和针砭时弊，在于文章掷地有声和真知灼见。有高原还须有高峰！消除“假大空”，破除语言腐败是当今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无的

放矢、无病呻吟的毛病，吾辈应力戒之。

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新的一年，新的历程，且看“杂文浙军”争当新时代的舞旗手、弄潮儿，在弘扬鲁迅精神和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大道上再出发、再发力！

2018年浙江杂文要目

一、书

江涌贵 《爱晚的情怀》 团结出版社 2018年8月版

二、文

- 赵 畅 《管住自己的耳根子》《解放日报》2018年1月4日
《基层何以频现“文抄公”》《解放日报》2018年1月12日
《学一学杨汉军的“拒绝”之道》《解放日报》2018年4月8日
《向匠人致敬》《新民晚报》2018年5月1日
《慢读，让灵魂跟上阅读速度》《中国政协》2018年第18期
《学会在谣言的口水中“游泳”》《中国政协》2018年第22期
《自律始于‘反省’》《反腐败导刊》2018年第10期
《陈川平何以不能》《上海滩》2018年第10期
- 赵青云 《“旱”颜》《不做面子工程》等11篇 《秘书工作·清风阁》
《筑井观天》等10篇 《中国交通报·漫话》
《脸柜》《套娃》等20篇 《泾渭·廉镜漫笔》
《责任与担当》《浙江杂文界》2018年第1期
- 董联军 《废票的重生》《上海法治报》2018年10月23日
《走读南阁》《温州日报》2018年9月2日
《忠义文龙》《浙江杂文界》2018年第2期

- 吴杭民 《绝不能因为奇迹遮蔽了事故问责》 《浙江工人日报》2018年5月16日
- 《举报人遭威胁“保护伞”在作祟》 《浙江工人日报》2018年10月11日
- 《职场“奇葩”规定为何能频频出台?》 《浙江工人日报》2018年11月14日
- 《女记者酒店惊魂“惊”出了什么》 《浙江工人日报》2018年11月20日
- 《原来“精准查房”的背后是瞒报10倍》 《浙江工人日报》2018年11月27日
- 殷爱成 《侃“绰号”》 《浙江杂文界》2018年第1期

寻觅历史光影 雕绘当代灏景 ——2018年浙江报告文学述评

| 朱首献 | 张执中 |

改革开放40年来,我省报告文学作家紧跟历史步伐,投身时代潮流,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以充满诗情的胸怀描绘着我省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讴歌着浙江大地上激动人心的改变,他们一代接着一代干,勇立潮头,砥砺前行,共同创造了我省报告文学的光辉历史。2018年度,浙江省报告文学领域诞生了不少为人称道的精品力作。总体而言,题材更加集中与突出,质量稳中有进,数量基本与上年度持平。这表明浙江省报告文学创作已基本摆脱求产量的“粗放式”写作,而进入追求审美精品的更高层次。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浙江省广大报告文学作家的辛苦劳作。袁亚平、袁敏、朱晓军、孙侃、陈博君、浦子、顾志坤、陆士虎、毛芦芦、李华明、应小虎、连中福、潘庆平、卢曙火、周文毅、孙群豪、吴新华、蒋一江、姚坚定、边建松、汪胜等新老作家均有新作面世。他们的创作以成熟而广博的艺术理念,展现了浙江人民在“中国梦”奋斗历程中的精神图景,犹如稳固的基石,支撑着本年度浙江省报告文学的江山。2018年度中,篇幅上仍以中长篇为主,短篇为辅。在特色上,则呈现出三类面向:第一类为重鼎之作,贯通历史,以全景式的广角镜头谱写史诗般的时代。袁亚平的《枫桥和静》是其中之翘楚。第二类作品重寻历史的脚步,以纪实笔法追忆往昔,充分发挥文学的看护功能,以

细节的生动丰富掀开被遮蔽的时光，唤醒读者守护日渐稀薄的记忆，对抗遗忘洪流的无情冲刷。如朱晓军、杨丽萍的《大国粮仓》，袁敏的《知青档案追踪始末》《凋谢的兰》，顾志坤、郑志勋的《突出重围》等。第三类作品捕捉时代脉搏，用在场者的视角讴歌传奇事迹，颂扬楷模精神。如孙侃的《天地之间有园周》，浦子的《诗在远方》，毛芦芦的《难忘与你们同行》等。优秀的报告文学是历史、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统一，上述诸类作品均展示了报告文学的优秀品质，在报告与文学、纪实与修辞、哲思与审美之间自由穿梭，构筑了2018年度浙江省报告文学的独特风景。

—

作为浙江省报告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和杰出代表，袁亚平向来以刻画浙江当代历史实践的宏伟画卷见长。“切入重大题材，构建史诗性叙事，描绘时代画卷，抚触历史脉搏”是袁亚平报告文学创作的四大品质。近年来，他的艺术境界日益提升，有如《闲情偶寄》所言：“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2018年度，在延续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袁亚平又一次自我超越，为我们带来了有着更多意外与惊喜的长篇新著《枫桥和静》。该作之浑融无迹、贯通古今的艺术笔法，令人过目难忘，而其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的深情，更是力透纸背。“枫桥经验”是袁亚平创作生命中的长期关切，与作者的生活世界有着紧密关联。他在后记中也提道：“绝然没想到，我对一个地方竟会如此着迷。”不同于部分创作者生命与创作的分离，袁亚平始终将创作与自身的精神关切相契。因此，他的作品拥有宛然在目的描情状景。作品在斐然文采中所展现出的可贵“生命力”，与作者自身同创作对象的真情实感不可分割。刘勰有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

纬。……此立文之本源也。”情感的真实方能带来文采的华焕，这正是袁亚平创作的首要法宝。

《枫桥和静》围绕着“枫桥经验”这一中心，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枫桥的历史变迁和“枫桥经验”的特殊性：不同于大多数政治运动的波涛汹涌，枫桥的实践如溪水一般清寂“和静”。这“和静”的表象之下，反映的是枫桥干部队伍实事求是、头脑冷静、作风扎实的工作经验与深厚的人文素养，这份经验是浙江的特色资产与宝贵财富。袁亚平笔下“枫桥经验”内涵丰富且呈现动态发展的趋势：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实现捕人少，治安好”；而到了80年代，核心内涵便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2013年之后，“枫桥经验”的内涵则拥有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群众矛盾和问题”这一崭新维度。从核心内涵的变迁，我们不但能够看出枫桥治理经验的成熟与进步，也能从中窥见宏大图景下的国家变革，进而以小喻大，见微知著。这样的动态描写也渗透在微观的细节之中。作者在全书开篇写道：“天空中一道漂亮的弧线，落在笔直的杉树上。天空中又一道漂亮的弧线，落在高大的雪松上。”这一开端看似平淡，但却极具新意，袁亚平的这一笔法并不仅仅是追求叙述的“陌生化”审美效应，而是试图塑造一种动态的多义空间，力求对活生生事物的直接面对。当我们直接说“两道漂亮的弧线”时，所得到的只是一个作为结果的定性判断，而且会将目光集中在数量的修饰与限定中（“两道”），不自觉地回避了事物本体（“弧线”）。而一旦说成是“天空中一道漂亮的弧线……天空中又一道漂亮的弧线，落在高大的雪松上”时，便使观看行为中视点运动游移的过程也得到了还原与建构，原本静态的结果刹那间拥有了时间与生命，成了“活”的经验，读者的注意力也悄

然集中于具有形象内涵与细节的主词（“弧线”）上，成功调动了欣赏者的记忆储备进行还原。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视线先后移动的动态轨迹，使得抽象文字具备了图画的形象性，还由此引导出了视线背后观察者的存在，展现出创作者的主体精神与事物客观存在紧密糅合的情态。类似的片段还有许多，如：“湖畔的柳树与香樟，一重又一重。拍岸的湖水，一波又一波，在风声回转处，我与湖水对话。”一种“动态”的写作笔法贯穿作品始终，使得事物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客体，仿佛获得了“生命”。创作者与对象之间也体现出某种“主体间性”的特征，打破了主客二分的固定边界，为自然事物增添了人性的温暖。

“枫桥经验”从改造“四类分子”的样板，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不仅仅具备动态发展的内涵，更拥有稳固不变的精神底色，即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在《枫桥和静》中主要体现为有血有肉的形象塑造。黑格尔在总结荷马笔下的人物时曾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质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在袁亚平的作品中，“橡皮碉堡”陈荫林就是一个“完满有生气”的人物形象。作品并未对这个人物做过多的笔墨渲染，而是尽量客观地白描，让叙事波澜不惊却又余韵悠长。在“枫桥经验”的感召下，在陈友堂等干部的帮助下，陈荫林从厌恶劳动的“四类分子”转变为努力改造的“新人”。“橡皮碉堡”这一形象之所以有血有肉，是因为他具备多维度的立体性，而不似普通人物单调平常。更为突出的是，陈荫林这一形象反映了某种人类的永恒母题，以及母题中潜藏的矛盾的消解。众所周知，文明与行动力的矛盾是人类文学史上的永恒母题之一，卢梭曾认为，文明（科学与艺术）的兴盛往往带来道德与实践的堕落和衰退。在文学作品中，忧郁的哈姆雷特便是这一论断的代表，热爱诗书

却倦于改变的“橡皮碉堡”也是这种典型。不同于哈姆雷特的自我毁灭，在陈荫林身上，我们看到了犹豫、厌恶、彷徨与坚毅、希望、新生的统一，宛如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的整体性。袁亚平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让文明与行动力的矛盾在其中得到了消解，而这一创造性的方式，便是引入了“集体”“组织”这一媒介。这其中的深意值得思考：人类之所以遭遇文明与行动力的悖反，其原因往往在于个体的孤独与无助。哈姆雷特的覆灭恰恰是因为复仇之路只有孤身一人，他注定无法获得拯救。而“橡皮碉堡”的成功改造，则是因为他在集体的感召下，对孤绝状态产生了厌恶，正如他自己所说：“处在划清了敌我界限的人海环境之中，孤身只影，绝岛漂流……今后再不觉悟，仍是老一套的因循玩忽，那是自取灭亡。”唯有融入集体，摆脱了被抛于世的孤绝状态，方能克服行动与文明的悖反，完成改造。袁亚平用一个着墨不多的人物形象呈现了深刻的洞见，使其作品在故事与人物之外，更有悲悯与哲思。

除此之外，袁亚平还在作品末尾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将“枫桥三贤”一一召回，并与之对话。古今之间横亘的天堑，在文学想象的桥梁中被填补了，过去、现在、未来在《枫桥和静》中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同时共在”。此种妙笔，还有许多，不一一赘述。总而言之，袁亚平的《枫桥和静》既有动态发展，又有稳固根基，既有古圣先贤，又有当代先锋。全书才力遒劲，文风古朴，在不事雕琢之间却又尽得风流，综合看来，堪称报告文学中的典范。

陈博君的《百年印潮涌西泠》以饱含深情的笔墨、丰厚翔实材料大开大合地展现了西泠印社百年发展的历程。西泠印社是文人结社的优秀代表，西泠精神也是文人精神的美好象征。“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创社宗旨对后世杭州文人影响

深远。《百年印潮涌西泠》不仅忠实还原了西泠印社由建社到壮大的过程，更以细致的观察揭示了印社背后所追求的崇高人文价值。爱国、爱艺、爱社是西泠精神的核心。这意味着，在建社初期，西泠人便将艺术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泠印社的成立并非文人的自娱自乐，而是杭地才俊们继承传统、发扬国粹的精神投射。金石之坚，不仅是物质之固，更是这份爱国情怀的隐喻。作者能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使得作品具备了生命的厚度、政治的高度、文化的深度，从而摆脱了庸常之作“照相式”的写作，让昔人往事自我呈现，栩栩如生。从总体上看，该作语言灵动而不纤弱，章回式结构严谨而有法度，散发出浓郁醇厚的文化气息，体现了坚贞纯良的文人雅趣，是该类题材中的佳作。

我们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高度集成的信息时代，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既定认知，我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也许比过去所有年代的总和还要强大。在海量的数据面前，我们该如何提取有效的信息进行写作？这样的时代氛围，会给写作带来什么影响？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如何寻找一些最本质、最持久的东西，文学及其背后的人文科学能否给予我们力量？陈富强的《能源工业革命——全球能源互联网简史》对此进行了科学的回答。众所周知，大数据的通俗化解释就是海量的数据，然而大数据的核心思想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庞大数据的专业处理，也即“运用数据能力”。写作该著，陈富强体现出了卓越的“运用数据能力”，他阅读了超过50部与能源互联网、环境、原子、自然等相关的专业论著，在海量庞杂的专业材料面前，陈富强精心剪裁，巧妙布局，择取了与主题“全球能源互联”相关的内容，使作品的中心突出，立意鲜明。在体例上，该作也摒弃了传统报告文学以人物为纲的写法，而转向“简史写作”。该作寄托未来，表达了诸多前瞻性的设想，比如中

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能源战略思维的提出都非常大胆,即便作者不是这些理念的首创者,陈述这些思想也需要足够的胆识与勇气。在艺术格调上,该作文史兼备,表述精准、科学,体现了陈富强创作一贯的严谨、从容风格。

毛芦芦延续了她对儿童与青年题材的关注,其新作《难忘与你们同行》讲述的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受孙云晓《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影响,衢州市石梁镇中学的苏玉泉校长20多年来坚持组织学生进行拉练,最短的一次29公里,最长的一次40公里。这一举措成了该校的优良传统,锻炼和塑造了师生强大的意志品质。由于作者自身既是拉练的参与者,又是作品的书写者,这便使文本体现出双重维度:既有“在场者”的体验,又有“离场者”的反思,在语言中所构筑的世界并非客观世界,而是文学世界。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具有不及物性,因此,它与世界保持着最为适当的距离,既不过分紧张,亦不过分疏离。毛芦芦的写作也保持着同样优秀的分寸感与距离感,不因为参与拉练便失去了写作者的反思视角,也不因为身为作者便高高在上,只处于一旁观看。这种优秀的分寸感使得《难忘与你们同行》这部作品拥有了坚实的质地,虽然书中的记录不过是拉练活动的冰山一角,但仅这一角便能够完成对石中人美丽灵魂的见证与看护,作为奇迹质朴而光辉的底色。该书文思跌宕、主次分明,笔法收放自如,是教育类报告文学作品中值得效仿的对象。

二

朱晓军、杨丽萍合著的《大国粮仓》则是今年又一部值得关注的创新型力作。该书由构想到完成历经二十四载,是熔铸了作者情怀与深思的成熟精品。《大国粮仓》采用了口述实录的方式,

充分保留了受访者口语自由多变的特征，为我们展现了陈桂花、居鸿昌等一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德国美学家沃林格在《抽象与移情》中曾说：“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而不是满足了那种纯粹的模仿本能，即对仿造自然原型的游戏式的愉悦。”这不无道理。口述实录文学并不仅仅是采访的还原，而是艺术家心中最深切关注的满足——为那些留守北大荒的“知青”正名，让他们在历史的遮蔽中重现身影，让文学赋予他们可以碰触的真实感。或许对于这些知青而言，他们本身并没有完成什么惊天动地的革命性壮举，但艺术家能够还平凡以平凡，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平凡。相比于那些“落跑”知青，留守知青对责任与义务的坚守和承担散发着人性的永恒光辉；相比于那些无聊的吹捧或蓄意的夸大，《大国粮仓》的记述既真实严谨，又灵动鲜活。《大国粮仓》延续了朱晓军长于叙事的优秀艺术禀赋，作品笔触犀利，用生动、精准、可靠、有质感的语言赋予了访谈材料以新形式，这样的“再加工”让原本断裂的话语重新生长出理性的逻辑，拥有了清晰的因果性。并且，作者保留了受访者言谈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让人物不至陷入单调化或平面化的泥淖，其形象也越发饱满。质言之，《大国粮仓》是一部兼具真实性与可读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出色之作。

强农、惠农、富农是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的主旋律，践行这个主旋律，为新农村运动的伟大成就喝彩，是时代赋予报告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孙侃的报告文学新著《天地之间有园周》勇于承担报告文学的这种历史使命，谱写了一部生动、激昂的乡村振兴文学变奏曲。作品通过对永康市园周村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华丽变身为在全国 75 万个行政村中雄踞前列的新农村建设标兵的辉煌历程的再现，讴歌了以周双政为代表的园周村基层党员干部勇立潮头，一心为民的实干精神。艺术上，该作延续了孙侃

一贯以来的写作特点,既有力呈现了园周村新农村建设的傲人业绩,也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审美内涵。作者对南溪、永康、园周的历史和文化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和洞见,并且将其中的精髓之论有机结合在作品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有效提升了作品的审美品位。

顾志坤与郑志勋合著的《突出重围》是历史纪实类作品的优秀代表。该书叙写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丰功伟绩,歌颂了不惧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先辈谭启龙、何克希等先烈的形象。《突出重围》的最大优点在于文气流畅而不滞塞,情节紧张但不夸张。既有历史纪实的事实性,又有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两者各司其职,形成和谐共鸣的二声部,获得了优秀的艺术效果。另外,在严肃的革命题材中,作者或多或少地穿插进一些较为轻松幽默的片段,让叙事节奏更为自然而富有张力,譬如南山县县长朱之光在庆祝会上的讲话,虽是失言的玩笑,但也体现出人民群众在获胜之后抑制不住的喜悦之情与旺盛的生命力。在康德看来,笑、诙谐、游戏和艺术,都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标志着活动的自由和生命力的畅通。朱县长的一番话虽然差点引发严重后果,但正是抗战即将胜利,人民群众获得久违自由的表征,也是跃动着的生命力的隐喻。

顾志坤、何家炜《民心铸丰碑——王志良传》是一部感动人心且发人深省的传记类报告文学作品。作品描绘了王志良在滨笕、汤浦任职期间的先进事迹与出色政绩,为我们呈现出一位“不空谈而误国,重实干而兴业”“先民之忧而忧,后民之乐而乐”的优秀基层干部形象。《中庸》有言:“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是天地之本,报告文学则是“诚”的具体展开。优秀的报告文学拥有一种“透明性”,它将远去的场景带回现实,将消逝的音容复现目前,使读者清楚地感知离场者的质

感。《民心铸丰碑——王志良传》便是这样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不但展现了王志良治水抗旱的政绩之“实”，还着重强调了王志良的情志品行之“诚”。正由于主人公独特的“诚”之品行，才使作品在报告文学“真实”的维度之上，增添了“真诚”的人性光辉。一言以蔽之：有“诚”之人，方有“诚”之文。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王志良的“诚”主要体现在他的“无私”与“耿直”上：由于治水之故，王志良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在家人的挽留面前仍以群众利益为先，拖着被蝮蛇咬伤的病体回到了治水前线，他的举动，真正体现了“无私”之诚。同时，王志良心中有“戒”，不近人情，被称之为“包黑头”。王志良的不近人情，并非因为他“无情”，而恰恰是情感过于丰富的结果：在“公情”与“私情”的碰撞之下，他不得已放弃了后者。面对友人胡成林力所能及的帮助，他断然拒绝，这也是为了避免情感上的艰难斗争。生活的矛盾与挣扎贯穿得越长久便越痛苦，王志良选择了阵痛，而放弃了长苦，因此他的个性便展现出异常“耿直”的气质。但这种过于“耿直”的性格也导致他透支了自身，积劳成疾，最终溘然长逝。古今佳作，都并非生搬硬凑的产物，而是直观本质后的自然捕捉，强调的是语言风格与所写题材的高度契合。《民心铸丰碑——王志良传》以“诚”为题材底色，在笔法上“去雕饰而近自然”，没有造作滥情的刻意渲染，而有一种质朴天然的艺术品格。《民心铸丰碑——王志良传》在物欲横流的今日，为我们展现“诚”之可贵，让读者在王志良的事迹中反躬自省，获得人格与心灵的成长。

《江南豪门》是陆士虎 2018 年再版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力作，作品以南浔丝商世家百年间的沧桑巨变为主线，展现了以“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丝商群体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者，在经历了世纪轮替的坎坷起伏中艰苦创业，由盛而衰的历史图景。风云人

物已逝,但其生命历程的点点滴滴不应被遮蔽与埋没。陆士虎的这部作品,不仅还他们以真实面目,也点亮了读者们尘封许久的好奇与想象。在这些丝商群体盛衰更替的表象之下,蕴蓄着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汹涌浪潮。书中所涉及的张静江等人,是重要政治事件的直接亲历者,对于这些人物的记述不仅具备文学的形象价值,还拥有深切的历史关怀。正如屠岸所说:“《江南豪门》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它是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相结合的成功尝试。”烦冗芜杂的历史事件经由作者剪裁,被赋予了文学的形式秩序,原本杂乱无章的线索经由整合,服务于统一目的,脉络清晰,结构严整。读此书,文学阅读的审美快感与历史纪实的思想启迪汇聚成一股精神潜流,其核心便是“开明、开放、开拓”的思想品质。《江南豪门》不但展现了历史进步的一面,也以家族衰亡的经验教训发人深省,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

老作家卢曙火依旧保持高产,并延续了以往对科技领域的关注,写出了一系列短小精悍的科技类报告文学作品。在他的笔下,许沈华、韩省华、潘德炉等优秀科研工作者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卢曙火着重描写了他们走上科研道路的各种机缘巧合,譬如潘德炉因晕船萌发创新思维,许沈华偶然遇上了恩师徐思行,都与文学的意外性元素充分契合,这使得人物传记摆脱了一板一眼的记账式叙述,而在偶然与断裂处迸发出新的无限可能性。在打破读者阅读期待的同时,这样的可能性令文本的意义获得了久违的“溢出”。除此之外,卢曙火的科技类报告文学依然维持着人文关怀的底色,文学终究是人学,离开了人文关怀,该类作品就与科学报道无异。卢曙火能够精熟地处理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将技术与人的存在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于技术的工具性认识,这也是其作品魅力之所在。另外,他所主编的《影响世界的杭州科学家》则很好地体现了杭州

科学人才灿若星辰、浩如大海的图景。追忆先贤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更是为了放眼未来。诸多的杭城科学家不但活在书中，更走进了每一个捧读该书的读者心中，以其超绝的品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

应小虎、郭晓笛执笔的《禹山脚下新大禹》是东阳市“治水剿劣”工作一线的报告。相传，大禹治水曾到过东阳地界。他百折不挠、智慧治水的精神影响了一代代的东阳人民。“当代大禹”并非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一幅英雄群像。别林斯基曾说：“每个时代的诗的不朽都要靠那个时代的理想的重要性以及表现那个时代历史生活的思想深度和广度。活得最长久的艺术作品都是能把那个时代中最真实、最实在、最足以显出特征的东西，用最完满最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禹山脚下新大禹》通过一系列令人信服的人物塑造与事迹呈现，捕捉到了治水精神中不惧艰险、顽强拼搏的时代脉搏。张郁良、李飞鹏等人物，既是时代精神的缩影与见证，也是时代力量的坚守与创造，他们的存在使得东阳的治水工作拥有了人性的光芒和温情的内里，水的“无情”与人的“有情”构成鲜明的反差，宛若矛盾的两端，共同组成了推动故事前进的叙述动力，同时为作品增加了伦理的与感性的思考维度。

周文毅的《张琴秋：从红军女将领到共和国开国部长》是对红军唯一女将领张琴秋人生故事的深情记录。周文毅能够准确捕捉张琴秋在不同阶段的形象发展：从成绩优秀的女学生，到英姿飒爽的女将军，再到整顿经济的女部长，人物塑造呈现出多维的不同面向。张琴秋的身份转变不仅仅是国家工作的需要，也是个人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化，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内在逻辑的延伸，作者能够很好地兼顾内外，使得张将军的形象转折更为自然，心理活动更加饱满，叙事逻辑更加严谨，让作品不但可读，

而且可信。在艺术手法方面,作品放弃了常用的平铺直叙,不时穿插进亲历者或旁观者的回忆,让事实现身说法,在维护文学想象性的同时,又很好地兼顾了历史的真实性。布瓦罗在《诗简》中曾说:“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爱,真应该到处统治,寓言也非例外:一切虚构中的真正虚假,都只为使真理显得更耀眼。”这种与“美”同一的“真”便是“自然”,而在报告文学这种兼顾“真”与“美”的文学类型中,“自然”也应该同时成为创作成败的评价标准。

三

2018年度,浦子有两部作品《诗在远方》《好大一个景》问世,前者讲述的是宁海交通事业的发展成果,后者记录了宁海开展全域旅游的成就与收获。《诗在远方》在结构美学上有着突出的体现。作品的结构分为三层:第一层是肉眼可见的物质交通,第二层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通,第三层是文学作品自身作为“交通”。三层结构渐次递进,缓缓深入。在第一层中,作品细致描绘了宁海在物质交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铁路、港口、机场,“陆海空”三方共举;运输、建设、投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在该层中,浦子运用了翔实的数据作为材料支撑,以丰富的摄影图片作为无声的见证,图文交相辉映,令作品既拥有文字艺术的离场反思性,又具备视觉艺术的在场体验感。浦子曾说:“宁海县的交通规划,也是超越了物理意义,与观念意识有太多关联。”如果说第一层结构是全书的“质料因”,那么第二层结构便是全书的“形式因”或“骨架”,它让作品“立”了起来,也使数据化的报告转向了文学。在描写人物的“交通”(即交往、交流)中,作品让群像紧贴自身的生活世界,把日常中所葆有的

生猛“俗”语、辛辣调笑、机智反讽、动人民歌，统统真实地记录下来。如在叙写王福兴、陈焕楼等英雄人物之际，作者并未为了某种“道德洁癖”而将生活世俗的一面忽略删去，正是这份诚实让人物拥有了“根基”，他们不是脱离历史与传统的尘埃，而是拥有记忆与情感的活生生的人。第三层结构是最终的“目的因”，它使作品获得了哲学的深度，同时也令“骨架”拥有了“精髓”。在该层结构中，宁海的“交通”建设，就是诗歌/文学作品本身，作品与作品的叙写对象构成了回环式的呼应。这层内涵其实在作品当中有或明或暗的显现，譬如书名《诗在远方》便构成了暗喻，“诗”自然指的是宁海的交通建设，“远方”则是强调“交通”的愿景与延展性。当作者看到三门湾大桥施工现场时，他的惊讶“像诗歌一样爆发”。促使这一审美体验得以生成的，则是如“诗”一般的交通建设，这构成了明喻。这意味着，作品既是作为“交通”载体的文学（即记载和描写“交通”题材与内容的作品），更是作为“交通”本身的文学（即作品本身构成了一种“交通”行为）。文本结构的有机体完成了从现象到本质的转变，呈现出丰富多变的内蕴。马利坦认为，“诗”并不是某种文学体裁，而是“更普遍、更原始”的过程，即“事物的内在存在与人的内在存在之间的联系，它是一种预言”。这种联系，其本质便是一种“交通性”，诗是在交互通达的关系中得以形成的，诗与“交通性”密不可分。由于“诗人”在希腊文中意味着“创造者”，“诗”与“创造”在词源学上也具备同源性。“交通”作为人类创造举措中的一种，天然地具有诗性。由此，便不难解释，为何作者在看见宏伟的工程建设时，心中的情感会如“诗歌般爆发”了。可以说，《诗在远方》这部作品，不仅成为读者心目中的“桥梁”，也修筑了人与世界的“道路”。在文学笔法上，作品也有不俗表现。如第一节中使用了间离式视角，以

第三人称旁观者的形式俯瞰过去的时光。作品在营造逝去的回忆感与反思的空间感的同时,引导读者在篇末惊醒——这一“孩子”不是别人,正是作者本人。这一叙事诡计,颇有博尔赫斯在《刀疤》中的风范。此外,作品将小说的笔法运用到报告文学写作之中,使作品呈现出思路活跃灵动,笔力雄贍的特点。

蒋一江的《盛世二十年》是对丽水撤地设市以来二十年间发展成果的全景式描绘。该书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作者既看到了丽水发展的成就,也不回避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难题:譬如社会遭遇道德滑坡,诈骗案与食品安全问题引人注目,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土崩瓦解等。面临这样的状况,蒋一江没有粉饰太平,而是发挥了报告文学的见证功能,继承了《史记》以来的优秀传统。正如班固所言:“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用来评价蒋一江的作品可谓一语中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或见证者,更是未来精神的塑造者和引领者。诚实、客观、公正地面对过去,才能自信、勇敢、热切地迎接将来。《盛世二十年》是一部具有史家风范的、真诚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一部关切现在,同时也放眼未来的艺术范导。

此外,连中福的《爷爷的烽火岁月》描绘的是三衢人民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的故事,作品对日军侵占常山后,大肆进行烧杀抢掠,尤其是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造成人民群众大批死亡,“禾弃于田乏人收,人灭于家无人管”的悲凄惨状进行了历史还原,控诉了侵华日军灭绝人性的本质。作品更对以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共金衢特委、衢属特委领导下的地下党组织以及常山著名乡绅、老中医徐文伟为代表的三衢儿女誓死捍卫家园的精神进行了讴歌,作品充满着悲壮的基调,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吴新华的《从秘书到宰相:张廷玉》以史传的笔法刻画了大清宰

相张廷玉的跌宕人生，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张廷玉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大清官场中，从一个小秘书一步步做到宰相的人生历程。作品对于封建君主的残暴以及同僚的人性险恶，张廷玉造福一方黎民的为官之道与人生操守也有集中展现，该作以史为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何贤寿的《山里山外——余成云传》以平实的笔法展现了余成云多彩的人生，作品细节感人，剪裁妥帖，描绘生动，有力凸显了余成云跌宕丰富的人生历程。边建松的《海子传：幻象与真理》如实还原了海子的生活、写作和思考。该作诗性和理性并存，行文简朴，诗文相映，是一部独具价值的人物传记。

2018年度，浙江省短篇报告文学创作的数量较往年也有增加，其中不乏精品佳作。陆士虎的《五代人守护一座楼》反映的是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的故事，作品通过郑兴宝对嘉业堂藏书楼古籍的精心照料的故事的讲述，反映出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的历史沧桑以及平凡的劳动者善良、美好的心灵。作品语言朴实，情感真挚，对传统文化在数字化时代的命运表达出了一种深深的忧思。朱晓军、杨丽萍的《留守知青，你在他乡还好吗》和袁敏的《知青档案追踪始末》《凋谢的兰》《东风夜话》《白雪屋顶》《南林孤鹤》都是关于知青题材的作品。它们以翔实材料和真诚的情感在现实和历史的时空穿梭中再现了一代青年在历史中沉浮的命运，情节感人，故事生动，充满着现实情怀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色彩。李华明的《我们该几月几日去枫桥凭吊张继》对张继的《枫桥夜泊》进行了地理学和知识学的考古，提出了让人信服的结论。潘庆平的《铁窗、战马和不平静的书斋》以细腻的笔触回顾了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的百年人生。作品将骆耕漠不凡的一生与波澜动荡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使人物形象超越了具体个人的局限，获得了历史的厚重感。另外，作品在不违背事件真实的情况

下,以自己大胆想象为对话增添了文学性,使骆耕漠的形象在实然之外又多出了一份应然性。老作家姚坚定本年度继续他的乡土叙事,发表了《沙地里的水》《天堑变通途》《蜜蜂桥的故事》《钱塘板盐》《消逝的渡口》《说长巷》《也谈送年货》等作品,这些作品文辞朴实,情感真挚,时代气息浓郁,感染力强,真实生动地反映出作者家乡的今昔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另外一位老作家陈瑞欢的《爱的颂歌》反映的是国家电网浙江永嘉县供电公司“红十三爱心社”关注留守儿童,助学献爱心的感人事迹,作品情感朴素,文字凝练,细节感人,充满着大爱情怀。孙群豪的《天生我才》讲述了民营企业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密封件专家励行根带领公司科技人员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填补国内空白,研发出核电密封新技术产品的骄人业绩。作品歌颂了民营企业家的国家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意识。汪胜的系列短篇长于记人,文字朴实,描绘生动,史料翔实。例如《刘以鬯与蒋风的文学情谊》展现了蒋风与刘以鬯之间的情谊以及刘以鬯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的游子情怀;《高士其——为科普的一生》展现了老科普作家高士其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刘延陵:中国新诗的早期倡导者》记述了刘延陵和蒋风之间感人的往事;《叶君健:在安徒生童话和中国读者间搭一座桥》则是对童话翻译家叶君健一生的素描。

过去两年,有一些优秀的短篇报告文学被忽视了,这里一并提及。施建平《点亮生命的灯》记述了浙江省海宁市级硤石灯彩传承人王丽琴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硤石灯彩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奉献青春的故事,成功歌颂了普通劳动者的事业情怀。施建平的另外一部作品《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河长》反映了一个奋斗在“五水共治”一线的肖老桥港总河长王爱民为了还

一方水域“岸绿、水清、景美”所做出的感人奉献，作品文字朴实，情感真诚，成功地塑造了“五水共治”前线工作者的生动形象。李华明的《浙江作家为何能占据中国现代文学半壁江山?》则对浙江作家饱含忧国忧民情怀，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欢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甘做人民孺子牛的精神进行了讴歌。

经过一番回溯，对浙江省今年报告文学的述评也该落下帷幕了。在看到显著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继续努力的方向：首先，富有哲思性和理趣性的创作为数尚少，部分作品的深刻性有待提高。不少作品虽然能做到历史事实与文学真实的相结合，但缺乏一以贯之的哲学内蕴，无法走出个体视角的局限，获得更广泛的艺术空间。其次，描写对象的同质化、类型化。人物类、历史类、城市发展在建设类等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已然汗牛充栋，作家需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疆场，才能让艺术之思自由奔腾，从而避免艺术生命的枯竭与耗尽。最后，在体裁方面，长篇大作过于集中，而缺乏短小精悍的艺术精品。长篇之作或许使作者拥有了游刃有余的展示空间，但往往缺乏裁剪。短篇作品更能够体现报告文学的艺术性与语言的凝练性，对成熟的作家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短篇佳作出现。让我们怀着美好的展望，共同期待浙江省 2019 年的报告文学写作！

2018年浙江报告文学要目

一、书

- 袁亚平 《枫桥和静》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 朱晓军 杨丽萍 《大国粮仓》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 孙侃 《天地之间有园周》 红旗出版社 2018年7月版
- 陈富强 《能源工业革命——全球能源互联网简史》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版
- 陆士虎 《江南豪门》 文汇出版社 2018年7月版
- 毛芦芦 《难忘与你们同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 陈博君 《百年印潮涌西泠》 现代出版社 2018年3月版
- 浦子 《好大一个景》 宁波出版社 2018年5月版
《诗在远方》 宁波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 顾志坤 郑志勋 《突出重围》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 顾志坤 何家炜 《民心铸丰碑——王志良传》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年7月版
- 连中福 《爷爷的烽火岁月》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年12月版
- 周文毅 《张琴秋：从红军女将领到共和国开国部长》 《传记文学》 2018年第7期—第12期
- 边建松 《海子传：幻象与真理》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版
- 吴新华 《从秘书到宰相：张廷玉》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 潘庆平 《铁窗、战马和不平静的书斋》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年7月版
- 蒋一江 《盛世二十年》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8年6月版
- 何贤寿 《山里山外——余成云传》 文汇出版社 2018年2月版

二、文

- 袁 敏 《知青档案追踪始末》《收获》2018年第1期
《凋谢的兰》《收获》2018年第2期
《东风夜话》《收获》2018年第3期
《白雪屋顶》《收获》2018年第4期
《南林孤鹤》《收获》2018年第5期
- 孙群豪 《天生我才》《十月》2018年第2期
- 朱晓军 杨丽萍 《留守知青，你在他乡还好吗》《北京文学》2018年第10期
- 卢曙火 《韩省华：以菌菇科技为脱贫加速》《科技金融时报》2018年12月4日
《潘德炉：巡天遥看万里海》《科学24小时》2018年第21期
《从零起点到填补国家空白》《浙江科协》2018年第3期
- 李华明 《我们该几月几日去枫桥凭吊张继》《钱江晚报》2018年12月16日
- 陆士虎 《五代人守护一座楼》《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2018年8月3日
- 陈瑞欢 《爱的颂歌》《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8年第12期
- 邵诚民 《五四运动中的邵飘萍》中共浙江省作家协会机关委员会、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2018年12月3日
- 姚坚定 《沙地里的水》《中国作家网》2018年12月3日
《天堑变通途》《中国作家网》2018年12月3日
《蜜蜂桥的故事》《联谊报》2018年6月5日
《钱塘板盐》《联谊报》2018年4月10日
《消逝的渡口》《联谊报》2018年3月27日
《说长巷》《浙江工人报》2018年3月10日
- 汪 胜 《艾青：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名人传记》2018年第2期
《追梦巨人——蒋风与儿童文学》《作家通讯》2018年第1期
《刘延陵：中国新诗的早期倡导者》《中华读书报》2018年2月14日

《高士其——为科普的一生》《中华读书报》2018 年 6 月 20 日

《刘以鬯与蒋风的文学情谊》《中华读书报》2018 年 12 月 12 日

三、补遗

连中福 《爷爷的烽火岁月》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年 12 月版

李华明 《浙江作家为何能占据中国现代文学半壁江山?》 浙江文明网
2016 年 7 月 20 日

施建平 《点亮生命的灯》《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6 年第 8 期
《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河长》《流淌的故事》 浙江教育
出版社 2016 年 8 月版

应小虎 郭晓笛 《禹山脚下新大禹》 东阳市政协文史委 东阳市“五水
共治”办公室 东阳市文联编 2017 年 10 月

小小说的变与不变

——2018年浙江小小说（故事）述评

| 谢志强 |

2018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改革开放40周年。它提醒我们：回望！无论国家、个体、文学，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回望。就小小说的文体而言，其兴起和发展恰好与改革开放同步。2018年有一个惊喜：冯骥才的小小说集《俗世奇人》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标志着小小说第一次登上了文学“大殿堂”。冯骥才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小小说，其小小说写作也与“改革开放”同步。他说，小小说有小小说独特的发现，小小说对写作有一种挑战，小小说不小，小小说需要细节，黄金般的细节。为此，冯骥才的故乡——宁波的纸媒做了整版的文化视点的特写。家乡人为之祝贺。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提醒我们：小小说写出形象鲜活的人物是第一要务。

回望改革开放40年的小小说发展轨迹，各地纷纷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小说（微型小说）排行榜。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小小说的“变”与“不变”，年复一年，一拨拨作家，一批批作品，“变”是拓展小小说的可能性，“不变”的是小小说的文体特征，逐渐定型。由于小小说的作者众多，作品甚多，某种模式化也不可避免，即小小说应该那样写，或说，只重视“做什么”的流程。文无定法，回望2018年，一些作家的小小说已出现了可喜的调整和转变。

2018年的浙江小小说，题材上，城市和乡村，乡村的比重增加，怀旧的气息增浓，这很像人生的长跑，跑了一段漫长的路程后的回望。手法上，写实为主，现实主义占主导，想象飞扬的作品弱了，仿佛收起了想象的翅膀。怀旧与回望相配，相当多的作者有意识地重视人物的塑造。意蕴上，回家、寻找、爱情等基本母题，以不同的方式频频出现，而且，在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有令人欣喜的发现。

变与不变，有外部与内部的因素。就小小说文本内部的运行，有个问题值得重视：人物“做什么”与“怎么做”。在时代与人物、细节与人物、命运与人物的关系处理上，笔者为2018年浙江小小说精品列了一个排行榜：赵淑萍的《跑龙套》，红墨的《父亲》，岑燮钧的《琴师》，陈国炯的《九个馒头成了佛》，徐均生的《生意经》，蒋静波的《跳蚤》，汪菊珍的《一把油纸伞》，徐水法的《古风》，张丽丽的《水中人》，吴鲁言的《红烧青鲑鱼》。

小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当我们说“40年”，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会生出命运感。时间是小小说的重要函数，人在时间中的动态，会呈现出命运感。命运是一种进行时的演化，因此多篇小小说的结尾是开放的。

一、变与不变

《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期，主编的话题为：我们的变与不变。这可视为该刊“在这40年间，神州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变中做出的一次重要调整。这与微型小说（小小说）的文体特征密切相关。其标志是增加了两个新的理论栏目：《微型小说读写讲堂》，由刘海涛教授主持，以探索应试作文的新

动向为主；《外国微型小说欣赏》，张越主编特约笔者评析外国当代小小说。可见该刊已明确了目标读者。选刊有个引领和顺应的关系，其中包含着变与不变。以理论、以精品引导阅读和创作，该选刊有意识地做了探索，而落脚点仍在好作品。

我以往的印象里，该刊秉持“以读者为中心”的办刊宗旨，偏重以情节“出奇”的选载取向。这次，我细读该刊，重点是浙江作家的作品，能够切实地体会其“三贴近”的选稿原则：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尤其是大多数作品，已不单纯地追求“出奇”，更在乎将“异常”往“平常”里写，这是有难度的写作。马尔克斯寻找《百年孤独》的腔调，就是化神奇为平常，学习祖母讲神话时那种“平常”的口气，把“魔幻”降为日常生活。他找到了讲述百年之变与不变的方法——百年不变的孤独。相比一些作家却反向用力，硬把“平常”往“非常”上靠，不留神，就会脱离了“现实”，悬浮起来。

邵宝健已沉寂多年。“改革开放40年《微型小说选刊》最有影响力微型小说”40篇评选揭晓，浙江有我和他的作品入榜。邵宝健1995年发表的《永远的门》，是一扇虚设的“空灵之门”，是直抵“心灵之门”，有着欧·亨利式的结尾。放入“改革开放40年”，那扇门很有意味。2018年，他又让读者领略另一扇门，这是“法律之门”：《分享六千万》。邵宝健放弃了他的小小说惯用的巧合元素，但保持着悬念和气氛的渲染。核心细节是“分享六千万”。同学聚会这类题材在小小说中甚多。现实中，这种聚会也频繁，以为是分享“巨款”，却是分享感言。小说中的“九五届”高三（2）班，被戏称为官员班。法院审判员简明，在同学聚会发表简单明了的三分钟感言，其实是对“官员班”的告诫，那是六个“千万”不能的廉政警示。政治视角是廉政小小说《分享六千万》的新颖之处。《永远的门》掘进到人性的微妙，

《分享六千万》则投入了政治的关切。邵宝健仍在用力经营其意外结局。

越地多“戏”。前两年，有徐水法和岑燮钧的戏文系列，2018年有赵淑萍的《跑龙套》。与其同时写的《名角》相比，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同题小说。《跑龙套》和《名角》，不但同样是戏文题材，而且同样是演员故事。对于故事和人物的处理，据赵淑萍说，写了《跑龙套》里的“配角”，又以同样的故事换上“名角”入场。只不过贴着“名角”，置换了若干对话和行动，主要是想看看同一个“舞台”（人物）如何表现。“怎么做”显出了配角和名角的差别，形象由此诞生。这证明了独特的人物使“雷同”的故事获得了别样的新意。

由此，赵淑萍悟得了小小说的奥秘：要写好写活人物，同时重视生活中的“配角”。正如《跑龙套》中的奶奶说：“那碗饭不好端，谁都想当主角，可是主角只有一两个。”《跑龙套》由十岁小女孩的视角展开了乡村朴素而温暖的人际关系，那个晚饭的时间，戏中人、戏外人一同上演了一场现实的农家戏。那是整个村庄最隆重最集中的文化大事：看戏。主角有一张独特的戏票，可以抵饭钱，表明身份、地位，跑龙套的配角讨了一张主角的饭票，享受了主角的待遇，可戏台暴露了他的身份。其中微妙的情景是奶奶挑选和迎接有戏票的“才子”——戏中的角色进入了农家的生活。拿了戏票来吃晚饭的配角，炫耀之余，还是表现出配角的本能：要找零头。结尾，作者笔触跳过时空：“二十多年后，我大学毕业”，采访演员，遇到当年那个来吃晚饭的“主角”，无论戏台还是现实，他仍“跑龙套”，不属于采访对象。但是，脸上是豁达的笑。赵淑萍写出了一个是找乐而又豁达的“跑龙套”形象。

江南水乡，多水，作品都有水气。赵淑萍的《河上的男人》，

使我联想到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船是“河的第三条岸”，两篇小说中的两个男人虽然都坚守在“河上”漂泊，但前者“虚”，后者“实”。起初的情节都一样：男人在河上漂，不愿上岸。随着情节展开，《河上的男人》写到河水从污染到治理，一个男人和一条河流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可视为生态小说，重要的是作者塑造了一个孩子般的男人的形象。一个男孩，结婚，生计，成为男人，却保持着男孩的单纯。一个细节加强了形象：风将钞票刮入河，男人驶来小船，灵巧地夹起钞票归还失主，拒绝奖赏，女孩在母亲的催促下说了“叔叔的本事真大”，男人一脸灿烂。

赵淑萍的这几篇小小说，总会出现小孩（即使是成人也有孩子气），回忆与童年不知不觉会联结在一起，孩子是叙事的视角，或是故事中成长的人物，归属乡村系列。《谁在卫星上敲榔头》写了主人公小海从小到大的成长史，用一个小小的物件：小榔头贯穿全篇。小榔头是小孩探索世界奥秘的工具，他当了气象卫星的总设计师之后，仍用童年的敲榔头来做形象的解说。这篇小小说的奥妙在于，宽容的母亲替其实已是科学家的儿子担忧，梦中经常听见儿子童年时敲榔头的声音，担心他敲坏了什么。有句话，不破不立。敲配件，拆收音机，到设计卫星，没有童年时的“破”，哪有长大后的“立”？

徐均生和赵淑萍的小小说，就故事与人物的偏重上，形成鲜明的反差，徐均生擅长编织情节，而且是离奇的情节，无论是超现实的，还是现实的题材，其构思的方式有一个明确的特点：围绕一个点子（或一个道理）进行大肆的铺垫、渲染，强化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揭晓。其中，徐均生编织了自己的逻辑链，勾连情节和人物。我能明显地看出推进情节的动力，比如《子君的自卑》中的自卑，《谁是英雄》中的寻找（激发），遵循着徐均生

式的非现实的逻辑展开(我想起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其细部的逻辑,仍是来自现实生活),而故事中包含着一个道理。倒是《生意经》的情节扎扎实实地在“现实”中推进:一个叫赵阳的官员出狱,打破了该地区原有的经济秩序,因为他的能量还是很大。一对夫妻经营着一个公司,面临着看不看、聘不聘赵阳的选择。看了却不聘,导致了公司的生存危机。《生意经》由小角度切入,揭示了权力的大问题。说的是市场,却隐着官场。徐均生没有直接写赵阳,而是通过看不见的权力之手,写出了不露面的赵阳的能量。作者给了作品一个光明的结尾:赵阳再次入狱。就小小小说的焦点而言,仍停留在政治层面,《生意经》是一种廉政小小小说的变体。徐均生的小小说明朗有余,模糊不足,作者强力操纵情节导致人物成为作者手中的“木偶”。能否试着放一放手,让人物自主前行呢?

岑燮钧的叙述策略做了微调,中和了事与人的关系,可见他心中装着人。《兰婆婆》《寻访私奔的祖母》为家族系列。《兰婆婆》,一女两男的爱情故事,时代变化与个人命运相互作用,时代的变化笼罩着个人的命运,但兰婆婆爱一个靠一个,抱团取暖,表现出她传奇般的爱情。《寻访私奔的祖母》,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寻访是寻找的一种。读者期待主人公寻找出独特的隐秘,也是作品的闪亮的新意,却平面化了,只写了寻找的流程。之所以有平面化的感受,究其原因,是缺少一个与祖母相关的细节。《琴师》展现了琴师的漫长的遭遇,写了他与主角的关系:为一个未来的名角伴奏,待其出了名,他又隐居。一个点亮蜡烛照亮别人的暗夜的行路者,人都在“路上”。那琴贯穿并响彻全篇,而琴师沉默:无声胜有声。

延续家族系列、戏文系列的同时,2018年岑燮钧在题材上有了新的拓展。《火凤凰》写火烧阿房宫,《青瓷杯》写了嵇康之

死。凭借古代题材，作者发挥和张扬了想象力。运用轻逸的细节，如一件锦袍、一个青瓷酒杯等微小的物件，消解了暴力、死亡之沉重。其中写出了微妙的感受，展示出作者的表现力。小小说是以小见大、以轻示重最适当的文体。

许仙偏爱利用库存资源，谈古论今，其小小说有“仙”气，而且，特别在意其中的“小”：小小的阳光珠、浓浓的松子、狠狠的柳叶刀。其小小说中的角色，表现出作者的价值取向，如村上春树所言，鸡蛋与高墙，作家总是选择站在鸡蛋的这边。即使《柳叶刀》中战无不胜的柳上月，最后也选择了“隐”。而之前，他的“显”，很张扬，很霸道，靠的是柳叶刀。博尔赫斯的小小说里也有一把刀，那是一把超越时空的刀，刀有自己的本性和冲劲。许仙小小说中的《柳叶刀》，刀人合一。东西方的两种哲学支持着两把刀。继而，柳上月为了显示人而不是刀的能耐，选择了柔若无骨的柳枝——以叶为刀的绝技。他步步示弱，毁了柳叶刀，又退出江湖，并有遗训：耕读经商，不许习武。博尔赫斯的那把刀，杀了人之后，它又等待另一场遭遇。许仙的那把刀，虽然成了家族膜拜的对象，却不是原先的那把刀了，它也自毁了——消失，化为无和空。对比东西方两篇小小说对待刀的方式，颇有意味。《阳光蛛》写了不愿从众的小蜘蛛，与其说写虫，不如说写人。

许仙的小小说，有一种可喜的转变：不再动用一个观念、一个道理来构思情节。他明显地注重人物，给人物松了绑。《松子香》，由小小的松子写了母子关系，松子香蕴含着母子的深情，同时，也表现出母亲生活的艰辛。沉重的生活里，母亲采来松子，松子在火中的爆裂声和浓浓香气，对一个小孩来说那是“轻”，轻的背后是重，达到了以轻示重的表现效果。这篇小小说写得很实，将“非常”往“平常”上靠，看似是第三人称，其实

是十三岁的小女孩的第一人称的变体。结尾那一段小女孩当了县委书记，重返秦松岭，重温母亲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官”是作家的“任命”，是将“平常”往“非常”上靠了——那是一种从小吃了苦长大就能当“官”的思维逻辑。

做了个统计，全年24期《微型小说选刊》，选载浙江小小说作家的作品55篇，包括理论文章20篇，微型小说35篇，其中，徐均生、岑燮钧、赵淑萍、许仙等五位浙江作家占28篇。恰好这五位作家是有实力、很活跃的中坚力量。令人欣慰的是作家邵宝健仍在坚持。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熬。熬出个炉火纯青，熬得个得心应手，随之，如同芝麻开门，柳暗花明。那扇“永远的门”总是在考验叩门的人。

陈国凡延续着异域人系列。《饭局》写了异域人寻找朋友聚会的饭店，同名的饭店分布在不同的地点，终于找到，竟然全是陌生人，而且饭局已结束。异域人进了另一家饭店，随便找了个有空位的包厢，也都是陌生人。整篇小小说写了一种“空”。热闹的场景后是空寂的心灵。异域人系列，这个“域”总让我想到“国”与“境”，其实，陈国凡的异域人实为异乡人，不是外国人。看《饭局》的开头，描写酒店的词语：豪气冲天、富丽堂皇。紧接着：热闹非凡、高朋满座。（既然是陌生人，又怎会是朋友？）若干成语吓住了我：词用大了，大往往容易“空”。

陈国炯的《九个馒头成了佛》，则是另一种“饭局”。其中的“许愿”与希斯内罗丝《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许愿”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行，后者是想。陈国炯的中国式许愿，落实在行动中，九个馒头传递出父亲的悲悯之心。

怎么让小小说不落“空”？王秋珍的《奶奶的玉簪子》，写得实，却空灵。写母子关系，许仙的《松子香》安放了小小的松子，《奶奶的玉簪子》则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寻找”是小说的

基本母题)。关键是怎么寻找，找到什么？从小女孩的视角写了父亲和奶奶——母子关系。为了寻找，母亲特意将儿子从城里唤回。寻找的过程中，展现出奶奶乡村生活的状态：菜园里的扁豆花、老房子里的樟木箱，都引发了父亲童年的记忆。寻找的行动拓展出更大的时空。拔出萝卜带出泥，那记忆中的“泥”，是鲜活的记忆，由此深入人物的心灵。那是保存记忆中的物件的樟木箱，而玉簪子是奶奶当年出嫁的定情信物。寻找是一种唤醒，一种回归。表象的失却带来内心的得。结尾，父亲醒悟：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王秋珍写得从容、舒展、温暖、空灵，但又处处落到实处。仅是一句“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命”改为“魂”更妥。因为，后边写的均为记忆之魂：中国式的母子关系。

微型小说，即小小说，船小好掉头。掉头就是“变”。刊物和作家都在变。但是，从该选刊选载的 35 篇浙江作家的作品，有不不变的东西，作品的基本母题和精神的普遍性不变，因为人类的基本的情感具有永恒性、普遍性，变的是表达方式。几位作家都做出了调整和探索，妥帖地处理了情节和人物的关系，而且有意识地重视了人物。

该刊在讲究可读性的同时，明显地重视了内涵丰沛的作品。这一年的调整，保持了该刊“初心”的同时，又提升了选刊的品质。在纸媒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该刊每期发行量在 10 万册左右，实属不易。对选刊和作家，都有一个变与不变的考验，就作家的角度而言，刊物的发行量大了，意味着读者面更广了。

我相信选家的眼光——期待和识别好作品的眼光。具体到某个选刊，因为宗旨和原则，取与舍会与其他选刊不同。打个比方，汪曾祺的小小说《打鱼的》和《护秋》，如果隐去作者的名字，《微型小说选刊》会选载哪一篇？我想，会选《护秋》。因为前者“没事”，不大像小说；后者“有事”，更像小说。以往，

《微型小说选刊》选取的小小说都“有事”，即通常说的情节性、可读性。汪曾祺也感慨小说太像小说。眼下，刊物以它的实践颠覆了过去的小说模式，创造出一种“随便”的可能性。2018年《微型小说选刊》，加强了理论的引导，其选载的作品，已调整了“没事”和“有事”的关系，更为注重作品的精神内涵了。

二、做什么与怎么做

徐水法、赵淑萍、岑燮钧都采取系列小小说的方式写乡村题材。赵、岑写的是浙东，徐则是浙中，两个区域的乡村习俗、民风差异明显。人物怎么做，往往受习俗等传统影响。

小小说里，做什么体现的是故事，怎么做表现的是人物。处理故事与人物的关系，还包含着时代与人物、习俗与人物等关系。三位作家常常将人物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人物的命运。怎么做是表现人物的独特性的关键。

徐水法的《古风》，先是“号子”引出七十多岁的扛竹子的老两口儿，回老家的青年“我”去帮助扛。随后引发一连串的回礼，一直持续到“我”回城后，那回礼、还礼的循环仍在进行。所说的古风，就是润滑和维系乡村人际关系的礼尚往来，情含在物中。作品还追溯到“我”儿时被抱过的经历。这就是乡村的“大众力学”（套用雷蒙德·卡佛的写城市的小小说《大众力学》，又题为《小东西》）。徐水法的《古风》里，人物朴素、真诚，从一个侧面触及乡村的“老”与“空”。其中的“我”跟《夙愿》的主人公徐敏一样，都“走出去”了，进入了城市的循环，但携带着一颗满怀感恩与报答的乡村的灵魂。

《生姜师长》中，徐水法将视角调向1941年战乱中的大饥荒。金师长与一个士兵，因为半个馒头形成了紧张的冲突。那个

士兵省出半个馒头，传递给前来求助的哥哥（背后是乡村的祖辈、父辈）。大饥荒的背景中，那个士兵怎么做？兵营的内与外，仅一墙之隔，那个士兵采取把半个馒头扔进水里，墙外的哥哥等着捞的方式。金师长知道了背后境况，不是“斩”，而是“给”。阅读到此，以为小小说可以结束了，随后却是老鼠拖木墩——大头在后边，交代了金师长的生平，金师长最后回家种生姜，成为“生姜师长”。这一切，均为“做什么”。“生姜师长”的瞬间（半个馒头）和一生（弃武从农）。半个馒头是怎么做，“生姜”是做什么。倒不如开头简约地铺叙“生姜师长”的生姜，军与农的反差，然后以半个馒头为主体，从而保持小小说取材的单纯和叙述的效果，因为“做什么”份额多了，容易冲淡已有的“怎么做”的浓度。

郭金勇的《郑一半》，写了个懒人由懒变勤的“个人发展史”，与时代变迁紧密相扣，从人民公社、土地承包到改革开放，怎么治他的懒？先是父母，后是妻子，通过同村的“我”的视角，还引入传统说书的方式讲述。婚后，他的商业潜力激发出来：我今生懒了一半，剩下一半当然要勤。人勤还得逢个“天时”。过去说谁偷懒，他就是“反面教材”：像是郑一半呀。如今他成了“正面示范”：若能像他就好了。时代造就人物。我也想起一把镰刀。农场里，一个懒人，是我同学，会磨洋工，割稻子从不磨镰刀，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那时有许多懒人（混子）。治不能只靠外因，重要的是唤醒内在的创造力。郭金勇重视了人物，若是给人物配备一个类似镰刀的物件的细节，那么，人物的“怎么做”，就会更为生动可感了。

2018年，多位作家写了“回家”。从城市回到乡村，这是一种时代的大循环。陈国炯的《奶奶的米海茶》《母亲》，儿子回家，家的气势、气味、气息、气场，具体由奶奶的茶、母亲的菜

表现出浓浓的乡情、亲情。写奶奶的米海茶，一下子引出米海茶习俗的历史和传统，难忘那佝偻着身子的奶奶形象，一旦进行米海茶的筹备，就显示出指挥和调度的霸气和底气，仿佛终于碰上机遇。

汪菊珍一出手就不凡。她本意是写浙东古镇“东沿河人家”的系列散文，一不留神成了小小说（与当下太像小小说的模式化现象形成反衬）。《百花园》《文学港》《金山》杂志推出了其四组系列。汪菊珍的文本，可看出其精读过汪曾祺小说：降低了传奇性，注重着平常性，而且写出了气息和气味，摸着了汪曾祺小说“随便”的法门（汪曾祺小说的“随便”是表现吴越没有传奇性生活的贴切形式），尤其是细节，在运行中升华了作品的品质。“棉花秆”“灯花”“第七块石板”“一把油纸伞”“住着青虫的桃子”，这一系列作品的题目，就可见汪菊珍有着小小说写作的准确直感：对人物和细节高度重视。通过童年的小女孩的视角，辐射式地在时空的转换、时代的变化中，写出了一系列血脉相关的人物，人物所表现出的尊严、悲悯、同情，时过境迁，仍具有永恒性、普世性。那便是记忆之中的，流经古镇的小河传递出的人性的消息。

浦江县有个徐水法领军的小小说作家群（衢州、宁波、舟山都有类似的群体，因“小”而聚，抱团取暖），集体发力，形成了良好的创作氛围。浙江有数位作家是心理咨询师，而且是女作家。张丽丽的小小说三题，表达视角与现实的心理咨询师一致。陆上与水中，田野与黑洞，中心与边缘，张丽丽在肉与灵的正常与异常之间，写出了不同处境的人：山中人，洞中人，边缘人。从而揭示当下城市中人的一种隐秘的精神困惑和向往。可将其视为治愈类型的小说。水中人为什么喜欢待在水中？张丽丽呈现了那个男人的仪式般的讲究，焦虑如一条失水的鱼。可躺在放满水

的浴缸里，听着水声，他就能安然入睡，而且，鱼缸内外还精心地放着一系列小物件：玫瑰花瓣、麦色睡袍、盆景、音响、牛角梳子。男人自诩水中人，居然在治愈后，建了游泳馆，治自己转而治别人。于是，从心灵越至远古的源头：人类由水生生物成形、演化。远古的静与当下的动形成反差。张丽丽写异常人的治愈，作为移情的水、洞、边，渐渐地提升为一种有意味的象征。在读过多篇怀旧式的乡村叙事之后，张丽丽的城市畸人触及当下：困窘中心灵的迷失、寻找和安放。

方再红的《弥留》，呼风唤雨的男人，却被小小的癌细胞征服。肉体弥留之际，展开了灵魂迷失的过往。妻子精心护理，拿着的小型收音机，响起“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男人的反应只有泪水。结局出乎意料：女人坦诚她也有过外遇。此前妻子的护理实际上是一种忏悔，此作的主角其实是妻子。双重的迷失，在弥留之际回归了“荷塘”。大世界、小物件——小细节弥合了夫妻关系，失即得。

徐玉兰的《春山伴侣图》，是个鉴定、出售古画的故事。这类故事甚多。我期待的是“怎么做”。此作中童言无忌，就像发现“皇帝的新装”的那个小孩发现了爷爷——鉴定专家的“哄人的表情”，坏了爷爷的事。由此，这个俗套故事有了新意。题为《爷爷的表情》更贴切些。大人鉴画，小孩介入，小孩理所当然成了关键人物。妙在小孩子只说了人的长相、表情。写小小说，不也要有独特的发现吗？

蒋静波的《跳蚤（外十三题）》，写了十四对男女（夫妻）的危机，使用了一种简约、留白的叙述，类似海明威的表达方式：只写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而大部分藏在海水下边。男女冲突的故事深深地隐着，像又静又黑的夜，男女的危机像走钢丝。蒋静波让人物像抓最后一根稻草或一个救生圈一样，抓住一个细

节,从而爆发和宣泄情感。结尾是开放式的。《跳蚤》中,浮出表层的跳蚤,不是实有的跳蚤——微信截图那26个字,像跳蚤,女人的反应如被跳蚤叮咬。紧扣着“痒”写。夫妻之间深夜的冲突,仅呈现碎片式的言行,连26个字的内容也省略了,痒转为伤:脚下盛开一朵接一朵的小花。蒋静波很会经营空灵的细节,能使细节生成丰富的意象,悬在可言不可言的微妙之处。小说家族有长、中、短、微,规模的大小不同,但是,表现人的存在境遇却有共同的追求,所以,我认为小小说首先是小说,其次才是小小说,它确实有独特的表达方式:螺蛳壳里做道场。蒋静波主要写闪小说,长的不过800字,少的只200余字,但是,灵活而又灵动地探索小说关注的“危机”。在很多作家做加法(写得满)时,蒋静波做减法(省略、留白),提高了小小说辨识度。

记得有一次去西藏采风,回到浙江,我出现了高原滞后反应。赵悠燕的《暗示》,同样写了滞后反应。被车撞,已多见多闻。那个送外卖的男人撞了“我”,首先是拍了现场,然后用电话报警,人物“怎么做”很特别,但是,作为读者,报警、检查都是可预料的“做什么”。赵悠燕写了滞后的心理暗示:百度搜索、家人关心,引起了滞后的症状,没被撞的左腿也瘸起来,像表演。但是,仅一个早晨,作者就收回了这种症状,把结尾收拢了。心灵的滞后反应该有多久?《醉酒》,也是聚会的故事。开头是老王的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聚会时谈话,谈出些什么?赵悠燕罗列了一系列话,像会议纪要。当读者读小说时,期待读到什么?其小小说似话题节目:孩子长大,家长怎么学会自立(即摆脱对儿女的依赖)?其实,读小说,读的是人性的微妙,而不是公众的社会话题。说是“醉”,都没“醉”,因为所有的话逻辑严密,表达明确,条理分明。

吴鲁言有小小说文体的意识。一是系列的方法,比如她的

“社会系列”。二是细节的运用，还能让细节在运行中增加含量：一条鱼、一群蚂蚁、一次感冒、一枚方戒、一件旧衣，把物件的细节与人物做配套。《红烧青鲑鱼》，是个友情的故事，相逢场景，主人公由一粒黑痣，认出了儿时的玩伴。轮椅上的老人已不能说话，而一次又一次点的红烧青鲑鱼，成了一个谜一样的情结，也续接了现在的友情。作者留白，不交代标志着童年游到老年的青鲑鱼，记忆如水。

桃子的《我要去北京》和《另一扇门》，立刻让我想到同是湖州市的作家李全的《我要去北京》和邵宝健的《永远的门》。桃子有点“迎难而上”的架势。《永远的门》是墙壁上画着一扇虚门，《另一扇门》是人生的虚门。主人公回乡过年，谈起过去在镇里打群架，致使眼睛受伤，明眼变盲眼，于是，上天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另一扇门——这是所谓的主题，罩着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用对话的方式交代出故事的流程，带有很明显的训诫意图，但应当克制这种“明确”。我要去北京，怎么去？看什么？为什么去？其独特之处体现在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开头，阿旺婆试着脱离拐杖，院中的银杏树使她出现幻觉，看见阿旺老爹摘白果，揉揉眼，却是树叶婆娑，于是起念去北京。树叶与北京关联着微妙的心灵。85岁的阿旺婆出了名的好脾气，操持着这个家，却突然要去北京。儿子陪她去。第二个细节，在天安门她掏出两枚毛主席像章和一张黑白照片——过去时代的标志性物件。她的老伴30年前去世，她是用她的眼代表老伴去北京——老伴的遗嘱。感受到走过风风雨雨的一对老夫妻的感情的同时，不也写出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吗？可见小小说的秘密在于不怕面对同类故事，只要能发现独特的细节。细节能使故事获得新意。

乐忆英启动细节，演绎出《梅花园》《油纸伞》，以情节见

长,可见《小说月刊》用稿“原则”。章理申的《天下第一》《神医》,偏重人物与故事的传奇性,那种奇还含着“神”——神奇。小小说和故事两种文体,他吸纳了“故事”的元素,强化了小小说的传奇性和可读性。吴宝华的《丁一画》《钓痴》,陈炜的《最后一枚银币》,王晓红的《猜猜她是谁》及胡新孟的《三棵树》,吕品的《段九妹》也属这一脉。缪丹、沈海清的故事,吸收了小小说的特质,因而提升了故事的品质。不妨将小小说和故事,放在改革开放40年这个大时段里来观照,会发现文体的变化,两者相互“学习”的同时,更各自彰显着各自的文体特点。小小说已融入小说的家族,又呈现了小小说独特的表现力和想象力。契诃夫有个形象的比喻:大狗叫,小狗也叫。

春节期间,读2018年的作品,感觉自己像好奇的小男孩过年,在城市和乡村,在现在和过去,进进出出,穿来穿去,发现每一个“小世界里”有新鲜感和有秘密的人。

闪小说,是小小说的一个极端,“小”的小小说。读者往往一瞥,就能看见里边的一闪。将红墨和蒋静波的闪小说对比,就故事而言,前者“显”,后者“隐”。就像前者写波浪汹涌,后者写暗流涌动。后者是有难度的写作。红墨的《胡子》《要去》《地上的云霞》,把人物置于极端的境遇,显出瞬间的闪亮。相对其写异常,我更在乎其写平常。《梯子爱情》,家族中的梯形辈分的三人:祖父、父亲、儿子。家族基本的男性成员,各为一题。三篇中的物件:草垛、楼房、大山,都高高在上。祖父和菊子一起堆稻草,一滑一抱,菊子成了祖母。劳动创造了爱情。结尾稻草蓬下,筑一个爱巢,引出《父亲》。前两篇首尾承转,如三辈人的血脉传承,其中有朴素的传统的精神传承,构成系列。梯子具象,也成了意象,是贯穿着三篇的物件,对三个人的爱情起着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就是怎么做。父亲是个实诚人,学钉秤的手

艺，因为不会做手脚，所以发不了财，只能居住在祖父祖母的老楼里，可姑娘菜叶看上了他，怎么成亲？老实的父亲，还得由祖母帮助，祖母（也就是菊子）在两个新人上楼后，撤掉了梯子，让两人“高高在上”，于是菜叶成了母亲。每一个爱情都发生在“高处”，处理梯子的方式，与时代、与环境紧扣，一次次向上的爱情，却在大地怀抱之中（劳动在大地上，大地回报了爱情）。《父亲》的形象最为鲜活、突出。关于爱情故事，古往今来，汗牛充栋，红墨的《梯子爱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效果，或说，好作品是怎么炼成的，关键之处是红墨发现、提取并把握了每个人物独特的“怎么做”。

2018年浙江小小说（故事）要目

- 邵宝健 《分享六千万》《湖州日报》2018年3月9日
- 赵淑萍 《跑龙套》《海燕》2018年第1期
 《河上的男人》《宁波日报》2018年2月23日
 《谁在卫星上敲榔头》《金山》2018年第10期
- 徐均生 《子君的自卑》《昆山日报》2018年6月3日
 《生意经》《天池小小说》2018年第2期
 《谁是英雄》《山东文学》2018年第7期
- 岑燮钧 《兰婆婆》《北方文学》2018年第4期
 《寻访私奔的祖母》《大观》2018年第6期
- 许 仙 《松子香》《天池小小说》2018年第2期
 《柳叶刀》《小说月刊》2018年第1期
 《阳光蛛》《百花园》2018年第4期

- 陈国凡 《饭局》《喜剧世界(上半月)》2017年第5期
- 陈国炯 《九个馒头成了佛》《潮声》2018年第5期
《奶奶的米海茶》《北京文学》2018年第3期
《母亲》《北京文学》2018年第3期
- 王秋珍 《奶奶的玉簪子》《小小说月刊》2018年第2期
- 徐水法 《古风》《天池小小说》2018年第10期
《夙愿》《天池小小说》2018年第2期
《生姜师长》《天池小小说》2018年第11期
- 郭金勇 《郑一半》《小小说大世界》2018年第10期
- 汪菊珍 《阿杜》《一把油纸伞》《住着青虫的桃子》《棉花秆》《灯花》
《第七块石板》《百花园》2018年第3期
- 张丽丽 《水中人》《洞中人》《边缘人》《天池小小说》2018年第3期
- 方再红 《弥留》《海燕》2018年第5期
- 徐玉兰 《春山伴侣图》《小小说大世界》2018年第5期
- 蒋静波 《跳蚤(外十三题)》《文学港》2018年第10期
- 赵悠燕 《暗示》《岁月》2018年第4期
《醉酒》《天池小小说》2018年第2期
- 吴鲁言 《一枚方戒(六题)》《文学港》2018年第4期
- 桃子 《我要去北京》《小小说大世界》2018年第3期
《另一扇门》《湖北警学研究》2018年第2期
- 乐忆英 《梅花图》《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
《油纸伞》《小说月刊》2018年第6期
- 章理申 《天下第一》《小说月刊》2018年第6期
《神医》《小说月刊》2018年第13期
- 吕品 《段九妹》《小小说大世界》2018年第1期
- 缪丹 《活模》《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8年第1期
《丈夫的心愿》《民间文学》2018年第7期
- 沈海清 《钉子养殖场》《故事会》2018年第18期

- 吴宝华 《丁一画》《天池小小说》2018 年第 11 期
《钓痴》《精短小说》2018 年第 3 期
- 陈 炜 《最后一枚银币》《小说月刊》2018 年第 8 期
- 王晓红 《猜猜她是谁》《精短小说》2018 年第 5 期
- 胡新孟 《三棵树》《金山》2018 年第 1 期
- 红 墨 《行刑》《胡子》《小小说选刊》2018 年第 1 期
《要去》《地上的云霞》《小小说选刊》2018 年第 10 期
《梯子爱情》《金山》2018 年第 10 期

三、补遗

- 岑燮钧 《琴师》《四川文学》2017 年第 12 期
- 陈国凡 《饭局》《喜剧世界》2017 年第 5 期

东风好作阳和使 ——2018年浙江戏剧文学综述

| 严 迟 |

2018年,搬上舞台演出的新创作的浙江大型戏剧文学作品有25部左右,为举办浙江省第29届小品大奖赛而创作的小品有30多个,进入决赛的有16个。25部左右的大戏和30多个小品,这个数字是令人鼓舞的。因为据我所知,这几年,我们浙江邻近地区的几个省市的剧本创作,质量上不做定论,在数量上是远不及浙江的。这说明浙江的戏剧大环境、大生态、大格局都是良好而有独到之处的,因之造就了浙江戏剧的繁荣。

2018年的浙江戏剧,仍然保持了浙派戏剧的基本风格。立足浙江,描写浙江;戏剧性强,讲究技巧;故事朗朗上口,通情达理;全新包装,精美演出。浙江戏剧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浙派戏剧的特点。而浙江戏剧的题材趋向、叙述习惯、表现方式等,在纵向上有着明显的传统性和继承性。这一点,看看浙江每年的戏剧文本,依然留存着明显的宋代温州南戏风格,就一目了然了。也正因为浙江戏剧深深扎根于浙江这片土地,所以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构成了浙江文化的斑斓画卷。

从2018年的浙江戏剧中,我们切实感受到浓厚的浙江地域特色。20多部大戏中,取材于浙江的现实生活、历史事件、传奇人物以及风情习俗的占了绝大多数。这其中,有直接描写和歌颂浙江改革开放的《柳市故事》《通达天下》《香榭村》《江霞的婚

事》《江夏街》，有反映浙江革命斗争史的《赤子》《守者无悔》《童小姐的战场》，有取材于先进支边人物和扶贫教师事迹的《天山的灯》，有反映浙江商界风云的《甬商 1938》，有叙述近代浙江文化名人故事的《天真之笔》《新新旅馆》，有反映浙江历史人物的《王阳明》《杨时与湘湖》《苍生》，有反映浙江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地恋歌》，等等。像 2018 年这样密集地出现描写浙江、歌颂浙江的作品，历来并不多见。可见浙江本身丰富多彩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是一座取之不尽的题材宝库，值得挖掘，值得珍惜。

温州乐清越剧团的《柳市故事》，对改革开放之初饱受争议、艰难探索的柳市现象给予了正面的描写。40 年前，温州柳市镇闯出了一批在各个领域拔尖的经商户，有“翻砂大王”“目录大王”“五金大王”“矿灯大王”“螺丝大王”等，人称温州“八大王”。这样一批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在无意中走在了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上。他们刚刚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又遇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打击投机倒把的乐清“八大王”事件，“八大王”被判刑、关押，后又逃亡。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当时的各级政府对此进行了反复的调查。1983 年春节刚过，温州市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在对案情进行复查的基础上，最终得出结论，为“八大王”平反，大大提振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信心。“八大王”事件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重大事件，折射了小人物与大时代、小地方与大政策之间的关联，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也展现了乐清这个改革开放先行者的独特历史印记，呈现出乐清人民自力更生、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的积极进取精神。《柳市故事》正面碰撞这一历史事件，以积极的主题、艺术性的构思、丰富多彩的人物描写，热

情讴歌了浙江省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为这样一种高难度题材的开拓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剧本虚实得体,人物饱满,情节流畅,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戏。

与《柳市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桐庐越剧团的越剧《通达天下》。“桐庐快递帮”是浙商敢为人先精神的生动体现,从小山村到大世界,从家庭作坊到跨国公司,“小快递,大民生”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奇迹。剧本选取了“桐庐快递帮”在创业初期的艰辛历程,描写这一代创业者从大山深处走向大都市,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奋力前行。全剧以多元的情感关系与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贯穿于故事中,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中,设计了非常细腻的情感线索,将外部的挫折、困顿、打击、天灾人祸、迷茫落到了兄弟情、夫妻情、恋人情、员工情上面,并且最终转化为对客户的真情,从而突出了桐庐快递人以诚信为本、信誉至上的民族精神和经商理念,彰显了他们舍利取义、以德化人的博大胸怀,同时展示了快递人聪慧机灵、足智多谋的人格魅力。剧本敢于设计矛盾,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是近年来浙江正面反映改革开放题材中非常有特色、十分有潜力的一部佳作。

《香榧村》是颜全毅先生的又一力作。颜全毅是一个年轻的老编剧,他文学底子厚实,思维敏捷,写作风格稳健而新颖,因此他的作品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功。例如他写的《一钱太守》《鹿鼎记》《游子吟》等剧本,能够准确捕捉各个题材的深层内涵,体现出不同题材的独特风格,刻画人物十分精致,因而受到高度好评。这一次他瞄准了香榧的题材,将故事背景置于农村全面改革开放,农业、商业大发展的历史阶段,写出了香榧村的山乡巨变,而这种巨变来源于祖国与时俱进的发展大局中,通过一个女大学毕业生沈雪芹放弃优渥的城里生活条件,回乡带领香榧村共

同致富的过程，揭示农村发展的内在规律。剧本抓住了香榧、香榧村、香榧人的故事，画出了一幅农村人向大自然要效益、勤劳致富的美丽画卷。

衢州市婺剧团的《江霞的婚事》，讲的是年轻媳妇江霞在丈夫意外去世后，为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公公和年幼的孩子，放弃自己再婚过正常人生活的多次机会，顶着生活和观念的重重压力，带领家庭和乡亲走出贫寒困境的故事。剧本设计了一个真情对待江霞的男友徐茂林，让他给予孤立无助的江霞以希望，并且最后让这一对患难恋人走到了一起，共同面对生活的难题，也让男方老人、女方老幼和江霞夫妇住到了一起，成为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不仅如此，故事的最后，江霞夫妇开办养老院，解决了剧本一开始提出的农村空巢家庭的普遍性难题，前后呼应，针线严密，非常暖心。这也是剧本的一大亮色。写人物，直面社会底层生活，弘扬传统美德，扎扎实实描写新农村，使剧本非常接地气，具有较好的演出前景。

宁波市甬剧团制作的大型原创现代轻喜甬剧《江夏街》，以一个城市的一条主要街道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变化，来浓缩表现江夏街、江夏街所在区域乃至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巨大的不可阻挡的变化。剧本设计了一段大跨度的历史时期，从1975年到2017年，长达40多年，这4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打破固有思维走向改革开放并且取得伟大成就的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吃饭要粮票，吃肉要肉票，穿衣要布票，烧火要柴票，还有糖票、酒票、饼干票，烟票、鱼票、煤球票……”开始，一直到江夏街实行电子化、信息化，街区变成中心花园为止，物质和硬件变化的背后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剧本叙述了一个普通而传奇的故事：女青年姜小琴为了能嫁一个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不得不与情投意合但爷爷的出身是地主的男青年马阿

王分开；她因为感情的萌发而不慎怀孕，即将面临自己无工作、孩子无户口，马阿王又灾难重重不知所终的困境。江夏街上出名的“寿头”寿德德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一直暗恋着姜小琴而不得，这时候挺身而出，愿意背着黑名、被女友误会而与姜小琴假结婚，五年中两人洁身自好，保持着纯洁的感情。五年期满，两人正要登记结婚时，一直了无音信而饱受飘萍之苦的马阿王忽然现身，让几个人物陷入感情的旋涡之中。最终故事以双方成全对方而获得圆满结局。剧本非常难得的是大胆将寿头寿脑、老实得近乎痴呆的人物设为第一主角，利用人物本身的性格特点组织剧情，以轻喜剧的风格进行审美设计，使一个反映社会风云变化的重大题材充满着轻松和快乐，让观众在愉悦中得到受益，这是难能可贵的。

浙江是红船的启航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曾经发生过多多次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也出现了浙东、浙南、浙北等多个革命根据地。反映浙江的革命历史，已经成为浙江戏剧界的自觉行为。2018年推出的《赤子》《童小姐的战场》《守护者无悔》就是其中比较成功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赤子》描写了90年前浙江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浙江三门县亭旁镇建立的过程，1928年5月，在浙东三门县，以亭旁才子包定为代表的一群共产党员，遵照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指示，在亭旁镇的丹邱寺，打出了武装起义的红旗。26日拂晓，暴动部队占领亭旁，县委宣布解散当地所有反动机构，宣告亭旁苏维埃政府成立，并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后来，国民党政府调集部队大举进犯，暴动部队腹背受敌，弹尽援绝，武装人员化整为零，转入地下。1929年3月28日，暴动部队总指挥包定赴杭州向省委请示工作，同月31日，由于叛徒出卖，在杭州被捕。1930年，

包定被害于杭州，就义前慷慨赋诗：“碧血洒芳草，正气壮山河。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以殉道者的坚毅决绝，谱写了一曲信仰的豪情悲歌。剧本以写实的方法，遵循历史，放大人物及人物关系，使剧本的可看性大大增强。作者巧妙安排了一组主要的矛盾冲突线，与一号人物包定对立的一号反角是他曾经的备受尊敬的地下党领导管容德，这使剧本脱离了常见的概念化的拷问、毒打、宁死不屈的模式，而形成了逆转了的亦师亦友、亦敌亦友、恩仇交集的场面，激荡着大是大非和出人意料的人物突转。剧本更加高明的是将包定塑造成为一个才华横溢、腹有诗情的新型革命家，这为剧本的台词和对话诗意化，强化剧本的文学性做了铺垫。

《守护者无悔》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现实主义舞台剧，通过保护中共二大珍贵文物的历史事件，生动刻画了以张人亚及其父亲张爵谦等为代表的一群宁波乡间的质朴老百姓守护者无悔的形象。据载，张人亚，宁波霞浦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宁波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一系列重要决议案。会后，党中央印了一批小册子，把党章、决议等文件印在册子上发给党员。张人亚也拿到了一本。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滩。危难时刻，张人亚想到的是一批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1927年冬，带着这些文件书报，张人亚秘密乘船回到宁波霞浦老家，交代给老父亲张爵谦。为掩人耳目，张爵谦谎称儿子已死，建了张人亚的衣冠冢，将资料藏在其中。这个秘密一藏就是20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张爵谦才把资料转交给党组织。张人亚和其父亲保存的资料有中共二大制定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经考证，这是唯一存世

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的原始中文文本，是极其珍贵的档案文件。由于题材的特殊性，这个剧目带有明显的文献性质，通过一本文献资料，牵扯出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典型的“以小见大”艺术手法。

《童小姐的战场》(黄先钢编剧)描写富家小姐童泗敏在她的老师、中共地下党员萧林秋的引领下，怀着满腔热情，冲出家庭，投身革命，来到了四明山根据地的中心梁弄横坎头。她原以为可以马上投身战场，却不料接到组织上交给她的一个特殊任务——与萧林秋假扮夫妻，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站。带着几分不情愿，童泗敏随萧林秋来到姚江镇，以开商行做掩护，做起了“萧太太”。在这个特殊战场上，童泗敏经历了重重考验，逐渐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并在不知不觉中对曾经的师长、现在的同志萧林秋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情愫。就在童泗敏打算向萧林秋表白的时候，风云突变，两人为了斗争的需要不得不暂时分开。萧林秋领导的策反伪军的行动取得成功，起义部队与新四军接应部队胜利会合。但萧林秋自己却因掩护起义部队突围而陷入敌阵。残忍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了萧林秋，在童泗敏为他精心织就的一件毛衣上，留下了17道刀痕和斑斑血迹。捧血衣，眼望刀痕，童泗敏怀着无限的深情，在那17道刀痕上绣出了17朵鲜艳的红花。她擦干泪水，又奔向新的战场。剧本角度新颖，情节紧张，儿女情长和刀光剑影糅合在一起，生离死别和危机四伏纠缠在一起，革命豪情和男女恋情交融在一起，在观看过程中，会产生甜酸苦辣各种不同以往的审美体验。相对而言，黄先钢另外一部根据电影《渡江侦察记》改编的同名京剧，则中规中矩得多，但作者善于紧紧抓住京剧的剧种特色，写得非常洗练、通透，故事动作性强，有粗犷激昂的阳刚之美。

浙江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一大批浙江儿女走南闯北，投身于伟大的建设事业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天山的灯》以宁波市镇海中学原副校长姚仁汉为原型，讲述他两度援疆、在库车县第二中学任副校长期间的感人故事。姚仁汉 2012 年 7 月参与教育援疆，担任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第二中学副校长。援疆期间，他积极探索教育理念创新和模式创新，有效带动了库车二中教学管理的改革和创新。他所领衔的“镇海中学名师工作室”成为浙江省人才援疆首批传帮带试点工作室。2017 年 2 月 25 日，姚仁汉因病去世，被追授为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先进个人、第五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登上“中国好人榜”。姚仁汉精神在浙江大地、天山脚下感召着一批又一批干部人才“舍家报国、倾情援疆”。该剧是浙江省首部援疆题材原创话剧，艺术地展现了姚仁汉在新疆库车二中担任副校长期间真情援疆、乐于奉献的先进事迹，集中反映“舍家报国、倾情援疆”的援疆人面貌，体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刻主题。剧本着重刻画了姚仁汉以及他的同事、学生，立足于写人物，使姚仁汉这一先进人物的家国情怀、人格魅力、爱岗敬业精神得以升华，感人至深。

2018 年，宁波演艺集团推出的《甬商 1938》，是该集团继推出甬剧《筑梦》、话剧《大江东去》之后的第三部宁波帮系列题材的舞台剧，是又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戏。剧本以 1938 年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为背景，描写当年的以海生火柴厂总经理、四明商会会长孟海生为首的宁波帮商人，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民族气节，冒着生命危险，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保护民族产业，不惜做出巨大牺牲，支援抗日前线故事。剧本的情节结构类似于戏中戏，有两条线索互相交叉互相推进。一条是孟海生与日本驻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科中佐正面交锋的主线，另一条讲述了现实

中一个生存境况窘迫的剧团为了营生和梦想创排一出内迁大戏《甬商1938》而历经艰难不得善终的故事。两条线索的设计,使剧本带有了亦庄亦谐的风格,也给整个剧本带来了明显的节奏感,剧本的内在核心是凝重而厚实的,而外在形式是轻松而诙谐的,可以看出编导创作的良苦用心。

浙江的文化名人和历史人物是浙江这几年戏剧创作的一大题材来源,尤其是浙江的近现代历史人物,有不少是享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2018年,浙江的舞台上出现了好几个文化名人和历史人物的形象,例如郁达夫、胡适、杨时、钱穆等等,各有千秋,色彩缤纷。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长河里,郁达夫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的一生伴随着近代历史的波诡云谲。动荡的时局、敏感的思绪,造就了郁达夫的放荡不羁,也塑造了他的执拗和任性。诸多外因与内因形成合力,让郁达夫的文字彰显出一种魔力,最终形成独特的郁式风格。在文学道路上,他与鲁迅亦师亦友、互相欣赏,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好友共组文学社团,却终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在情感生活上,他与王映霞、孙荃、隆子、何丽有的爱情,焕发着迷人的色彩,却也像寻常家庭一样败给平淡生活的磨砺。移居南洋后,他隐姓埋名,利用商人的身份多次营救爱国志士。浙江话剧团的话剧《天真之笔》,通过还原郁达夫命运多舛的一生,着眼于探寻其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以及作家通过作品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通过独特的视角完整审视郁达夫过人的文学才华和饱受争议的动荡人生。剧本在勾画郁达夫多重性格的同时,着重刻画郁达夫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和文学特征:天真!正因为天真,他一直对世界抱有热情,喜怒由心;正因为天真,他不囿旧规,婚恋高调;正因为天真,他才独创出与众不同

的文学作品。《天真之笔》的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天真”的人，所以才会对郁达夫的天真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和共鸣。

浙江话剧团的另一个话剧《新新旅馆》也是描写文化名人的原创剧。只不过这一次登场的主角换作了另外一个名人：胡适。1923年春，胡适借从北京南下上海讲学之机与曹诚英住进了杭州新新旅馆，久别重逢，胡适本意不是为了续爱，而是迫于家庭和社会压力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说服痴情的曹诚英分手。胡适学贯中西却囿于传统，思想开放却拘于自律，是一个高度的矛盾体。年方二十的曹诚英情真意切，一往无前，道德拷问和天真任性最终都抑制不住生命火山的爆发喷薄。六天七夜，对于两人来说都是一场炼狱。其间，胡适的启蒙塾师胡中珙、学生汪静之、朋友徐志摩等纷纷登场充当说客搅乱其中，最后因性格刚烈的妻子江冬秀突至而使剧情陡转。已经怀孕的曹诚英决然离开，胡适也因此认清了自己。这个剧本是典型的人文年代戏，其时社会新旧观念互相激荡，文人雅士百家争鸣，社会革故鼎新，变革频仍。为加强这种时代感，剧本特别设立了甲、乙两位现代人以及规定情境中的新新旅馆工作人员，借以代表局外人不断审视剧中人的情感，审视那个年代特有的情感氛围。剧本行文极其细腻，对所有上场人物均有精彩的点睛之笔，尤其是对胡适笨拙地面对感情纠葛而不知所措的尴尬，有入木三分的描写。透过各色人等的性格表现，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个“新新旅馆”，这一个年代，这一个“大学者胡适”，是一部有含金量的佳作。

在历史人物中，浙江的王阳明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宗师级人物，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浙江戏剧界创作的有关王阳明的文艺作品，时时有新作。几年前，余姚姚剧团姚剧《王阳明》一举夺得省戏剧节的多项大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题材创

作的终止。2018年,享誉剧坛的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再次创作了同名越剧。该剧讲述了王阳明以诗论学、与刘瑾较量、龙场悟道、平定宁王叛乱等故事,展现了王阳明跌宕起伏的一生和他从一个凡人变成圣人并且成就“心学”的历程。剧本严格遵循历史真实,对王阳明这一真实人物决不虚构,决不戏说。对王阳明的学说,作者本人下了很大的“悟道”功夫,将不可能三言两语说清楚的学说娓娓道来,解释得既清晰又明白。将空灵而不可外化的格物悟道情节化、形象化,这是有很大的艺术难度的。全剧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有思辨性,剧本文本带有极强的哲理性。目前的文本,文笔老练,思维严谨,结构优美,有较高的文学品位。

“风中雪,雪洗肝胆,老骥伏枥自担当。莫忘勤政与明辨,何惧那征程寒霜骤风狂。”新编绍剧《杨时与湘湖》以杨时程门立雪的典故开篇,把读者和观众们带回到了杨时就任萧山知县的北宋年间。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北宋哲学家、文学家、官吏。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历官浏阳、余杭、萧山知县,荆州教授、工部侍郎,以龙图阁直学士专事著述讲学。先后学于程颢、程颐,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又与罗从彦、李侗并称为“南剑三先生”。花甲之年杨时来到萧山担任知县。在萧山为官期间,杨时善听民意、善解民忧,为化解占地造庙纷争,他遇险不推诿、实干担当;为筑堤修湖灌田,他登山涉水、亲力亲为;为解决失田移民生活之困,他精打细算、解忧排难;为保公平聚人心,他守心克己、廉洁奉公;为解民怨护民利,他不畏权贵、死谏陈情。他的清廉和有为,给萧山留下了碧波荡漾、造福后代的湘湖。剧本塑造了一个爱民如子、为民实干、胸襟坦荡、大仁大义的吏官形象,写得大气精致,矛盾冲突强烈,人物关系复杂,与绍剧的剧种气质相吻合,因而产生了较好的剧场效果。

富阳越剧团的新创越剧《苍生》则把视线转向了更古远的五代十国的吴越国，演绎了一个圣人犯错而知错能改的传奇故事。五代十国时期，建都杭州的吴越国开国君王钱镠（字具美，小名“婆留”）生逢唐末离乱之世，雄心勃勃，不顾王妃劝阻，西征歙州。途中，钱王无视富阳新城籍谏议大夫罗隐的劝谏，颁布了一道不许在军中婚育的禁令。而此刻他最信任的富阳新城籍将领杜子建与军营绣女莫卉兰相爱，卉兰已经怀孕在身。钱王为维护军令威严动了杀机，一对恋人生死不渝，为了爱的结晶而舍身殉情。爱的牺牲让人震撼，异象环生，似把天意昭彰。粗犷率真的钱王回想自己的传奇身世，在游方僧人贯休的暗示下，反省悔悟，知错即改，听从王妃劝告停止征伐，发誓以苍生社稷为重，开始在杭州筑塘御潮、发展农桑、促进贸易、繁荣文化，此后，钱镠及其后的三世五代吴越国王始终奉行以民为本、保境安民的国策，并留下《钱氏家训》诫谕子孙。这个剧本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塑造钱镠这一舞台形象时，没有正面写他的历史功绩，避开了惯见的一味歌颂丰功伟绩的套路，独辟蹊径，写钱镠之错、之悔、之悟，为浙江精神谱写了一曲别开生面的“颂”歌。而剧中一对青年男女冒着禁令相爱结合、舍生护子的爱情传奇，则为厚重的历史增添了轻盈的爱情副线，满足了普通观众的观剧体验。爱情副线与历史主线的双线交织并进，使《苍生》一剧既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又具历史反思的文化品格。

2018年的戏剧创作中，有几个剧本值得一提，一个是夏强为浙江农林大学量体裁衣专门定制的大型话剧《大地恋歌》，另外一个为浙江绍剧院的实验独幕绍剧《庄公的烦恼》。理论上，《大地恋歌》这样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命题作文的宣传品性质，我们见到过许多这一类半生不熟的应景之作。而这一曲大地恋歌，却别

有余香。剧本采用了群戏结构,运用误会、对比、虚拟、夸张等等艺术手法,使这个应景之作具有很强的艺术性。编剧夏强在戏中,设计了三代人的薪火流传和代际冲突,将这种冲突与中国的教育事业紧紧相连,使剧本的格局大大提升,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品。

浙江绍剧院的小剧场实验绍剧《庄公的烦恼》取材于《左传》中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讲述的是春秋时期郑庄公被母亲武姜厌恶,而武姜偏袒庄公弟段,母子向郑庄公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郑伯隐忍克制,处处纵容母亲和弟弟的野心,其实是处心积虑等待他们犯下不可饶恕之罪,再一举拿下。在得知母亲和弟弟要里应外合,发动叛乱时,他才动手驱逐弟弟,放逐母亲,并且发下毒誓,与母亲“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久后,郑庄公深感怨母总为不孝,于是设计母子相会,重新和解。这是一折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人物的心理状态错综复杂,人物间的潜台词极其丰富,剧本在短短的独幕剧时间里,需要完成许多重大事件,人物的出场、变化以及行事被高度浓缩,尤其是人物意识流的内在化和外在化,考验作者的写作功力。剧本的实验性就在于和传统戏剧相比,表面上时序混乱,主题隐晦难以确定,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精密设计过的。这一类剧本其实大半的功力在考验导演、演员的舞台理解和驾驭能力。

与独幕剧相比,小戏小品在体裁上要更小一些,而且主题容量一般比较单一,不像独幕剧那样可以有多重主题。中国的小戏小品在风行之初,以喜剧、轻喜剧为主,甚至在一段时间出现了无笑不成小品的现象。其实小戏小品的样式和欣赏趣味是多姿多彩的,可以欢笑,可以痛哭;可以舒缓,可以急骤;可以花前月下,也可以江河湖海。取材宽泛,其表现方式必然会千差万别。浙江作为小戏小品的大省,积累了丰富的小戏小品创作经验,小

戏小品的创作十分活跃。2018年，浙江举办了第29届戏剧小品大奖赛，出现了不少好作品。其题材之广泛，体裁之多样，风格之丰富，效果之明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反映新农村建设的《路》（王增光）、《我们村的APP》（朱丽娜）、《美丽乡村总动员》（陈永岗），反映抱团养老、老有所养的《但愿人长久》（石佳、应言信）、《放心不放心》（汪黎明）、《那道门》（金哲慧、顾颖、吕红军），反映老革命军人情怀的《碇步桥上》（沈必君）、《嘘，小声点儿》（方宇），反映信任与诚信问题的《城里的月光》（胡利民、胡磊娜）、《我相信》（孙海英、史亚新）、《钉子》（黄平、孙瑞玲），反映亲情、生活情趣的《陪你一辈子》（楼焕亮、杨凯滔）、《绿茶红酒》（金渊博、方建燕）、《我要报名》（朱琳燕、李斌）、《为爱“亭”留》（沈洁）、《情浓伏茶摊》（夏千），还有反映望子成龙现象的《一碗蛋炒饭》（吴云芳、黄凯伟）、《起跑线》（朱强）以及歌颂廉政干部的《露馅儿》（史亚新、刘杰），等等，都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有敏锐的视角，有开阔的视野，有娴熟的技巧，较为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万花筒的方方面面，以小见大，透过十几二十几分钟的时间，让观众带着或喜或悲的体验进入新的每一天。

2018年，浙江在儿童剧方面也有所收获。浙江话剧团演出的儿童剧《玻璃城堡》《七色花》等引来了小观众们的快乐笑声，他们在笑声中懂得了只有爱才能让七个变成乌鸦的哥哥恢复人形并且得以团聚（《玻璃城堡》），懂得了自己需要勇气和担当来接受来自七彩森林、月亮广寒宫和残酷竞技的挑战（《七色花》），这两个非常成熟的儿童剧在全国各地的演出中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2018年的浙江戏剧创作，延续着前几年至今的多产、高质的势头，这一势头，在浙江

省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必将一无阻挡,汹涌澎湃,取得一个个新的收获。

2018年浙江戏剧创作要目

- 汤 琴 《柳市故事》
黄先钢 《童小姐的战场》
 《渡江侦察记》
颜全毅 《香榭村》
邵建伟 《江霞的婚事》
孟 华 《王阳明》
陈伟龙 《通达天下》
夏 强 《大地恋歌》
周文毅 《天山的灯》
闫亢舒 《苍生》
王晓菁 《杨时与湘湖》
洪靖慧 《守者无悔》
王信厚 《江夏街》
马凌姗 《甬商 1938》
林蔚然 《天真之笔》
陈国峰 《赤子》
龚应恬 《新新旅馆》
王 薇 《玻璃城堡》
李宝群 《七色花》
章 静 《庄公的烦恼》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018年浙江影视文学简述

| 张子帆 |

有评论说，2018年是中国电影惊喜的一年，丰收的一年，也是在机遇和挑战中踏上电影强国征途的一年。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达到600多亿元，创下历史新高，稳居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引自1905电影网）。票房火爆的电影有《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无双》《影》等作品，而电视剧方面则有热播的《大江大河》《创业时代》《正阳门下小女人》以及《延禧攻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博得很好口碑的作品，可谓“影视大年”。201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浙江影视文学的创作也不断有捷报传来，浙江的影视剧作者的创作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电影有韩炜编剧的反映贵州遵义党员干部带领群众自力更生、创造人类工程奇迹的影片《天渠》，陈咏编剧的描摹深圳老城照相馆祖孙三代人生变迁、被誉为“一部艺术激情、鲜活地和表演倾心叠加的主流价值好作品”的影片《照相师》，还有张忌、和庆刚编剧的电影《春天的马拉松》等三部浙江编剧的作品被作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片重点推荐。除此之外，还有钱林森编剧的电视连续剧《绝命后卫师》、高锋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天下粮田》获得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在这样的“影视大年”，浙江影视文学创作有这样的丰收，可喜可贺，可圈可点。

总览读到的2018年浙江影视文学作品，可以强烈感受到创作者们的时代情怀：聚焦和记录时代发展的轨迹，再现时代变迁的风貌。关注时代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脉络，再现时代社会发展的风云际会和波澜壮阔，一直是浙江影视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在2018年这个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殊年份就更不例外，浙江的作家独立或合作完成了《温州三家人》《春天的马拉松》《风再起时》以及《照相师》《绿水青山红日子》《枫桥往事》等影视文学剧本的创作，共同聚焦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改革开放40年”成为2018年浙江影视文学创作的一个集中的主题和题材。

电影《春天的马拉松》的核心剧情取材于浙江宁海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过程中的真实故事，讲述了热情为民的村主任方春天，在筹备本村的一场国际山地马拉松分站赛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涉及村级公务、村民管理及氏族关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棘手问题，他代表集体和个人所做的选择与坚守。这其中蕴含着乡村振兴的大课题，需要大智慧。

影片颠覆了大众对传统农村的固有观念，描述出了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动力和阻力，展现了富裕起来的浙东农村试点改革的成效，呈现中国美丽乡村风景人情，讲述振兴路上的梦想与情怀。《春天的马拉松》所表现的是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巨大的社会变迁和制度创新，记录改革过程中的风雨和阳光，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梦想与情怀。主人公方春天是新时代的村干部代表，他生于云顶村，对于这片养育了自己的土地有着深深的爱，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成年后方春天离开了家乡并在城市立足。但当事业有成之时，他没有选择继续在城市打拼，而是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创业。这和《绿水青山红日子》中的女主人公常菁菁的创业路径十分相似。这是一种历史的潮流，也是一种

发展的方向，因而成为一种共识，也因而成为创作者共同的关注点。

继《温州一家人》和《温州两家人》之后，《温州三家人》的创作显然是要在温州人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作为和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新的认知、开掘以及呈现，区别于前两部作品关注改革开放40年中温州商人的“过去”和“昨天”，《温州三家人》着眼于“当下”和“未来”，重点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温州商人创业的新步伐。当中国经济向着高质量高水平的新阶段迈进，温州人创业的脚步也走出了新的态势。作品围绕“温商回归”的主题，注重“家”的元素和内涵，讲述了两代温州商人不同的奋斗足迹，他们之间常常因发展模式与理念发生争执，却又在家国情怀和素质提升上达成一致。老一代是“创一代”，顺应改革开放的浪潮，挖到第一桶金，但“藐视金钱而看重创造财富的伟大梦想”（该剧导演苏舟语）；而年青一代不是“富二代”，而是“创二代”，他们不在父辈的基础上坐吃山空，而是在新的领域从头开始，理念上已经与发达国家商界接轨。三家人之间的纠缠纠葛纠结是少不了的，但从中溢出的是浓郁的时代气息。与父辈打拼技术与产品、向海外开拓市场的创业故事有所不同的是，在《温州三家人》中，温州商人开始向中国本土回归，即所谓“温商回归”，这是近年来各地都出现并被当地政府鼓励的一种“转移”和“转型”，但同时也开始利用互联网平台面向全世界更为广泛地拓展业务，并且有了“金融战争”的理念和运作。竞争更是高智商操作，所以说其为一部“商战”作品也不为过，毕竟表现的是各大财团和产业集团之间的竞争较量。同时也是两代温商之间的博弈，新老交替，传承与发扬，他们共同开始在新时代讲述他们的新故事：通过新路径（工业物联网）实现他们的新梦想，在富起来的基础上强起来，达到新的制高点。这是转型

升级后的温州商人、浙江商人乃至中国商人的真实写照，展现的是新时代温州商人的精神风貌。

电视连续剧剧本《风再起时》讲述的是几位军人和他们的家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遇到的身份和命运转变的故事。他们因大裁军而解甲归田，融入改革开放洪流，开始各自新的人生。剧中人物塑造各有特色，形象鲜明，作品从他们个人的角度，细腻地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在江南小镇引起的人生和企业的波澜和激荡，以及各自面临的深刻变化和转型。人物的命运与企业的兴衰密切相连，企业的兴衰又与社会时代的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40年间的重大事件悉数在目，风一再起，改革者一再迎风扬帆起航，一再搏击风浪涉险过关，伤痕累累的过程，也是不断成长的历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而开放多元状态下的企业环境也给人物提供了多元的生存环境，让故事情节、人物命运有了符合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顶层设计下的跌宕起伏和峰回路转，包括各种铤而走险、突出重围的破天荒之举和思想观念的激荡。其中，可以看到一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浙商影子。确实，作品“全景呈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成就，真实还原了一代人的创业生活、革命历程和命运沉浮，描绘了改革实践者的奋斗史和社会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风再起时》的独特选题视角，填补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题材电视剧的空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重要经济体制改革节点，从“下海”、体制改革、国企改革、WTO、金融危机，一直到党的十九大召开，都在剧中得以艺术化地呈现，反映了波澜壮阔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真实面貌，成功塑造了以方邦彦等人代表的一批转业军人的英雄形象，将生硬冰冷的金融概念、经济理论转化为具体生动的艺术语言，充满热烟火气的年代感情，告诉世人，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在进行中。（参见

2018年12月7日《中国艺术报》)

电影剧本《照相师》写的是深圳的故事，和浙江一样，那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但却充满岭南的气息。这是一个纵向叙述的现实主义故事，从1978年开始写起，讲述了深圳一家照相馆蔡姓照相师三代人代际间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同步的年代故事，不仅有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创业者的艰苦奋斗，也有新一代青年创新的故事。改革开放开始注册私人照相馆后，蔡家照相师的第一代蔡祥仁擅长室内相对呆板的人像摄影，不久就受到第二代照相师蔡安国的挑战，他把纪实摄影引入照相馆业务范围，开始经营室外的婚纱摄影，而蔡家第三代蔡正雄通过对技术的钻研，开发出全新的手机摄影软件，成功完成了关于摄影的进一步创新。剧中包含贫困带来的危机和耻辱，家人的离散，情感的悲怆，还有富裕起来后的和美与满足，作品于细微中见宏观，以局部反映全局，再现了蔡家的变化乃至深圳以及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变化。作品构思巧妙，主人公是一位照相师，这让他成为一个巧妙的媒介，他手中的照相机是时代社会直观的记录载体：既是记录者，也是见证者，它记录了每一个年份深圳直观的变化。作品做了精要典型的选择，从社会背景的大事件，到家庭环境中的服饰、流行歌曲，甚至照相机机型的变更升级，都让故事有了内在的张力，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时代发展浪潮中紧跟国家政策，迎来美好生活的幸福景象。（参见2018年12月7日《中国艺术报》）

电视连续剧《绿水青山红日子》讲述一个曾经的革命老区、曾经的先进村落，在新时代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贫困村，为重新创业致富，面临新的道路选择，由此产生围绕环境生态保护和迁入对环境有污染企业的“脱贫致富”举措之间的矛盾冲突，探讨经济发展与环境代价之间的关系和出路。这是对于发展、财富和

生存认知深化的表现。作品故事叙述的正是这一新老交替的转型过程，也是新旧两种思想理念交锋的阶段，也是作品戏剧冲突最为尖锐的阶段，包含有多重话题：生态环境如何保护以及开发利用、乡村如何振兴、基层组织如何建设、返乡青年如何创业、脱贫如何攻坚等等，其中，脱贫道路的选择成为作品中异常尖锐的矛盾。作品批判了不计后果的唯政绩观。确定道路选择的同时，方式选择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主人公常菁菁等年轻人采取的是依法办事的路径，看得出当下年轻人在审时度势中应有的“城府”和成熟，在管理中有了新的理念与措施，比如与利益冲突方寻找双赢的可能，而不是两败俱伤。尽管该作品在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上有些瑕疵，但在总体上完成了对一个中国当下热门话题的乡村表述，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面临的新课题，即生态环境的保护、产业的转型升级、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道路的选择。

电影剧本《枫桥往事》的主题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后对以往先进执政经验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故事用两代人的经历讲述了著名的“枫桥经验”从理念到践行的代际传承和升级。整个故事的叙事略显粗疏，欠缺进一步的打磨推敲，看得出是急就章，但还是主题鲜明、脉络清晰地表达了基层干警如何用细腻而具体的工作，包括调解、协商、动员、说服等等来构建百姓的平安环境、和谐社会以及幸福生活。

浙江影视文学创作的“时代情怀”是一个特色，但浙江影视文学创作无论题材范围还是风格类型都呈现多元状态，编剧的群落也不断有新人的加入。电影剧本《照相师》的编剧陈咏是新近受聘来到浙江的高校任教的教师，但其影视文学创作成果也颇为丰硕，其中电视剧本有《爱在月亮酒吧》《养母》等，电影剧本有《圩堡枪声》《杜鹃花开》《下柳林》《老马奔驰》《多伦之

战》等。

陈咏的近作还有电影剧本《北京的江南》，它有一个颇显荒诞却有现实生活基础的叙事框架，构思巧妙，手法娴熟，讲述一位浙江农村的小伙来到北京寻找一个名叫江南的女孩子的故事。小伙和江南的妹妹江北恋爱，为得到更多的拆迁补偿款，江北冒用在北京打工的姐姐江南之名与小伙“结婚”。当小伙真的要与江北结婚时，就必须先与江南“离婚”，所以就有了小伙的北京之行。而此时江南已经成为一个怀有身孕的“小三”，命运悲惨。作品用略带夸张的叙事，很好地写出了小伙与江南两人渐生同情并且相濡以沫地交往，最终产生了由衷爱情的过程。

电影剧本《等待秋沙鸭》是陆建光的新作，讲述一个木雕“非遗”传承人，也是一个鸟类摄影爱好者，在自己的家乡松阳发现了珍稀候鸟秋沙鸭，为了让候鸟再次光临并拍摄到珍贵的照片，他开始带着孩子宣传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最终，在候鸟迁徙的季节，秋沙鸭来了，也进入了他的照相机的镜头。作者一如既往地选取动物保护和儿童视角进行叙事，这两者的结合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从中也可看出作者的艺术情怀以及“专属”领域。可惜该作品主题提纯不够，元素杂糅有余。这与其说是一种创作风格，不如说是一种生存方式：为了让一部影片存活，尽可能满足投资方的要求，承载多种当地元素，比如地方生态，木雕、龙舟、木偶等“非遗”传承项目，老宅开发、民宿旅游等商业项目，“做福”“分福”等民俗，于是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的儿童故事和样式开始走形，剧中陈老师 and 方芳等人的情感关系被推到了前景，而陈老师的情感故事与“秋沙鸭”这一情节线索的关联度不大。看来，提炼突出作品主题，恰如其分地揉捏组合当地特色元素，也是编剧的一门功课，要时常温习。

章胜利作为资深媒体人从事影视剧本创作却是新手。这次读

到的是他的电影剧本《前世今生旗袍缘》，讲述四代人与旗袍的缘分，以及年轻一代的创业经历，把浙江旗袍做了展示和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和创意。旗袍，作为中国民族服装之一，尤其是经过改良的江南旗袍，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时尚元素，服装以及着装者都有其独到的韵味。在经历了中国社会的跌宕起伏，旗袍逐渐凝聚成为中国文化经典的符号，也发生过很多的故事。在一部讲述旗袍的影片里，旗袍本身以及内涵是绕不过去的内容，关键是如何表述，我认为要放在自然而然的语境中，让角色自然而然地去表述，而不是为介绍而介绍，要让“知识”情节化、角色化。就读到的剧本看，在这方面就有“掉书袋”之嫌，旗袍的历史和知识的介绍显得生硬游离。此外，作品的内容基本上由往事的回顾和旗袍秀构成，虽有意识地融入和突出了杭州的景观和风物，但二者在剧情的关联度上有些疏离，内容扁平，叙事结构松散，叙事焦点涣散，但若就一部着重在于显示旗袍之美的影片而言，把篇幅让给 T 台秀也在情理之中。

赵博一直勤勉多产，他的创作类型多元，技巧较为熟稔，强在结构处置、情节推进和细节设置，而且富有视觉感，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技能，但在风格把握上容易用力过猛，一些细节设置因为追求戏剧性效果而露出破绽。如他的电影剧本《证明》讲述一位老地下党员为自证清白而准备前往延安寻找上级组织，在离开国统区的过程中险象环生，是枪战惊险动作片的类型。从剧本阅读中感受到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主人公袁野作为一名共产党老地下工作者，工作经验丰富，却会在初次相识的杨柳及其同学这些非党内人士面前大谈前往延安证明自己不是叛徒之类的敏感话题。此外，袁野的内心思想以及杨柳和马丽之间的情感变化都显得简单浅白。

赵博的另一部电影剧本《天下太平》也是一部构思巧妙、风

格黑色荒诞的作品，讲述民国时期一个偏僻小镇，当地居民和驻地警局和睦相处，天下太平，上峰感到警局可有可无，派了一名专员下来调查，结果，小镇居民实为一伙杀绝小镇原住民鹊巢鸠占的盗匪的事实渐渐浮出水面。内容有敏感的成分，会让人有一些政治寓意的联想。另，作者在剧本末尾加了一条“光明的尾巴”，有续貂之嫌。

“网络剧”是新近流行起来的一种产品样式。赵博编剧的《盖聂门》（12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该作品讲述一名冒名顶替且毫不专业的卧底在职业杀手帮派内洋相百出的冒险之旅。这个古老的杀手帮派内部一直在追寻并试图集齐一方被分别收藏的印鉴，因为它其实是一把能够打开帮派宝库的钥匙，而宝库内集聚了帮派几千年来积攒的财富，掌控了宝库就掌控了整个上海滩的帮会。从类型上看，该剧属于寻宝类的动作片，叙事节奏明快简洁，略显夸张，比如替身卧底本是一个魔术师，他把暗杀行为演变成类似“戏法”的游戏，也有一些事物存在时代的错位，但此剧的引人之处还在于层层剥笋，不断揭秘幕后以及幕后的幕后。可看性强是该剧的突出特点，这可能也是网络消费的特点。

纵览读到的2018年浙江影视文学作品，除了“时代情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江南影像”。“江南”虽然是一个随朝代而有不同划分的地域概念，但无论如何浙江一直都处在江南的范围内。中国的经济中心由北而南转移后，江南的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就开始不断出现在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中，这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名家名作层出不穷、上海以及后来的浙江成为中国电影电视剧拍摄制作重镇有关，也和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许多事件、出现的许多人物有关。浙江是改革开放先行地之一，有着丰富的创作题材，自然成为浙江作家聚焦着笔之对象。笔者注意到，《温州一家人》里的温州，《春天的马拉松》里

的宁海,《风再起时》里的南浔,《等待秋沙鸭》里的松阳,《前世今生旗袍缘》里的杭州,《枫桥往事》里的枫桥,都在“江南”的空间范围内。“江南影像”中还包含着江南影响,即使在《绿水青山红日子》这样反映北方山区农村的故事中,作者也在故事情节中,让剧中人物引用了浙江农村乡村振兴的经验。当然,“江南影像”应该包含江南特有的地域文化气质和肌理,包括景观特色和语言特色,还应有思维的特色和行为的特色,而不仅仅是故事发生地域的标志。就目前的情形看,作家们对“江南影像”还没有达到创作的自觉。

中国影视界有“大热”也有“大寒”的2018年过去了。

随着中国影视业行业管理的正规化,中国电影资本狂潮逐渐退去,市场秩序回归理性,口碑越发成为决定一部影视作品在市场上长期表现的关键(参见1905电影网)。一些被“习惯”了多年的“潜规则”受到打击,让人猝不及防,大感意外,惊呼“寒冬”来了。或许,这样的“寒冬”会带来一个适应和调整的停顿期,但谁调整适应得快,继续开动运行,谁就可能抢得先机。所以,笔者以为,作为产业链前端的剧本创作不要受影响,继续策划、寻找、构思新的创作题材,保持创作的可持续性。拙文选用李清照名句,同时也是2018年末热播剧名为题,是有感于编剧与影视产业的关系如同相依相偎唇亡齿寒的“夫妻”,“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道出内藏的无数曲折,感慨时势变迁,生命中有太多难以承受之轻重。我愿择此意而用之,并祝愿各位感慨“绿肥红瘦”的作家朋友守得云开日出、花好月圆。

2018 年浙江影视文学要目

- 程蔚东 《温州三家人》(电视连续剧剧本)
- 张 强 沈乐静 周 琨 《风再起时》(电视连续剧剧本)
- 肖 彭 骆 烨 巍子强 《绿水青山红日子》(电视连续剧剧本)
- 张 忌 和庆刚 《春天的马拉松》(电影剧本)
- 陈 咏 《照相师》(电影剧本)
《北京的江南》(电影剧本)
- 骆 烨 《枫桥往事》(电影剧本)
- 陆建光 《等待秋沙鸭》(电影剧本)
- 赵 博 李 丁 《证明》(电影剧本)
- 赵 博 《天下太平》(电影剧本)
- 章胜利 《前世今生旗袍缘》(电影剧本)
- 赵 博 《盖聂门》(网络剧本)

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中的浙江儿童文学 ——2018 年浙江儿童文学述评

| 孙建江 |

—

2018 年 11 月下旬，“改革开放 40 年与浙江儿童文学研讨会暨 2018 年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在杭州举行。省内外近百位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出版人、期刊主编参加了会议。任溶溶、高洪波等发来贺词贺信。这是一次重要时间节点上的浙江儿童文学研讨会。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在贺信中表示：“为儿童文学的浙军喝彩！40 年童心熠熠，40 年初心不改，40 年兵强马又壮，40 年春风化雨来。衷心希望‘改革开放 40 年与浙江儿童文学研讨会暨 2018 年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开成风味独殊、风景独好的会议。”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在书面致辞中说：“在浙江文学的大家庭中，儿童文学无疑是值得赞美和骄傲的。你们的作品收获了一代一代孩子的喜爱，同时得到了一次次全国奖项的认证。”浙江省作家协会秘书长晋杜娟指出，此次会议既是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浙江儿童文学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更是对新时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深入研探。

九十六岁高寿、文化大家任溶溶来信祝贺：“祝贺浙江儿童

文学年会召开，希望再创辉煌！”作家金波在贺信中表示：“你们的一年一度的年会，已经成为总结和展望的聚会，也是一次值得关注的聚会。我羡慕你们，羡慕你们所取得的成果，羡慕你们瞭望的远方，羡慕你们温暖的儿童文学情怀。浙江是儿童文学的大省……改革开放的 40 年，给我们带来了敞开的心扉，思考着变革，激励着儿童文学创作，在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呼之欲出的形象、色彩和声音，和儿童一起寻美、向善、求真！”出版家海飞发来贺词：“儿文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浙江来。”作家张之路在贺信中说：“改革开放 40 年，我们都是亲历者，同时我们都是感恩者……改革开放 40 年，浙江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为少年儿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改革开放 40 年来浙江儿童文学的发展看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在全球语境的大背景下审视浙江儿童文学的成功与缺失，是本次研讨的突出特点。

儿童文学作家要警惕“伪童年”书写。学者吴其南指出，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童年”“儿童”都是作家建构出来的，作家所以要建构这样的童年、儿童，不光是为儿童的，也是为成人自己的。成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创设了标准的童年版本。真正的儿童心理学、教育学是到启蒙运动时期才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如将“纯真”作为一个标准的童年版本，人们一般都是出于善意，以为自己是从小儿出发，尊重儿童，把握了儿童自身的特点的。我们看不到这一认识后面隐含的成人视角，看不见后面隐含的意识形态。重要的是这种误判中包含着合理性。将纯真作为童年的典型特征并以此作为校正成人社会的社会良方固然偏颇，但儿童没有深入地进入社会，没有涉及太多的人际关系，心灵较为单纯，却又是事实。所有从事儿童文学的人，特别是那些荣誉感强、对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较为在意因而特别喜欢自嗨的人，应该有

足够的警惕。学者方卫平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涉及具体文本和创作方面的问题,属于“器”的层面的探讨。但是,儿童文学的所有书写、价值、社会意义,都离不开儿童文学哲学层面的思考,例如童年观、童年精神层面的探讨,这就是“道”。童年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对一个国家的未来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过分的。我们想要辨清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就不能不认真思考相关的童年观与童年精神问题。儿童文学中的童年主体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张扬和肯定。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今天的儿童意识也可能会滑落为一种伪童年本位意识,要警惕把儿童自我意识等同于儿童唯我意识,把儿童中心等同于儿童自我中心。所谓伪童年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表面上格外突出对童年游戏和娱乐生活的表现,对童年存在感与实践力的肯定,以及对儿童相对于成人的生活权力的张扬,但所有这些却是在一种狭隘、油滑、自我中心的童年姿态中得到表达的。在儿童文学书写中,在张扬童年的天性和特质的同时,保持一种纯真和良善是十分重要的。学者杜传坤通过对中国儿童文学40年来的评估指出,从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教育与娱乐、教育与审美的关系也是恒久的议题。好的儿童文学,必定也是好的文学。好文学的标准集中体现于文学经典。每一种文学所建构的目标读者将成为不同的种类,这势必加剧不同年龄儿童的差异,从而使各个年龄段之间的过渡成为问题,由此导致我们必须去研究各种“衔接”“桥梁”式的阅读。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被过度强调,它通过从内容到形式的独特媒介代码,将儿童与成人隔离在彼此的阅读场景之外,就可能把儿童文学变成“儿童唯一能阅读”的文学以及通常“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前者表明儿童没有能力阅读“复杂深刻”的文学,后者意味着儿童文学简单贫乏无法吸引成人。《儿童文学》主编冯臻表示,当前儿童短

篇小说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作品比较集中在表现留守儿童、贫瘠乡村的孩子、家庭残缺的孩子生活上，或者是挖掘作者自己的儿童时代的经历和童年经验，以乡愁的方式来书写童年；二是对童年的悬置，将童年视为“理想国”。在作品中，童年只成为一种概念，或者说成了一种空中楼阁式的信仰。这并不是对童年的最佳的尊重方式，反而是创作的惰性。理想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孩子之间对于这个世界理解的一种审美沟通。我们需要为孩子争取话语权，替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也需要孩子对成人有丰富理解的可能性，相互尊重，平等互待，才能实现代际交流。

文学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文学应从现实生活和历史文脉中汲取创作灵感。作家汤汤提到了三个黑暗童话给她的创作灵感。她认为在安徒生的《影子》中，真实的美好的东西被忽视，被摧残，被毁灭，而虚假丑陋的东西却大行其道，快乐光鲜地招摇过市。安徒生一方面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和人性里阴暗、邪恶的一面，一方面对这个不够美好的世界，内心充满了失望和悲伤。他让读者真真切切地看到，人们对待真爱的漠然和冷酷，人们对实际用处的追求远远高于对真爱的追求。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结局悲惨，彻底毁灭故事前半部分营造的美丽、纯洁、崇高、神圣和悲怆的氛围。他让读者真真切切地看到，人们对待真爱的漠然和冷酷，人们对实际用处的追求远远高于对真爱的追求。德国童话作家雅诺什的《我所有的小鸭子》将黑暗和明亮、残酷和温柔、欢乐和悲伤、生和死、幸与不幸、生命里的绝望、绝望里的希望，构筑成了一种奇特的循环往复。作家周锐在创作道路上，同样受到中外经典文化作品的影响。他特意介绍了影响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六个人的六句话。同辈作家同样相互影响。作家小河丁丁则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在他看来，民国这一代人的文章，都有经史子集的家底。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是外表上的变化，骨子里有不变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晚明小品形成了出版与阅读的风潮，那一代的文学家，包括鲁迅、林语堂、阿英、俞平伯、郁达夫、钱钟书等，几乎没有不受影响的。所以我们看白话文大家，看他们那些简练优雅的作品，跟看明清小品，有一种相似的味道，那就是血脉未断。我们常说几千年中国文明没有断绝，从文学这个领域来说，几千年的中国文脉也没有断绝。

这是激烈变革的时代，儿童文学本身也在剧烈变化和发展之中。作家顾抒提到了在当今剧烈变化、信息爆炸、纷繁复杂的年代，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守护童心的重要性。她表示，保护一颗童心，在一个每一天都在剧烈变动的现代社会里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甚至连“保护”这个概念本身，也可能会变成一种过度的干扰，甚至伤害。今天的儿童面对的社会和昨天迥然不同。新生代的儿童从出生开始就默认了电子设备的存在，无数父母为了自己能喘口气，学会了用手机打发孩子。孩子们的童心不经意间被蒙上了一层消费主义和商业潮流的色彩。有时，他们宁可对着一个网络上的陌生人袒露真正的心声，也不愿和身边的人说一个字。所谓的留守儿童绝对不只在乡村，城市的高楼大厦里也一样多。而且他们未必像想象中那样早熟懂事，而是更有可能变成问题儿童。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孩子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单调无趣的平面，根本见不到“与自己类型不同”的人和世界，甚至童心也受到污染，更会受到伤害。然而幸运的是，童心就是这样的一朵小花，只要有一点土壤，它就会悄悄绽放。作家王路认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手法和题材，依然存在一些有形无形的“禁区”“红线”，比如青少年的情感问题、性意识萌芽问题，无不指向现实和小说的严重脱节。当下孩子们对男女情感和性充满着好奇、冲动以及无知，但学校、家庭、社会却难以正确教育引导他

们，而这正是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承担的使命。儿童文学中的两性情感和性问题，是不容忽视和规避的，这对作家的创作内容和方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但这不能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回避这方面题材的理由，尤其是当下的中青年作家更应该有破冰的勇气和理想。

儿童文学创作与儿童文学编辑、出版、市场密不可分。学者胡丽娜认为，浙江的儿童文学一直在不断的摸索和创新中，而且经常有领先时代的突破性作品，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当代少年》曾刊发程玮的《白色的塔》、班马的《鱼幻》等具有文学探索和先锋意识的佳作，使得这一刊物成为儿童文学探索思潮的重要阵地。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对儿童文学幽默品质的倡导，“纽带·海外华文儿童文学典藏”丛书对华文儿童文学的整合，都显示出别具气象和格局的建设意识。浙江的儿童文学出版明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少年文艺》执行主编谢倩霓认为，好的作品是改出来的，杂志社、出版社可以主动介入作家创作，提供服务，为作家的成长、为作家队伍的更替和壮大、为作家队伍的基本建设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她介绍了始于 2011 年的“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始于 2016 年的“《少年文艺》青年作者改稿会”和始于 2016 年的“陈伯吹儿童文学讲习堂”，与作家互动的情况。《十月·少年文学》执行主编冷林蔚强调，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一要“有力量”，要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能够给人以触动和启迪，这种力量来源于作品坚实的情感内核、丰富的内涵和回味的空间。“直击内心的童年书写”也是“小十月文学奖”的口号。二要“为孩子”，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需要处理好自我抒发和阅读对象的关系，因为读者是少年儿童，作家应该有一种守护童心和成长的责任感，将自我的童

年经历扩展为具有共通性的情感经验,才能够创作出感动今天孩子的作品。三要“写当下”,因为创作这类作品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需要作家去深入生活进行观察和体验。四要“敢创新”,文学创作应该具有创新精神,杂志倡导兼收并蓄,鼓励个性化的文学表达方式。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分社副社长楼倩指出,从2003年起,主题出版的提法因新闻出版总署实施的主题出版工程面世,十余年内主题出版的数据翻了几番,社会效益至上已成为出版行业坚守的行业准则。儿童文学作为图书市场的宠儿,自然成为主题出版最受关注的板块之一。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建党100周年,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必然会出现一批反映相应主题的献礼之作,儿童文学作品也不能缺失。

围绕“改革开放40年与浙江儿童文学”这一主题,本人对研讨会进行了学术总结。

浙江儿童文学年会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始于1980年,迄今已足足38年了。可以说,浙江儿童文学年会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成长起来的。早期年会一至三年举办一届不等,后来固定为每年一届。每届年会均邀请若干省外专家与会指导,彼此切磋交流,这个“请进来”的举措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近十来年,年会加重了学术含量,每届年会均精心规划研讨主题和研讨议程,以便在理论的统摄下整合打通儿童文学创作、评论、传播各个环节,提升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水准。客观地说,这样有主题、有规划、有愿景并且持续进行38年之久的儿童文学年会,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以至于“年会”本身也成为浙江儿童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

40年来,浙江儿童文学在国内一直处于第一方阵,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可以从不同角度多方面进行总结。我以为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化底蕴深厚。浙江自古人文荟萃，素有文化之邦盛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半部由浙江人写就。浙江儿童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周作人，同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20 世纪初，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认为，要彻底改变“愚弱”的国家面貌，首要的任务是“立人”。而“立人”的“道术”，是“尊个性而张精神”。“立人”当然须从儿童做起。1914 年，周作人首次提出“以儿童为本位”观（《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1920 年，周作人更是明确提出“儿童的文学”的概念（《儿童的文学》），强调“儿童的”，目的在于强调儿童需要文学；强调“文学的”，目的在于强调文学之于儿童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是没有文学，而是太“偏重文学”，而儿童向来不被真正理解，“所以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儿童需要“文学”，儿童需要本位的“文学”。鲁迅和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化进程伊始，即洞悉并点明了儿童文学的核心要义。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浙江儿童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第二，创作与理论齐头并进。在浙江，创作与理论有着某种先天而又奇妙的默契感。这种默契感，促使创作与理论彼此参照，相互推动，携手前行。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实力突出。童话、幼儿文学、小说、寓言、诗歌、散文等，全面发展，成果丰硕。仅荣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就达 13 人次之多：田地（第一届）、李建树（第二届）、冰波（第二、三、六届）、谢华（第二届）、王晓明（第四届）、孙建江（第五届）、赵海虹（第六届）、汤汤（第八、九、十届）、孙玉虎（第十届）。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实力还体现在理论方面，基础理论、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思潮、童话学、外国儿童文学、图画书、

童年文化、儿童文学出版、儿童文学教学等。锐意拓展,硕果累累。浙江师范大学更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高地,集聚了众多学术人才。这一创作与理论良性互动的状况,在其他省市是不多见的。

第三,敢于创新,勇于创新。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核心要义,同时,敢于创新,勇于创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浙江儿童文学发展的真实写照。冰波有新丽柔美的《窗下的树皮小屋》,有奇幻哲思的《狼蝙蝠》,还有风趣幽默的《阿笨猫》,更有后现代意味的《毒蜘蛛之死》。谢华有温馨抒情的《小桥吱吱呀呀》,又有带悲剧意味的《岩石上的小蝌蚪》,还有幽默风趣的《快乐的老提》。小河丁丁在创作有相当数量的校园小说、侦探小说的基础上,求新求变,寻找到了具有鲜明丁氏特点的现实传奇故事。汤汤从借鉴民间文学出发,执着探索,发现了自己的本土文化的童话表达。

第四,浙江儿童文学出版业绩突出,在全国具有指标性意义。作为浙江儿童文学出版的主体,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近二十年来,高速优质发展,连续十余年高居全国童书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从一家地方出版社一跃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出版重镇。“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红帆船”系列、“纽带·海外华文儿童文学典藏”等儿童文学原创品牌图书的推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出版基础”的实施与打造,敢为人先,引领风潮,汇聚了国内外一流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强有力地助力、拉动、烘托了浙江儿童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第五,拥有包容气度。浙江儿童文学土壤肥沃,儿童文学氛围浓郁,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有一种磁石效应。不排斥外来者,人才进得来,为新人提供文学成长土壤。新人孙玉虎自来到浙江后成长迅速,很快脱颖而出。青年作家陈天中、甜老虎等亦

陆续加入浙江儿童文学大家庭。由于生计等原因，一些作家工作生活在外地，但他们多不愿脱离浙江儿童文学。像小河丁丁、吴洲星等作家就明确表示无论在哪里生活，会员关系必须留在浙江省作家协会。

第六，梯队建设合理。浙江儿童文学有良好的代际延续传统，承上启下，老作家老当益壮，中年作家笔耕不辍，新生力量后续强劲，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这为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推进提供了持续的人才支撑。老一辈作家有田地、蒋风、金江、彭文席、倪树根等；新时期以降，有冰波、李建树、谢华、吴其南、方卫平等；进入新世纪后，有汤汤、赵海虹、小河丁丁、毛芦芦、王路、常立、吴洲星、慈琪、孙昱、吴新星、孙玉虎等。

中国改革开放为浙江儿童文学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也必将为浙江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保驾护航。

二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度浙江省作家荣获的奖项和荣誉有以下一些。

浙江省作家协会“2015—2017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揭晓，汤汤童话《水妖喀喀莎》、孙玉虎幼儿文学《其实我是一条鱼》获荣誉奖，小河丁丁长篇小说《水獭男孩》、冰波画图书《火龙》、吴新星短篇集《玉簪寒》、赵霞散文集《我的湖》榜上有名。

小河丁丁《外星系老师说的话》获首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大奖，《法桐树下的男生》获第四届“读友杯”全国短篇儿童文学创作大赛佳作奖，《花衫》获第七届“周庄杯”

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佳作奖,《丑婆》获首届“小十月文学奖”小说组佳作奖。

方晟欢小说《角落里的千纸鹤》获2018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胡万川小说《拯救老鸭阿煲》、章月珍小说《木槿花开》、陆利芳散文《竹匾箩筐和篮子》、巩春林散文《阿香婆》、甜老虎幼儿文学《熊上床前要做的十二件事》、俞春江寓言《想了一夜》获2018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佳作奖。

由宁波市文联主办的吴新星长篇小说《苏三不要哭》研讨会在宁波召开,孙建江、陈力君、张晓玥、谢志强、南志刚、任茹文等与会探讨。《苏三不要哭》是一部以民国末年都市男孩进戏班学艺做人的成长小说,全书有丰富的京剧、苏绣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民国时期,十二岁的少年瑞生迫于生计离家学戏。戏班的学习生涯虽充满艰辛与苦楚,但瑞生坚持勤学苦练,一路随戏班辗转于苏州、上海、天津等地。流离颠沛的生活,少年的信心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在苦难的历练中更加坚韧、坚强。三年间,瑞生收获了李棠姐、董宝、小七等人珍贵的友谊,体会到浓浓的亲情,经过不懈的努力成为独当一面的“旦角”……在家国危难的关头,每个看似渺小的人物都是落难的“苏三”,持守“苏三不哭”的信念,顽强地活下去。与会者对这部新人新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衢州市作家协会、常山县委宣传部主办的毛芦芦长篇小说《妈妈的渡口》研讨会在常山举行。吴然、韦苇、谢华、孙建江、邵若愚、王宜清、胡丽娜、许彤等与会。《妈妈的渡口》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招贤古渡为背景,通过一个男孩许林子的视角,围绕常山江畔的一个渡口、一片老林子的变迁,讲述了两代人的生活经历,反映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常山实践的巨大成就。这部主题出版作品,写出了

普通老百姓、当代青少年在环境保护、“五水共治”过程中的积极行动，为守护家乡的青山绿水、打造金山银山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作家吴然认为，在这部作品中，毛芦芦基于故乡童年记忆，动情地抒写了她所熟悉的人和事，既有雄厚的画面，也有让人印象深刻的精彩细节，给读者丰富的享受，这部作品可以成为慢城常山新时代的一张名片。

创作方面着重提到的是吴新星。

吴新星是浙江新近涌现出来的儿童文学新秀，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玉簪寒》、长篇小说《苏三不要哭》等。曾获《儿童文学》“金近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银葵花奖”等奖，新近又荣获浙江省作协 2015—2017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吴新星写作时间不长，第一篇作品《樟木红竹叶青》发表于《儿童文学》2010 年第 6 期，迄今也才八年时间。虽然写作时间不长，作品的数量也不多，但吴新星的创作却有着很高的辨识度，十分难得。她的创作痴迷于江南背景、古典意蕴题材的发掘和书写，注重故事的地域呈现和情节的完整性，叙述节奏平和舒缓。吴新星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她试图努力为喧嚣的当下、为学业繁重的儿童读者，提供一种遥远而又亲近的古典美学熏陶和观照。

《苏三不要哭》正是这样一部充满艺术锐气、可圈可点之作。

这部作品在历史题材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少年学艺，本是传统行业的常态，人所皆知。然而在儿童文学领域，却鲜有饱满的展示。吴新星将历史演进、传统京剧、民俗风情等，融入故事的起承转合，融入少年的成长，无疑值得肯定。她的尝试，让一些看似很古旧、很遥远、很成人的传统文化

元素，成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可能。

这部小说的细节充分而饱满。第三章中，妹妹听得一句“明天开始见不到哥哥了”，当下放声大哭起来，小妹妹不明所以，也跟着哭。好在她们还小，哄一哄也就好了。瑞生悄悄在她们耳边说：“等哥哥学好了，赚了钱，给你们买好多好吃的。”这么一说，两个小丫头立刻破涕为笑了。“瑞生想起妹妹们，心里觉得难受。”儿童心理刻画精准。第八章中，董宝说：“瑞生，你这人没别的缺点，就是太善良了。”瑞生认真地问：“善良也是缺点吗？”董宝被问住了，随即笑了起来：“在别人身上不算，在你身上就算。”瑞生闻言也笑。作者通过人物对话设计巧妙地完成了场景的转换。在第十六章中，瑞生慢慢走向河边。河水在哗哗地流淌，声音听来比白天更响。河面有一处泛着银光。瑞生抬头看天上，“天上是一个半圆的月亮，不甚明亮——月的脸上有点黑黢黢的，像蒙了一层黑纱。倒是月亮四周的星星，一颗颗亮得灼人眼睛。”“黑黢黢”“灼人眼睛”，人物特定心理状态下的景物描写，十分逼真。

作品的叙述也比较从容。《苏三不要哭》有张力，又有寓意。作者并不急于点题，很有自信，引而不发，直到最后才点题。“瑞生自己也仿佛陷在戏曲情节里面去了，真觉得自己就是落难的苏三。可不是，国有难，真为难，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谁都是落难的‘苏三’。但是，无论怎样，都得振作起来，不能一味地哭泣啊。——苏三不要哭，苏三不要哭啊！”风来帆速，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书名的选取有意味，富有概括力。如果取“瑞生不要哭”或“小和尚不要哭”，则完全没了“苏三”这个符号承载的历史内涵、文化记忆和特定戏曲情景意蕴。“苏三”是瑞生，又不仅仅是瑞生。他是颠沛流离、勇敢活下去的少年，又是人们记忆深处的传

统文化符号的延展。“不要哭”，一下子提升了作品的格调和品格。

但我更在意吴新星对于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启示。这些启示我觉得有以下一些：一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性。儿童文学创作题材丰富，并不限于当下和校园。二是向后看中的当代性。作品对传统文化、风俗、地域的书写，同样符合当下儿童的审美需求。三是文学潮流与个性追求。作者置身当下文学潮流的同时，又着意彰显自己别具一格的个性追求。

当然，作品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情节不够紧凑，一些人物的出现前后缺乏必要交代等问题。

期待她下一部作品有更好的表现。

由于浙江省多位作家作品收入人教版统编语文课本，这些作家作品也成了市场的大热。其中，尤以冰波作品最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仅《孤独的小螃蟹》这篇童话，就有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内的 14 家出版社的 14 个版本。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表明冰波作品的受欢迎程度。

此外，小河丁丁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牧笛哥哥》《漫长的花季》，毛芦芦、汪芦川母女分别出版了散文集《母女书：第十条小鱼》《母女书：妈妈的麻花辫》，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陈博君出版了科普系列《疯狂博物馆》，胡万川出版了系列小说《了不起的小侦探》，叶萍出版了长篇小说《亲亲马尚》《北纬 30 度王梓》，等等。

理论方面同样有收获。

黎亮专著《中国人的幻想与心灵——林兰童话的结构与意义》、方卫平专著《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方卫平和赵霞专著《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是这方面的代表。

黎亮《中国人的幻想与心灵——林兰童话的结构与意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著由《林兰童话的辑录特色与价值》《童话观与文学观：林兰童话编写的理论话语》《类型与异文：林兰童话的结构模式及主题运作》《成“人”的核心意识：林兰“得宝型”童话解析》等篇章组成。

林兰童话编选于20世纪30年代初，植根于中国民间故事，是较早具有中国民间特色、作家自主意识的民间童话集。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经验的幻想性表达，具有稳定的结构模式和意义关怀，即通过获得宝物、难题考验、死亡复活等情节隐喻人的成长与幸福。全书通过对林兰154篇民间童话的类型研究和文化阐释，深入探讨了中西幻想故事的结构性差异以及故事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对应关系，进而复原作为中国人的幻想与经验如何被写入讲述“成为一个人”的童话之中。该著对于多维度研究中国人的“幻想”与“心灵”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篇幅不大，中英文对照呈现（霍跃红英译），全书由《“新时期”的开启》《探索艺术的正道》《市场化时代》《21世纪：如何塑造更好的童年》等篇章构成，是一部主要向域外读者介绍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精要理论读本。

《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文化语境”，旨在梳理和考察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基本文化语境，并结合这一语境的考察，分析、揭示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文化动因与文化走向。中编“艺术轨迹”，结合新世纪以来若干代表性文学现象、文体类型及重要艺术话题的考察，展开关于原创儿童文学艺术现实的深入观察与探析。下编“批评与展望”，从当代儿童文学艺术走向和未来的考虑出发，包含两方面阐释：

一是针对新世纪儿童文学重大艺术问题的揭示与批评；二是关于新世纪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走向的思考与探问。该著涉及诸多重要话题的探讨。

关于近十年来儿童文学总体发展的双面效应，作者认为，一方面是儿童文学写作与出版事业的不断拓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当代儿童文学美学引人注目的自我建构进程；另一面则是在日渐庞大的儿童文学出版数字之下，不断自我复制着的模式化的童年写作现象，以及在艺术探索层面显得日渐稀少的先锋身影。这提醒我们，在新世纪儿童文学蓬勃的发展态势下，关于儿童文学文类生存与艺术发展的传统命题，正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分化出一些新的艺术问题。

关于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历史经典作品，作者认为，在当前语境下对中国儿童文学实施“重新发现”的最为可行的一条道路，就是从既存儿童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的现实出发，怀着对现代童年生命与儿童文学美学内涵的深刻体认和真切体验，进入对这些作品的负责任的重读与重评中，继而通过对上述重读、重评“发现”的研究的提炼和概括，为儿童文学史的版图提供另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关于商业文化精神对于儿童文学童年精神塑造的影响，作者认为，商业文化精神促进了儿童的自立意识、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受到商业文化精神显在影响的当代儿童文学在童年形象的塑造上明显区别于过去儿童文学作品的地方，即在于儿童主角自我意识和自决能力的显著加强。而当代儿童文学中富于商业文化气息的童年形象不仅是对现实生活中童年文化变迁的及时回应，同时也借这一文化变迁形势的助推，塑造着一种新的儿童文学美学。它使童年的生命尽可能地向着身外的日常生活世界和身内的欲望感觉世界同时打开自我，随着这一“打开”，童年独特的生

命力和创造力也得到了空前的凸显。

关于“现实”的童年与“真实”的童年,作者认为,如果儿童文学作家仅仅把反映某种童年生活的现实作为写作的基本目标,而未能就这一现实的文学表现技法展开成熟的思考和有效的实践,相应的作品自然就缺乏优秀作品应有的艺术品质,进而也就体现不出其作品作为关于当代童年的文学而非纪实的独特价值。反过来,文学作品运用什么样的技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作品所面对的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作家对这一现实的观察和理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以文学的方式叙说一种现实,它还应当带我们穿越现实生活的迷障,发现比“现实”更透彻、深刻的生活的真谛;或者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能够带我们从生活的“现实”进入生活的“真实”。

该著首次将新世纪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进而给予较为系统的考察和探析。作者从历史视角探寻、把握新世纪儿童文学发展进程的历史源流与艺术逻辑,从宏观视角考察、描绘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进程的总体语境与整体状貌,从微观视角切入、探究新世纪儿童文学代表性文学思潮、创作现象、作家作品等的研究,深度勾勒、描画新世纪儿童文学的艺术脉络及现实状况,是一部独具学术品格和魅力的理论专著。

2018年浙江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要目

一、作品单行本与论著

创作部分:

冰 波 《孤独的小螃蟹》(童话,14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等14家出版社

2018 年 6—12 月版

《大嘴巴河马》等（作品集，6 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年 6 月版

《企鹅寄冰》（图画书）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到北京过年》等（作品集，8 册）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8 年 5 月版

《好天气和坏天气》等（作品集，4 册）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版

《狼蝙蝠》（长篇童话）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版

《小神仙和小仙女》等（桥梁书系列，4 册）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阿笨猫和发明家》等（作品集，3 册） 未来出版社 2018 年 4 月版

小河丁丁 《牧笛哥哥》（长篇小说）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漫长的花季》（长篇小说）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年 3 月版

毛芦芦 《母女书：第十条小鱼》（散文集）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 年 5 月版

汪芦川 《母女书：妈妈的麻花辫》（散文集）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 年 5 月版

张玲芳 《外婆家的老屋》（散文集） 团结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胡万川 《了不起的小侦探》（系列小说，1—4 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 年 5 月版

柴红兵 《展狼历险记》（系列童话，1—3 册）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5 月版

范泽木 《我不是坏小孩》（长篇小说）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叶 萍 《亲亲马尚》（长篇小说）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北纬 30 度王梓》（长篇小说）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9 月版

梁临芳 《反邪教童谣》（儿歌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版

张鹤鸣 《拯救姐妹树》（童话集）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洪善新 《拯救火柴女》(童话集)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 陈博君 《疯狂博物馆》(科普,4册)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版
- 孙建江 《给孩子讲中国寓言:狼与羊》(寓言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理论部分:

- 黎 亮 《中国人的幻想与心灵——林兰童话的结构与意义》(专著) 商务印书馆 2018年3月版
- 方卫平 《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专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 方卫平 赵 霞 《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专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5月版

其他部分:

- 方卫平 《2017中国年度儿童文学》(主编,合作) 漓江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 《2017中国年度童话》(主编,合作) 漓江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 《新世纪儿童文学精选读本》(主编,3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3月版
-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读本》(主编,5册) 明天出版社 2018年5月版
- 《奔向旷远的世界:2016儿童文学论文选》(选编)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5月版
- 《给孩子的阅读课》(选评,2册) 明天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 赵 霞 《我爱读童话》(主编,10册) 明天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 《我的克莱曼汀号》(图画书,翻译) 明天出版社 2018年3月版
- 《紫雀儿》(图画书,翻译)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
- 孙建江 《2017年中国儿童文学精选》(主编,合作)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 《2017年中国幼儿文学精选》(主编) 新世纪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月版

李一锋 《遇见男孩丁小点》（长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版

二、单篇作品与论文

创作部分

童话

- 小河丁丁 《松鼠大哥的诺言》《好儿童画报》2018 年第 1—2 期合刊
《绿猫的面膜》《少年文艺》（上海）2018 年第 1、2 期，《儿童文学选刊》2018 年第 6 期
《就种这一粒》《儿童时代》2018 年第 2 期
《小树赶集》《少年文艺》（南京）2018 年第 4 期
《过半年》《好儿童画报》2018 年第 6 期
《口袋里的糖果街》《少年文艺》（南京）2018 年第 5 期
《金松果》《好儿童画报》2018 年第 11 期
《透明的松果》《中国校园文学》2018 年第 10 期
《翘翘快递》《少年文艺》（南京）2018 年第 11 期
《书呆子和他的书房》《少年文艺》（南京）2018 年第 12 期
- 刘 滢 《取出身体里的雪》《童话世界》2018 年第 1—2 期合刊
《树根鸟》《小溪流（故事作文）》2018 年第 4 期
《画梦师彩面》《小溪流（故事作文）》2018 年第 7—8 期合刊
《草铃铛的成绩单》《故事大王》2018 年第 1、2 期
《薄薄的雪夜》《童话世界》2018 年第 9 期
- 冰 子 《小熊学医》《小樱桃·童年阅读》2018 年第 12 期
- 叶 萍 《青苔伞》《少年先锋报》（杂志）2018 年第 5 期
《蓝色三叶草》等 3 篇《山海经（少年版）》2018 年第 8、10、12 期
《种子鸟》《小学生天地》2018 年第 10 期
《稻草人阿西》《少年时代》2018 年第 11 期

- 常 立 《痴情猴子》《儿童文学》(经典)2018年第3期
- 汤 汤 《幻野故事簿之小青瞳》《儿童文学(经典)》2018年第2、3、4期
- 《绿尾兔喜喜》《少年文艺》(上海)2018年第6期
- 《你是星星吗》《儿童文学(经典)》2018年第6期,《儿童文学选刊》2018年第10期

小说

- 小河丁丁 《客从天涯海角来》《少年文艺》(南京)2018年第1—2期合刊
- 《泥叫叫》《少年文艺》(南京)2018年第3期
- 《天上掉下个瑶妹》《少年文艺》(南京)2018年第7—8期合刊
- 《丑婆》《十月·少年文学》2018年第9期
- 《金羽毛》《儿童时代》2018年第6期
- 《蛇宝石》《儿童文学(经典)》2018年第12期
- 《金木水火土》《读友(清雅版)》2018年第10期
- 《雾跑山》《十月·少年文学》2018年第11、12期
- 《提花被套》《儿童文学选刊》2018年第3期
- 刘 滢 《骑马》《儿童文学(经典)》2018年第9期
- 张婴音 《水晶球,水晶球》《少年文艺》(上海)2018年第7期
- 叶 萍 《关于蚊子和两次半》《少年文艺》(上海)2018年第12期
- 李建树 《唉,那二十四个“王”字》《十月·少年文学》2018年第7期
- 吴新星 《薄荷凉》《儿童文学(经典)》2018年第3期

诗歌

- 小河丁丁 《一句诗迷路了》《少年文艺》(南京)2018年第9期
- 《外星系老师说的话》《中国校园文学(少年版)》2018年第11期
- 林杰荣 《爬草垛(外一首)》《小溪流》2018年第1期

《早期的世界（组诗）》《东方少年》2018 年第 11 期

鲁程程 《不会游泳的船（外一首）》《儿童文学选刊》2018 年第 3 期

李俏红 《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外三首）》《少年文艺》（上海）2018 年
11 期增刊

孙建江 《问奶奶》《记得那年花下》（曹文轩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寓言

张鹤鸣 《普雅花开》等 2 则 《少年作家·开心阅读》2018 年第 4 期

张一成 《小泥鳅的对手》《故事大王》2018 年第 7-8 期合刊

《小松鼠和小鼯鼠》《优秀童话世界》2018 年第 8 期

《小白兔的收藏品》《小学生》2018 年第 10 期

边建松 《一块石头》《少年作家·开心阅读》2018 年第 12 期

梁临芳 《小白兔画骆驼》等 2 则 《少儿科技》2018 年 3 月号

陆生作 《镜子》《少年先锋报》2018 年第 4 期

孙建江 《鲳鱼拍照》《故事新课堂（二年级·上册）》安徽少年儿童出
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小老鼠，小老鼠》（一组 4 篇）《少年作家·开心阅读》2018 年
5 月刊

散文

小河丁丁 《石宝座上的少年》《文汇报》2018 年 6 月 4 日

《世间清静地》《文学报》2018 年 5 月 31 日

《全真派的小道长》《文汇报》2018 年 7 月 10 日

《捡芒果》《文汇报》2018 年 9 月 8 日

《西溪梅雨》《少年文艺》（上海）2018 年第 11 期

《三列小火车》《文学报》2018 年 10 月 25 日

赵霞 《白马湖冬渔》《文汇报》2018 年 1 月 10 日

《那些不能忘记的——怀念刘绪源先生》《文艺报》2018 年 1 月
29 日

《一生向美——追忆刘绪源先生》《出版人》2018年第2期
《想养一条狗》《十月·少年文学》2018年第4期，《儿童文学选刊》2018年第8期选载
《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文汇报》2018年4月20日
《童年故事（三题）》《文学港》2018年第5期
《味蕾苏醒的季节》《文汇报》2018年5月14日
《新娘子》《十月·少年文学》2018年第10期

毛芦芦 《初春三章》《少年文艺》（上海）2018年第2期

毛芦芦 汪芦川 《我们的电影时光》《十月·少年文学》2018年第1期

吴新星 《白日梦》《儿童文学（经典）》2018年第5期

陈巧莉 《与一条河有关的童年》《少年时代》2018年第4期

何夏寿 《拜岁》《儿童文学（经典）》2018年第11期

孙建江 《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文学报》2018年4月26日

《看了还想看的故事——这篇序是写给小读者看的》《没法讲完的童话》（任溶溶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5月版

幼儿文学

梁临芳 《乐乐吃饭香》等2首（儿歌）《婴儿画报（0-4）》2018年9月第25期、11月第31期

《葫芦娃》等6首（儿歌）《娃娃画报（上半月刊）》2018年3月、4月、5月、6月、10月、11月

《荷花》2首（儿歌）《语文报（二年级）》2018年9月、12月

《喂白鹅》（儿歌）《上海托幼（育儿生活2—6）》2018年4月号

《亲》（儿歌）《南方日报》2018年2月18日

《老虎变成乖小猫》等2首（儿歌）《小学生学习报》2018年5月10日、6月14日

《你是园丁我是花》等4首（儿歌）《农村孩子报》2018年1月7日、2月21日、9月5日、9月12日

《小花鹿》等4首（儿歌）《蜜蜂报（低年级版）》2018年5月

(第 9—20 期)、12 月 (第 51—52 期)
《迎新年》等 25 首 (儿歌) 《巴渝儿歌报》2018 年 1 月号、2 月号、3 月号、4 月号、5 月号、6 月号、7 月号、8 月号、9 月号、10 月号、11 月号、12 月号
《花儿开在阳光下》等 17 首 (儿歌) 《提前读写报》2018 年 2 月 20 日、3 月 5 日、4 月 2 日、5 月 14 日、6 月 11 日、6 月 18 日、8 月 27 日、9 月 10 日、9 月 17 日、9 月 24 日、10 月 11 日、10 月 15 日、10 月 29 日、11 月 19 日、12 月 3 日、12 月 10 日、12 月 19 日

翻 译

徐 洁 《美人鱼的血滴》《十月·少年文学》2018 年第 3 期
《黄蝴蝶之歌》《十月·少年文学》2018 年第 6 期
韦 苇 《亚当和奥特卡》《十月·少年文学》2018 年第 5 期

理论部分

刘 滢 《教育小说的当代密码——读〈金猴小队〉》《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 年 6 月 22 日
《儿童文学的苦难书写——读〈星星闪耀的日子〉》《中国艺术报》2018 年 7 月 16 日
《日常生活与游戏精神的融汇——读〈沐阳上学记〉》《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8 年 6 月 19 日

方卫平 《〈书是甜的〉：“在场”童书评论典范》《中华读书报》2018 年 3 月 21 日
《白乌鸦：从慕尼黑飞到博洛尼亚》《文艺报》2018 年 4 月 16 日
《一个孩子能做的》等 5 篇《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 年 5 月 11 日、6 月 15 日、7 月 6 日、8 月 24 日、11 月 23 日。
《原创儿童文学：市场热背后需要冷思考》《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8 年 5 月 29 日
《“儿童节”提醒我们什么》《文艺报》2018 年 5 月 30 日
《〈飞龙记〉：传统文化通往现代的诗意叙说》《中华读书报》

2018年5月30日

《日常生活到一首诗的距离》《没法讲完的童话》(任溶溶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5月版

《为童年做一件艺术品》《非常小子马鸣加·被撤职的小队长》

天地出版社2018年5月版

《诗意的,开放的,语文的——关于儿童阅读指导与教学的思考》

《中国出版》2018年第11期

《让童年游戏的翅膀驭风而行——读班马少年小说〈我想柳老师〉》

《十月·少年文学》2018年第6期

《当代话语和当代体系:一个时代的理论和批评应该担负的职责》

《文艺报》2018年7月18日

《如何给予孩子们一个更好的童年——关于儿童文学发展的一点思考》

《童年书写的想象与未来——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论文集》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8月版

《对话方卫平:如何评价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中华读书报》

2018年10月10日

《探寻这个时代的文学光芒——〈拾光者丛书〉总序》《中华读

书报》2018年10月24日

《方卫平:以儿童文学力量塑造更好的童年》《文艺报》2018年

11月14日

赵霞 《〈我的克莱曼汀号〉:我们生命里的大船》《文艺报》2018年6

月13日

《电子图画书:图画书创作、出版与研究的新趋向》《中国出版》

2018年第7期

《〈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童年是我们“步履缓慢的灵魂”》《文

艺报》2018年4月16日

《一位学者的视野、风骨与温度——刘绪源与儿童文学研究》《文

学报》2018年6月7日

《童年生活的的光芒——读〈有鸽子的夏天〉》《十月·少年文学》

2018 年第 6 期

《刘海栖〈有鸽子的夏天〉：探向日常生活及童年精神的更深远地带》《文艺报》2018 年 11 月 16 日

《从传统中突围——关于当代儿童文学艺术突破的一种思考》《童年书写的想象与未来——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论文集》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齐童巍 《当代文化与女性意识》《十月·少年文学》2018 年第 1 期
《动人的返乡之旅——评〈风过乌伦古〉》《儿童文学（经典）》2018 年第 10 期

赵淑萍 《迷失与成长》《十月·少年文学》2018 年第 7 期

周琼华 《从一颗西瓜开始学会韧性成长》《十月·少年文学》2018 年第 6 期

徐静静 《不灭的窑火》《十月·少年文学》2018 年第 10 期

黄晨屿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十年打造原创图画书“新范式”》《文艺报》2018 年 8 月 22 日

《从彼此点亮到自我认同——致童话里一切令人怦然心动的相遇》
《孩子·萌》2018 年 11 月刊

《映照童年真实模样》《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 年 12 月 21 日

《成长若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出版商务周报》2018 年 12 月 30 日

孙建江 《境界》《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8 年第 1 期

《多年以后》《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8 年第 1 期

《可读性与文学品质》《十月·少年文学》2018 年第 4 期

《任溶溶的意义——这篇序是写给大读者看的》《没法讲完的童话》（任溶溶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年 5 月版

《在童年的天空里》《非常小子马鸣加·漫画大王》（郑春华著）天地出版社 2018 年 5 月版

《图画书：一种观察》《人民政协报》2018 年 6 月 4 日

- 《小说的肌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年10月24日
《梦幻与森林：〈鬼娃子〉的超越与突破》（研讨会发言之一）
《中华读书报》2018年10月24日
《冰波：几副笔墨的童话作家》《狼蝙蝠（荣誉珍藏版）》（冰波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新来的老将们

——2018年浙江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述评

| 杨海英 | 天 竹 |

“浙江外国文学”无疑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在中西文学交流过程中，早在清末民初，出生于浙江杭州的蒋其章、沈祖芬、魏易等一些译者，就开始在中西文学之间搭建桥梁，他们不仅最早为浙江开启了世界文学之窗，而且也为中国翻译文学的起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第一部翻译文学作品《昕夕闲谈》（蒋其章译）出自浙江译者，我国翻译的第一部美国文学经典《黑奴吁天录》（林纾、魏易合译）和第一部英国文学经典《绝岛漂流记》（沈祖芬译）均出自浙江。浙江译家不仅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世界文学的窗口，拓展了视野，同时为英美等西方文学在我国的流传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也为“浙江外国文学”发出了最初响亮的声音。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浙江外国文学在国内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学者。时至今日，浙江外国文学学者依然在国内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浙江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双双排入A类，其中，外国文学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国家2010年起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代表中国外国文学最高水准，迄今外国文学学科全国共立项30项左右，其中浙江占据7项。作为外国文学学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的，已有吴

笛、殷企平、蒋承勇、聂珍钊、谭慧娟、周启超、王永等7位学者,在国内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

这一优势地位的获取,其中的秘诀在于高端人才引进。对于2018年的浙江外国文学而言,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于近两年加盟浙江的一批外国文学顶尖学者,以浙江的名义开始发力,与原有浙江外国文学学者形成强大的合力,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发出突出声音。由于篇幅有限,今年的评述就对这些新来浙江的老将们倾斜了。

—

上述提及的新加盟浙江的外国文学老将们中,包括2016年全职引进浙江大学的许钧教授、周启超教授,以及2017年全职引进浙江大学的聂珍钊教授。

著名翻译家许钧教授是浙江龙游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外国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2016年从南京大学引进浙江大学之后,成就突出。许钧教授给浙江大学的见面礼是中华译学馆。2017年12月,浙江大学下发批文,正式成立校级研究机构——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许钧担任译学馆馆长。2018年,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揭牌仪式举行,很有气场。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在致辞中表示,我们要推动文化源头开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代发展中薪火相传;推动东西文化交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合作互鉴中开拓创新;推动学科交叉会聚,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深度融合中焕发活力。他希望中华译学馆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向世界展现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代的转型发展中、在世界的文明交流中实现传承与创新。同在 2018 年，许钧教授作为总主编的 9 卷集《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许钧等主编的 3 卷《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许钧所著的《译道与文心——论译品文录》，以及卢巧丹所著的《跨越文化边界：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

另一位引进浙江大学的外国文学学者是周启超教授。他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2016 年底，他引进浙江大学之后，见面礼便是于 2017 年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大家名说研究”。现代斯拉夫文论，拥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塔尔图符号论学派等一些深刻影响现代文论进程的重大学派，拥有英加登、穆卡若夫斯基、巴赫金、普罗普、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日尔蒙斯基、梅列津斯基、洛特曼这样一些饮誉世界的文论大家。现代斯拉夫文论以其思想的原创性、学说的丰富性、理论的辐射力，在现代文论的世界版图上，构成了堪与现代欧陆文论、现代英美文论鼎足而立的又一大板块。从 20 世纪文论思想史上的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堪称文学理论跨文化旅行的一个生动案例；从百年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也是文学理论在跨文化中生长的一个典型标本。该项目旨在完整地开采现代斯拉夫文论，历史地审视现代斯拉夫文论，客观地评价现代斯拉夫文论，既具有检阅文学理论思想历程的学术史意义，也具有反思文学研究这一话语实践、深化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现实意义。

紧随其后,2017年6月,著名外国文学学者聂珍钊教授引进浙江大学。聂珍钊教授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学科评委。2017年12月,浙江大学下发批文正式成立校级研究机构——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聂珍钊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吴笛教授、王永教授担任中心副主任。聂珍钊教授给浙江的见面礼是编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年鉴》。《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年鉴》自2017年起,每年1卷,聂珍钊、吴笛、王永主编,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年鉴的编撰,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该年鉴的编撰,无疑占据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高地,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基于该年鉴而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索引(CFLSL)的研制与运用”于2018年获得立项,由王永教授担任首席专家,聂珍钊教授、吴笛教授等担任子课题负责人。这是浙江省外国文学界又一个重大收获。2018年对于浙江外国文学以及聂珍钊本人,还有一个值得庆贺的重要喜讯便是聂珍钊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这一重要的学术荣誉,标志着浙江外国文学在国际上已得到高度认可以及浙江外国文学国际化进程的成功。

二

有了新来的老将的榜样,本地原有外国文学学者也毫不示弱,共同在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外国文学学者在2018年出版学术专著和编著20多部,译著20多部,发表论文近百篇。

在文学翻译领域,著名翻译家飞白无疑是本地翻译群体的领

袖人物，他的译诗，在译界享有盛誉。2018年，飞白的译诗集《穿裤子的云——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译诗集体现了飞白高超的译诗风格，再现了马雅可夫斯基独特的韵律等诗歌才华。

陈才宇是本地老将的代表之一，2018年，他的外国文学译著有4部。首先，他的《永不凋谢的紫罗兰》由译林出版社于2018年5月出版。这是一部英美爱情诗歌选集，共收英美两国70多位诗人所创作的爱情诗歌145首。所选的篇什都是历代诗人的名作佳构，时间跨度涵盖英美两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全程，因而具有文学史意义上的系统性。陈才宇的另一部译著是英格蘭史诗《贝奥武甫》，该书由译林出版社于2018年10月再版。199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世界英雄史诗译丛”，陈才宇翻译的《贝奥武甫》收入其中。国内学界多引用这个版本。这次译林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再版，译者对译文略作修订。陈才宇的第三部译著是诗剧《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7月出版。这部诗剧是马洛的代表作。马洛的这部作品流传下来有A和B两个版本。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戴镛龄先生翻译的A本，该本篇幅较短，不分幕，只有14场。陈才宇所译的是更符合文艺复兴时期戏剧规范的B本，该本分5幕，共19场。两个版本到底哪一个更接近作者的原创？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从情节和文字看，无疑是B本更为完善。陈才宇的第四部译著是《罗宾汉》。罗宾汉谣曲流传下来的共有40多首（不包括异文），陈才宇从中选译14首，按主人公的事迹分出“绿林聚义”“仗义劫财”“除暴安良”“英雄末路”四辑。有关罗宾汉的故事十分庞杂，后人根据他的传说创作出了诸多散文故事和影视作品。其实，民间谣曲才是罗宾汉故事的原始形态。陈才宇的翻译有益于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民间传奇。

如果说2018年本土翻译家中的老将代表是陈才宇,那么,中青年翻译家的代表便是郭国良了。他的译著《她过去的爱情》是用智慧征服欧洲的文学鬼才朱利安·巴恩斯的早期作品,描绘了爱情的另一面,它如此危险,却可能正在你我身边重演。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格雷厄姆终于能和第二任妻子——年轻、活泼的演员安——成婚,生活似乎开始变得甜蜜而美好。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安曾经出演的爱情电影,变得疑神疑鬼,怀疑妻子对她的过去有所隐瞒。格雷厄姆嫉妒成狂,他开始搜寻安过去爱情的各种痕迹。安的去,真的不可原谅?或是嫉妒将它扭曲,使它变得不可原谅?郭国良所译的第二部作品《爱,以及其他》也是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所著。这部作品用三个角色不可靠的自白,从不同角度还原了一段横亘十年的情感纠葛,构筑起欢笑和悲泣的脆弱平衡,将作品的消遣性化为艺术。这部小说着重探讨这样的问题: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人生的全部,是驱动地球的力量之源,也是男女之间那一点难以描述但又割舍不掉的情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关于爱情的理解,对爱的认知,以及自己一生中践行着关于爱的信念。郭国良所译的又一部作品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所著的《坚果壳》。这是伊恩·麦克尤恩2016年最新创作的小说。作品以一个未出生的婴儿的视角重述了莎士比亚经典悲剧《哈姆雷特》的故事。特鲁迪背叛了丈夫约翰,与丈夫的弟弟克劳德产生了感情。与此同时,特鲁迪还居住在约翰的祖宅中,却将丈夫拒之门外。两人密谋要杀害约翰,从而霸占这栋豪宅。但这一切都被特鲁迪腹中九个月大的婴儿所洞悉……幽默睿智的语言,新颖独特的视角,麦克尤恩又一次呈献给读者一个黑色的现代寓言。

2018年,初版以及修订再版的外国文学译著还有多种,其中包括沈念驹翻译的《老鼠的房子》和《狐狸和兔子》,两本书均

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系俄罗斯当代画家欧尼科夫创作并绘制的长篇儿童文学故事，原著荣膺 2018 年国际安徒生奖。沈念驹的译著还有比安基著的《森林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年 5 月出版。这是俄罗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比安基的经典代表作，讲述自然界一年十二个月里林中万物的故事，宣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沈念驹 2018 年修订出版的译著还有高尔基所著的《童年》，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长篇小说的第一部，由吉林出版集团列入“部编版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出版。

张逸旻所译的诗集《所有我亲爱的人》。这部诗集是美国诗人安妮·塞克斯顿的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为塞克斯顿诗歌选集，跨度自她的首部诗集《疯人院，去而难返》起，到她逝世为止，还包括她的遗作，编者试图选出各种主题中的最佳诗篇。

修订出版的还有刘新民所译的《哈代诗选》，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王之光所译的《小妇人》，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吴笛所译的《苔丝》《采果集》和《含泪的圆舞曲》分别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杨海英所译的《伊索寓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

三

2018 年，浙江省外国文学学者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同样表现不俗，有数十种外国文学专著和编著面世。

在出版的外国文学编著和专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许钧为总主编的《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以及蒋承勇所著的《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许钧等编的《中国文学译介与

传播研究》和卢巧丹的《跨越文化边界：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系许钧教授自2012年起在《小说评论》主持的《小说译介与传播》栏目所刊载文章的编选集。该专栏聚焦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译介与传播问题，就中国文学外译的整体状况、存在问题和译介、传播途径展开研究，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译介历程、接受状况进行分析，在学界引起重要反响，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该专栏积极回应国家文化战略，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卢巧丹的《跨越文化边界：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以动态文化翻译观为指导，以鲁迅、木心和莫言的小说英译为个案，围绕着“摆渡”“飞散”和“求异存同”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考察分析了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译介与接受的状况及其跨文化旅行的形态。

蒋承勇所著的《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放弃了西方长期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它既不像托马斯·阿奎那用神性来照耀灵魂，思索灵魂的神性之光，也不像卢梭、瓦格纳那样用身体来对抗神性，将本我视为自我的源泉。它采用了原欲与理性的自我结构，认为自我是在原欲与理性这两极之间摇摆的一种功能。这种自我的结构，实际上与荣格提出的意识与无意识的补偿理论非常接近。原欲与理性不但存在着对立，而且还存在着动态的补偿关系。当人们对自我的一个领域过度强调，以至于压抑另一个领域时，人们就会走到自我的反面，开始探索新的自我。《导言》属于本书的纲，不仅提出将文学与文化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和视角，而且确立了以人性为西方文学的内核的理论基础。第一章《人与文化之起源的诗性解说》，以及第二章《原欲与理性的对立与互补》，是全书的理论部分，

不仅解释了文化的悖谬，将文化看作是人自身的对象化与外化，而且以原欲与理性为参照，建立了西方文学自我观的互补结构。第三章至第九章一方面是前两章的延续，即由早期文明出发，进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以及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一方面又是前两章提出的理论的实际运用和验证。当然，后七章的具体阐释，也丰富和深化了前两章提出的理论。

浙江外国文学学者在 2018 年发表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也颇为壮观，发表在权威刊物和一级刊物的论文也为数不少。

蒋承勇的论文《人文交流“深度”说——以 19 世纪西方文学思潮之中国传播为例》，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 年第 4 期。作者认为，19 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传播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原因之一。20 世纪特定的中国社会历史状况，决定了西方文学思潮传播境遇的特殊性。接受主体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选择性接纳，导致了它们在中国传播与研究的非均衡性，也留下了许多认识误区和有待发掘的学术空间。本文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文学史的延续性等方面的误区做了深层反思，以期准确把握 20 世纪现代、后现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理解中外人文交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蒋承勇的另一篇论文《“世界文学”不是文学的“世界主义”》发表于《文学评论》2018 年第 3 期。该文认为，一段时期来，中外学界出现了一种文化“世界主义”倾向，受其影响，在一定范围内，“世界文学”成了文学“世界主义”之代名词，其所指是少数经济强国的文学。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歌德等有关“世界文学”之论断告诉我们，世界文学是多民族文学相对独立基础上的多元共存，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即便是在“网络化—全球化”持续演进的未来，各民族文化也将是和而不同的多元统一体，而不是“世界主义”所期许的“强国文化”之一统天下，世界文学也不是少

数字经济强国之文学。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将促进多民族文学与异质文化的互渗互补,并拒斥文学与文化的“世界主义”倾向,助推世界文学向“人类审美共同体”的境界发展。蒋承勇与曾繁亭合著的论文《“实验”观念与“先锋”姿态——从“实验小说”到“现代主义”》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作者认为,左拉之文学“实验”观念及文学“科学化”主张,一方面将自然科学对“人”的新发现运用于文学创作,拓宽了人的描写领域;另一方面又从科学观念中汲取合乎文学本质要求的怀疑精神和自由精神,形成了“实验主义”的文学新理念。“实验小说”之“实验”观念,其要旨是颠覆传统,不断创新;在“实验”观念所开启的“反传统”思想立场与先锋姿态方面,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息息相通。现代主义之“实验主义”的精神品格与方法论,直接源自自然主义所倡导的“小说实验”。“实验主义”引发了空前的创新奇观,但其“反传统”的先锋姿态绝不意味着与文学传统的“断裂”。

殷企平的论文《转型焦虑:文化观念流变中的〈心之死〉》发表于《外国语》2018年第3期。作者认为,在英国文学与文化观念的互动史上,伊丽莎白·鲍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她用写小说的方式,丰富了文化观念的内涵,可是这一点至今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她的代表作《心之死》为例,近十年来学界的相关研究大都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剖析小说女主人公波西娅“心之死”的原因。作者认为,鲍温塑造波西娅这一形象,讲述她的心路历程,固然具有心理意义,但是这一形象具有更丰富的文化意义。如果我们把《心之死》看作文学与文化观念发展史的一种互动,并从中探寻鲍温的文化思想,就更能把握波西娅“心之死”的深层次原因。殷企平还有一篇重要论文《英国文学中的心智培育与文明进程》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

他在文中认为，从16世纪至今的英国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不断地发现对心智培育的关注，以及借此回应文明进程的努力。这种努力逐步拓展了文化观念的内涵。针对以“分裂”为特征的文明，主张疗治分裂的心智，恢复完整的人性，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和均衡发展，这是数代英国文人的心声。培育心智的方法多种多样，那么最关键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古今英国文学作品都有解答，虽然五花八门，但是如果仔细探寻，就会发现往往殊途同归——把想象力看作心智培育的关键。

聂珍钊的论文《黑人精神（Negritude）：非洲文学的伦理》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该文作者认为：Negritude（黑人精神）从nègre改造而来，是非洲黑人作家用来表达非洲黑人种族优秀品质的术语。非洲黑人作家借助这个术语描写和颂扬黑人优秀品质，从伦理上为黑人找回自信与自尊。黑人精神是黑人诗歌突出的色彩，黑人诗歌是黑人精神传播的媒介。在非洲黑人诗歌创作中，黑人精神已经变成了非洲诗人创作诗歌的伦理价值的内核，变成了非洲诗人如何认识和评价非洲黑人、确认非洲黑人身份、认识非洲黑人价值以及黑人如何反抗种族歧视和争取平等地位的原则和观念。黑人精神作为非洲文学的伦理，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引领非洲黑人从事文学创作、加强非洲黑人民族自信、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民族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黑人精神已经超越了文学领域，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变成了非洲黑人新的伦理传统。

高奋的论文《石黑一雄〈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中的音乐与“暗恐”》发表于A&HCI收录期刊《文学跨学科研究》2018年第1期。作者认为，石黑一雄用音乐表现现代人在“无家可归”感与“在家”感之间挣扎时所产生的负面情绪，独具匠心以平淡自然的风格展现被弗洛伊德界定为“压抑的复

现”的“暗恐”心理，揭示了现代人的心理问题、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和理想的精神家园。在心理表现上，作品用音乐触发往日美好记忆与当下破碎现实的瞬间交织，再现现代人压抑的情感被音乐唤醒时那种无以名状的无家可归感；在文化剖析上，作品以音乐人的经历为典型题材，揭示现代人“暗恐”的根源在于追逐名利的文化价值观；在理想精神重构上，作品强调了音乐兼具手段和目的双重作用的重要性和音乐的专业性与心灵性共存的重要性，为走出现代人负面生存状态，回归生命愉悦之本真提供了途径。高奋的另一篇论文《〈了不起的盖茨比〉：美国大都市的文化标志》，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该文认为美国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从消费模式、道德、信念三个层面表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纽约大都市的文化形态与本质，堪称美国大都市的文化标志。就消费模式而言，菲氏以一系列社交活动描写，重墨突显了大都市有闲消费和夸示性消费两种模式；就道德而言，菲氏以中立的叙事视角，表现了道德的社会性在不同阶层的体现及相互之间的冲突，体现美国同时期哲学家约翰·杜威的思想；就信念而言，菲氏用比照的方式昭示了用信念树立生命意义的重要性，与美国同时期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信念应和。

潘一禾所发表的4篇论文中，比较重要的有她与郑旭颖合撰的《警惕寻求权力与控制的“科技理性”——解读C.S.路易斯的科幻小说〈沉寂的星球〉》和《后人类叙事与文明的未来——对C.S.路易斯科幻小说〈黑暗之劫〉的一种阐述》，前文发表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后文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在前一篇论文中，作者认为，《沉寂的星球》作为C.S.路易斯科幻小说“太空三部曲”的第一部，一方面延续了路易斯一贯的诗性写作风格，具有很高的文学

价值；另一方面也对 20 世纪初英国工业社会的弊病和科技思维崇拜进行了有力批判。作者以高度的哲思概括力，让小说的三个主人公分别展示了科学家、商人和人文学者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合情合理面貌下的荒谬与残忍。在这部充满才华与想象力的小说中，路易斯还特别澄清了寻求权力与控制的科技知识与智慧的区别，点明真正的智慧才能帮助人类及地球避免“失落”，走向未来宇宙。《后人类叙事与文明的未来》一文中，作者认为，英国著名作家 C.S. 路易斯发表于 1945 年的科幻小说《黑暗之劫》对“后人类”问题有一种极富前瞻性的预测和探讨。他利用科幻小说的虚构特征，推测和阐释“后人类社会”可能发生的“人性”被黑暗势力洗劫，即人类的身体、意识和情感会逐渐被智能机器发明和科技思维崇拜所弃用或消解。他的这部科幻小说巧妙地在一后人类语境中“探究生命意蕴”，其独到之处在于运用双线叙事将科技的未来与欧洲古典时期、高科技成果与历史传说人物进行多维对照和奇幻穿越。在一场无法避免的未来正邪力量的决战之中，C.S. 路易斯神奇地指引读者利用古典的“他者”立场，超越浅近的“过去”和短期的“未来”的束缚，去认同身心一体之人性 and 大于地球之宇宙规律存在的永恒性。

傅守祥一如既往高产，2018 年发表论文 8 篇。他的《原欲升华的文学瑰宝与经典童话的文化原型》发表于《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在该文中，作者认为，欲望是生命中最强劲的驱动力，对其不理解就难以从桎梏和恐惧中解脱出来。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和美根源于人的本能欲望，文学艺术创作就是无意识压抑与升华的产物，艺术美的本质在于对本能欲望的升华；荣格更强调人的精神有崇高的抱负，反对弗洛伊德的自然主义倾向，提倡原型理论，进而导引出“文化

认同”问题。作为文学瑰宝的经典童话，既含有隐秘欲望的投射，又隐藏着人类成长的原型，它们以各自独有的方式暴露出人们隐秘的欲望，教会人们理解世界及其生存的空间。更可贵的是，它们还会令大部分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和成年人，重新审视自我和环境，重新发现“失落的世界”与“秘密花园”。

吴笛2018年发表的4篇论文中，比较重要的有《论〈红字〉中神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的伦理冲突》和《论果戈理〈死魂灵〉的史诗结构模式》。前文发表于A&HCI收录期刊《文学跨学科研究》2018年第2期。该文认为，在长篇小说《红字》中，霍桑有意识地将历史的、道德的以及心理的主题融为一体，构成了这部小说复杂的内容和多层次的意义。这部小说是高度抽象化的，作者的意图不是描写具体的“虚伪”与“诚实”，不是对人们进行“要诚实”的说教，作者在小说中竭力排斥道德说教的成分，而是提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问题。该文认为，女主人公赫斯特并不是某些评论家所认为的一个传统观念上的悔过自新的典型，她尽管接受惩罚，却没有接受惩罚她的那些社会道德规范。她的“罪孽”源自神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的伦理冲突，更是针对清教的一种伦理选择。因此，我们不能把女主人公赫斯特和男主人公狄梅斯代尔两个形象的意义看成是堕落灵魂的自我拯救，恰恰相反，可以视为从神性因子朝人性因子进行伦理价值转向的一个象征，而且，女主人公赫斯特更是霍桑心目中人性因子与神性因子达到理想的和谐境界的一个范例。吴笛的《论果戈理〈死魂灵〉的史诗结构模式》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该文认为，果戈理的《死魂灵》作为其代表作，奠定了他作为俄国杰出作家的地位。《死魂灵》虽为长篇小说，果戈理却称其为长诗。这部作品究竟属于哪种艺术形式，学界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本文力图从结构模式入手，对此进行探究。该文认为，果戈理的

意图是创作类似于但丁《神曲》般的史诗式作品，以三部结构分别对应《神曲》中的《地狱》《炼狱》《天堂》三个部分，并且将对于俄国前途何在的探讨贯穿其中。《死魂灵》第一部便是地狱旅行般的情节结构和亡灵书写；而在被他烧毁的《死魂灵》第二部中，突出所谓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历程，也就是净化的过程；第三部则上升为理想的境界，抒写理想的正面形象。作品中的“死魂灵”并非真实意义的“死农奴”，而是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表示当时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人格的精神毁灭。

许钧的论文《坚守与求索：张柏然教授的译学思考与人才培养》发表于《中国翻译》2018年第3期。该文梳理了作者与张柏然教授携手译学研究及翻译传承二十余年的友情，结合张柏然教授的著作《译学研究叩问录》，分析新时代背景下翻译学科面临的际遇与所应担负起的学术使命。许钧另一篇较为重要的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之路》发表于《中国翻译》2018年第6期。该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研究从初始引入和借鉴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到强化交流与反思，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学习和探索研究方法，再到关注理论话语建设，注重跨学科综合创新，我们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行业实践的同建共构，不断改善学科环境，发展翻译教育，培养翻译行业人才和学术研究队伍，探索具有自身学术品格的理论体系，走的是一条“开放、探索、互动、创新”的发展之路。

周启超的论文《改革开放40年外国文论在中国的旅行》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9期。作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可谓一种话语实践。从话语实践的维度来回望和反思这一理论旅行，要梳理多流脉的国外文论中哪些学人、学派、学说被我们引介，引介的路径有哪些，要反思我们对多声部的外国文论的借鉴中是否有缺失，有哪些短板，还有

哪些空间。该文以面上鸟瞰与亮点特写的方式,勾勒出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轨迹,主要是用引介历程的剪影,来回望40年风雨兼程的外国文论在中国的旅行风景。周启超另一篇论文《结构主义文论回望与再探》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作者认为,“结构主义”之真正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之旅,是当代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结构主义文论参与了20世纪“诗学范式”的建构。正是“诗学范式”“阐释学范式”“现象学范式”“社会学范式”这四大范式彼此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对立与交锋,孕育了流派林立、学说纷呈的20世纪世界文论。看来,只有经由对结构主义文论这一思想范式的深度开采,才能直面原本就是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才能进入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多面观,才能超越流行经年但确乎是被我们简化了的粗放式的“结构主义如是观”。

写完这篇稿件,已经是2019年的3月底了,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浙江外国文学新的成果在这头三个月里已经初露端倪,相信在撰写2019年述评的时候,浙江外国文学一定更加辉煌。

2018年浙江外国文学著译要目

一、书

译著

- 沈念驹 《老鼠的房子》([俄] 欧尼科夫著) 云南科技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狐狸和兔子》([俄] 欧尼科夫著) 云南科技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森林报》([俄] 比安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 《童年》([俄] 高尔基著) 吉林出版集团 2018 年 3 月版
- 飞 白 《穿裤子的云——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俄] 马雅可夫斯基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版
- 陈才宇 《永不凋谢的紫罗兰》([英] 威廉·莎士比亚等著) 译林出版社
2018 年 5 月版
-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英] 马洛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 《罗宾汉》([英] 弗朗西斯·詹姆斯·哈尔德编) 浙江工商大学
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 《贝奥武甫》译林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版
- 郭国良 《她过去的爱情》([英] 朱利安·巴恩斯著) 文汇出版社 2018
年 6 月版
- 《爱, 以及其他》([英] 朱利安·巴恩斯著) 文汇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 《坚果壳》([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 刘新民 《哈代诗选》([英] 哈代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王之光 《小妇人》([美]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 2018 年 4 月版
- 《神食》([英] H. G. 威尔斯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9
月版
- 《改变摄影的摄影师》([英] 克里斯·迪基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王之光 潘敏燕 《改变平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师》([英] 安娜·伯格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王之光 《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谢振华 潘家华著, 汉译英) 外文出版
社 2018 年 3 月版
- 力 冈 吴 笛 《含泪的圆舞曲》([俄] 帕斯捷尔纳克著) 安徽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 吴 笛 《苔丝》([英] 哈代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版
- 谭惠娟 倪志娟 《大地的葬礼——南非经典短篇小说翻译与赏析》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 谭惠娟 《劳拉的原型》([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 张逸旻 《所有我亲爱的人》([美] 安妮·塞克斯顿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专著、编著

- 蒋承勇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许 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版
- 《法国文学散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版
- 许 钧 宋学智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增订本)》 译林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版
- 许 钧等 《翻译与翻译研究——许钧教授访谈录》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 许钧主编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 沈 弘 《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张德明 《西方文学与现代性叙事的展开》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朱文斌 《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 朱文斌 [泰] 曾心编 《新世纪东南亚华文诗歌精选》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二、文

- 蒋承勇 《人文交流“深度”说——以 19 世纪西方文学思潮之中国传播为

- 例》《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4期
 《“世界文学”不是文学的“世界主义”》《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世界主义、文化互渗与比较文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1期
- 蒋承勇 曾繁亭 《“实验”观念与“先锋”姿态——从“实验小说”到“现代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 聂珍钊 《黑人精神 (Negritude): 非洲文学的伦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聂珍钊 吴 笛 陈永国 《“外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前沿问题”三人谈》
 《山东外语教学》2018年第3期
- 殷企平 《转型焦虑: 文化观念流变中的〈心之死〉》《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年第3期
 《英国文学中的心智培育与文明进程》《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
- 吴 笛 《论〈红字〉中神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的伦理冲突》《文学跨学科研究》2018年第2期
 《论果戈理〈死魂灵〉的史诗结构模式》《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劳伦斯: 浴火重生的作家》(上海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编)《文苑英华》第185—193页, 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版
- 许 钧 《坚守与求索: 张柏然教授的译学思考与人才培养》《中国翻译》2018年第3期
 《学术影响与精神引领——〈外国语〉之于我学术成长的意义》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年第6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之路》《中国翻译》2018年第6期
 《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以我和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为例》《外语教学》2018年第3期
- 周启超 《巴赫金文论核心话语的中国之旅: 回望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

- 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改革开放40年外国文论在中国的旅行》《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9期
《结构主义文论回望与再探》《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
- 谭惠娟 《拉尔夫·埃利森的生存哲理》《山东外语教学》2018年第1期
- 梁梦鸽 谭惠娟 《萧红之女性人文主义与艾利斯·沃克之女人主义对比分析》《大众文艺》2018年第9期
- 潘一禾 郑旭颖 《后人类叙事与文明的未来——对C.S.路易斯科幻小说〈黑暗之劫〉的一种阐述》《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 高 奋 《石黑一雄〈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中的音乐与“暗恐”》《文学跨学科研究》2018年第1期
《〈了不起的盖茨比〉：美国大都市的文化标志》《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 傅守祥 《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究》《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原欲升华的文学瑰宝与经典童话的文化原型》《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文艺生态改善的文化自觉与审美正义》《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 魏丽娜 傅守祥 《论世界文学经典的英雄崇拜与理想品格》《东岳论丛》2018年第3期
- 吴斯佳 《以〈哈姆莱特〉为例看莎剧动画改编的两种可能性》《当代动画》2018年第1期
《〈俄狄浦斯王〉的悖论特征及其生成的悖论语境》《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 梁 晶 《英美意象派诗歌的视觉想象》《西部学刊》2018年第9期
- 龙瑜宸 《〈烟〉：旅行中的俄罗斯人》《外国文学》2018年第4期

对话、互动与生长

——2018年浙江文学评论述评

| 刘 忠 |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活在当下是实在的、现场的，文学与文学评论亦然。活在当下，能最大限度地介入现实，参与对话交流，互动生长，充分感受时代气息，回应人们的需要和诉求。2018年浙江文学评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关注当下，关注浙江，关注作家作品。无论是美学美育的实现，还是日常生活诗意的开掘，抑或是文学史料的甄别运用，文学的鲜活性 and 在场感一再被强调。文学的本体固然要追问和探究，文学史写作关涉众多元素，史的梳理与建构可以为文学创作和评论提供一定的话语参照，但作家作品的研究则能够把文学的当下性呈现出来，与作品对话，与作家一起生长。

—

王元骧先生多年致力于文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和教育工作，认为美育和人生论美学是我们每个人必需的课程，与现实对话、守正创新是他的为文之道，也是他的人生追求。《文学原理》一书初版于1989年，历时三十余载，再版多次，成为文学理论界的经典专著，广受师生们喜欢。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学科体系和编写问题的意见》一文中，王元骧表达了自己关于文学理论教

材和学科建设的意见。他认为,反映性是文学不可排除的本质属性,但要体现反映论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还须克服传统反映论文艺观存在的直观论、机械论和唯智主义的倾向,而使之与实践论相结合,突出人作为一个知、情、意统一的整体存在在反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不仅是作家认识活动的成果,同时也是他的审美情感、意志和愿望的表达。它在反映“实是”人生的同时,也在启示读者去思考和追问什么是我们“应是”的人生,从而达到沟通心灵和行为的目的是。因此,只有从体用统一的观点才能对文学的性质做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这也决定了文学理论必须把观念与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在实际应用中生效。这与学科体系的建构一样,都是我们在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值得重视和贯彻的问题。诚然,“实是”与“应是”的融合、体用的结合、理论与方法的统一不仅关乎文学理论基础的走向,也影响着文艺学学科建设成效和人生论美学实际效果。

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与美学的日常生活化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也是一个学术论题。在《诗性文化的理想主义精神》中,徐岱认为,在后现代知识场中受关注的“审美乌托邦”话题,其意义更多地落实于建构“诗性文化”所必需的理想主义精神方面。而深入把握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艺术与神话”的关系。在“大众文化”为主体的“景观社会”,人们对作为诗性文化之主体的“艺术作品”的需要,早已不在于“艺术之名”,而在于其是否拥有真正的审美品质。在当下,任何关于这方面的思考都离不开对艺术精神的反思,这让我们有必要将“艺术与神话”的诗学命题再度置入研究视野。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如何把诗性文化落实在生活中,艺术与神话的命题需要深思,经济与艺术的话题可能蕴含更大的张力。

一定意义上，文学艺术是符号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涉及语言、线条、色彩、材料等因素，探究和解释它们将有助于人们对文学艺术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符号、艺术及其解释》中，马大康认为，人类最初的符号活动即言语行为和行为语言，我们称之为“原生性符号”，其他符号则是“次生性符号”。所有符号活动都同时存在两个最终解释项，即行为语言、言语行为，由此决定着体验、直觉、悟解和观察、分析、认知两种迥然不同而又交相影响的解释方式。艺术符号则强化了行为语言这一解释项，因而它才可能对“不可言说的”做出言说，而它自身也是言语行为所不能言说的。艺术符号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从符号系统结构探析“文化基因”》中，马大康将其归因为“文化基因”。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符号系统就是“文化基因”，它由性质及功能迥然不同的两种行为（语言），即“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共同构成。这两种行为（语言）共同建构了人与世界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由于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相互结合、相互协作的整体结构存在民族差异性，由此形成的张力结构及倾向性决定着不同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影响着中西方对世界的解释，为思维方式和文化生产打下鲜明的民族烙印。

美是什么？李咏吟认为，“美是生命与文明自由跃动的力量”。基于综合与调和的立场，他提出了“美是生命与文明自由跃动的力量”这一综合判断。这一论题可以从“美是生命自由跃动的力量”与“美是文明自由跃动的力量”两个方面进行论证。基于前一判断，我们强调美与自然生命存在或人的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基于后一判断，我们强调政治制度、文化生活、文学艺术、城乡建筑、历史文物与文明生活审美的关系。人类的审美活动，实际上就是由生命审美体验与文明审美创造两个方面自由构成。以此观之，海德格尔眼里的凡·高的“农鞋”别有一番景

致。《海德格尔的“凡·高解释”及其思想的疑难》中，李咏吟认为，海德格尔只是为了自己的思想建构例证地分析了凡·高的《农鞋》。海德格尔强调艺术作品是“物”，物性与器具性乃作品的根本特征。他通过艺术与作品关系的考察强调“创造”或“生产”的意义，还通过艺术与真理关系的考察，强调真理自行设置于艺术作品之中。

中国美学有什么特质，未来如何？金雅在《中国现代美学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华美学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积极传承了民族美学的人文情怀、辩证思维、诗性品格、艺教传统等精神因子，也着力拓展了民族美学的人生视野、理性精神、崇高意趣、实践向度等精神要素。中国现代美学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发展，与中华文化的人文性、诗意性、践行性等民族特质相呼应，聚焦于追求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真善美贯通的，以大美情韵为核心的审美创美相谐、知情意行合一的人生论美学精神，初步呈现出有别于以粹美或唯美为标志的西方现代美学精神的民族化核心精神旨趣。中国现代美学传承发展了中华美学精神所取得的实绩，对当下民族美学精神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益，也是进一步推动中华美学走向世界、与世界美学深度对话互鉴的重要基础。

胡百顺在《作家报》上著文《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典型论的贡献》，全面阐述习近平对文艺典型论的贡献。胡百顺认为，典型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习总书记对此没有专文论述，但在他的文艺工作重要讲话和一些文学活动中表达了典型观，如与贾大山十余年间历久弥坚的交往，鲜明地确立了人民的主导地位。

二

现代文学发展至今已经百余年了，已然成为新的“传统”，认识、接受、新知等面临许多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的困境及可能性》一文中，高玉认为，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是由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四因素”构成，这四个因素中，“欣赏者”在各种文学史书写中是最被轻视的，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传统文学理论以文本和作者为中心，它并不否认读者的阅读对于文学的意义，但它认为对作品的阅读和理解即是对内在于作品中的作者意图或客观意义的认知，因而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作品，从意义的角度，读者的阅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传统的文学史基本上是作家—作品中心模式的。接受美学产生以后，读者对于文学的作用和意义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现代文学接受当从微观做起，从作家作品做起，渐次扩大到整个文学史接受层面、思潮现象层面。

“现代”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仅是时间的，还是心理的。《〈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百周年随想》一文中，刘克敌说，一份杂志开启一个时代，这一荣光只能属于《新青年》；一篇小说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对传统的认识，这功劳只能归属《狂人日记》。只要提到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人们马上会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想到《狂人日记》，就会想到国民性和启蒙等话题。这就是经典的力量：穿越历史，抵达当下，从文学创作到世道人心。

周保欣的《东南社会与现代文学的“革命地理学”》一文，从地理学角度考察现代文学的产生，与泰纳的种族、时代、地理三因素理论十分契合。他认为，清末民初之际，中国文学领域的

系列革命,以东南社会为主导而发动,其领导者、参与者及其空间互动,均未逾东南。文学革命之东南发生,其因在于东南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条件为文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同时,亦得益于东南内在的文学/学术逻辑推动,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东南作为“文化同心圆”中的边缘地带反抗中心的产物。东南社会主导的文学革命,铭刻着东南文化性格的印记,即它的“底层政治”、回归“地方性文学经验”与“外向型文化取向”特点。这样的考察和解读,很有意义。

刘家思的论文《论中国现代抗战广播剧文学的思想向度与诗意追求》认为,中国现代抗战广播剧文学具有重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从其书写的历史来看,伟大的抗日战争是由民众的呼号呐喊和中国共产党等党团组织积极倡导而推动政府最后正面主导的民族救亡运动,它一开始就高扬起民族团结、共同对敌的思想大旗,显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其揭示的精神动力来看,它是中国人民基于救亡使命,在世俗的家族伦理要求和民族国家的伦理规范的合力推动下展开的,形成了不怕牺牲、英勇抗战和坚强不屈的精神意志,这正是抗日战争最终能够以弱胜强的内在原因。中国现代抗战广播剧以精巧的构思和人性的书写突破了政治宣传的不足,显示了对诗意的追求,展示了艺术描写的深度,产生了较强的审美感染力。因此,中国现代抗战广播剧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艺术新质,无论从政治宣传、历史书写还是艺术创新上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李杭春写作多篇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始末的文章,丰富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从〈竺可桢日记〉看国立浙江大学西征始末——西征第二阶段:从泰和到宜山》《从〈竺可桢日记〉看国立浙江大学西征始末——西征第三阶段:西去遵义湄潭》等文为我们还原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大学校史,大

时代的风云跌宕，竺可桢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及众多师生的群像描摹，让文章在传播新知的同时，多了几分生气。《讲学与传道：马一浮与国立浙江大学》讲述竺可桢邀请马一浮任教的故事，写出两人不同的性格特点和一系列难忘的人生片段。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被迫西迁，马一浮应校长竺可桢之请为浙江大学师生开设国学讲座，创制校歌，这段历史成为浙江大学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但相关文献和档案却显示，马一浮与浙江大学的交往充满各种误会与纠结，浙江大学险些因此错过这位“士林宗仰”的国学大师，而马一浮亦在他唯一任教的大学里，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学生摒弃实用主义的现代工业观，回归对文化根本的关注。尽管讲学效果与其预想相距甚远，但马一浮在浙江大学讲学并传道，结集而成的《宜山泰和会语》是他一生讲阐六艺国学最集中的部分，由此完成了更为高迈、通贯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构建，并以一场场思想与精神的盛宴，寄予浙江大学很深的希望。

三

当代文学不仅意味着时代的变迁、性质的变化，还天然地拥有时间的亲近感和空间的现场感。近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一热点话题，研究者推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补上了史料这一课，对于文学史的求真性和生动性大有裨益。同时，也是对当代文学不宜说的一种纠偏，有了史料学的支撑，当代文学发展和研究当拥有更大的空间。

《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一文中，吴秀明认为，若将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比作由作品解读、史料实证、理论思维三者组成的“正三角”，居于三角形顶尖的是理论思维，其底线的两个端点分别为作品解读与史料实证，那么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就体现在作

品解读上,它与史料实证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理论思维,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功。基于这样的认识,吴秀明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整体性视域下的80年代文学史料研究》高屋建瓴地评述了一段时间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状况。他说,近些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显在变化就是对文献史料的重视,会议运动、思想检查、报纸杂志、人物访谈、年表年谱、版本选本、书信日记、阅读生活、馆藏档案等有关研究工作,可谓方兴未艾。但也许与只有定性研究而没有定量考察的表述方式有关,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一渐成气候的研究却似乎虚有余而实不足,在事实说服力层面上有欠缺。这一点,在近两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尤其是围绕史料研究引发的歧义上,程度不同地得到印证。研究当代文学史料,“年代学”似乎是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尽管相比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年代显得短暂,但它迄今为止,毕竟也走过了近七十年的历史,是现代文学时长的两倍多。更为主要的是,当代文学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它的浩瀚巨量的史料存在,使任何一位学者都会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对之做分段的“年代学”的切割研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这是人类有限的生命个体面对无限繁复绵长历史对象所做的无奈而又不失智慧的一种选择。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史料的发现、梳理、甄别、解读等工作,同时,还有一个从史实到史论的思维提升的重要阶段。否则,史料研究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散兵游勇,没有“部队建制”。《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一文部分地回应了上述问题,斯炎伟认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时体现出一种“知识”的眼光与意识,它将“问题的探讨”降格为一种“知识的言说”,甚至是某种“常识的复述”。

对常规性史料的绝对信任与过度依赖，使研究活动难脱某种特定话语之下的知识窠臼。将一些热门的学术理念视为“公理”并加以“结论”式运用，极大限制了研究活动对问题的个性化发掘。缺乏问题意识的“材料流”结构以及急于将对象“本质化”的话语模式，使研究活动成了知识的陈述或判定，从而阉割了研究主体的思想与历史的复杂。

中国是乡土写作的大国，长期以来，厚重的乡土为文学写作提供了富饶的矿源，当然，也挤对了都市写作的空间视域，形成一体独大的不良格局。近些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种情况有了好转，平衡发展渐趋形成。范家进的论文《当代乡村意义符号体系的重组——从一个视角解读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认为《山乡巨变》所描写的绝不仅仅是当代中国农村外在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变”，而是同时较多地留下了对乡村社会的意义符号系统进行彻底改造的具体而丰富的细节和场景。这表现在建筑与居室布置及其相应言说符号的改写，关于尊卑贵贱秩序及读书人与非读书人地位等方面的重新理解和排位，还有对于女性行为礼仪、规范以及爱情态度方面的大幅度调整和改写等等。作品以此表现出与《暴风骤雨》不一样的“史诗性”。

乡土文学写作源远流长，代际传承十分明显。姚晓雷在《试论新中国前期文学资源对 50 后作家乡土叙事审美建构的内形塑造》一文中说，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作家是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创作队伍里承上启下的一代，也是在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作家中生活阅历和经验最为丰厚一代。这一代作家的成长过程见证新中国的历史，主要的创作实践过程又和新时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关，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很高兴我是中国作家中上世纪 50 年代末出生的那一代，承前启后，接上续下，一只脚在历史之中，一只脚在现实之中；左手深入今天中国荒谬而复

杂的现实，右手触摸着个体人在社会现实和权力之中被挤压、挣扎、跳动的心灵；深知上一代人的现实，也努力感知着下一代人的精神。”这一代小说作家群体贡献出了莫言、刘震云、阎连科、贾平凹、李佩甫、李锐等一大批卓有成绩的乡土叙事作者，他们将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也会影响到更多年轻人的话语经验。应当说，这样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政治抒情诗曾经是十七年诗歌的重要体式，涌现了许多作家作品，贺敬之、郭小川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张晓玥的《当代文学史的“郭小川现象”》把郭小川作为一个现象来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此一时期诗人主体的心路、立场和诗歌精神内蕴。文章认为，郭小川是当代新诗主潮“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亦被视为“战士诗人”的代表。他身上始终交织着“战士”与“诗人”的多重性。他的“战士”自我总是努力地去统摄“诗人”自我。而“诗人”自我在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统摄时，却又常常不由自主地有所游离。他越是真诚地写作，越是陷入时代赋予的困境。郭小川其人其诗，因此成为“文学史”与“文学的历史”复杂纠结的一个典型样本。

四

时代在前行，生活在继续，文学批评亦如春天的花草一样，不舍昼夜地生长。

洪治纲在评述 2017 年短篇小说创作的时候，用的标题是“内心的张力与魅力”，写出了作家主体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表现出的认知困惑与求索，折射到小说创作中，就是主题意蕴的张力和审美艺术的魅力。洪治纲说，从短篇小说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开始自觉地专注于微观化、内心化的叙事表达，

尤其是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内心意绪的精妙书写。的确，无论外在的现实如何千变万化，社会矛盾如何层出不穷，最终都会转化为人们内在的生存感受。着眼于人的内心世界或主观情感，通过特定情境或特定故事的演绎，从中凸现尘世间的各种纷繁人性，乃至现实的浩波巨澜，这既是文学表达的一种策略，也是短篇小说所拥有的特质。

当前文学如何发展，文学批评如何进行，如许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一番之后，复归平静，始终没有满意的答案，也不会有定于一尊的结论。《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路径》中，如同众多学者一样，洪治纲提出问题，没有开出药方。文章认为，有关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问题，在经历了“失语症”“反本质主义”“强制阐释论”等各种争议之后，依然是一个巨大的焦点。学者们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一方面是话语的狂欢，另一方面又露出原创性的焦虑。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必须建构一套适应中国本土文学经验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但对于如何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经验的当代文论，却始终无法形成共识。《论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中，洪治纲就日常生活的诗意写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常生活诗学的核心内涵，是揭示日常生活内部所蕴藏的各种微妙繁复的生命镜像，重构人类身与心、人与物的统一性。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一诗学逐渐成为当代作家的自觉追求，并在创作实践中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趋于成熟期三个阶段。在具体创作中，它体现出辩证而多元的价值观、平等而质朴的生命观、自由而精细的文本形态等主要审美特征，但也暴露出作家对世俗欲望的过度张扬、创作主体审美视野狭窄、一些作品审美意蕴单薄等审美局限。随着日常生活本身的不断丰富和作家们对其自觉地强调，可以看出，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已反映出当代作家对生命整体性的关注，也预示

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趋势。

人的发现与成长是当代文学能够不断前行的“应然”主题，新时期发轫之作《班主任》《伤痕》就具有某种样板意义。翟业军《“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痼疾”——〈班主任〉〈伤痕〉精读》，认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等呼唤，其实是一种修辞，一种身份认同的“狡计”，就在一声声殷切的呼唤声中，呼唤者成了审讯者，成了无比清洁、神圣的“我们”，而“四人帮”等一小撮坏分子则成了万劫不复的“他们”，“他们”是妖魔鬼怪、病菌和痼疾。这样一来，对“浩劫”的反思就成了对于局部痼疾的割除术，割除术既能证明祖国躯体本质上的“健壮”，也能反过来强化“我们”的无辜和正义。基于此，可以说“伤痕文学”是国人踏上改革开放旅程之前喝下的一碗“孟婆汤”。

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性别写作与批评延续有时，话题很容易陷入两难境地。王侃在《反现代性、阶级分析与“后人类”——当下性别写作研究的理论检讨》一文中，以关键词的方式对当下性别写作研究理论进行了一番检讨，中国的女性文学/性别写作的批评和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是“显学”。毫无疑问，较之整个80年代在性别研究层面的勉强、无力和尴尬，90年代的学者和批评家已握有更为得心应手的理论利器，庖丁解牛式的批评结论常常应声而出，海量的研究成果、壮观的研究队伍，无不确实实地展示了这一学术领域作为“显学”的力量感和存在感。但如今的问题是，这“力量”竟已渐趋疲软，难以再有作为，曾经奇崛的波澜难以在二十多年的时光沙滩上持续奔突。社会性别与自身性别孰是孰非，实难得出自洽的结论，也许问题本身就是答案。

过去的一年，浙江作家创作丰盛，浙江文学批评也缤纷万

千。郑翔在《文艺报》发表《灵气与风格——浙江“新荷十家”作品选点评》，认为浙江作家的文学创作历来不乏灵气，十位“新荷”作家身上，这一特征体现得相当明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艺术感受力敏锐，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强，语言和思想的呈现都比较好，而且视野比较开阔，并不局限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在具体的选材和表现方面又是很不相同的。徐衍、悟空、西维、赵挺和丙方的小说，多关注个体生活与精神依恃；诗人哑者无言和啊鸣的创作，表达日常经验；赵海虹的科幻小说和儿童文学，显示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特点。

王学海的《变异与留真：深度叙述中的新提升——由海飞小说〈惊蛰〉想到的》认为《惊蛰》中对抗日战争题材历史回顾性的描写体现着历史旧事与新识之间一种新型的认知关系，从中可以看到人性深处的许多壮阔和夹在战争与和平中的种种挣扎与生存、对抗与建设的交叉与繁复。朱首献的《气雄力沉 笔苦情深》评价廉声的新作《沃血家园》，认为作品是廉声乡土情结的外化，故乡是他灵魂深处的精神家园，更是他文学创作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陈力君的《人性与天命——钟求是的江南小镇心像》诠释钟求是的小说，“钟求是的文学世界，你将会惊异地发现，它在热闹纷扰中保留着一个遗世独立的清静空间，在焦灼和困惑中持有独一份的淡定宁静。无论是喧腾繁杂的繁华都市，还是不知名的村庄乡野，抑或臆想玄思的异度空间，都难以抹除‘昆城’心绪。作品中营构的江南小镇的柔美气息，不断地牵动着作家的返乡冲动，联结着钟求是的故乡情结”。丁莉丽的《影视产业发展的“浙江经验”》宏观地考察浙江影视产业现状，提炼出“浙江经验”，认为近年来浙江影视产业强势崛起，“北有北京，南有浙江”的影视格局基本形成。浙江影视产业的辉煌，源于浙江政府管理部门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有力托举。在管理、

创作和评论三个领域,浙江影视都显现出了鲜明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也正是这些探索创新,助推了浙江影视产业的升级换代,引领浙江向亿万级的浙江中国影视副中心进发,并奔向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郭梅的《越剧之美与绍兴酒香》品鉴浙江的越剧和绍兴的黄酒,别有一种情趣。作者说,无论到没到过绍兴,中国人都知道,到绍兴必须做的事情里面,除了拜谒鲁迅故居,品一品孔乙己的心头爱物绍兴酒——也就是曹公雪芹喜欢的南酒,还有就是听一听绍兴戏了。现在,新昌调腔自然是难得听到了,而绍剧,就是质直激昂的绍兴大班,熟悉它的观众也很少。在全国有影响的绍兴戏曲,首推越剧,清丽声腔,从中可以领略越剧的无穷魅力。

2018年浙江文学评论要目

- 王元骧 《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学科体系和编写问题的意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 徐 岱 《从〈石头记〉到〈红楼梦〉》《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诗性文化的理想主义精神》《美育学刊》2018年第3期
- 马大康 《符号、艺术及其解释》《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中西方文论分歧的符号学根源以及融合重建的机制和路径》《上海文化》2018年第4期
《从符号系统结构探析“文化基因”》《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 曾繁亭 蒋承勇 《自然主义的文学史谱系考辨》《文艺研究》2018年第3期

- 蒋承勇 《“世界文学”不是文学的“世界主义”》《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 吴秀明 史婷婷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 吴秀明 《整体性视域下的80年代文学史料研究》《文艺争鸣》2018年第6期
- 李咏吟 《论美是生命与文明自由跃动的力量》《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海德格尔的“凡·高解释”及其思想的疑难》《浙江学刊》2018年第3期
- 《尼采诗歌与酒神》《中文学术前沿》2018年第2期
- 《返本开新与中国美学传统的四个面向》《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 《“查拉图斯特拉序言”与尼采哲学诗集的主旨》《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 《两种惯性与一个目标——现代中国美学思想传统再认识》《文艺争鸣》2018年第8期
- 李杭春 《讲学与传道：马一浮与国立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从〈竺可桢日记〉看国立浙江大学西征始末——西征第二阶段：从泰和到宜山（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从〈竺可桢日记〉看国立浙江大学西征始末——西征第三阶段：西去遵义湄潭（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 《从〈竺可桢日记〉看国立浙江大学西征始末——西征第三阶段：西去遵义湄潭（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 洪治纲 《内心的张力与魅力——2017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小说评论》

2018年第1期

《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路径》《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论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刍议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人”的变迁——新时期文学四十年观察》《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

高 玉 《思考,海平面下看不见的冰山》《解放日报》2018年2月9日

《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的困境及可能性》《江汉论坛》2018年第10期

《近百年文学理论发展大势——论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长江学术》2018年第4期

《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

范家进 《当代乡村意义符号体系的重组——从一个视角解读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执着描绘战争与运动中的人伦亲情——论孙犁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河北学刊》2018年第3期

范家进 金丽娜 《爱情传奇与时代风云的交织变奏——论鲁彦周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陈 星 《民国时期李叔同影像之编纂与刊布》《文艺研究》2018年第9期

金 雅 《中国现代美学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学术月刊》2018年第2期

《朱光潜对中华人生论美学精神的传承创化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4期

《“美情”与当代艺术理论批评的反思》《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

黄 擎 杨 艳 《〈传奇〉的回旋叙事与张爱玲的反线性发展观》《浙江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黄 健 《鲁迅的国学批判及现代意义》《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批判与重建——都市语境中的鲁迅文化观》《中文学术前沿》2018年第2期

姚晓雷 《试论新中国前期文学资源对50后作家乡土叙事审美建构的内在形塑》《南方文坛》2018年第4期

陈力君 《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连环画中的鲁迅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9期

《人性与天命——钟求是的江南小镇心像》《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5期

《生之戏：或卸或戴的社会角色面具——〈奔月〉读解一种》《名作欣赏》2018年第31期

王 侃 《反现代性、阶级分析与“后人类”——当下性别写作研究的理论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的史料内隙——从两件往事说起》《文艺争鸣》2018年第7期

《学院派、诗文评及批评文体》《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周保欣 《东南社会与现代文学的“革命地理学”》《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王庄”：当代乡村书写的新开拓》《文艺报》2018年12月12日

斯炎伟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孙良好 《“疾风”知“劲草”——张翎新作〈劳燕〉之一解》《名作欣赏》2018年第1期

朱首献 《气雄力沉 笔苦情深》《文艺报》2018年1月10日

翟业军 《“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痼疾”——〈班主任〉〈伤痕〉精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从系在扣子上的魂到情感的“孤儿院”——论〈陆犯焉识〉与〈芳华〉的文本旅行》《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 郑翔 《灵气与风格——浙江“新荷十家”作品选点评》《文艺报》2018年2月23日
- 郭梅 《越剧之美与绍兴酒香》《博览群书》2018年第11期
《风流茶说合——张爱玲笔下的如茶人生》《博览群书》2018年第6期
- 刘桂萍 刘家思 《魏金枝对儿童文学发展的贡献》《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 刘家思 《正史笔调与现实讽喻——论鲁迅小说〈理水〉的大禹原型及其思想指向》《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7期
《论中国现代抗战广播剧文学的思想向度与诗意追求》《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 刘克敌 《“发现”与“发明”谁更重要》《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24日
《〈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百周年随想》《博览群书》2018年第5期
《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撰写理念及影响》《关东学刊》2018年第4期
《王国维：“一池清水”与“胜利的微笑”》《名作欣赏》2018年第34期
- 张晓玥 《当代语境与五六十年代的新诗道路讨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当代文学史的“郭小川现象”》《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 方爱武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 王姝 《徘徊在“人学”与“文学”之间——周作人文学观及其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4期

- 龙彼德 《散文诗》专栏，2018年第1—12期
《闪小说的弄潮儿：曾心论》《语言与文化比较》2018年夏季卷
《在永恒里已几度来回——〈做六〉长诗系列创作回眸》《古典与现代》第9卷
- 王学海 《变异与留真：深度叙述中的新提升——由海飞小说〈惊蛰〉想到的》《名作欣赏》2018年第7期
- 胡友峰 《论电子媒介时代文论话语转型》《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 徐 勇 《似曾相识处见功夫》《北京文学》2018年第8期
《人性的深渊与人生的悖论式情境——关于杨方的〈苏梅的窗子〉》
《青年文学》2018年第8期
- 刘江凯 《影响力与可能性——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传播》《文艺研究》
2018年第8期
《“歪曲的文学”：余华的随笔看法与小说可能》《当代作家评论》
2018年第3期
- 丁莉丽 《公众号影评的媒介化困局》《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
《影视产业发展的“浙江经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年第
8期
《论当下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市场拓展路径》《中国电视》2018年
第10期
《从〈初心〉看当下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与传播的得失》《中国
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
- 赵思运 《矛盾旧体诗词（1949—1976）探幽》《当代文坛》2018年第
4期
《百年汉诗本土性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文艺报》2018年5月
9日
《百年新诗史中旧诗回潮现象审察》《齐鲁学刊》2018年第6期
- 沈 健 《百年新诗：走向语言的共和对话》《天涯》2018年第4期
《语言共和：百年新诗再出发》《诗刊》2018年第4期
- 胡百顺 《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典型论的贡献》《作家报》

2018年10月19日

项目清 《治治对仗的悖理病》《中华诗词》2018年第9期

吕云祥 《艺术品凸现人品——评顾志坤长篇传记文学〈谢晋〉》《联谊报》
2018年3月2日

《让当代民间文学更具乡土气地域味——评阮嘉明先生〈岁月留痕〉》
《联谊报》2018年8月28日

陆士虎 《半个世纪生命沉浮中的英雄群像——读耿彦钦长篇小说〈泛沧海〉》
《衡水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涂国文 《生活桥段上的语言之花》《杭州日报》2018年8月24日

刘 忠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
1期

网络文学中的浙江图谱 ——2018 年浙江网络类型文学综述

| 陆正韵 | 夏 烈 |

网络文学，其实在变得“陈旧”。

曾经的诸如“网络文学是不是文学”“网络文学对青少年是否有害”这类问题，在一次次的冲撞、论辩中让常识浮出水面，也让它自身如泡久的茶叶般沉淀杯底——翻开历史的原本，很多起自民间草根的文学开始都受到严厉的斥责、筛选，在自我正名和社会化正名的过程中半遮半掩着一场场权力话语的纠葛，最终由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提炼，尘埃落定。而所谓有害，可以否定有益的另一事实？人们总体上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明中，有一套强大的净化和解决系统，污染源并非来自网络文学，而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进入 2018 年，比较普遍地纪念起中国网络文学 20 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一些榜单和讨论宣告着网络文学也可以阶段性地树碑立传了。观察 20 年内的文本，可以看到除了传承，更多的是不同：早期的网络文学和今天的网络文学之间，之前的网文“大神”和今天的网文新秀之间，标准的网文网站的作品和各种非标准网文平台的作品之间，等等。所以说，拥有历史，就意味着拥有不同的文化记忆和代际、部落特征，意味着看待历史时必须秉持比较观和发展观——人们生成历史，也必须消化和理解历史。

说网络文学“陈旧”，还在于它跟同时代的其他网络文艺门类比较的话，它的“语言”形式和快速增长率正在失去相对优势。与网络影视、网络游戏、网络综艺以及短视频平台“抖音”等相比，网络文学这一依赖文字的创作，在视觉语言传播大势中，显出“传统”“古早”的意涵。换言之，也许我们可以在网络文学、网络小说的世界里谈谈“传统”的保护了——认真地讲，我们可以思考网络文学中有什么叙述、美学优势，是视觉与影像难以表现、替代的，并能够让读者更为偏好。

所以，2018年关于网络文学的新闻性和话题性，主要来自“网络文学20年”的时间性提醒。网络文学自身，在走过了20年后，逐渐褪去被诟病的青涩与稚气（这跟网络文学固有的基因性的“怪力乱神”不是一回事，本性里的“怪力乱神”是差异性和优点，以为此幼稚就请生人勿进、不喜勿喷），在努力保持活力的同时日益展现出其在市场化和文学属性上的成熟感。网络文学市场化日趋成熟，比如IP的开发从初期狂轰滥炸式的生产、杀鸡取卵式的改编，逐步迈向了规范化和精品化。不论是游戏、网剧，抑或电视剧、电影，2018年的网文IP改编都出现了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其中影视剧改编最为成功，《大江大河》《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懿传》，三部热点剧的小说原著者阿耐、关心则乱、流潋紫都是浙江的网络女作家，还有像《橙红年代》《镇魂》等在2018年也受到各自圈层受众的追捧。

文学创作意义上的蜕变则令人欣喜。随着作者、读者、运营商（网站）三方的成长，以及网络文学20年的契机，对于经典作品的评选与收集，对于网络文学精品化的思考，成了2018年网络文学的关键词。随着网络文学自我成长、自我革新，以及对网络文学研究的深入，曾经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野小子”，进入弱冠之年，也开始承载起巨大的关注和荣誉下的文化责任。

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现实题材”创作成了网络作家的一个重要方向，不仅仅是议论讨论，事实上也推出了诸如《材料帝国》《大国重工》《复兴之路》《网络英雄传》《浩荡》《老妈有喜》《大山里的青春》《拥抱谎言拥抱你》等一批作品，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2018年视为网络文学创作的“现实题材转向年”。这其中，不乏浙江作家的身影，如郭羽、刘波和蒋离子等。

在这一年里，很多网络作家芝麻开花节节高，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中国作协、各地市统战部增设的新型组织内的骨干和负责人，对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有一系列的定位、期许，描画出了更强的主流化含义。

作为全国网络文学重镇和组织建设的样本，浙江网络文学在这一年里依旧有标志性的举动，比如首届网络文学周的举办，但总体动作较往年稍显低调，可以这样认为：一方面，全国有条件的地方都在搞网络文学事件，浙江不像过去般一枝独秀、一览众山小了；另一方面，“浙江网军”的大神们回归创作，踏踏实实地产出，在网络上增长着“神性”，而“数字原生”“网生代”“95后”“Z世代”网络作家们亦快速崛起，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在这些方面的组织力优势依然突出。所以，无论是作品质量，还是新生力量培养，2018年的浙江网络文学表现仍可圈可点。

一、“大神”创作丰盈可观

一般将1998年认定为中国网络文学元年，这一年台湾的痞子蔡发表了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卷起华语领域的文化潮流和网络小说创作潮，与此同时，大陆的“榕树下”也热闹起来，成了安妮宝贝时代的早期网文作者们的重要集散地……当然，认真考据可以发现，将网络文学的元年定在1998年还是有

些问题的，但目前已经约定俗成，2018年成了中国网络文学的第20个年头。

从野蛮生长到资本强势入驻，再到学院进场、政策介入，20周岁确实是场域内的人们认为的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良好契机。在这一年里，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牵头，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协会、阅文集团联合主办的“中国网络文学20年发展研讨会”发布了“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优秀作品·20名优秀作家”的推选结果，浙江网络作家独占三席——阿耐的《大江东去》、桐华的《步步惊心》、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成了这20年的见证和代表。2018年年底，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也推出了《中国网络文学20年·典文集/好文集》，《步步惊心》和《斗破苍穹》同样入选了这份“学院榜”。这些评选并非简单的纪念，而更类似于一种宣誓和彰显，经典传承和社会价值开始沉甸甸地放上了进入成年期的网络文学的肩膀。

回到2018年的创作，烽火戏诸侯（以下简称“烽火”）的《剑来》是很能体现这种“经典化”的一部作品。作为“文青”作家的代表，烽火素来在写作中对作品文学品格和传递的精神价值要求颇高，创作实力在网络文学圈有目共睹，为读者交口称赞，曾有读者表示烽火小说中随便截取一句话都能当作个性签名。前一部完结作品《雪中悍刀行》获得巨大成功后，对于《剑来》的书写，烽火表现得更为不疾不徐，透露了他愈战愈强，打造又一精品的野心。《剑来》得名于《雪中悍刀行》内老剑神李淳罡那句点燃无数读者的“剑来”。然而单从故事内容上，两部作品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剑来》讲述了一个生长在北方的少年陈平安在逆境中搬山、倒海、降妖、镇魔、敕神、摘星、断江、摧城、开天的故事。于武侠小说式微之时走武侠的道路是《剑来》与《雪中悍刀行》的一大共通之处，在金庸先生千古的

2018年，这显得格外富有意义，也更能体现文脉传承的价值。小说自2017年6月起在纵横中文网上连载，目前已更新了500余章。这个速度对于饱受烽火“断更”困扰的读者而言，已经是格外惊喜了。网友评论：

直到最近的更新，《剑来》的世界观较之《雪中》都要更加细腻，陈平安的形象较柿子殿下要更为丰富饱满，我觉得总管极有可能写出比《雪中》更加趋于完美的《剑来》，仅凭此书便可封神。当初我是被陈二狗、齐武夫等角色吸引才发现了总管这位作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不是一位传统的网络作家，压根就没有把他与武侠联系起来。哪怕现在有了《雪中》《剑来》，我都一直觉得总管是个喜欢写比较贴近生活的故事的作家，可是我敢保证烽火戏诸侯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会在好久以后，还能带给我们这些书友不一样的感动和热血。

最后加上书里最喜欢的一句：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千年暗室，一灯即明。

——元吾而启（知乎网友）

《剑来》在2018年5月中国作协发布的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已完结榜）中榜上有名，之后入选了民间媒体的第三届橙瓜文学奖百强作品并位列前十，同在榜单上的，还有梦入神机的《点道为止》和天蚕土豆的《元尊》。

《点道为止》于2018年1月底起在纵横中文网和咪咕阅读上连载，点击率已破两亿。让梦入神机“封神”的是他在代表作《佛本是道》中对“洪荒流”的开创。而在上一本完结的《龙蛇演义》里，他再次以开山鼻祖的姿态，打造了“国术流”，即以

中国武术作为理论基础的网络小说流派。《点道为止》继承了梦入神机自己开创的“国术流”系统，讲述了一个平凡的高中生误入国术世界，不断成长，引领风云的热血故事。除了情节和内容，棋手出身的梦入神机似乎更想向读者传达他对于作为中国文化瑰宝的中国武术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天蚕土豆的《元尊》2017年9月接档上一部《大主宰》，在纵横中文网和咪咕阅读上开始连载，目前点击量已经突破三亿。小说讲述了少年周元在复仇过程中克服困难和危机，并与一群生死之交的兄弟相识相知的故事。《元尊》保持了天蚕土豆一贯的热血和少年气质，在故事内容和文字斟酌上，较《大主宰》又有了进步与提升。

管平潮在2018年出版了《血歌行》的全本纸质书《少年屠龙传》(8册)。这部东方玄幻类型小说讲述了命运多舛的少年苏渐肩负屠龙使命，怀抱血歌剑行走世间，历经生死，终成屠龙英雄的故事。作为网络作家中的“学霸”和“文青”，以仙侠类题材成名的管平潮在仙侠、神话、奇幻的结合上信手拈来，遣词造句富有文学魅力的同时又不乏热血和感染力。此作也是管平潮兼及青少年读者市场的首次全力出击。有网友评论道：

毫无疑问，长达200万字的《少年屠龙传》不仅仅是一部奇幻仙侠小说。就故事整体来说，它有着大的格局，有细腻的文笔，也有深邃的情感。全文气势恢宏，张弛有致，节奏沉稳。苏渐只爱月歌，洛雪穹的心里只有苏渐，而雷天芄钟情于洛雪穹。区别于其他“直男”，感情线中虽有三角四角，但主角之间谁也不将就，异常地干净利落，没有左顾右盼地摇摆不定，有“从一而终”的专一深情。各种单箭头的爱，没有影响少年们的友谊和并肩作战，有私心有黯然但又

不影响大局，看得人神清气爽。

——水净陈校（豆瓣网友）

《半月传》作者蒋胜男在2018年底出版了小说《燕云台·叁》。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辽国共历九帝，享国二百一十年，皇后世代出自萧家。契丹立国初年政权动荡，出身后族的三姐妹分别嫁入三支皇族，为了各自爱人的江山和政治理想，她们被迫挥戈相向。萧燕燕出身后族，本倾心青梅竹马的汉人韩德让，却偏偏被皇子耶律贤看中。一场政变，皇子耶律贤继位，同时，迎贵妃萧燕燕入宫。萧燕燕怀着恨意嫁入宫中，在相处的日子里却逐渐被耶律贤的家国理想所感化，决心放下前嫌，为了他们共同的信念并肩战斗。经历了怀孕生子、父亲遇刺、景宗病重的燕燕，在面对朝中和后宫的重重阴谋时，蜕下无忧无虑的天真心性，逐渐成长为一位真正的皇后。在第三卷中，作为皇后的萧燕燕经历了国难和情殇，蜕变成了更为成熟的自我。这部作品的影视化也已启动，作者蒋胜男本人将担任编剧。

在经历了一年半的连载之后，苍天白鹤于2018年5月完成了《通天仙路》的完结章。小说讲述了一个拥有可以任意锻造和修补装备技能的小人物习武道，护家国，拳打乾坤，踏上通天仙路的故事。在结束这本小说后，苍天白鹤加入了阿里文学，并在2018年7月开始连载小说《双脑医龙》。2018年5月，苍天白鹤荣获第三届橙瓜网络文学奖“百强大神”称号。

华表在2018年于起点中文网连载小说《都市剑说》。这部将灵异、都市、玄幻合而为一的作品因其出色的想象力和丰富的故事性受到了读者的喜爱。

说“浙江网军”的“大神”们在2018年佳作频出，另一个重要面向是现实题材写作。郭羽、刘波合著的《网络英雄传Ⅱ：

引力场》是其中的佼佼者，先后被列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2018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榜”和中国作家协会“2018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该小说是《网络英雄传》正传系列的第二部，故事承袭了第一部《艾尔斯巨岩之约》，讲述由郭天宇、刘帅共同创立的在线旅游公司万全天盛凭借其出色的商业模式异军突起，与老牌巨头“51旅游网”两强相争，这时国际巨头通远来势汹汹，国内在线旅游市场瞬间陷入纷飞战火，分踞杭、沪、京三地互相搏杀，高速成长的万全天盛在这个过程中险些成为无情资本攫取利益的工具，面对“野蛮人”的敲门，在商场纵横捭阖的万全天盛仿佛变得不堪一击，郭天宇、刘帅一对创业兄弟也遭人离间，针锋相对，公司多次命悬一线，在郭天宇的不懈努力下，真相层层剥开，兄弟联手击垮敌人，万全天盛重新迎来他们的主人，走向了新的辉煌。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2018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榜”这样推荐道：

作品聚焦互联网行业前沿，书写别样的职场励志、创新创业故事，表现纷繁复杂的商业竞争、谋略博弈，矛盾冲突紧张激烈、此起彼伏，情节疏密有致，人物鲜活生动，塑造了奋斗不息、勇于进取的互联网人物群像，展现了中国互联网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和时代气质。

蒋离子的《老妈有喜》也是2018年的上榜大户。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2018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榜”给出的推荐理由是：

作品以生育二胎引出当代社会与家庭问题展开故事，塑造了青春期迷茫叛逆的女儿、人到中年疑似陷入职场和情感

危机的母亲及不善表达却深爱家庭的父亲的生动形象，时代元素鲜明，主题立意新颖，文笔简洁圆熟，文风幽默风趣，在对身边人、身边事的温暖书写中传递了正向价值观。

这一年，阿耐的《大江东去》因电视剧《大江大河》的成功改编重回读者与观众视野，流潋紫的《如懿传》因同名电视剧在网络的热议，尤其是与稍早档期的另一部“宫斗”题材网剧《延禧攻略》的对比而露出水面——这些都不是2018年的原创作品，却因为网络文学和大众文化所天然拥有的IP改编优势获得“重生”般的热度，让人知道现实题材精品力作20年来其实从来不是远离网络文学的“他者”，也让人知道“宫斗”的情结即便不生于网络文学亦会生于影视编剧原创，或者说，这些都属于人性和国民性，作品只是各自表征，并赖作家主体的水平获得文学坐标系的位置。

二、新世代创作别是一家

如果再用几个关键词来归纳2018年的网络文学，“二次元”和“Z世代”一定可以被重点标出。“二次元”即对应于代表现实的“三次元”的“二维世界”，其表达形式为ACGN（动画、漫画、游戏、轻小说）等作品。“Z世代”泛指“95后”和“00后”，即1996年到2010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又被称为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后者深受前者的影响，其中很多就是前者的粉丝和拥趸。

事实上，网络文学从出生之日起就与二次元有着天然的联系，许多大神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都深受二次元文化的影响，而大量的网络小说，如前文提到的《元尊》（天蚕土豆）都通过改编

的形式成了二次元世界的一部分。此外,随着网络小说市场的成熟和小说类型的发展壮大,ACGN中N所代表的轻小说的受众和写手数量在短短几年内都飞速提升。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网站“不可能的世界”的蜕变——这个国内最大的轻小说网站从建站时的门庭冷落,快速发展到日均点击量破20万,可见轻小说的市场潜力。网络文学是最有活力、最能直接反映社会动态的流行文化样式之一,也是最没有门槛、受众最广的文学类型。因此,当深受网络文化、二次元文化熏陶的Z世代们从网络小说的阅读者逐步成长为不容忽视的生产和受众力量时,小说作品中更大程度地体现出二次元的特点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疯丢子是很能体现这种Z世代特色的作家,她的作品有着很强的二次元风格,故事性强、“脑洞”大、风格热血,在晋江文学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18年,疯丢子有两部作品问世,一是在2018年9月完结的《学霸online》。这本小说使用的是在这一年里最为红火的学霸题材——“学霸文+言情”类型在2018年的女频佳作频出,这本即属其中。小说讲述的电竞圈的故事正原生于网络世界,疯丢子在小说中弱化了言情的比例,更多展现了女主角为了喜爱的事业拼搏的过程,引发了读者的共鸣。

在完成了《学霸online》后,疯丢子开始了《潘多拉》的创作。除了一如既往流畅的文笔和故事,这部科幻小说更大的意义和亮点在于疯丢子想借此与读者探讨什么是正确的女性观念。作者的野心借主角、伊甸园首领林德伯格之口提出:“人类的存亡,终究要由女性的意志来决定。”可想而知,这部小说引发的争论有多么的激烈。

另一位脑洞更大的女作者七英俊在2018年也收获颇丰——《有药》《夕阳红》《无知新幕》在这一年里或继续连载或开坑,

微博上也常有短篇产出，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归纳出七英俊小说的故事梗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此不做挑战。事实上，对于七英俊笔下这样 Z 世代、二次元特征不容忽视的作品，代际差异就表现得分外明显了。同为 Z 世代的读者们爱不释手，为其巨大的脑洞、出色的想象力、信手拈来的“梗”所折服，而超越了这个年龄段的读者，即便是长期阅读网络小说的读者，则会发出“这姑娘在写些什么”的灵魂拷问。这不仅是由于作者要求读者有二次元文化储备，更是由于其与这些文化储备相匹配的“数据库”写作方式。对于七英俊及其读者而言，情节和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设定和“梗”，前者来自作者的想象力，后者则来自浩如烟海的二次元作品所生成的“数据库”。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和读者，读者和读者之间共同分享着一个知识储备、一种审美趣味，进而产生一种情感认同。这就是因“排外”而形成的阅读快感，如果一定要用学术理论阐释的话，即麦克卢汉提出的“重新部落化”。

Z 世代的作者写二次元的文并不鲜见，然而如善水这样以“高龄”投身网站“不可能的世界”，并成为网站“台柱子”的“励志故事”则更能体现二次元文化对网络文学世界的冲击。2018 年，善水在轻小说网站“不可能的世界”完成了《不二掌门》《宅妖记》两部小说的创作。两部小说均从“宅男”视角讲述奇幻故事，体现了轻小说萌、宅、轻松、大脑洞的风格。网友评论道：

开篇明意，点出本书之精髓。寥寥几笔勾画出一个轻松幽默的世界。或许在这世界之中的人们，不会有发现。但是许多事情都是需要对比，才会明白他们的差距、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快乐。

宅不一定是待在家里面。对于现在来说,宅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二次元的文化。二次元中往往伴随着欢声笑语。快乐,激动,唯美。虽然在本书中,并没有多少唯美之处,但是作者的脑洞、其中的优美文句和各种诙谐的小短篇,都足见其心之诚。

《宅妖记》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文化……

——幻界雪夜(“不可能的世界”网友)

少封的《猫咪青年》则体现了另一种青年的生活方式。小说讲述了一对因猫结缘的都市青年,在经历了情感剧变后决定以猫为主题创业的故事。“铲屎官”和创业,可以说涵盖了当下许多年轻人的生活,也引发了大量读者的共鸣。接地气、够年轻的故事让这本小说在咪咕阅读上连载时就表现出了很强的IP开发潜力,小说成功入选了2018年西湖大会IP手册。

三、盛会勾画与江湖图谱

2018年5月1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浙江省作家协会、杭州市文联等承办的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周在杭州开幕,来自网络文学界、文学评论界、网络文学组织、文学和翻译网站、网络文学相关企业等多方面的400余名代表齐聚西子湖畔,共话网络文学发展。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网络文学在短短20年时间里迅猛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不应该是金钱的文学,优秀网络文学作家的价值也不应该用金钱的多少来判定。要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与时代、与人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息息相关的联系,把社会

价值、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中国网络文学继续繁荣发展的根本前提。开幕式上，中国作协首次发布《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2017）》，并公布2017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蓝皮书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已拥有约1400万写作者，国内45家重点文学网站的原创作品总量达1646.7万种，网络文学读者逾3.78亿。

随着2017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打造和2018年中国网络文学周的落地，杭州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网络文学重镇，甚至旗舰。走向网络文学的“下一个20年”，杭州的目标是致力于打造“中国网络文艺之都”，建设东方文化国际交流重要城市。浙江自古文化繁荣，切近的记忆则是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进入新时代，打造网络文学高地，浙江的立意颇高，自信与自许为当仁不让。

2018年浙江网络文学的又一件趣事是被誉为网络文学界“江湖百晓生”的浙江省网络作协常务副主席、评论家夏烈出版了个人回忆录《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 星火时代》（以下简称《大神们》），零距离记录既熟悉又神秘的网络文学、网络作家。作者以通俗畅达的散文随笔语言，回忆了与南派三叔、沧月、流潋紫等为代表的网络作家的交流，是当代网络文学的亲历者、组织者、评论家，对于神秘而热门的网络文学的零距离书写，填补了当下网络文学研究的文体和内容空白。

2018年8月15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浙江省作家协会、杭州市文联、花城出版社主办，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杭州师范大学文创产业研究院承办的《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研讨会在中国网络作家村天马苑举行。研讨会邀请了陈崎嵘、臧军、应雪林、曹启文、欧阳友权、艾伟、何平、卢敦基、沈勇、毛晓青、邵燕君、许苗苗、庄庸等

近20位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院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网络作家村“名誉村长”陈崎嵘说：“夏烈对于网络文学扮演着三个角色。一是气象预报员，他对网络文学的征候、现象的预发声是比较准确的；二是水文检查员，关注汛期，洪水涨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超过警戒线、淹没大坝，他对网络文学的报告是可信的；三是打铁匠，给炉火加柴，加煤炭，然后自己也打。……他现在的精力、经验，包括文笔都处于人生最好的时候。”此外，评论家申霞艳、杨光祖、杪楞、汤俏、张娟等在《南方都市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博览群书》《网络文学评论》发表了多篇评论与书评。

《大神们》第二卷《IP奔腾》将延续第一卷《星火时代》的时间，主要叙写对象聚焦在2013年4月到2018年这五年，进一步描述和逼近当下一段时间内中国网络文学的新变，尤其是浙江重镇即“浙江经验”“浙江模式”的建设。

2018 年浙江文坛大事记

文学组织活动

1月5日至6日，浙江省作家协会赴余姚梁弄开展主题党日暨送宣讲送服务下基层活动。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以“把握新时代，担负新使命”为题宣讲了党的十九大精神。省作协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全体党员干部，余姚市及梁弄镇基层文联、作协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共60余人参加。

1月13日，首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启动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拉开了向全球征集参赛作品的序幕。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盛秋平等领导出席。

1月17日，由浙江省作家协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联合主办的“浙水千秋·水之梦”原创主题文学大赛在杭州举行颁奖典礼。臧军出席。

1月20日，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在杭州举行。省

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晋杜娟出席，作家陈海飞当选会长。

1月20日，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曹启文和活动承办方湖州市南浔区委、区政府领导参加。

2月初，“浙江小说10家”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整套丛书共10册，包括界愚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东君的《子虚先生在乌有乡》、海飞的《我少年时期的烟花》、黄咏梅的《后视镜》、马炜的《十步杀一人》、斯继东的《你为何心虚》、王手的《讨债记》、吴玄的《玄白》、哲贵的《穿州过府》、钟求是的《昆城记》。

2月3日，绍兴市网络作家协会成立。首批会员84人。

2月4日，臧军、曹启文赴长兴县与长兴县委宣传部、县文联策划反映长兴改革开放成就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参加。

2月10日，2018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创作计划申报工作结束，共收到作品50部，其中小说20部，诗歌4部，散文8部，报告文学14部，非虚构作品1部，儿童文学3部。经过严格评审程序，16部扶持项目名单于4月17日公布，分别是钱国丹长篇小说《书生意气》、钟求是长篇小说《氧气者》、谢志强长篇小说《红色笔记本》、陈莉（悟空）长篇小说《五月若开花》、俞云灿（雷默）中短篇小说集《祖母复活》、张琼（张忌）中短篇小说集《往生》、黄哲贵（哲贵）报告文学《金乡启示录》、李英报

告文学《后陈村的权力樊笼》、夏强报告文学《中国骄傲》、周文毅报告文学《红军女将领张琴秋》、白马报告文学《三毛传》、施立松非虚构作品《小镇寻梦》、李郁葱诗集《沙之谣》、胡伟泉（泉子）诗集《青山从来没有这样饱满过》、张继宝散文集《阿宝，阿宝》、王路儿童文学《衣柜里的田螺姑娘》。

3月1日，臧军、曹启文赴金华调研并看望老作家蒋风、王槐荣和方卫平等。

3月7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到中国网络作家村开展专题调研。臧军、曹启文等陪同调研。

3月11日至14日，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一行来浙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分别在杭州、湖州召开省作协工作座谈会、青年作家座谈会、新文学群体座谈会、新文学群体文学创作职称评审征求意见会、基层作家座谈会，走访作家创作基地，并看望了部分老作家和网络作家代表。

3月13日，省作协召开八届六次委员会会议，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中祥出席并讲话；臧军传达了2018年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通报省作协2017年工作总结和2018年工作思路。

3月20日，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台盟省委会主委张泽熙等人到中国网络作家村开展工作调研。

3月26日，2017年度浙江省作协新会员名单公布，138名作家加入省作协。

4月8日至10日，中国作协调研组一行在浙江安吉召开部分省市调研座谈会，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开创新时代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发展新局面进行座谈交流。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阎晶明主持座谈会。浙江、河北、山西、上海、福建、河南、湖北、重庆、贵州、青海等10省（市）作协（文联）主要负责人参加。

4月18日，省作协《浙江老作家优秀文学作品出版扶持办法（试行）》出台。截至7月底，共收到21名老作家的申报项目。经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审读投票，确定小说、诗歌等5个创作门类10部作品进入2018年度出版扶持名单。

4月24日至26日，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暨“知名作家走进革命老区”采风活动在余姚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刘恒为当地300多名基层作者、文学爱好者和老区群众代表带来了题为“文学的动机与使命”的讲座。晋杜娟主持相关活动。

5月16日至21日，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周在杭州举办。活动由中国作协、浙江省委宣传部、杭州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浙江省作协、杭州市文联、杭州高新区（滨江区）党委管委会政府承办，主题为“新时代、新起点、新使命”。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省政协主席、省

委宣传部部长葛慧君，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杭州市市长徐立毅等领导出席开幕式，来自海内外的网络作家、评论家、网络文学组织工作负责人、文学网站和翻译网站负责人，以及网络文学相关企业代表共计 400 余人参加。臧军在会上介绍浙江网络文学工作经验。开幕式当天，《浙江日报》整版以“网络文学进入浙江时代”为题进行专门报道。

5 月 20 日，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网络作家系列采访活动”启动，采风分三条路线，分别是嘉兴南湖传承“红船精神”，杭州滨江弘扬创新精神，杭州拱墅体验绿水青山、感受“运河文化”。150 余名来自全国的网络作家参加活动。

5 月 20 日，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大运河创作基地、网络作家工作室挂牌暨“大运河网络文学征文大赛”启动仪式在拱墅运河畔举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臧军、曹启文等领导出席仪式，网络作家烽火戏诸侯（陈政华）、天蚕土豆（李虎）、梦入神机（王钟）等 60 余名文学界代表参加。

6 月 2 日，“2017 年新荷文丛”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有方晓《别把我们想得那么坏》、吕红娟《鲜艳与天真》、边凌涵《美丽的小骗局》、张嘉丽《失语者》、蒋达理《半城》、俞妍《裂瓷》6 部作品。

6 月 22 日，中国作协发布公告，2018 年度重点扶持 69 项选题，其中“讴歌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专项”19 项，袁亚平报告文学《枫桥和

静》入选。“时代楷模”报告文学创作确定第一批 26 项选题，陆原报告文学《你们是我的亲人》、李英报告文学《家国良医》入选。

6 月 22 日至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报告文学学术年会在浙江金华举行。与会者就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回望与总结、位置与目标、理论视点与聚焦等方面进行了交流研讨。

6 月 26 日，中国作协 2018 年新会员名单公布，浙江 28 名作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

6 月 27 日，省政协文史体委委员会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到中国网络作家村调研。

6 月 28 日，省作协党组听取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关于浙江文学馆概念设计方案的汇报，并对方案进行了讨论完善。

6 月 30 日，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丁伟等一行至中国网络作家村开展全国政协“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专题调研活动，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随同调研。

7 月 8 日，“第二届两岸青年网络文学大赛”启动。赛事由浙江省台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指导，浙江省作协、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单位主办。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成岳冲等出席。

8月17日，沪苏浙皖四地作协在沪签约，联合成立“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会上，浙江、江苏、安徽、上海三省一市签署了《“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协议书》。浙江省作协臧军、曹启文等参加。

8月20日，省作协党组听取浙江文学院关于之江文化中心项目EPC总承包邀标考察对象选择确定的情况介绍，以及后续EPC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监理、造价咨询）、跟踪审计的招标、采购方案建议的情况汇报。

8月23日，由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浙江省作协和义乌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现场决赛和颁奖晚会在义乌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臧军等领导出席。全国知名的部分儿童文学评论家、作家参加活动。

8月30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学斌一行来省作协走访调研。臧军汇报工作，曹启文、晋杜娟等参加。

9月，《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2013—2017）》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丛书按11个市和省直属分类为12卷。每卷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门类，共400万字。

9月7日至10日，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实践活动第三采访团，由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带队来浙江采风，并在杭州召开座谈会，听取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等情况介绍；赴淳安县下姜村、安吉余村等地采访，与村民交流

访谈。臧军参加有关活动。

9月16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首届“大沙杯”国际海洋散文大赛颁奖活动暨开渔节在象山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参加，臧军、曹启文陪同。

9月17日，浙江省政协社法委赴中国网络作家村调研。

9月17日至20日，由中国作协和宁波市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在宁波开幕，中国—中东欧16国40余位作家参加。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出席并致辞。论坛期间，麦家做主题演讲。

9月20日晚，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者颁发奖牌和证书。浙江作家黄咏梅领奖。曹启文参加。

9月20日至21日，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曹启文带队，12名浙江青年作家代表参加会议。其间，中宣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两名作家代表在会上发言，其中我省网络作家天蚕土豆（李虎）发言。

9月25日，“2018年度红色芳华——革命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创作计划”和“2018年度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原创作品”评审会议在省作协召开，共15部作品入选。

10月，由省作协扶持的浙江老作家“鹅卵石诗丛”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诗丛一套五册，包括洪迪的《存在之轻》、张德强的《灵魂不长皱纹》、楼奕林的《我还在写诗》、李曙白的《临水报告厅》和伊甸的《承受》。

10月8日至14日，浙江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在杭州举办，本次研修班学员有80余名，除了浙江省作家之外，还有来自山东、青海、河南、河北、贵州、湖南、湖北、安徽、山西省作协的青年作家参加学习交流。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参加开班仪式与结业仪式。

10月12日，由《江南》杂志社主办的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会在杭州滨江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本届终评委主任陈建功等参加。

10月18日，湖州市网络作协成立，首批会员55人。

10月18日，首届“中国湖州（德清）·莫干山文学周”在德清开幕。活动期间，洛舍镇启动了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知名作家张抗抗为名的“张抗抗书院”建设，张抗抗也为书院赠送了第一批个人作品；省作协和《花城》杂志社分别设立了莫干山创作基地。

10月22日，省文化厅组织召开浙江省之江文化中心四馆工作座谈会，会上研讨了浙江省之江文化中心“地标、体制、人财”等问题。省作协报送了《关于浙江文学馆之江文化中心建设的建议》。

10月22日至24日,第十七届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暨首届丝绸之路文学论坛在甘肃省敦煌市举行。浙江文学院选送的《“一带一路”语境下的青年作家培养》等两篇文章入选《“一带一路”语境下的文学使命》一书。

10月23日至25日,浙江省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浙江省委党校杭州文一西路校区召开。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国贤出席会议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梁黎明,副省长成岳冲,省政协副主席郑继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学斌等出席会议。省作协第八届委员会主席麦家致开幕词。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做了题为《守正创新 勇立潮头 奋力书写新时代浙江文学新篇章》的工作报告。来自全省各地的369名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臧军代表省作协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浙江省作家协会章程(修改草案)》。选举产生了浙江省作协第九届委员会主席团。艾伟当选新一届浙江省作协主席。臧军、荣荣、汤汤、陆布衣、方卫平、哲贵、钟求是、鲁引弓、管平潮当选副主席。

10月26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与省作协第九届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在省人民大会堂座谈。他希望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提出的“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高地、文明高地上谋好新篇”的目标要求,努力创造出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努力把我省打造成全国当代文学重镇和全国网络文学重镇。省委常委、秘书长陈金彪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朱国贤主持。省作协第九届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臧军、艾伟、管平潮先后发言。

10月31日，2015—2017年度优秀文学作品评奖活动启动。经过层层发动，截至11月16日，共收到各市作协、6个相关创委会推荐申报作品171部（篇）。

11月8日，《浙江通志·文学志》召开复审会并顺利通过复审。与会专家认为，《文学志》复审稿的观点、体例、内容、特色、记述、史料及整体性诸方面，能切合要求，已成为一部结构体例完备、内容史料丰富翔实的志书，已达成既定目标。

11月10日，由省文联、省作协、丽水市委宣传部、龙泉市政府主办的“相约龙泉山奔向最高峰”名家采风创作活动在龙泉山启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学斌，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龙泉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松平，以及名家代表出席启动仪式。月关等20余名作家参加活动。

11月12日，由中国作协指导，广东省作协和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学发展论坛在广州开幕，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臧军应邀参加相关活动。

11月19日至20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率中国作协调研组在舟山普陀、定海调研，召开基层作家座谈会，听取舟山市作协和定海区、岱山县作协的工作汇报，探望慰问老作家阎受鹏等。舟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张

艳,舟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钱军陪同调研。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全程参加。

11月19日至21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报告文学巡礼活动在湖州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浙江省作协副巡视员、党组副书记曹启文,湖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范庆瑜等出席活动。活动期间,召开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报告文学学术研讨会,举办了中国报告文学馆落成典礼仪式、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仪式。

11月21日上午,中国作协在浙江绍兴咸亨大酒店召开党组会议,专门研究相关干部人事工作,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吉狄马加、李敬泽、吴义勤、鲁敏、李一鸣等参加。钱小芊主持会议。

11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作协主办,浙江省作协承办的全国省级作协、行业作协主要负责人专题研修班在绍兴举行。此次专题研修班的主题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作协工作。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出席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阎晶明做研修班小结。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鲁敏,各省区市作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协、延边市作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各行业作协主要负责同志,中国作协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研修班。臧军代表浙江省作协做大会发言。

11月27日至29日,“2018年浙江文学内刊百家联盟编辑培训班”在杭州举办,全省内刊主编、编辑代表90余人参加。

11月29日，2018年度省作协会员重要文学期刊发表成果补贴名单公布，29名作家获得创作成果补贴。

12月1日，第四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颁奖典礼在温州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等参加。莫言、毕飞宇等到会领奖。臧军参加相关活动。

12月2日至6日，全国青年作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第三期（华东地区）在杭州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开班仪式并授课。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自治区的180余名青年作家参加培训。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为学员做了《新时代文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的专题讲座，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主持。

12月7日，由《江南》杂志社、富阳区政府主办的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晚会在富阳举行。本届郁达夫小说奖于今年4月启动，8月，经审读委实名投票，选出15篇中篇小说和13篇短篇小说作为终评备选作品。最终，王安忆的《向西，向西，向南》、白先勇的《Silent Night》分获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另有中篇小说提名奖和短篇小说提名奖各3名。白先勇到会领奖。

12月10日，按照“每年十家，三年三十家”的重点作家培养方案，浙江文学院结合“新荷作家”创作实际情况，推选周文、姚丽、张逸旻、卢山、李辉斐、饶佳、毛君娣、胡毅萍、陈超、武彦华列为2018年度“新荷十家”。

12月11日,经过申报、推荐、初评、终评、公示等程序,浙江省作家协会2015—2017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33件作品获奖。本次评奖活动在省作协党组、主席团指导下,于2018年10月31日启动,参评范围是省内作家2015—2017年度内公开发表、出版的文学作品,评奖门类有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六类。

12月12日,由《人民文学》杂志与杭州市江干区政府联合主办的“文萃钱塘—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共揭晓了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散文奖、诗歌奖、非虚构作品奖、翻译家奖、特殊文体奖、长篇小说奖、海外影响力奖、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贡献奖等10个奖项,共20名海内外作家获奖。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阎晶明,《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等参加。王蒙、刘心武、蒋子龙、麦家等到会领奖。臧军、曹启文参加相关活动。

12月17日至20日,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全省文艺创作研修班在杭州召开,晋杜娟带领10名作家参加。

12月18日至21日,曹启文赴福建泉州参加由中国作协外联部和福建省文联主办,福建省作协和泉州市文联共同承办的中国作协与部分省、市、自治区作协(文联)“一带一路”工作座谈会,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主持。

12月27日,省作协为浙江网络作家开展第三年度免费体检服务,每年20人左右。至第三年,已有60名网络作家接受体检服务。

2018 年,《江南》杂志刊发的中短篇小说有 14 部(篇) 17 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散文 3 篇被《中华文学选刊》和《散文选刊》外文版转载。

2018 年,与企鹅文化公司多番沟通交流,达成了《浙江作家小说集》英文版翻译出版协议,完成了包括约请翻译家、出版社、相关作家的沟通协调、出版合同的修改及签订等,促成了 5 名作家与出版方的合同签订、作品翻译,浙江作家作品“走出去”的工作迈出重要一步。

文学研讨活动

1 月 4 日至 5 日,省作协在宁波市鄞州区和余姚市分别召开重大现实题材创作研讨会。

4 月 19 日至 22 日,由中国作协机关党委、浙江省作协、舟山市定海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新时代与文学创作”主题论坛活动在舟山定海举办。其间,开展了“新时代 新散文 新分享”论坛交流、“名家有约”文学讲座、海岛采风等系列活动。中国作协机关的青年作家、编辑、评论家代表,光明日报、浙江日报等媒体副刊负责人、资深编辑,浙江省青年作家代表,及舟山市基层作家代表等 80 余人参加,臧军出席。

6 月 23 日,由省作协、人民日报出版社等单位主办的顾志坤、何家炜长篇人物传记《民心铸丰碑——王志良传》,在王志良的家乡上虞举行首发式。

8月15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浙江省作协等单位主办,夏烈纪实文学《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研讨会在中国网络作家村天马苑举行。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欧阳友权、邵燕君、何平、庄庸等近20人与会研讨。

10月21日,由省作协指导,省作协诗歌委员会主办的梁晓明诗集《印迹》研讨会在杭州召开,该诗集是梁晓明三十多年来诗歌写作与思考的一个总结,包含诗歌作品和相关的诗歌创作评论。

10月27日,由省作协指导,衢州市作协、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毛芦芦长篇小说《妈妈的渡口》新书发布研讨会在常山举行。

10月28日,由作家出版社、浙江省作协等单位主办的晓风(肖瑞峰)长篇小说《回归》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1月2日,由省作协、宁波市文联、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赖赛飞报告文学《红色嘱托》改稿会在杭州举办。

11月8日,海飞、赵晖长篇小说《棋手》创作研讨会在衢州江山市举办。

11月9日至11日,由省作协、台州市文联主办的台州首届青年诗人改稿会在临海市举行。

11月24日至25日,改革开放40年与浙江儿童文学研讨会

暨 2018 年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在杭州举行。汤汤、方卫平、孙建江、吴其南等 70 多名儿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参加会议。

12 月 7 日至 9 日，“新荷文丛”研讨会暨“青年作家与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论坛在之江饭店召开。彭学明、张燕玲、李建军等 10 名评论家对俞妍、方晓、赵挺等 20 余名“新荷作家”进行了指导。

12 月 19 日，省作协类型文学委员会 2018 年度改稿会暨“城市记忆”杭州历史文化网络作家创作工程（第一季）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作家获奖

1 月，《广西文学》2017 年度优秀作品评选结果揭晓，草白的《劳动者不知所终》等 5 部作品获优秀散文奖。

1 月 7 日，中国小说学会 2017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揭晓，钟求是短篇小说《街上的耳朵》入选榜单。

1 月 23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协联合发布 2017 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名单。蒋离子作品《糖婚》、沧月《朱颜·镜》入选。

3 月 5 日，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颁奖，艾伟短篇小说《小满》、黄咏梅短篇小说《病鱼》位列其中。

3月23日,《诗刊》2017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颁奖,飞白《比利·科林斯诗选》获翻译家奖。

3月27日,第五届“人民文学·紫金之星”颁奖,徐衍获短篇小说佳作奖。

3月31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协会、阅文集团联合主办“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优秀作品”评审,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桐华的《步步惊心》、阿耐的《大江东去》入选。

4月14日,“十月文学奖”颁奖,余华的《爸爸出差时》获散文奖。

5月12日,第七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颁奖,小河丁丁《花衫》获优秀奖。

6月23日,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揭晓,阎受鹏《山海情絮》获散文集奖,卢文丽《岱山三章》获散文单篇奖,古兰月《沙河遐思》获散文优秀奖。

8月7日,东君中篇小说《空山》、钟求是短篇小说《街上的耳朵》、黄咏梅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陈人杰诗集《西藏书》进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目录。

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黄咏梅《父亲的后视镜》获短篇小说奖。

9月，浙江省文化精品扶持工程第十三批扶持项目公布，省作协报送的钟求是长篇小说《氧气者》、李英报告文学《后陈村的权力樊笼》、钱国丹长篇小说《书生意气》入选。

10月13日，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揭晓，王手《第三把手》获得中篇小说提名奖，哲贵《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获短篇小说提名奖。

10月，余华《第七天》获2018年意大利 Bottari Lattes 文学奖。

10月，改革开放40周年40篇最具影响力小小说评选揭晓，谢志强《黄羊泉》入选。

11月6日，2017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评选揭晓。青年网络作家陈政华（烽火戏诸侯）凭借年度创作成绩摘取2017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钱利娜《致童先生》（诗歌）、张巧慧《与大江书》（诗歌）、麻华娟（草白）《童年不会消失》（非虚构）分获2017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优秀作品奖。

11月14日，浙江网络作家蒋离子的《老妈有喜》获得首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

11月20日，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在湖州颁奖，李英《三种权利》、黄立轩《筑梦大海》获奖。

11月24日，浙江网络作家郭羽、刘波的《网络英雄传 I：

艾尔斯巨岩之约》获中国出版政府奖。

12月1日，第四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在温州颁奖，斯继东获优秀短篇小说作家奖。

12月9日，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揭晓，陈河《外苏河之战》进入长篇榜，王占黑《小花旦的故事》进入中篇榜，斯继东《禁指》进入短篇榜，袁敏《兴隆公社》系列进入长篇非虚构榜。

12月11日，浙江省作家协会2015—2017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汤汤《水妖喀喀莎》、孙玉虎《其实我是一条鱼》获荣誉奖，孙红旗《国楮》、张忌《出家》、哲贵《猛虎图》、高锋《天下粮田》获长篇小说奖，吴文君《立秋之日》、张玲玲《平安里》、徐衍《肉林执》、萧耳《朵小姐》、雷默《祖先与小丑》获中短篇小说奖，七夜《倒影碑》、钱利娜《落叶志》、桑子《栖真之地》、梁晓明《用小号把冬天全身吹亮》、慕白《行者》获诗歌奖，金岳清《呼愁》、周华诚《草木滋味》、草白《童年不会消失》、黄立宇《布景集》、赖赛飞《生活的序列号》获散文杂文奖，小河丁丁《水獭男孩》、冰波《火龙》、吴新星《玉簪寒》、赵霞《我的湖》获儿童文学奖，方格子《一百年的暗与光》、朱晓军、杨丽萍《快递中国》、李英《第三种权力》、袁亚平《东望大海》、夏真、王毅《小巷总理》获报告文学奖，朱文斌《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沈健《我对诗歌所知甚少》、夏烈《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获文学评论奖。

12月12日，麦家获《人民文学》“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

贡献奖”之海外影响力奖。

12月17日，第十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颁奖，程蔚东等合著长诗《新时代之歌》、晓风中篇小说《课题》等作品获优秀奖。

12月22日，第三届《十月》琦君散文奖在温州颁奖，苏沧桑《跟着戏班去流浪》获奖。

12月25日，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度推优活动发布大会在北京举行。夏烈的《媒介裂变下的文艺批评生态和批评者重构》获奖。

12月，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第八版）公布，全国共15家纯文学杂志入选，《江南》杂志名列其中。

文学交流

3月18日，浙皖文学工作交流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浙江省作协党组领导臧军、曹启文、晋杜娟，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何颖等一行10余人参加。与会人员就重大题材创作生产及原创文学扶持、中青年作家培养、网络文学引导和加强文艺评论等进行座谈。

3月30日，尼泊尔学院院长耿伽·普拉萨德·乌普莱迪（副部长级）一行参观中国网络作家村，曹启文、管平潮、夏烈等参加了交流活动。

4月18日至19日,陕西省作协代表团一行4人来浙调研。调研期间,举行了陕西浙江两省文学交流会,并参观考察了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

4月27日,湖南省网络作协代表团来浙交流,在中国网络作家村举办交流座谈会。曹启文参加交流座谈。

6月9日,三毛散文奖组委会组团赴台北举行“三毛文学影响与三毛散文奖”座谈会,与台湾三毛家人、台湾三毛研究专家陈宪仁以及三毛友人陈达镇等从不同角度研讨交流三毛文学在两岸读者中的影响,以及三毛散文奖的意义和价值。

7月8日上午,由海峡两岸交流中心、浙江省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和台湾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省人民大会堂开幕。省委书记车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在开幕式上致辞,臧军、曹启文、晋杜娟出席。蒋胜男、烽火戏诸侯等30名来自两岸的网络作家参加开幕式,并在4天时间里,通过“桥——两岸青年文学汇”活动,展开深入的文学交流。

7月10日至12日,辽宁省作家代表团一行来浙调研。调研期间,举行了辽宁浙江两省调研座谈会,并参观了中国网络作家村、良渚文化村、晓书馆、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和省网络作协大运河创作基地等。臧军、曹启文、晋杜娟参加相关活动。

7月18日至20日，臧军参加北戴河中国作协“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座谈会”，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主持会议。

9月17日至20日，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在宁波举行，麦家出席论坛并代表中国作家发表演讲。

10月5日至20日，省作协主席麦家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活动。开幕式当天举办“麦家之夜”，发布麦家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风声》的国际版权。这是法兰克福书展上第一次举办中国作家个人主题活动，“麦家之夜”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俄罗斯、荷兰等国的众多出版商和译者。

10月26日至27日，湖北省作协代表团来浙考察，考察期间，举行了工作交流座谈会，并参观了中国网络作家村和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11月8日，北美加州华人代表团到访中国网络作家村进行座谈交流。

11月9日至13日，省作协主席艾伟出访新加坡，参加新加坡国际作家节。

12月6日至8日，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经验交流暨创联工作联席会议在宁波举行。

